

# 基于 Ra 的塔罗

## The Tarot According to Ra

The Major Arca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Student of Ra

[美国] 约瑟夫·达特兹 著

翻译：G.S., 罗兰

## 作者简介

约瑟夫·达特兹（Joseph Dartez）为美国一的法则资深学者、原型哲学家和个人成长教练。他受过正统哲学训练，拥有哲学硕士学位，后来还在田纳西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因常年游走在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之间，他兼有深刻洞察力与系统思辨力。凭借对一的法则和原型心智的精深专研，他曾撰写过《22个原型的引导冥想》

《Ra 资料中的宇宙创世论》《原型工作手册》等长篇作品，担任过 Bring4th（一法官方）论坛之原型版块的管理员（ID: JustLikeYou），并还在爱/光研究中心办过原型心智工作坊。近期，他也有作为邦联讯息的器皿而服务。

# 目录

译者的话之一 .....	1
译者的话之二 .....	3
导读 .....	6
第一部分 .....	9
1. 如何使用本书 .....	9
2. Ra 系统中实相（和幻象）的基本性质 .....	11
3.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的本质 .....	17
4. 论学习原型心智——为什么？ .....	20
5.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结构 .....	29
6. 塔罗牌图像中反复出现的符号 .....	50
第二部分 .....	54
1. 选择 .....	54
2. 心智的母体 .....	59
3. 心智的赋能者 .....	63
4. 关系一 .....	67
5. 心智的催化剂 .....	69
6. 心智的经验 .....	74
7. 关系二 .....	79
8. 心智的形意者 .....	84

9. 关系三.....	90
10. 心智的蜕变.....	94
11. 心智的大道.....	100
12. 关系四.....	106
13. 关于埃及塔罗的说明.....	111
14. 身体的母体.....	113
15. 身体的赋能者.....	117
16. 关系五.....	121
17. 身体的催化剂.....	125
18. 身体的经验.....	132
19. 关系六.....	136
20. 关于身体小周期的最终说明.....	141
21. 身体的形意者.....	141
22. 关系七.....	146
23. 身体的蜕变.....	149
24. 身体的大道.....	155
25. 关系八.....	159
26. 灵性的母体.....	162
27. 灵性的赋能者.....	168
28. 关系九.....	171

29. 灵性的催化剂.....	175
30. 灵性的经验.....	182
31. 关系十.....	187
32. 灵性的形意者.....	190
33. 关系十一.....	196
34. 灵性的蜕变.....	199
35. 灵性的大道.....	205
36. 关系十二.....	211
附录：塔罗大奥秘牌.....	215

## 译者的话之一

Ra 资料中关于原型心智的内容，可能对很多读者来说都是个较为难懂的部分。最初，除了 Ra 的解读，可参考的只有传统中关于塔罗的一些书籍，然而这些资料并不是沿着 Ra 提供的系统来阐述的，它们大多是其他视角的解读和应用，同时伴随着已经发展出的扭曲。

随着许多读者开始沿着 Ra 给出的思路进一步探索，我们有了更多可参考的资料。约瑟夫·达特兹就是这样一位卓有天赋的原型学者，他写了好几本关于原型的作品。先前翻译的《[原型工作手册](#)》以及《基于 Ra 的塔罗》就是他研究原型的成果。起初翻译主要是出于学习 Ra 资料的需要，一开始希望把这本经典中的内容都能读懂，后来读到原型心智方面的内容时，感觉到很大的阻力，S.H.介绍了达特兹的资料，借着学习的兴趣，就试着开始翻译。

对于《基于 Ra 的塔罗》这本书，我只翻译了第一部分，随后关于原型的学习告一段落，后来投入到亚伦资料的翻译中，就一直没有凝聚注意力和兴趣再翻译第二部分。关于这个中译本的正式发布，要感谢罗兰，去年他花了很多精力把第二部分翻译出来，这样就把这本书的翻译完成了。

严格来说，这篇文章并非针对本书的导读，在导读方面，推荐作者给出的导读建议。在此主要借着这个机会，我想简单分享下这几年学习过程中对原型的认识或体会，需先声明，我自己感觉在原型学习上仍然是新手，还有很多理解欠缺和不足之处，因此这里仅作为参考，也欢迎朋友们一起交流讨论。

原型是它自己，这是首先与最深奥的部分。（78.33）因此，考虑原型本身并理解原型的本质是首要的。这就引出一个需要清楚区分的问题，即原型是原型，塔罗是塔罗，塔罗不是原型本身，它是对原型的描述。Ra 在一些回答中也解释了塔罗及塔罗概念的起源。（88.14、88.15、76.7）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抛开塔罗或各种命名，知道在我们深邃心智中有理则所设置的原型心智这个心智结构时，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原型心智的本质。

由于命名的原因，在讨论时，需要清楚所讨论的是针对该原型本身，还是针对该原型所描述的对象，也就是心/身/灵复合体的经验过程。比如，心智的催化剂，既可以是指一个特定的原型，也可以是指个体正在经验由该原型参与的这个催化剂过程。做这个清楚的区别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混淆所讨论的对象。这也是 Ra 所说的：区分原型心智与心/身/灵复合体的投生经验过程。

原型心智及其各个原型既是形成我们在此经验的主要机制的一部分，因此它能够告知思想或经验的过程。但我们也有必要避免将所有个体经验不恰当地框入各个原型所描述的过程中。原型心智是深邃心智的一部分，它是概念与能量的混合，它将能量旋律或属性赋予给体验，因此，当我们用概念分析与认识原型性质的体验时，需要相应的原型能量体验作支撑，否则就很容易陷入个体智性层面。

需要清楚的是，每个原型的能量是纯粹的，然而当原型与个体意识结合，在个体层面表达时，往往可能会因为个体意识的扭曲而导致在表达某个原型时变得扭曲。这也是作者在第二部分尝试探索每个原型各种表达模式的原因。然而，这里要提醒的是，我们通过尝试探索原型表达或经验过程的一般规律来认识自我，同时也需要清楚知道某些经验所属的个体性。

当各个原型在自身体验的表达中对应不那么清晰时，暂时放在一边也是不错的选择。个体经验完全没有必要都对应到所有原型之中，像 Ra 所说的，这是对个体经验的过度简化。

在我们的第三密度，原型导引和影响着我们的生命体验，对此蓝图和对我们自我的形塑和成为过程有所了解，能够更好地帮助认识自我。然而，学习原型在这里并不是必须的，请务必相信并打消顾虑，其他众多学习路径一样能很好地认识自我，同样是走向越来越与造物者兼容的大道。

最后，回到这本书，感谢作者约瑟夫·达特兹提供这份资料来帮助学习原型心智，感谢罗兰花费时间和精力完成了第二部分的翻译工作，感谢 S.H.提供排版等各种帮助，同样也要感谢其他一起交流讨论原型心智的朋友们！希望这本书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启发！

**G.S.**

## 译者的话之二

《基于 Ra 的塔罗》这本书是我目前接触到的以原型为主题的在地资料中，讨论最完整最深入的。不得不说，关于原型的中文资料确实很少，当初我也是因此萌生翻译这本书的动机。在阅读 G.S.翻译的第一部分后，意犹未尽，但是实在找不到什么可读的。在 G.S.的推荐下，我开始翻译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这个过程使我受益匪浅。这里要感谢 G.S.。

《[一的法则](#)》与《基于 Ra 的塔罗》都是我反反复复阅读的书，对我来说都是无价的宝藏。如果你刚开始学习原型，很可能会感到困难，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概念对我们确实陌生。那么反反复复阅读就是我能给的建议，没有别的了。

然而在开始之前，我要引用 Ra 的指导：

**89.23 Ra:** ... 我们的第一步，如我们先前所说，是以口头形式描述三个图像：一、八、十五；然后问以下问题：“你觉得一只鸟可能代表什么？”“你觉得一根魔法杖可能代表什么？”“你觉得男性代表什么？”以此类推，直到那些工作一个以影像为主的系统的学生变得可以召唤一个概念的系统为止。第一次进行时，这是个缓慢的工作。

我们同情地注意到，你无疑地会受相反的困难所影响而有窒息的感觉，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观察投注在这个系统上；所有观察对于每个学生都有一些好处，每个学生将以对自身有用的独特方式，经验原型心智及其结构。我们建议这个小组的一位或更多成员做我们已建议的计划，好让我们可以在不冒犯的前提下提供对这个有趣主题的观察，或许可以对那些询问这个领域的实体有进一步的协助。

为什么引用这一段呢？因为当你读完这本书，可能不太容易建立起自己的对符号系统的理解，就像我现在这样。

还有一段是关于学习顺序的：

**88.24 Ra:** ... 我们发现更为适当的方式是讨论我们在让你们星球上的入门者熟悉原型心智的这个特殊的原型版本之过程中的计划。我们(计划)的第一阶段是呈现图像，一个接着另一个，照着以下的次序：一、八、十五；二、九、十六；三、十、十七；四、十一、十八；五、十二、十九；六、十三、二十；七、十四、二十一；二十二。以这个方式，心、身、灵之间的根本关系可以开始被发现；举例来说，当一个实体看见心智的母体对比身体和灵性个别的母体，该实体可以引出特定的试探性结论。

经过一长段时间，当学生已精通这些具像，并已考虑过原型之七个分类中的每一个，伴随注视心智、身体、灵性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建议以成对的方式考虑原型：一与二；三与四；五；六与七。你可以继续以这种形式考虑身体和灵性原型。你将注意到在该考虑中，形意者没有被配对，因为形意者应该与原型第二十二号配对。

在这条探究路线的尾端，该学生正开始越来越深入地掌握每个原型的特性和共鸣。到了这个时点，伴随使用各式各样的其他辅助工具以达成灵性进化，我们鼓励入门者学习成为各个原型，以及最重要的，在你们的幻象中尽最佳的努力去知晓，何时采用原型的角色在灵性或形而上方面是有帮助的。

如你可以看见的，每个入门者可以发挥创意完成许多工作。我们不提供教条。每个实体感知其自我需要的和有帮助的东西。

Ra 给出了原型的学习顺序。第一阶段是以一、八、十五；二、九、十六.....这样一个顺序。这意味着在读这本书第二部分时，你要跳着读。对应到书中的章节，那就是：1；2、14、26；3、15、27；5、17、29；6、18、30；8、21、32；10、23、34；11、24、35。

在第二阶段，按照顺序读就可以了。最后，掌握每个原型的特性和共鸣，你会发现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有原型在表达。

关于译文这部分，G.S.和我有共识，那就是尽量遵照原文。在翻译过程中，体会到作者的思想之深度与措辞之严谨，貌似冗长与重复的表述，都有其深意。因此原文

的长句、层层叠叠的修饰词，都尽量保留下来；对于不同词语的微妙语意差异，我们也尽力了。也许不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但是对于熟悉《一的法则》的伙伴，应该不是问题。

另外想说一下文中频繁出现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那向外探寻的可以被视为男性原则。那等待被探寻的可以被视为女性原则。”（92.20）原型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跟生物性别毫无关系，换句话说，形而上层面本无男女生物性别这回事。我实际上比较倾向于翻译为阳性原则与阴性原则，这样翻译淡化了性别色彩。在当前这个版本，我没有做改动，也许会在后面的版本做调整。这里提一下，因为正确理解原型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非常重要。

这是我第一次做翻译工作，还是如此深度的哲学资料，纰漏难免，欢迎指正。大家看到的版本是经 S.H.重新排版的。我非常喜欢现在这个版本，就像达特兹先生所说的“表达者孵化她的孩子们——无论是思想形态还是人类生命——用心智与情感的表达之滋养将他们围绕。”（5.心智的催化剂）。同时我确定，随着学习的深入，后续会有改进的版本，并且进行更多原型资料的翻译。

请关注一法中文网：<https://yidefaze.org/>

欢迎加入一法论坛：<https://discourse.lawofone.top/>

罗兰

2026年3月17日

## 导读

这本书同时包含了很多内容。这是一本关于 Ra 系统基本特征的入门书（这里，我指的是 Ra，Ra 接触，来自 L/L Research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灵），我经常使用其中的论点来捍卫我的具体解释。这是一部哲学著作，为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提供答案，通常不需要辩护，因为支持这些答案的最大证据是，它们在我们心中产生了真实的共鸣。它描述了现实的基本性质，描述了我们能知道什么以及如何知道，提供了自由意志，灵魂本质以及道德理论的概念。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它既发展了一个逻辑上一致的系统，所有的经验元素都在其中，又对这些经验元素进行了现象学探索，以充实它们作为经验的本质。也就是说，我发展了一个结构，然后，使用这个结构，我尝试对人类经验的特征进行完整的描述。这本书也是一本大体继承荣格传统的心理学著作，因为我通过这些元素作为我们生活叙事中的人物或比喻来阐述人类心理的元素和结构。这本书也是一本自助手册，因为我提供了使用这里的信息的实用方法，目的是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分、更稳定，处于更全面的健康状态。这本书最终是一部灵性启发的作品，因为整个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帮助读者建立并保持与所有存在的单一、伟大、无限的中心的联系，无论我们用什么名字称呼这个中心（我更喜欢“造物者”）。

我预计这本书主要会引起两个人群的兴趣：想要了解 Ra 关于原型教学的 Ra 的当前学生，以及对大奥秘这一古老话题的新视角感兴趣的当前塔罗牌学生。我在设计这本书时考虑到了这两个群体。虽然我大量引用了 Ra 的教义，但我相信 Ra 系统的大部分重要特征都在本书中得到了内在体现。由于时间不够，我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比如对七个能量中心的解释），但我打算在以后的草稿中纠正这些例外。不幸的是，你正在阅读的是在两个月内写出的初稿。已经警告过你了。

阅读本书的 Ra 学生在阅读本书之前，应该至少完整地阅读一次（最好是两次）Don 和 Ra 之间的对话。阅读本书的塔罗牌学生应该在阅读本书之前已经花了多年的时间来研究塔罗牌。那些没有做过这两件事的人可能会发现这项工作有些令人难以承受。但最终还是要由你来决定是否要继续（读）下去。我不认为一个人需要精

通这两门学科中的任何一门才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些东西：这本书的主题是人类经验本身，是每个潜在的读者都有兴趣更好地理解的东西。因此，即使你不符合这些标准，也要自己判断你是否准备好阅读这本书，在阅读时注意你对它的感觉。你会知道它是否适合你。

你会注意到，尽管这是一个“完成的”初稿，但它并不完整。我本打算写一组最后的章节，在其中我考虑了单个分类中的三个原型之间的关系（这将在后面更有意义），但没有时间了。我想为每个原型的使用制定练习，但最后只写了一个，尽管我认为这一个练习的性质应该表明我对其他原型的想法是什么。我一开始就给每个原型列出了美德清单，然后通过考虑如果他们未达到这些美德会是什么样子，来检查这些原型的非美德表达。但是，为了节省时间，我在接近尾声时停止了这样做。我对我给这些人物起的名字也不完全满意。例如，我想给“魔法师”重新命名，但从未找到一个我认为合适的名字。而我给其他角色起的名字也不总是我完全支持的。我还想在这本书中加入许多其他功能，但我还没有时间写。我还必须道歉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图像。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使用的塔罗牌的一个不错的版本：

<http://www.thirddensity.com/tarot/> 对于那些不熟悉 Ra 的人，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全文：<https://www.lawofone.info/><sup>1</sup>

作为一个高级读者，我请求您协助改进这个文本。我不想要语法或拼写方面的修正。这些问题将在以后的草稿中解决。我想从你那里得到的是以下内容：

- 让你不快的事情。我在这里提出的道德理论是有说服力的，所以它必然会冒犯一些人。如果你被冒犯了，我想确切地知道你是如何被冒犯的，这样我就可以整合这些批评，把它打磨成一个更好的作品。这并不是说我将试图不冒犯你，而是我将利用批评来拓宽我自己的观点。

---

<sup>1</sup> 译注：本书中文版已经加入塔罗牌图像。另外，《Ra 接触：教导一的法则》中文版可在 <https://yidefaze.org> 阅读或下载，塔罗相关资源见 <https://yidefaze.org/tarotpic/>

- 每个原型的美德清单。这是个很大的要求，所以我不指望你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在阅读我的原型条目时，某些美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认为与之相关但未被提及，请为我写下它们。这将有助于我发展关于扭曲的原型的章节。
- 为原型和关系取更好的名字的建议。这些名字对我来说相当重要，所以我希望它们是好的。我希望它们能以简短、简洁的方式抓住原型的精髓。我想使命名现代化，以便它们作为人物角色比“高等女祭司”或“审判”这样的名字更容易被理解。
- 纠正我对原型理解的建议。我并不声称自己得到了所有正确的东西。事实上，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变化是如此频繁和彻底，以至于我没有理由认为五年后我仍然会坚持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因此，如果你认为我错了，请告诉我，并让我知道原因。
- 关于其他内容的建议。除了我已经说过我计划在这本书中包括的内容之外，了解您认为可能对我的目标读者有帮助的任何其他内容将是有帮助的。

# 第一部分

## 1. 如何使用本书

当 Don 问 Ra“原型心智的结构和内容”是什么时，Ra 表示反对，说他们更愿意听 Don 对这个主题的观察，然后“建议进一步精炼这些询问的途径”。Ra 总结道，“我们感觉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带来更多的协助”（66.21）。这段引文很有意义，因为这本书基本上是我自己试图回答“原型心智的结构和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Ra 的回答表明，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对提问的人帮助不大，因为这不需要他们做自己的工作。这种思维方式与神秘学的传统相似，即不告诉学生任何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整个世界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学生需要付出的部分努力是首先发现神秘学的存在。

我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难题的唯一方法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话。我试图发现和理解这些原型，但由于缺乏信息，我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塔罗牌传统，无论是神秘主义还是主流，都没有从一个容易与 Ra 所说的问题相吻合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图像。此外，Don 和 Ra 开始的研究在接触结束时还远未完成。如果接触继续下去，Don 和 Ra 会产生一个更容易理解的关于原型心智的阐述，因为 Don 不想把一个主题放在一边，直到他觉得他理解了它。Ra 也知道 Don 打算出版。因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 Ra 来说，他们对 Don 的问题给出细微的答案，并让这些答案永远定格在白纸黑字上是可以接受的，但简单地对这个问题进行长篇大论是不能接受的。向公众提供信息不是问题；对 Ra 来说，问题是有人必须专门要求提供信息，作为专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对 Ra 来说，只要 Don 参与研究就足够了。

有趣的是，其结果是每个读 Ra 的人也必须参与研究。当我第一次阅读 Ra 时，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最后 30 多个章节，所以我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其他人的作品，他们花时间研究 Ra 的概念结构，充实了一些 Don 和 Ra 没有机会充实的细节。但是没有这样的作品存在。发现这一点后，我知道我必须要创作这样的作品。我花了十年时间积极研究这些图像和 Ra 的文字，筛选塔罗牌上的各种评论者，并与其他

学生交谈。我不认为其他人必须复制我自己的大量努力是合理的：我认为写这本书是我毕生的使命。我希望这本书能使其他人的研究更容易、更不迷惑。

然而，我确实同意 Ra 的观点，即每个学生都应该尝试自己找出原型心智的本质是什么。我不认为每个学生应该只从塔罗牌图像开始，因为这个起点在历史上被证明太模糊了，无法可靠地识别人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反，我认为学生在开始学习之前需要的是对原型心智结构的解释。这个解释应该足够详细，让学生明白原型心智中的各种元素是如何逻辑地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个结构，学生就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和塔罗牌图像的传统评论的角度来接近原型心智的内容。换句话说，我认为学生应该从一个结构开始，尝试通过自己的探索努力来充实内容。

然而，这本书同时介绍了我所理解的原型心智的结构和内容。因此，我把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入门读物。它对原型心智的性质和结构进行了概述和详细解释。我向任何认真学习原型心智的学生推荐这第一部分，就像 Ra 教那样。第二部分是我自己独特的尝试，以充实每个原型的细节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关系。首先，我对自己正确阐述结构的信心远大于对正确阐述内容的信心。其次，我认为“正确阐述”原型心智内容的想法是有些荒谬的：每个学生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感知这 22 种原型的能量和角色。本书的后半部分是我对它们的看法。我确实向其他人推荐这种观点，因为我相信它相当准确，但我也建议每个学生对这些原型的能量和角色的内容形成自己独特的评估。正如 Ra 在 76.9 中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超越书面文字，培养与原型本身的直接接触。将我所说的关于原型的一切内化，将证明是对培养直接接触过程的阻碍，因为我所说的一些东西不会产生共鸣。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学生在花了两年时间，使用我在第一部分提供的结构，尝试自己琢磨原型的内容之前，不要阅读本书的第二部分。如果读者遵循这一原则，那么在他们回到本书阅读第二部分时，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观点。这个基础将使我对每个角色性质的想法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阐明她自己的想法，而且可以防止学生教条式地接受我对他们的一切说法。

## 2. Ra 系统中实相（和幻象）的基本性质

Ra 所教授的哲学体系必须从整体上理解。其原因在系统本身的要素中显而易见。因此，我将从万物的开始说起。

一的法则（形而上学的法则，不是出版物）说，所有事物都是一个合一（体）。这个法则宣称分离是一个幻象，它是所有存在的唯一基本真理。但它被称为“法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把“一的法则”看作是一种法则，就像我们把“能量守恒”看作是一种法则一样：它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原则，它塑造了世界本身。一的法则的这一特征对分离幻象的构建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幻象只能掩盖合一的真相，因为幻象本身是建立在合一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在宇宙的每一个表面上独立的部分，都有一些东西通向合一。

对于 Ra，“合一”和“无限”是同义词。这两个概念的同一体性有一些有趣的结果，比如合一性本身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但人们应该接受这种同一体性的原因是，合一和无限都是表达没有边界的术语。或者说对这两个词语的通常解释意味着，合一是缺乏内部边界（一个合一的东西），而无限是缺乏外部边界（一个无限的东西）。Ra 有时把基本的合一的、无差别的实相称为“无限”，有时则称为“智能无限”。为了清晰起见，我将坚持用“无差别的合一”来命名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实相的基础是合一，而分离是一种幻象，为什么会有幻象呢？这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的另一种解析方式：为什么会有而不是没有东西？海德格尔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Ra 的评价也是类似的。正如 Ra 所说，创造“始于神秘，亦终于神秘”。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Ra 的确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说法。在实相的原始的无差别的合一中，在空间和时间之前，有一个突然的发现。正如 Ra 所说，“无限变得有意识。”意识的概念要求至少存在两个东西：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那么，意识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看到或出现在客体面前。实相的基本奥秘——存在的问题——是无差别的合一如何以及为何变得有意识的问题。

我将跟随 Ra，简单地断言，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因为它仍然是一个谜。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真理。

Ra 对合一变得有意识的基本真理的命名之一是第一变貌（First Distortion）。Ra 的另一个命名是自由意志。这些名字让我们有机会更好地理解这第二个基本真理（第一个基本真理是一的法则）。

我将从第一变貌的概念开始。将无差别的合一分裂成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是在先前不存在边界的地方创造了一个边界。无差别的合一是不可能被意识到的，因为意识需要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那么，这个真理宣告了合一在自己内部创新了一个边界：它扭曲了自己的本性，以便“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Ra 也把第一变貌称为“有限性”和“多样性”的发现。这个扭曲被称为“第一”，因为这一个创新是整个分离幻象的全部基础。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产生过程中的每一个后续事件都是这一把戏的重复。一旦合一发现了在自身内部建立边界的可能性，建立额外的边界（或扭曲）就是明显的下一步。

现在考虑自由意志的概念。根据 Ra 的说法，第一变貌不仅是意识的发现和边界的可能性，也是自由意志的发现。记住，合一和无限是 Ra 的同义词。当合一把自己扭曲成意识时，它第一次看到了自己。这个新的意识开始呈现出它自身的无限性；它发现自己凝视着一个巨大的、未曾发掘的潜力。这种扭曲自身本质的能力的创新，为不断重复这一实验提供了可能性。在发现自己的过程中，合一也发现，它可以成为它想成为的任何东西。那么，自由意志就是一种无限存在的能力，它通过承担分离的幻象，开始探索自己的无限本质。那么，我们应该把自由意志理解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的独特性和缺乏自我认识的表达。拥有自由意志就是成为那种无限独特而又对这种独特的可能性一无所知的东西。因此，Ra 告诉我们，第一变貌使合一（此后称为太一无限造物者）走上了自我发现的道路。自由意志是通过虚幻的分离机制发现自己潜力的能力和渴望。从根本上说，造物者想要知晓自己，同时作为经验的主体和客体。这是第一变貌。

正如一的法则是所有实相的基本真理，第一变貌是所有幻象的基本真理。幻象的每一部分都是合一起初发现的重述（reiteration）。在其存在的每一个层面上，我们

的宇宙都表现出对意识的发现，以及随后对探索这一发现的无限潜能的渴望：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自由地成为自己，并由此知晓它自己。

第一变貌的重述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观点，所以我将以另一种方式解释它。意识的发现创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为了让主体认识作为客体的自己，客体必须经历进一步的区分，然后呈现给主体。因此，就像主体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客体一样，客体也必须成为意识到自己是客体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太一无限造物者将自己个体化为像我们这样的存在：我们是原始主体（造物者）所看到的整个客体（造物）中的不同意识点。存在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意志，并通过越来越精细的个性化来认识自己。因此，整个宇宙可以自由探索自己。

Ra 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智能无限”这个短语。第一种意义是上面讨论的那种。在这个意义上，智能无限命名了无扭曲的合一，它在这个扭曲的实验中始终存在，不受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的影响。为了避免混淆，我将不使用“智能无限”这个短语来表示无扭曲的合一。第二种意义上的“智能无限”（我将这样使用这个术语）指的是伴随着第一变貌而产生的原始意识的主观方面。Ra 通常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这种分裂描述为位能和动能之间的分裂。这个术语是有意为之的物理学术语。Ra 希望我们在物理概念和本体论概念之间进行类比，因为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物理反映或重申了本体论）。动能的一面，Ra 称之为智能能量，是造物者的一部分，它承担了造物者为自己设想的所有扭曲。位能的一面，Ra 称之为智能无限，是造物者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扭曲都是从中产生的新奇概念。主体把客体分割成多个部分，是为了认识自己是一个被分割成多个部分的客体。

在发现第一变貌时，合一内部仍然只有一个分裂：主体与客体、位能与动能、智能无限和智能能量之间的分裂。在这一点上，合一视其自身为无差别的，因此客体（智能能量）本身还没有任何分裂。第二变貌是智能能量边界的创新，它是对第一变貌所带来意识的最初发现的重述。就像无限变得有意识一样，智能能量也找到了焦点。动能中的新分裂是焦点和外围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是第一变貌所包含的指令的结果：造物者将认识自己。智能能量开始作为智能无限所看到的客体，但它也感受到了造物者想要认识自己的意志的拉力。通过它的自由意志，它达到了自我发

现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达到。因为它达到了，所以它发现了。在寻找焦点的过程中，智能能量将智能无限的注意力引向一个单一独特的视角，而与智能能量中所有其他可能的视角不同。在这一发现中，智能能量开始意识到自己，允许主体进入客观世界，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存在。Ra 称这种智能能量的焦点为“理则”。

Ra 给第二变貌的另一个名字是“创造性原则”。理则是客观世界中的一个视角点，它意识到自己是无限的，因此有能力将自己周围的客观世界塑造为一个自我发现的实验。智能无限是所有力量的源泉，但理则是能够和渴望挥舞这种力量的手和心智。Ra 称第二变貌为创造性原则的原因是，在智能能量中，扩大边界的能力和渴望的结合产生了“无限的反应”，在这种反应中，理则成倍增长，所有不同可能的经验模式都由这些理则想象出来。那么，一个理则就是一个无限的心智，它既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又有自我意识的能力，为自己显化一个经验连续体，允许它探索其特定的视角。因为每个理则都是智能能量的独特焦点，所以每个理则都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 Ra 的说法，创造性原则所呼叫出的第一个变貌是光。Ra 称之为第三变貌。第一个理则（或“太一理则”），被想要知晓自己的自由意志渴望所驱使，并拥有在智能能量的外围显化自己的力量，发明了自己的反映：物理宇宙。根据 Ra 的说法，所有的物质，实质上，都是由光子组成的（物理学家没有证明这是真的，但这是 Ra 告诉我们的）。这种对智能无限的扭曲是合一发现意识的又一次重述。它也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理则（或 Ra 所说的共同造物者）。物理宇宙的渴望是构建它的理则渴望的镜像：当理则想在物理世界中认识自己时，物理世界也想回到理则那里。光本身是智能的。这种智能在物质世界的自组织倾向中显示出来：恒星诞生；恒星孕育行星；行星发展生命；生命进化。

因此，我们有四个基本的法则。请注意，每个下一个法则都以前面的所有法则为前提，并将其纳入其中。

**一的法则：**终极实相是无差别的合一。

**自由意志法则：**分离是一种幻象，被选择为太一无限造物者认识自己的手段。

**理则法则：**造物者将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特的、透视性的位能焦点，在自己周围显化出一个经验连续体。

**物质法则：**所有的物质都是与生俱来的，都渴望回归并实现与原始造物之源的合一。

作为对创造性原则（第二变貌）的无限反应的一部分，流经并围绕着理则的能量呈现出模式，并变得规则化。Ra 没有说，但我相信这就是八度音程产生的时候：在这种规则化和模式化过程中，智能能量呈现出七的重复系统的全息结构。因此，理则经验连续体的一个先决条件是通过经验的八度音程前进。这些八度音程在微观上呈现在人体的能量中心，但它们也在宏观上呈现在密度上，这些密度构成了光在返回造物者的旅程中所遵循的路径。这个回归之旅的特点是进入物理幻象，与该幻象的经验一起工作，并学习该幻象所要教授的基本课程。一旦这个课程被充分学习，光之纽带（也就是化身实体）就会为下一个计划的经验密度做好准备。我不会详述其他密度的性质，因为这个话题与本书的主题无关，这本书的主题是我们这个八度音程经验中的密度——第三密度的原型心智。

一个理则产生它自己的物理幻象。这个理则的物理幻象的特征是其他宇宙天体环绕的一颗恒星。恒星是理则本身的物理显化（焦点），而轨道上的天体是理则将经历的（外围）幻象的物理显化。就像原初变貌是嵌套的一样，理则也是嵌套的。根据 Ra 的说法，宇宙有一个中心理则，万物都围绕着它运行。这个理则个体化（它周围的智能能量找到新的焦点）形成更多的理则，每个理则显化出一个围绕它的星系。在这些星系中，有太阳，行星围绕着它运行。这些太阳被 Ra 称为“子理则”，因为它们是其所环绕的中心理则们的进一步个体化部分。这些太阳在围绕它们运行的行星上产生生命，而这些生命形式（包括我们自己）成为子理则的个体化部分。这就是为什么 Ra 称我们为“子子理则”。就这样，“一”变成了“多”。

每个理则都以每八度音程密度一次的幻象开始和结束其实验：Ra 的宇宙学遵循类似于振荡的爆炸和紧缩模型，其中紧缩是当一颗恒星变成黑洞的时候。在一个八度音程的结尾，这个理则从它的幻象实验中吸收所有的信息，为一个新的八度音程经验制定参数。Ra 把这种从之前八度音程获得的收获称为“太一起初思维”。一个八

度音程的太一起初思维是一组原则和概念，在之前的八度音程中发现，它们已经向理则证明了这是获得大量关于自身的新经验的有效途径。这个太一起初思维包含了一个八度音程内每个密度的特定参数。我们这个八度音程的太一起初思维的想法是将生命体验为心智、身体和灵性的结合，在这个密度中，每一个都在这个密度的许多生命过程中经历渐进的进化。这种进化是通过在“形意者”（身体、心智或灵性）内，从“赋能者”（子子理则）到“母体”（子子理则的经验连续体）的经验的渐进流动而发生的。

太一起初思维是全体心智：它表达了我们的宇宙中所有心智的基本性质，没有例外。你可以从上面的模式中看出它是多么的基本。然而，每个星系的理则都在这个基本结构上增加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与其他理则纳入的细节不同。而一个星系内的子理则对星系理则提供的结构作了进一步的改进。换句话说，一个理则对它想如何体验这个八度音程有一个想法，但是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想法。由于自由意志法则，这些选项中的每一个都找到了焦点，并成为了它自己的理则。但即使是这些新唤醒的理则们也意识到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它们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些选项中的每一个也都找到了焦点，并成为一个个子理则。我们的太阳就是这样一个子理则。它的心智是 Ra 所称的“原型心智”，它是我们银河系理则对全体心智的提炼。原型心智中的细节比全体心智中的细节多得多。我们子理则的第三密度原型心智是我们与所有人类共享的心智。Ra 把它称为“心智之根”，暗示它很好地隐藏在集体无意识中。

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根据 Ra，我们是一个全能的、合一的整体：一个造物者中每个个体化的部分。这个造物者的目的是体验其自身的无限潜能，它已经决定实现这一点的最好的方法是分离成无数的实体并体验生命，这些实体构成了我们的宇宙。造物者的方法是规划一个物理宇宙（或星系或恒星系统）的管理法则，然后让这个宇宙自行发挥，最后利用收集到的信息来规划一个新的物理宇宙。宇宙运行的过程被证明是遵循一个八度音程的模式，每个八度音程由七个（或八个，取决于如何计算）密度组成。一个实体通过学习密度的课程（很像学校），在一个八度音程

内从一个密度毕业到下一个密度。所以造物者的目标是获得新奇的经验，其方法是学习能带来新经验的课程。因此，原型心智描述了我们学习这些课程的机制。

### 3.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的本质

原型心智，就像全体心智一样，是造物者有效地获取自身新奇经验的一个系统。让我们扩展一下这个想法。Ra 说“原型心智……是所有能量花费与所有寻求之建筑结构的蓝图，没有扭曲”（91.37）。请注意，原型心智不是一个行动计划。它并没有向我们展示造物者对于我们应该如何体验第三密度的意图。相反，正如原初变貌制定了不可侵犯的法则来构建幻象一样，原型心智也是如此。如果原型心智是一个蓝图，那么，以此类推，第三密度就是建筑。就像有蓝图的建筑一样，不可能有任何偏差。建筑已经建成，而且是按照蓝图建造的，所以建筑里的所有东西都出现在蓝图上。它类似于地图，只是地图是在景观之后创建的，所以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景观是这样的。另一方面，蓝图包含了设计它的建筑师的所有理由和意图——前提是蓝图的读者能够理解她所看到的東西。因此，就像建筑中没有不在蓝图上的额外房间一样，在第三密度中，也没有任何可能的花费能量或获得有意义的经验的方式是在原型心智中没有体现的。

原型心智，正如其名字所暗示，是一种心智的东西。它不是身体的东西，也不是灵性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蓝图，原型心智是身体、心智和灵性的代表。因此，蓝图所用的材料是心智的，但它所代表的建筑是身体的、心智的和灵性的。事实上，只有心智才能向自身展示某种东西：这是使心智之所以成为心智的部分原因。身体和灵性在第三密度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正如我们在研究原型心智的细节时将看到的那样。

原型心智是由 22 个原型构成的，这些原型彼此之间有系统的、环环相扣的联系。那么，什么是原型？Ra 将原型比作分子。正如分子是结构化的原子组，与其他物质有功能上的相互作用，原型则是结构化的概念组，与其他心智现象有功能上的相互作用。此外，概念可以是简单和统一的（就像哲学家们过去认为原子是真实的）。因此，有一个最小的心智微粒层面被称为“概念”，但是，就像在身体中一样，我们

倾向于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体验心智：概念复合体和概念复合体的网络。原型是一种特殊的概念复合体。它们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我们的理则选择它们作为第三密度中所有可能的能量交换的蓝图。你在这里可以做的一切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根据这些特殊的概念复合体运作的。它们是人类学习第三密度的课程所依据的自然法则。就像物质一样，心智的东西既是粒子又是波。每个概念都有一个独特的振动和独特的共鸣。因此，每个概念复合体也有独特的振动，就像一个音乐和弦，将许多音调结合成一个整体。在心智层面上，任何你作为概念粒子（一个结构化的物体）和概念波（一个共振的标志）而体验到的事物都有其特征。不过，原型是特殊的概念复合体。它们代表了通过第三密度的运动，而不仅仅是第三密度的静态特征（注意，这些静态特征由生命之树上的 10 个球体代表）。记住，原型心智是能量交换的蓝图。所以原型具有动态特征：它们是人物角色。

人物角色是一个由普遍关注的问题、渴望和意图组成的视角复合体，同时还有一组能量花费的能力。人物角色是一个有特色的观点，具有独特的关注点和处理这种关注点的独特方式。很像小说中的典型形象（trope<sup>2</sup>），人物角色的视角、关注点和能力都不会改变。每个原型都因不同的原因以不同的方式运作。此外，每个原型都有不同的感觉/情感。

模式化形象（stereotypes<sup>3</sup>）与原型相似：两者都是人物角色。但模式化形象和原型之间有三个重要区别。首先，模式化形象并不像原型那样特殊。因为原型在关节处切割自然，所以它们提供了一个独特有效的途径来学习密度的课程。原型是纯粹的，如果你愿意，但模式化形象是一个扭曲的、经常尴尬地结合原型的大杂烩。第二，模式化形象是依附于特定文化的人物角色；它们不像原型那样捕捉地球上人类经验的普遍方面。第三，也是最危险的，模式化形象是与特定的身体特征清单相关的人

---

<sup>2</sup> Trope: (某位艺术家作品中，或某一类艺术作品中常用的) 理念，说法，形象。（剑桥词典）

<sup>3</sup> Stereotype: 1. 指从印刷表面铸成的印版。2. 指符合固定或一般模式的东西。特别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持有的标准化的心智图景，它代表了一种过于简化的意见、偏见的态度或不加批判的判断。（韦氏词典）

物角色。我们通常使用这些身体特征的清单来快速将个人归类为物角色。但这对个人是有害的，因为他们可以做角色不能做的事：从一个角色改变到另一个角色。模式化形象阻碍了我们对人类的相互理解，因为它们鼓励我们将个人归类为物角色。另一方面，原型并不带有身体特征的清单：它们是纯粹心智的。然而，由于在第三密度中不可能设想出一个不包括原型作为基本元素的人物角色，所以模式化形象也必须由原型组成。因此，虽然探索模式化形象可能是危险的工作，但也是进入原型研究的一个容易的切入点。

我们第三密度经验的原型心智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一个人可以遵循两条不同的道路，并成功地从这个经验中毕业。选择并致力于其中一条道路是这个密度的基础课程。Ra 用许多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道路，但在“一的法则”社区中最常用的名字是为“服务他人”和“服务自我”。我更喜欢称它们为右手途径和左手途径（分别），因为这些名称不那么模糊，而且它们在 Ra 接触之前的西方秘传传统中有坚实的根基。“正”和“负”是这两条道路的另一种常见命名方式，我偶尔也会使用这些名称。无论名称如何，基本的区别相当接近于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从根本上说是道德上的。

我知道还有其他使用“右手途径”和“左手途径”这两个短语的方式，它们不直接涉及道德。我把这些放在一边，因为我的目标是一种道德上的区分，其特征是人类性格中的对立，即接受、支持、无条件地爱和保护他人的自由意志的愿望，与征服、操纵、压迫、不爱地使用和侵犯他人的自由意志的愿望。这就是我在说“右手途径”和“左手途径”时所想到的概念区别，任何其他定义这些术语的方式都不能抓住我所针对的一系列概念。

由于嵌入第三密度的基本道德二元性，大多数原型都有两个对立的方面，每一个都代表了两条可行道路中的一条有道德的（virtuous）活动。事实上，Ra 建议所有的原型都承认这种二元性，除了母体和赋能者（我认为还有选择）。但这种二元性也意味着，这些原型的非道德显化有一个光谱，位于两个道德的两极之间。因此，由于没有达到原型的道德（标准），有可能以一种根本性的混乱和自毁的方式表现原型。

“原型”这个词是由卡尔·荣格及其追随者推广开来的。Ra 对这个词的用法与荣格的用法如此相似，以至于很难不从一个到另一个（词）画出一条直线。然而，Ra 断言这个原型系统是完整的：除了 22 个原型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型。另一方面，荣格从事的是实验心理学。他没有声称自己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实验会出现新的数据。

荣格的许多继承人利用他的神话和梦境分析方法，发现了各种持续存在的人物角色。这种明显无穷无尽的原型多样性表明，不存在完整的原型系统，或者至少我们不应该希望发现一个（原型系统）。但我相信这种思维方式没有理解典型形象和原型之间的区别。典型形象是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角色。像模式化形象一样，它们通常也与身体特征有关。但即使我们不认为它们与身体特征有关，它们仍然缺乏原型的构成特征之一。希腊语“*arche*”的意思是“原始的”或“最初的原因”，所以“原型”一词的词源表明，柏拉图的形式理论是当代原型理论的先驱。对柏拉图来说，形式是任何具有那种形式的东西的最初起源（椅子的形式是最初的椅子，等等）。这种柏拉图的学说与 Ra 的原型概念相对应：这 22 个概念复合体建立了第三密度的运作规则。因此，如果 Ra 是对的，那么这 22 个（原型）就是最初的人物角色，所有其他的典型形象都必定是以某种方式从它们衍生出来。

我发现有一个类比有助于理解原型与所有其他典型形象的关系的根本性，这就是 22 种蛋白质原氨基酸的类比。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氨基酸，但对人类来说，只有 22 种氨基酸被用来构建蛋白质，以完成人体需要完成的所有不同工作。就像蛋白质是由一小部分基本氨基酸构成的复合物理结构一样，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中看到的各种典型形象也是由一小部分原型构成的复合心智结构。

#### 4. 论学习原型心智——为什么？

##### *为什么要学习/研究？*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经验。一个 Ra 的读者与 Ra 接触产生共鸣，并贪婪地吸收 Ra 的文字，认识到他们只是在第一次阅读时无法理解一些东西。但当读者读到第 75 或 80 场集会时，他们发现原型心智的内容非常令人困惑，而第 90-100 场集会的深入

原型课程似乎只会放大这种困惑。所以读者决定，Ra 接触的前 75 场集会包含了她需要知道的所有内容，如果其他人喜欢的话，可以尝试去理解这些原型。

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观点，即使是对于一个想要毕业到下一个密度并在此过程中尽力为他人服务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原型心智的学习”并不适合所有人。我只建议在它呼唤你的时候尝试一下。因此，如果你想学习原型心智的原因是你认为你应该这样做，或者你担心你不会有收获，那么这不是一个学习的好理由。一位睿智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入门不应操之过急。当你准备好学习原型心智时，你就会知道。

从硬币的另一面看，Ra 的其他读者会发现 Ra 的哲学体系的深度令人着迷。他们在 Ra 身上看到了 Don 的智力追求所留下的未被探索的无数细节，并发现自己有动力去锤炼所有细节，就好像 Ra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题要我们去解开。我必须承认，这种解决难题的愿望是我做这项工作的部分动机，但它不是我的主要动机——相反，解决难题的乐趣给了我一种共生的动力，帮助我突破工作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智力追求的乐趣是你的主要动机，那么我认为研究原型心智只会成为你灵性旅程的又一智力分心。研究原型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追求。它在灵性旅程中有着实际的作用。如果原型呼唤着你，而你的首要任务是灵性的进化，那么你可能已经准备好学习了。

让我们来谈谈学习的实际目的。首先考虑 Ra 是如何描述学习结果的。Ra 表示，

（原型）研究将通过“赋能、经验与蜕变过程的清晰表达”来“告知心智”它自己的本质。从原型心智的本质来看，这种好处是相当明显的。心智的进化之路是不断增加的自我认识；原型心智是对心智的本质及其与自身、身体和灵性的相互作用的详细描述；所以对原型心智的学习是增加自我认识之路的一部分。

Ra 还说，对原型心智的学习将帮助寻求者“进入一个更为深刻、敏锐地被了悟的当下此刻”，而且这项学习将“苏醒心智复合体”。学习的结果继先前的结果之后。当你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心智的本质时，每时每刻盘绕着的充满能量的潜能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对原型心智的学习将更清楚地揭示穿透你经验的灵性进化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相互叠加的方式。当你训练自己在你周围的世界中看到这些细节时，它们就

不可能不被看到。这样一来，每时每刻的工作可用性就变得更加明显，生活中的小事件也明显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心智被苏醒了。

然而，仅仅通过研读 Ra 接触的前 75 场集会，就可以或多或少地获得上述两项学习原型心智的成果。如果你把这本书作为你研读 Ra 的补充，那么你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学习原型心智会强化这些结果。我认为，一般情况下研读 Ra 会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是，在前 75 场集会中，Ra 会以自己的方式一直在谈论原型心智。如果你继续阅读，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主张将是本书的一个主题。Ra 与通灵小组交流的目的在于分享一个哲学思想体系。这个系统就是原型心智所表达的哲学系统。Ra 在接触的早期部分解释了这个系统的基本要素，但当通灵小组致力于研究原型心智时，Ra 终于能够探索细节。值得注意的是，Ra 只在他们明确谈论原型心智时，才使用“学生啊”这个称呼表达。我认为 Ra 对最终进入这丰富有趣的主题感到兴奋。

但有一个好处是除了学习原型心智之外，其他任何途径都无法获得的。以下是对这一好处的一个特别清晰的表述：“我们鼓励入门者学习成为各个原型，以及最重要的，在你们的幻象中尽最佳的努力去知晓，何时采用原型的角色在灵性或形而上方面是有帮助的。”Ra 将“成为”或给自己“穿上”原型的能力描述为学习的最终目的。

原型是强大的工具，但只有当一个人清楚地看到它们，并能可靠地进入该原型的共鸣时，才会如此。它们之所以成为强大的工具，是因为它们是在人的一生中，利用心智复合体提供最大可能的服务的手段。现在，这种说法似乎与右手途径的最高目标相冲突：把自己作为一个乐器提供给造物者使用。但作为一个乐器是一个人在流动中的另一种说法。考虑一下演奏即兴音乐的经验。如果你曾经做过，那么你就会知道，即兴演奏不只是释放有意识的心智去演奏任何发生的事情。好的即兴演奏需要一个人训练身体和心智，使之能够顺利地从一个乐段过渡到另一个乐段。一个人必须学习这些曲子，然后通过流动，停止思考它们。成为原型遵循类似的模式。原型是灵性复合体要演奏的手边的乐曲。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它们，并且能够流畅地进出它们，不需要思考。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的心智将被微调，以便使用灵性来连通造物者。

因此，原型是走右手途径或左手途径的有力工具。熟悉原型的共鸣，就有可能在最需要和最有帮助的情况下，成为这些人物角色的活生生的显化。通常，我们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别人需要的东西我们却不能提供。这是因为我们都有常用的原型：表达我们个性的方式，这些方式是我们熟悉的，超出这些方式我们会感到不舒服。这一点最明显的是关于男性和女性的原型。男性在表达男性原型时往往感到舒适和安全，而女性则在表达女性原型时感到舒适和安全。如果我们要真正为他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服务，那么我们就需要能够成为当下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但是，为此，我们必须学习/研究/研读原型。

### **如何学习？**

考虑到 Ra 的话语已经成为许多拒绝传统宗教的灵性寻求者的圣经，Ra 支持在传统框架内工作的频率之高令人惊讶。Ra 并不是试图（破坏）我们现有的思想体系：他们试图补充和统一它们。Ra 认为选择并致力于研究原型心智的 22 个原型的三种现有途径之一是“适当的”。这些选择是：占星学的 10 大行星和 12 星座，生命之树上的 22 条路径，或塔罗牌的 22 张大奥秘牌。

人们可能会认为，最好把这三门学科整合在一起，形成对原型心智的全面研究，但 Ra 并不建议这样做。相反，Ra 说“去探究各个学科是好的，非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位寻求试金石，希望去感受磁石拉力者的身份。这些研究的其中之一对该寻求者来说将更具吸引力。那么就让这个寻求者在根本上运用三种学科中的一种来探究原型心智。”

我想详细谈谈“以一位寻求试金石的身份”这句话。一般来说，秘传文学和研究是一个很难以捉摸的领域。很难找到一个可靠的、值得信赖的来源，而且这个消息来源在某些方面不与其他来源相矛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很难知道该相信谁。如果我重视来自 Ra 和 Seth 的信息，我将如何协商他们信息中的差异？我认为，答案是确定并承诺将一个来源作为试金石。对试金石的承诺既不是对教义的教条式承诺，也不是对个人性的媚俗崇拜。这更像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感到被另

一个人深深吸引，并渴望另一个人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它是正确的，因为它在所有最重要的方面都感觉正确。Seth 曾一度对我来说很有价值，但 Ra 是我的试金石。试金石在灵性的寻求中的好处是什么？我将尝试通过一个类比来回答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你正在读一首由你喜欢的朋友写的诗，但他并不以写好诗而闻名。如果你是一个好朋友，你可能会读两遍，观察那些让你觉得是错误或不好的选择的方面，但把这些放在一边，接受它给你的印象：好但不完美。毕竟，“好但不完美”几乎是所有人的特征。

现在想象一下，你正在阅读一位著名的伟大诗人写的诗，你相信他有一个深刻而微妙的心智，而且你怀疑他的技巧比你的察觉能力更细微。你对这首诗的解读会有所不同。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上面；你不会那么快对它的质量作出判断。你会认为，对你来说没有意义的东西，或者看起来丑陋或缺乏技巧的东西，只是你还没有理解。现在完全有可能你朋友的诗也有这种同样的深度和微妙之处，但你看不到它，因为你没有在寻找它。

真正的大师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言语和行为你无法判断，因为你相信你还没有掌握所教的全部内容。我相信，在一个人采取这种方法对待教学之前，他仍然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探索所有的选择，却没有发现隐藏在任何一个之下的宝石。这种同样的想法也适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如说，浪漫关系。这是四处约会和承诺建立长期关系之间的区别。一个人不需要相信他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一个人只需要相信，如果没有长期的承诺，他的爱人就不能被完全欣赏。

那么，试金石的好处就在于，当一个人发现它的时候，可以获得理解的深度。既然 Ra 是我的试金石，我假设 Ra 所说的每句话都很重要，每一个细节都比我能够理解的更多。这种假设为我提供了持续的能量，让我不断回到 Ra 的话语中去，希望这次能更深入地理解它。

尽管 Ra 认可了所有三个研究原型心智的传统系统，都是富有成效的途径，但对于那些像我一样选择 Ra 作为试金石的人来说，这三个系统中只有一个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塔罗牌。我将解释原因。

许多卡巴拉主义者试图将占星术的星座和行星、塔罗牌的大奥秘牌和生命之树的路径整合到一个单一系统。谷歌图像搜索“卡巴拉生命之树”会发现其中一些努力。但 Ra 的建议是只选择这三个传统中的一个，这表明这种整合注定会失败。Ra 不止一次说过，每个研究原型的学生都会从中看到不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这项研究必然是个人的。正如 Ra 所说：“这些[原型]所处的理则是一个自由意志。因此，[原型]可以被视为对每个心智/身体/灵性复合体有独特的面向和关系”。关于这段话，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进一步阐述，但现在让它提醒读者，没有一个单一的、正确的、客观的视角来看待原型心智。它存在的维度比我们的心智所能掌握的还要多，所以我们对原型心智的每一个视角都提供了一个比我们的理解能力更大的现实片段。正因为如此，所有这三个系统都提供了一个关于原型心智的正确观点，但我们在开始研究时，不应该试图在每个系统的原型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因为这种项目只适合所有这三个系统的大师。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我没有发现这样的大师，尽管各种卡巴拉主义者都声称自己精通。

因为不同系统之间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可能是可疑的，所以 Ra 的独特的原型系统化可能只适用于塔罗牌。如果我们能用 Ra 的七的分类系统对生命之树的 22 条路径进行分类，我们最终会在生命之树和塔罗牌之间形成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单一的综合系统。假设这是有可能的。即使如此，Ra 也没有给我们任何钥匙来确定生命之树上的哪条路径对应于，比如，身体的蜕变。所以如果 Ra 是你的试金石，那么使用塔罗牌以外的任何传统系统都需要更多的解释工作。出于这个原因，我已经完全放弃了用生命之树或占星星座和行星来理解原型心智的任何尝试。仍有一些希望，即建立一个普遍的系统，在所有三个系统之间得出正确的对应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以后会说更多。现在，我只想强调为什么这本书只使用塔罗牌。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如果研究原型心智如 Ra 所说的是一种主观努力，为什么像这样的书会对你有帮助。但请注意，塔罗牌并不是一组主观的图像：符号和它们的排列在许多传统的牌组中都是一致的，甚至包括 Rider Waite-Smith 牌组。当 Don 或 Jim 对牌上的符号提出解释时，Ra 会肯定或否定解释的正确性。换句话说，

在塔罗牌的体系中，存在着客观可得的真理。在这项研究中，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是主观的。根据我的经验，该研究的主观性在（a）原型的振动感觉和（b）原型的生活显化中最为突出。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理解和传达塔罗牌图像的客观可识别特征以及这些图像所代表的原型。我将呈现 Ra 和图像的解释，并经常给出我为什么会得出这些解释的论据。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我还包括了我自己对每个原型的性质的判断，因为我经历了它们。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解释 Ra，并希望我的努力能对你研究原型心智有所帮助，前提是 Ra 和塔罗是你的试金石。我希望我已经为你做了很多智力方面的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把我的书作为一个跳板，进入更微妙的工作，从直觉上连接到这些原型的振动特征。

你可能想知道你是否准备好（进行）这项研究。我不能为你回答这个问题。但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你还没有经历过所有这些原型，所以你可能无法在你的经验中识别它们。我相信，所有的原型都可以在任何尝试了一段时间的极化的寻求者的经验中找到，而且他们已经活过了 20 岁出头。我不认为原型，即使是处于灵性周期末尾的原型，是只有最有成就的灵性寻求者才能获得的难以捉摸的体验。相反，它们是所有灵性寻求发生都遵循的法则。在 90.15 中，Ra 说：“当一个实体不管是意外或有计划地反映出一个原型，原型心智便随之共鸣。因此几乎在第三密度经验的一开始，便有原型的共鸣的随机启动。有纪律地使用这个进化工具则发生在这个过程的远为后期。”有意地尝试学习和使用原型，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好的灵性寻求者才会坚持追求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在生活中漫步时，偶然遇到原型体验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做。

那么应该如何学习呢？我将通过概述我自己的学习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选择一副牌。根据 Ra 的说法，原始图像在大金字塔的墙壁上，但显然在现代没有人看到它们。我想它们要么丢失了，要么被埃及政府藏起来了（就像他们古代文化的许多其他元素一样）。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权威的牌组可以使用。L/L 研究通灵小组使用的是 C.C.Zain 设计的光之兄弟会牌组。大多数 Ra 的学生也使用这套牌，但它

不是唯一的好选择。Zain 的牌组，本身就是 Saint Germain 牌组的衍生品。The Rider Waite-Smith 牌组也是一个不错的牌组，但是 Waite 在改变符号的意愿方面是很自由的，所以对于把 Ra 作为试金石的目的来说，它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建议你记住这些图像。无论如何，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但如果你的脑海中始终有这些图像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关于原型的新想法就可以很容易地与卡片上的符号进行权衡。

记住，牌本身并不是原型。塔罗牌是代表原型的图像。它们是象征性的代表，旨在帮助我们在心智中构建概念复合体，从而定位和使用这些原型的振动特征。把塔罗牌看作是 Ra 写的一本关于原型心智的书是合适的——只是书的内容是书面图像而不是文字。因此，我建议读者把这些图像本身看作是《Ra 接触》的一部分。

开发一个一致的方法来解释卡片上的符号，并确保这种解释方法符合 Ra 对它们的说法。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向您提供我自己的解释方法，当然，欢迎您采用。

努力去理解 Ra 的分类系统。据我所知，在塔罗牌的文献中，没有其他资料能接近阐明这种分类系统。许多塔罗牌的评论家都注意到，这些牌分为 7 的自然周期，但 Ra 的分类法对这一观点有更多的启发。事实上，我在阅读塔罗牌文献时发现，当评论者除了图像之外没有其他试金石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方法来解释它们的含义。如果 Ra 是试金石，那么对图像的正确解释必须通过 Ra 的分类。我还注意到，对塔罗牌中这些图像的传统解释通常比使用 Ra 系统的解释要浅。关于这些分类，我在以后的章节中会有更多的论述。

尝试整合著名塔罗牌评论家对这些图像的评论。如果说 Ra 和塔罗牌是我的主要试金石，那么文献则是次要的试金石。虽然这些评论家通常专注于把塔罗牌作为一种预言系统，但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与这些图像打交道，并发展了他们自己与原型的直觉联系。他们的评论往往有助于阐明你在自己的思考中可能忽略的原型的各个方面。所以，要利用好这一资源。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要花时间尝试进入原型的振动质量。卡片上的图像是为了向你传递原型的微粒概念内容和它们的振动。它们是精心构建的工具，旨在让人与原型

接触。图像中物体的排列表明了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图像并不直接讲述一个故事。正如 Ra 所说，这些图像是为了“萦绕”我们。这种萦绕是我们如何通过塔罗牌与原型共鸣联系的一部分。如果你的研究让你沉浸在符号的解释中，而不知道原型是什么感觉，那么你就忽略了研究的一部分。

留意你的生活和更大的文化场景中那些似乎表达了原型品质的时刻。这些角色是人类人格的基本元素。他们无处不在。你生命中每个有意义的时刻都有原型的共鸣。记住，学习的目的是最终能够任意地成为 22 个原型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当一个角色似乎在你或你认识的人身上激活的时候，观察自己是很重要的。这将帮助你看到成为一个原型意味着什么以及是什么感觉。

经常回到绘图板。当我想更好地理解一个原型时，我会回顾 Ra 关于它的说法；我会问自己一些特殊的符号配置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会想一想我生命中感觉原型活跃的某个时刻；我会问自己“那么，灵性的催化剂是什么？”而这种回到绘画板的结果往往使我得出结论，我以前对原型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即使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五年后，我可能会改变我对书中许多解释的看法。所以，要准备好一次又一次地出错。

开发你自己的牌。Ra 说，在学习的某个阶段，学生可以“超越文字之外”。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项目的本质是一样的：一旦你掌握了你正在工作的传统，你就可以把这门学科变成你自己的。如果你有艺术倾向，一个明显的方法就是绘制你自己的一组图像。我缺乏这项技能。所以我开发自己的牌组的方法是给它们命名。我发现我们所继承的原型名称并不能帮助我很好地理解所涉及的角色，所以我尝试给它们取一个更适合 21 世纪观众的名字。事实证明，为它们命名的行为本身就改变了我对它们的思考方式。在研究符号和为角色命名之间有一种反馈效应，因为我选择的名称往往会影响我对符号的解释。我建议，经过几年的学习（5 年可能就够了），每个学生都尝试用自己的惯用语来开发自己的牌组。

找出你的弱点并努力加强它们。每个人都有喜欢偏爱的原型。我说的“喜欢”不是指你喜欢在电视上看到的角色典型形象；我的意思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你有喜欢偏爱的角色可以进入和占据。最常见的是，男性偏爱男性原型，女性偏爱女性原型。

这不是一个硬性规定，但它是典型的，因为我们几乎都是在符合一套特定的性别规范的情况下长大的。因此，男性通常会发现，女性的原型是不舒服的，反之亦然。当你发现这样的弱点时，你的任务就是认真努力成为这些原型，同时也要学会享受成为这些原型。毕竟，每个角色都喜欢自己本来所是的样子。

有了以上的研究建议，我将在本节的最后谈一谈 Ra 推荐的研究方案。Ra 建议对原型进行分组研究。Ra 认可的基本分组有两个。第一个分组是把一个分类的所有原型放在一起研究。Ra 说，这有助于我们发现“心智、身体和灵性之间的基本关系”。我将尝试在专门介绍分类的章节中引导读者完成这项研究。

第二个分组更具挑战性。在研究了原型的分类后，Ra 建议将它们配对起来研究：赋能者与母体，催化剂与经验，蜕变与大道，以及形意者与选择。Ra 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配对。但我相信，原因是这些配对代表了我们在一生中遇到的基本原型关系。换句话说，我相信这十二个配对代表了人类之间能量交换的所有可能途径。如前所述，Ra 说，研究原型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在你发现自己的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帮助的角色。但如何确定需要哪个角色呢？我想，这些配对可以告诉我们。例如，如果有人显化了与你相关的灵性的母体，那么这表明他们正在邀请你成为灵性的赋能者。我将尝试引导读者研究这些原型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章节紧接着对这些原型的单独处理之后。比如，紧接着单独探讨心智的母体和心智的赋能者的章节，将有一节探讨它们的关系。

## 5.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结构

### *周期*

二十一个原型被构建成一个由七种分类和三个周期组成的系统，而最后一个原型，即“选择”，将它们统一起来，所以既不属于一种分类，也不属于一个周期。记住，原型心智是一个心智的对象，它描述了支配心智、身体和灵性三者的经验本质的法则。在心智层面上理解原型并不等同于生活在其中描述的能量中。这三个经验领域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由七个原型组成的周期，这些原型描述了构建在第三密度中的课程学习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人可以从第三密度毕业，进入下一个经验密度。

这个课程学习的过程就是 Ra 通灵小组有时所说的“灵性进化”。因此，有一个心智周期，一个身体周期和一个灵性周期。

在解释 Ra 的时候，明确划分心智、身体和灵性的界限是很困难的。Ra 对这些概念讲了很多，甚至给它们下了定义，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 Ra 来说，我们对身体的控制，我们对自己的想法以及我们所经历的神秘体验都发生在这三者的不同领域（分别是身体、心智和灵性）。然而，学院派的哲学家们倾向于将所有这些经验（以及所有经验本身）都纳入心智的范畴。尽管心智的一般学术概念似乎与 Ra 的用法不一致，这本身就令人困惑，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将进行的方式。因此，心理学家认为是属于有意识或无意识心智的经验实际上跨越了所有三个领域：罩纱覆盖了心智、身体和灵性。也许，谈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身体似乎很愚蠢，所以我将避免这种用法。但当我使用这种说法时，希望它能帮助我们记住：（a）整个原型的范围捕捉了我们可以拥有的经验，无论是身体的、心智的还是灵性的；（b）“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是指罩纱的两面：分别是透明的和隐藏的。

在 74.4 中，Ra 说原型心智“包含着所有可能会影响心智或经验的面相”。但它们也清楚地划分了心智、身体和灵性的经验。这让人困惑。一方面，Ra 似乎在说只有心智可以经验。这个观点确实与心智的标准学术处理方法平行：“意识”一词在学术文献中被广泛理解为指经验的事件，无论是通过感受、想象、记忆、情感还是思想。对于一个实体来说，有意识意味着存在一些东西，它就像那个实体。但是，存在身体和灵性的经验这一观点本身就表明，经验比思想更广泛。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Ra 在 74.4 中说，身体和灵性是由心智经验的。但这也不符合，因为 Ra 在谈到灵性作为穿梭载体时，从未把心智描述为进入穿梭载体。相反，在 Ra 的描述中，心智与穿梭载体相邻，实体的经验意识可以进入穿梭载体。因此，经验似乎比心智更广泛。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不应该在这些术语上纠缠不清。清楚的是，有三个经验领域，合一的、觉知的自我可以进入其中的每一个领域。

考虑到这些困难，我认为列出一些关于心智、身体和灵性的定义会很有帮助。心智是自我的一部分，它拥有信念和与这些信念相关的情感。心智构建关于其经历的故事，其渴望和意图受其在所产生的故事中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支配。心智看着这

个世界，看到意义和有意义的东西。心智的行动和反应受其内在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对这些思想和情感的依恋（Ra 称这些依恋为“偏见”）之间的关系所支配。由于心智与自身的关系是被遮蔽的，这种周期的特点是逐渐认识自己心智的隐藏方面。在右手途径上，心智周期的课程是无条件地爱自己 and 他人。

另一方面，身体是自我的一部分，作为心智追求意义和有意义行动的载体而存在。就像心智受信念、思想、情感及其依恋之间的关系所支配一样，身体也受意图、行动、结果以及支配因果关系的法则所支配。我们对身体的体验是作为车辆的驾驶员。因为心智对自身是隐藏的，所以心智内在的分裂和冲突在身体中表现出来。心智控制着身体，因此心智的内在冲突通过身体表现为意图、行动和结果的外在冲突。身体的灵性目的是为心智提供一面镜子，让它更好地了解自己，从而也更好地了解他人。这个周期的特点是逐渐发展意识和技能的过程，使一个人的意图能够成功地显化在物质世界中，而没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右手途径上，身体周期的课程是以真正为他人服务的方式行动。

灵性是自我的一部分，它将心智与太一无限造物者连接起来。灵性是我们个人与神性和所有力量之源的联系纽带。根据 Ra 的说法，仔细和有意识地访问这种联系使我们能够创造字面上的奇迹。灵性是神性的使者，所以我们对灵性的体验的特点是有限的自我向无限的整体开放。同样，心智的遮蔽对我们的灵性的体验有影响。因为心智对自身是隐藏的，所以灵性的完整性也对心智是隐藏的。如果灵性能完全接触到心智，那么心智就能完全接触到自己，因为我们对灵性的真理的临在将不可避免地反照到心智上。灵性的目的是为我们提供一条返回太一无限造物者的途径，祂的引力将所有分离的幻象吸引回自己。灵性周期的特点是逐渐觉醒于造物者的圆满，并学会享受作为造物者表达的创造物的过程。在右手途径上，灵性周期的课程是让个人的依恋（执着）和欲望消失，让神圣的意志来指导所有的思想和行动。

每个周期内都有相同的基本元素，同样的七个分类。这意味着灵性进化的过程往往在三个周期中是相互映照的。此外，Ra 告诉我们，这三个周期是嵌套的，就像原初的变貌是嵌套的。身体周期的机制会被心智周期的要求所覆盖。反过来，心智周期的机制会被灵性周期的要求所覆盖。除了身体进化的基本过程外，身体也是心智

认识自己的一种手段。同样，除了心智进化的基本过程外，心智中的事件也作为唤醒灵性的机会。

Ra 概述了这三个周期的启蒙顺序。可以预见的是，这个顺序追踪着原型的编号。因此，Ra 说，心智必须在身体之前被启蒙。这是因为除非心智与自身有健康的关系，否则身体不能被适当地用作磨练一个人服务他人能力的工具。如果没有这第一步，身体的进化机制将总是被心智的压倒性性质所淹没。首先启蒙身体是不可能的，因为身体会不断地将心智自身的内在冲突反射回自己，直到心智被启蒙。一个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在心智之前启蒙灵性的尝试。试图在身体之前启蒙灵性是特别危险的，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不会被经验的智慧所调和。这里的危险是，灵性觉醒的显化在不明智的行为下会造成可怕的后果。这个建议也与 Ra 的建议相一致，即我们从较低的中心开始向上打开身体的能量中心。心智周期的机制倾向于打开和平衡较低的四个能量中心，身体周期倾向于精炼绿色能量中心和打开蓝色（或喉咙）能量中心，灵性周期倾向于打开和精炼靛蓝色（前额）能量中心。

塔罗牌评论家们历来都被大奥秘牌的处理方式所吸引，在这种处理方式中，通过编号的原型的进展被认为是反映了寻求者的灵性进化之路。然而，通常对通过这些原型的进展的描述被视为对一个人生命阶段的线性描述。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考虑周期。甚至 Ra 的名字“周期”也表明，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但是为了描述通过这些原型的进展，我们需要详细地研究这七种分类。

## 分类

让我们回到实相和幻象的基本性质。四个最基本的法则中的每一个都活跃在造物者为自己构建的全息幻象的各个层面。创造物的每一部分都有无限独特性。探索这种无限独特性的自由是自由意志，其存在的可能性是意识，而这种独特性的本质是无限变成有限。我们的个体意识，我们与自己的主体/客体关系，是第一变貌在我们内在的反映或重述。因为一的法则要求所有的幻象都建立在合一的基础上，所以原型心智的结构有许多合一的特征嵌入其中。这些合一的特征重复了原初变貌的结构。

就像第一变貌将主体与客体分开一样，原型心智的第一个分隔（division）也将主体角色与客体角色分开。统合的原型，“选择”（通常被知晓为“傻瓜”），在传统上被表现为主体或见证者，与所有其他的原型互动。我相信塔罗牌传统的这一方面正确地反映了这个原型的本质。这个原型反映了智能无限作为在智能能量中上演的动态戏剧的一个潜能和见证者，这个戏剧让见证者知晓它自己。因为智能无限本身并不经历分离的幻象，而只是见证它的上演；所以选择，它反映了我们内在本质的这个基本面相，必须是一个单一的角色。此外，傻瓜通常被认为是大奥秘牌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原型，这反映了智能无限作为所有创造的开始和结束的地位。那么，在原型心智中的第一个分隔，是在选择和 21 个属于周期和分类的原型之间。因为选择代表主观的自我，其他原型代表客观的自我。也就是说，这些是我们在观察自己时发现的角色，好像我们是一个观察的对象，而不仅仅是一个观察的主体。

我已经讨论过原型心智的第二个分隔，即七个客观原型的三个周期。原型心智的第三个分隔是七种分类。让我们考虑母体和赋能者分类。记住，实相的基本性质的一部分是智能能量触及并找到焦点的现象。母体和赋能者反映了我们内在的这种基本现象。因为客观的自我也是太一无限造物者，所以它，也，能够变得有意识。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幻象之内（而不仅仅是在它之外）的意识被称为理则。一旦理则出现，它就能增强围绕它的智能能量的经验连续体。赋能者分类代表了我们的子子理则：幻象之内的自我，被赋予了造物者的意识和全能。子子理则，如我所说的，是造物者独特部分的心智和手，是每个个体的终极实相。另一方面，母体分类是围绕着这个子子理则的经验连续体。就像见证者（选择）观察客观实相的戏剧一样，赋能者是与母体相关的主体：经验连续体中的改变是赋能者选择和观察的自我经验。

现在，我将尝试以一种希望能使它们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描述所有分类之间的结构关系。

理则是一个创造性意识的中心或点。它通过增强围绕着它的智能能量来创造，这是它的经验连续体。理则和经验连续体之间关系的最简单例子是你和你的想象的关系。你有创造性的权力来决定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想象中。不过，这个例子特别有趣的是，理则，也就是进行想象的你，是你内在所有思想的储存库。而你称之为“你的想象”

的经验连续体是只存在于当下的意识的轨迹。通过想象和记忆，你把你想象时流经你的意识的所有心智和情感的内容串起来。因此，就心智而言，理则是心智和情感内容的储存库，而经验连续体是意识的点，它在储存库的内容中浸泡和滑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想象，尽管是由我们明确选择的，但却会如此令人惊讶：很多内容都是隐藏的，而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出现在脑海中而不是其他事情的原因是神秘的。

经验连续体和理则不能离开彼此而存在，因为在连续体内创造是理则的本质，而连续体的本质是既被经验又受到理则的增强。此外，由于一的法则吸引一切事物回归合一，这两者渴望以这种方式连接。经验连续体，或母体，想要被理则所经验和增强。理则，或赋能者，想要在母体中经验并产生改变。

那么，母体是一个容器，它接受由赋能者所选择的改变。因为容器也是智能的，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要求改变。因此，自由意志有两个方面：被经验者的自由意志和经验者的自由意志。这反映在想象的例子中：你的意识点，也就是想象中的景象上演的舞台，可以自由地专注于一种特定的想象，从而通过选择在想象的储存库中要检查的内容来表达它的自由意志。同样地，图像的来源（理则，或赋能者，就是你认为的“你”）在提供给你瞬间意识的舞台上所看到的東西方面也有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在想象的令人惊讶的本质上是显而易见的，你作为你所看到的图像的来源，你是隐藏的和神秘的；所以当在我们瞬间的想象意识的舞台上见证它表达的偏好和选择时，是令人惊讶的。意识点（你的想象舞台）可以自由地探索图像库（你）所提供的东西，正如你的图像库（你）可以自由地向意识点（你的想象舞台）揭示任何它认为适合展示的东西。

母体和赋能者所拥有的自由的本质不是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它们只能是它们自己，所以它们只能做它们实际上在做的事。它们自由意志的本质是无限自我的独特表达。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一种自由，因为你不同于宇宙中的任何其他事物：你有自己的视角，而你拥有这种视角就是自由，因为从你身上出来的一切都来自于这种独特的视角。

当母体触及赋能者在其内部做出改变时，赋能者做出这种改变的选择，在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反应，即催化剂，它将赋能者的选择以一种编码的方式暴露给母体，从

而使信息可以沿着右手或左手的途径被解释。我认为催化剂是在赋能者和母体之间的一个转动齿轮，从赋能者中产生的内容被输入其中。母体，同样地，也有一个设备，即经验，它解码信息并将解码后的信息记录到母体中。我认为经验是在母体和催化剂之间的第二个转动齿轮。经验接收来自催化剂的信息，将其转换为可记录在母体中的形式，然后母体接收到这一改变。

在 92.34 中，Ra 说，“每个已被母体触及的赋能被母体所记录，但由形意者经验。形意者对这个已赋能的活动之经验当然要仰赖其催化剂与经验之过程的敏锐度。”Ra 在第 80.15 中还说，“行家，不管是正面或负面，拥有相同的母体。赋能者也是相同的。”这告诉我们，催化剂和经验在性质上是可变的，可以沿着道德极性的维度改变，但母体和赋能者不是。这两段引语对我对 Ra 系统的解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对这些原型的个人处理中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将在这里详细阐述该基本理念。

催化剂和经验的的存在，使得赋能者和母体之间有可能存在一层罩纱。催化剂的编码机制和经验的解码机制位于一个极性的轴线上。在两个极端，催化剂和经验机制是完全对立的。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无数的变化。换句话说，赋能者所做的改变可以被编码到催化剂中，以有利于一条路径而不是另一条路径的方式，或者有利于混合两条路径的方法的方式。同样地，经验可以以有利于一条路径的方式或以混合两条路径的方式解码催化剂。可变性是关键，因为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搅乱了母体和赋能者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在道德的层面上。赋能者向母体真实而明白地揭示了它的选择，但信息中的道德是一个解释的问题。

这整个经验和遮蔽媒介系统，通过它，赋能者所做的改变被记录在母体中，这就是形意者。这是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自我。我们是正在通过需要编码和解码的罩纱在我们的经验连续体中做出改变的（子）理则。因为母体和赋能者之间的中介机制（催化剂和经验）可以是可变的道德极性，所以形意者也可以是可变的道德极性。但形意者不能改变自己。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人只有在他的催化剂和经验过程中才能在道德上被极化。这是真的。但是也有一种机制可以把一个人的催化剂和经验过程转换到更极化（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为道德上的升级）的版本。

这就是所谓的蜕变。蜕变只是一个进一步的机制，在形意者之外，它可以移除当前在形意者中的催化剂和经验机制，并把它们换成一套新的、道德上更纯粹的催化剂和经验机制。这使得形意者通过改变其本质，逐渐改善其道德极性。

蜕变揭示了我们认为的那种有做其他事情能力的自由意志。因为蜕变是在形意者（也就是我们认为的自己）之外，所以它不能被形意者激活或选择。这意味着，成为与我们自己所是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自由意志是在表达我们的独特自我，那么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只是成为一个不同于我们的独特自我的能力。我们这个独特的自我除了是它自己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所以这个独特自我之外的某些东西必须引起那种改变。蜕变机制本身并不引起改变；它只是改变发生的手段。引起改变的是主观的自我，它可以从我们本身出发，与我们保持视角的距离。如果我们想要有能力选择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渴望成为与我们现在所是的东西的可能性，正是我们需要的那种视角上的距离。这是主观的自我，它观察并认同客观的自我。正是观察者进入了故事，改变了故事的元素。这就是选择原型。选择是有能力开启蜕变的人。注意，Ra说“在遮蔽或分离两个原型的过程中，其中就隐含了选择的概念”（79.31）。

选择是见证的主体，赋能者是创造潜能的来源，而母体则是创造上演的舞台。每一个都有自由意志。只有赋能者和母体可以作为同一实体的两个独特侧面呈现。因为这两种自由意志的模式以相同的方式存在，所以它们是冲突的：母体和赋能者总是在罩纱的相对两侧。然而，选择是一种不与母体和赋能者竞争的自由意志形式。选择不能决定以任何方式独特地呈现自己，除非是为了引起蜕变。母体和赋能者是多样和微妙的，有很多细微的差别有待发现。相比之下，选择是一个单调的个性；它本身没有味道，而是通过在不同的味道中选择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它不创造；它只选择创造的方式。《选择你自己的冒险》（Choose You Own Adventure）一书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身份表达的形式，尽管很幼稚。

最后，大道原型是在形意者和蜕变之外的。它是一个人沿着蜕变的轴，是一个人选择蜕变的方向。这个背景为选择原型所做的选择提供了目的。

我把三个周期中的每一个都细分为两组，我称之为小周期和大周期。小周期由周期的前四个原型组成，大周期由周期的最后三个原型加上选择组成。这种进一步细分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小周期代表形意者的内部运动，而其余的原型代表其范围在形意者或更高层面上的原型运动。第二个原因是，小周期的原型是有性别效价的（也就是说，它们明显地属于男性或女性），而大周期的原型则不是（它们要么是性别中立的，要么是性别平衡的）。第三个原因是，小周期的原型涉及自由意志的原始概念（独特的表达），而大周期的原型则涉及自由意志的新概念（在两个道德极性之间的选择）。第四个原因是，Ra 在 89.26 中提出了这种划分，他们说“对原型二十二号的...适当理解，非常有助于锐化关于心智、身体与灵性之形意者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使心智、身体与灵性复合体之蜕变与大道成为更鲜明的浮雕。”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根据我的理解，小周期的原型代表了我们对事件发生的看法进行自我反思之前的道德经验；而大周期的原型代表了我们在提出我们是否要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这一问题之后的道德经验。换句话说，区别在于大周期为我们的经验引入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是在迄今为止发生的经验之外的。选择原型，作为一个观察主体，占据了观众的位置，观察故事的发展。但大周期的机制允许观众进入并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大周期打破了第四面墙。

### **小周期**

母体和赋能者渴望彼此互动。Ra 说，母体“触及”赋能者，就像智能能量触及理则一样。而赋能者，“通过自由意志”在母体中启动了“新奇的实验”，以回应这种触及。所以（在心智复合体中）母体邀请赋能者，赋能者回应邀请。

嵌入母体和赋能者之间关系的那种自由意志，与人类在蒙上罩纱（基督徒称之为“堕落”的现象）之前可用的自由意志相同。这个概念需要一些解释。根据 Ra 的说法，我们宇宙的太一起初思维并没有明确地包含善与恶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潜能隐含在太一起初思维中，但尚未被发现。也就是说，“太一理则”并没有计划右手途径与左手途径的戏剧，但却对此感到惊奇。这种对立还没有被想象到的原因是，在我们宇宙的早期，第三密度的生命并没有经历过自己的隐藏。他们的心智可以直接和立即接触到他们以前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以前的化身和以前从一个化身到下一

个化身的转变。幻象的规则对他们来说是已知的。但是，Ra 说，这给第三密度的体验造成了一个问题：其中的实体没有进步的渴望；他们坚持原样享受这种体验，没有达到允许进入下一个密度的那种纪律。换句话说，这个经验连续体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产生的造物者打算去体验的多样性非常少。一个特别聪明的理则想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幻象中构建机制，将心智的赋能者从心智的母体中隐藏起来。这种遮蔽使经验连续体和子子理则更难相互接触。但事实证明，进行这种接触所固有的困难也在这些被遮蔽的实体内在产生了足够的渴望，以发展出毕业所需的纪律性。

罩纱也开启了选择左手途径而不是右手途径的可能性。在罩纱之前，人们没有感觉到另一条回归造物者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因为一的法则作为实相的基本性质是人人皆知的。但罩纱向我们隐藏了基本实相的本质，使我们无法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内在合一。突然间，分离的幻象变得非常真实，而将自我凌驾于他人之上似乎是获得新奇经验的可行途径。Ra 把在右手途径和左手途径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在罩纱之前，第三密度的生命有自由意志，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能够在两条道德途径之间做出选择。

现在我将回到我关于赋能者的自由意志的观点。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因为赋能者不是自我中在道德极性之间做出选择的部分。母体和赋能者代表自我的一部分，尚未被极性之间的选择所影响。母体是自我的一部分，想要获得经验，而赋能者是自我的一部分，其中有所有经验的潜力，没有任何特定的偏向于一条道德途径或另一条。无论我们进化到什么程度，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真实的。因此，赋能者代表了无限独特的自我深度，它对自己是什么没有选择。我们不能自由地成为任何东西，只能是我们自己，所以赋能者的自由意志只是成为它之所是的自由。它不做任何选择；它只按自己的意愿以唯一的方式行事。

一旦母体被赋能，在经验连续体中就会有一个反应。这种反应向自我提供了信息，如果受到约束（disciplined），自我可以工作这些信息。记住，罩纱导致进化变得困难。经验连续体的一个简单变化本身不能产生毕业所需的纪律。母体对赋能者的反应就是 Ra 所说的催化剂。催化剂是经验连续体中的变化，因为它呈现在我们面

前。任何特定周期中的赋能者和母体之间的接触引发的变化并不总是明显的，但这些变化中对我们来说明显的方面是我们进化的催化剂。我们如何回应这个催化剂，将决定我们进展的努力有多成功。

正如我们的理则建立了我们的幻象催化剂机制，给我们提供了进化的机会，它也建立了我们的幻象处理催化剂机制，通过纪律，使我们能够建设性地利用催化剂带来的机会。Ra 称这些机制为经验原型。当我们成功地运用经验原型的机制时，改变就被记录在母体中。现在母体已经改变了，它对被赋能的渴望也改变了，经验的可能性也改变了。有了现在学到的课程，赋能者可以，通过自由意志，在新奇的事物上进行新的试验。因此，这个周期又重新开始了。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前四种分类。母体是那些伸向和渴望新奇经验的角色，但缺乏产生这种新奇经验的资源。赋能者是那些拥有新奇经验资源的角色，当被邀请时，他们会采取行动改变母体的经验连续体。赋能者的行动在其母体中产生了一个反应。这个反应产生了新的非凡经验，为母体提供了一个长期改变其配置的机会。催化剂角色就是这些新的非凡经验。经验角色与催化剂角色一起工作，整合和处理它们提供的新经验。如果整合是成功的，那么这个周期的完成就会引起母体的改变。有了学到的课程，母体在发生改变后，现在判断新经验的边界与以前不同，并以某种新的方式伸向经验的新奇性。

我把这种以前四个分类为特征的周期性过程视为“小周期”。相反，一个周期中的最后三个分类（加上选择）是我所认为的“大周期”。我之所以选择这些名称，是因为小周期需要多次迭代，才能让一个实体准备好按照大周期的方式进行改变。我称之为小周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相信在这个周期中活跃的那种自由意志仍然是前罩纱时期的那种自由意志。即使催化剂和经验原型表达了道德的二元性（也就是说，它们有善的和恶的版本，不像母体和赋能者），这些道德二元性的表达仍然只是一个自我的表达，除了它之所是之外，不能成为任何东西。“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只有在允许我们成为我们已经是的东西之外的东西的过程中才对我们可用，这个过程 Ra 称之为“蜕变”。但蜕变是大周期的特征。

## 大周期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作为一的法则的结果，原型心智中有许多统合的原型在它里面。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统合原型是选择。下一组统合的原型是形意者分类。Ra 告诉我们，形意者描述了心智复合体、身体复合体或灵性复合体的本质。这些原型作为一个整体是代表了实体三个基本部分中的每一个的角色。此外，一个周期中的前四个分类代表了形意者内的运动部分或器官。形意者显示了这四个部分之间的整体关系，因此对周期中的前四个原型给出了一种总结。

Ra 说，形意者是我们在前世获得的所有偏见的储存库。形意者代表了作为一个合一整体的心智、身体或灵性复合体，所以该复合体的进化功能将以其偏见为特征。母体对某些类型的新奇事物有偏见的渴望；赋能者对当下适当的课程有偏见；催化剂对你的意识有偏见的倾向；经验对催化剂应该如何处理有偏见（但记住，一如往常，你没有母体、赋能者，等等；原型规定了构成生活经验的法则——所以你有一部分自我是由母体原型、赋能者原型等支配的）。所有这些偏见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整个复合体的独特功能。

根据 Ra 的说法，“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来自于一个别出心裁的理则尝试把心智的形意者想象成复合的，这导致了灵性和身体的形意者变得复合。这种形意者的复合化就是罩纱：将形意者的一个部分对另一个部分隐藏起来。因此，形意者分类成为“它所不是”（即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从而不得不“被赋予造物者的自由意志”。那么，在两条道德途径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就属于形意者。

但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的呢？形意者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的能力并没有随着分类的原初复合化而结束。形意者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这就是转变的含义：形意者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变成不同的东西。我相信，选择原型的出现是为了让形意者进行转变的一种手段。我认为，Ra 将这一原型称为选择并非偶然，Ra 指出“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来自于形意者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并建议我们在配对关系中考虑选择和形意者原型。我相信形意者和选择之间的关系代表了我們意识到自己是我们想成为或不想成为的东西的时刻。除非我们有能力进入一个整体上不同于心智、身体或灵性复合体的见证者的角色，否则我们无法批判性地审视这

些复合体，并问自己是否想成为自己。选择，或傻瓜，是一个旅者，他的家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另一方面，形意者则是傻瓜居住的家园。如果傻瓜不想呆在这里，他就会收集自己的物品，去别的地方：傻瓜决定去的地方就会成为新的形意者。我认为，这种关系是理解蜕/转变机制的关键。

“但是，”你可能会说，“已经有一个蜕变分类了！”是的，下一个分类是蜕变原型。然而，这个分类并没有解释选择是如何发生的。蜕变原型在本质上和根本上是过渡角色。它们是围绕着一个事件的心智状态，这意味着每个蜕变角色都有一个前状态和一个后状态。这些原型的渴望和能力都是为了成功地通过从一个形意者到下一个形意者的转变，但这些原型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转变最初会发生。原因很简单：转变发生是因为选择厌倦了形意者的现状，希望有所改变。这种新的意识或反思的时刻激活了我们内在的蜕变原型，使我们进入蜕变的前状态。在这一点上，我们蜕变的成功取决于两点：（1）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抗拒，因为我们害怕在进入后状态时会失去什么；（2）我们对相关的大道原型的纯粹认同程度。

由于蜕变原型从根本上来说是过渡性角色，大道原型则恰恰相反。这些原型描述的是普遍的角色。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大道是灵性进化的总体路径；它列出了形意者转变的环境。大道原型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为蜕变原型提供了方向。形意者不会以一种无基础的、不可预测的方式转变。诚然，当人们处于蜕变原型的前状态时，无法想象蜕变原型的后状态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整个过程仍然是由大道引导的。因此，大道原型描述的是自我的那一部分，它不会因为转变而改变。这些原型描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深层的、持久的、持续的愿望，即按照特定的品质、用一套不变的价值观念走人生之路。因此，大道原型是最后一组统合的原型。正如形意者统合了心智、身体或灵性复合体的器官部分，大道也统合了心智、身体或灵性复合体的全部进化路径。由于选择原型的参与是转变过程的核心，所以大道原型描述了客观自我与主观自我的合一，考虑到它们描述的是回归造物者的途径，这一点特别适合。

## 分类汇总表

母体是不完美的自我。它是纯净的、新生的和未进化的。它是经验的连续体，戏剧的序列就在其中上演。母体的特点是缺乏和渴望经验。它既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可能是什么。母体代表了与太一造物者分离的最外层阶段。

赋能者是完美的自我。它是选择如何和何时改变经验连续体的子子理则。赋能者的特点是自身拥有所有可用的信息：它是全知、全智、全能的自我，自我可能进化到其中的所有潜能都源自该自我的生成性存在。赋能者代表了自我与太一造物者的最终结合。

催化剂是非凡的自我。它是情感自我，预示着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感动和有意义的事件，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催化剂的特点是可见的或明显的，是经验连续体的一个有意义的方面。催化剂代表了使不完美的自我更接近于与太一造物者结合的机会。

经验是整合的自我。它是仔细处理和定位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感动和有意义的事件的自我。经验的特点是有纪律，并参与到经验连续体中。经验代表了利用机会使不完美的自我更接近于与太一造物者的结合的能力。

形意者是客观的自我。它是我们审视自己时看到的全部自我。它的特点是，当我们谈论自己时，通常指的是一个由活动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形意者代表自我是一个整体的实体，它努力争取与太一造物者团聚。

选择是主观的自我。它是观察整个戏剧序列并认同客观自我的见证者。当我们提到自己的时候，这通常就是那个说话的自我。它的作用是选择客观的自我将是什么。选择是统合的自我角色，也是人格的角色，我把人格理解为一个人可以顺利地从一个角色转移到另一个角色的视角。

蜕变是短暂的自我。它是收集、净化和从一个客观自我过渡到另一个客观自我的自我。它的特点是有一个前状态和一个后状态，被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分割。蜕变的特点是必须释放一组不属于门槛另一边的物质和附着物。使得蜕变变得困难的是一个人为了完成蜕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经常避免蜕变，以便我们能够抓住在我

们跨越时必须放弃的东西。蜕变代表了以跳跃而非小步走的方式接近太一造物者的能力。

大道是持久的自我。它是适应性强的自我，始终以成熟的道路为导向。它是一种完全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法。大道的特点是持久。它能优雅地处理各种意外，永远不会失去对最重要的东西的关注。大道代表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接近太一造物者意味着什么的能力。

### ***扭曲与全息***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描述了这个密度中所有可能的能量消耗的性质。在我们生活在行星地球上的经历中，对我们有意义的一切都遵循着原型心智回路中的路径。支配我们幻象的结构法则无法被打破，但它们确实为无限多样的经验留下了空间。它们是我们无法超越的边界，但我们可以在边界内自由探索。例如，灵性的母体只能以一种方式被赋能：新意识的突然闪现。但是，赋能的过程可以以不同的效率发生，因此，对理则高效（和“优雅”）获取经验的计划造成不同的扭曲。例如，如果一个人拒绝承认意识的突然闪现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真理，那么赋能过程就会产生编码这种基本混淆的催化剂。

原型能够以或多或少扭曲的方式显化（或表达，或“变成”等）的原因是：它们所描述的角色在幻象中具有功能性作用。每个角色都有一个目的。但是任何服务于一个目的的东西都可以（而且是）根据服务该目的的程度的标准来衡量。例如，刀的目的是切割。但这意味着存在着好刀和坏刀之分。一把好刀能很好地实现这个目的，而一把坏刀则不能。我们衡量刀具质量的一些标准是耐用性、锋利度和形状。一把坏刀可以是很快老化的刀；也可以是仅仅很钝的刀；还可以是形状对切割没有用的刀。由于这 22 个原型角色各自执行一种功能，它们也各自描述了良好执行该功能的样子。换句话说，这些原型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有道德的角色。此外，对于那些有双重道德表达的原型，在道德上有两种方式来显化该原型：我认为它们是有道德的善和有道德的恶。而在这两种道德的显化形式之间，有无数种方式以扭曲或不那么道德的方式来显化该原型。

除了原型的道德和扭曲表达之外，还有不同全息层次的原型。一的法则要求宇宙是全息的，这意味着造物的较小部分本身就是整体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具有经验连续体的理则。无论造物的层次有多小，总的结构仍然在这些较小的层次上重复。同样，当较小层次的实体形成一个较大的集体层次时，相同的模式会在那个较大的集体层次上重复。因此，原型可以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显化。

原型最小的微观显化层次是个人。每个人其内在都有全部 22 个角色。这 22 个角色居住在一个社区中，它们在其中互动。人类的心智既有单数形式，也有复数形式（这重申了第一变貌：一即是多）。在这个显化层面上，原型是心理运作的内部机制，也是自我不同方面的内部互动社区。这个个人层面是 Don 和 Ra 之间的对话停留在的主要层面。他们几乎完全把原型作为个人心理的元素来讨论。

但因为原型是人物角色，我们应该期望它们也能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显化出来。原型心智中包含的所有相同的个人功能和关系也可用于人际互动。在我们有意义的人际互动中，我们通常显化（或实例化或成为）一些带有某种程度扭曲的原型群，我们站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如果一切顺利，则显化出一个带有某种程度扭曲的互补原型群。通过这些互动，我们通过彼此扮演对方的角色来为对方服务，而这些角色对于个人来说可能不那么容易显化出来。我可能需要我的伴侣为我扮演心智的催化剂，这样我就能利用我们的互动成为心智的经验。以这种方式使用我们的关系，我更有可能通过它们在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外在显化，成功发现催化剂的细节，而不是只使用我自己的个人资源。我们每天都在参与这些原型的人际互动，甚至没有想到我们在做什么。

原型也可以在社会层面上显化出来。在集体心智中变得突出的个人和团体，通常是在与社会其他部分相关的情况下，表现出一些原型或原型群，而社会其他部分则会承担起互补的原型。在社会层面上，就像在个人和人际层面上一样，任何具有意义和感觉有意义的东西都以某种方式显化出原型，尽管这种显化可能是非常扭曲的。

## **性与性别**

在我们单独研究这些原型之前，原型心智结构的最后一个特征需要注意：性别。这些原型中有许多是性别化的，这意味着它们代表了男性或女性的角色。Ra 对男性和女性的区分植根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对立。对 Ra 来说，一个原型之所以是女性的，是因为它在与另一个表达主动或阳性的原型的关系中表达了被动的一面。

这种区别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反感。毕竟，我们这个世界的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说是把女性当成被动的对象，把男性当成主动的主体。然而，Ra 指出，每个人同时是男性和女性，无论生物性别如何。这些原型中的每一个都在我们的里内，从它们在我们无意识心智深处的位置影响着我们。Ra 也不赞成男性应该是男性气质的，女性应该是女性气质的这种有害假设。根据 Ra 的说法，我们应该做自己。但 Ra 确实表明，男性倾向于男性气质，女性倾向于女性气质。关于这个想法，我将会说的更多，但我认为这个主张不应该以一种有争议的方式来对待。我也不认为应该有争议的是，Ra 表明这种倾向的来源与生物体的性质有关。

我们世界的性别歧视建设不仅仅体现在要求男人是男性化的，女人是女性化的。它还体现在这样的判断中，即男性气质在本质上比女性气质更好、更有价值或更可敬。或者，用 Ra 的区别来说，这种性别歧视在于这样的判断：从根本上说，主动的角色比被动的角色要好。考虑到在每一种性别关系中都需要对方，这种价值判断是愚蠢的。然而，我认为这种性别歧视的判断是左手途径的特征。而且我认为，当我们更详细地研究这些原型时，这将变得很明显。

究竟哪些原型是男性原则的，哪些原型是女性原则的，并不总是很清楚。然而，我们可以对大多数原型得出强有力的结论。Ra 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心智的母体是男性原则的，而赋能者是女性原则的。Ra 还告诉我们，身体中的情况正好相反。此外，灵性的母体的特点是被动的，而灵性的赋能者的特点是主动的，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在关于催化剂的一个不经意的评论中，Ra 表示身体的催化剂比心智或灵性的催化剂更活跃，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身体的催化剂是男性原则的，其他的是女性原则的。因为这些原型进入了与经验原型的系，所以经验的性别将与催化剂的性别相反。然而，形意者代表了一个整体，融合了男性

原则和女性原则，而选择是一个统合的原型。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些原型看作是同时具有两种性别的，或者完全没有性别。

这就剩下了蜕变和大道。有些塔罗牌强烈暗示了性别（如心智的大道或灵性的大道），但有些则没有（如心智的蜕变和灵性的蜕变）。此外，由于大道是统合的原型，它们似乎和形意者一样，不应该只代表一种性别。尽管我努力按照性别对这六种原型进行分类，但我发现，无论是蜕变原型还是大道原型，都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可以将其视为具有性别效价的。因为这些原型代表了从形意者到形意者的动态变化，所以它们应该同时包含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的一面，这是恰当的，所以我得出结论，只有前四个分类具有性别效价，而其他分类要么是性别中立的（不包含两者），要么是性别平衡的（包含两者）。

在继续之前，我想更详细地考虑性、性别以及原型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在 87.27 中，Don 问 Ra，为什么男性身体的人和女性身体的人在性接触中交换的能量不同。Ra 的答案是，心智的母体和身体的赋能者被男性吸引，而心智的赋能者和身体的母体被女性吸引。这是值得注意的，原因有二。首先，这里的“吸引”是原型对生理的吸引。我认为这意味着，拥有男性或女性的生理机能使其本质上更容易表达男性或女性的原型。接受荷尔蒙替代疗法的变性人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科学实验并不支持染色体分配或激素化学完全决定生理性别的说法。然而，我们对人体许多连锁功能的理解表明，拥有 XX 染色体在功能上是为了产生女性荷尔蒙，而女性荷尔蒙在功能上是为了产生女性的生理和女性的心理。由于染色体影响荷尔蒙，而荷尔蒙又在产生男性或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方面有更直接的影响，因此，简单地直接影响荷尔蒙应该有同样的效果。而且，事实上，它通常是这样的。虽然每条规则都有例外，但那些接受激素替代疗法的人所报告的一般主题是值得注意的：身体和心理整体上都倾向于从一种性别排列转换到另一种性别。增加女性荷尔蒙和抑制男性荷尔蒙不仅使身体女性化，还提高了对情感的敏感性，改变了性欲的体验性，并产生了更多的合作和更少的竞争心态。男性化的荷尔蒙替代疗法会产生相应的结果。

但男性身体、男性性别认同和男性气质之间是有区别的，就像女性身体、女性性别认同和女性气质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因为 Ra 始终将女性与黑暗和男性与光明联系

在一起，我相信罩纱的两面捕捉到了女性气质本身和男性气质本身的特征。Ra 还将女性的特征描述为被动，男性的特征为主动。那么，这两个概念上的区别将是组织我对男性和女性能量思考的主要试金石。

那么，在生物性别和性别认同方面，情况又如何呢？生物性别是一组模糊的生理特征，它与更重要的生殖科学现象相关，但并不完全匹配。在人类中，生物性别的重要性在于它确定了通常可以怀孕的身体类型以及相反的通常可以使受孕的身体类型。很明显，这里面有复杂的因素，因为有些人的身体两者都不能做。但这种区别在原型方面并不重要。更重要的生理上的区别是倾向于男性体验的身体种类和倾向于女性体验的身体种类。通常，变性人在开始经历与激素替代疗法有关的心理变化之前，会感到迷失方向和不舒服。这表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内心深处觉得有必要拥有不同的性别体验。这表明性别并不是自我最深层的核心（这一事实由性别中立的选择原型和性别平衡的形意者原型所表明）。它还表明，性别认同并不直接与性别生理或性别心理相联系。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谜团，但这不是我想说的中心点。这里的启示是，有些身体更容易产生男性原型的体验，有些身体则更容易产生女性原型的体验，这种差异与荷尔蒙化学密切相关。

说了这么多，没有理由认为一些身体应该表达女性的原型，而另一些身体应该表达男性的原型。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表达自己。虽然某些身体确实更容易表达一组原型而不是另一组（这表明很难用同样的技巧表达所有原型），但认真研究原型的学生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相对容易地表达所有原型的能力。那么，性生理学不过是一套原型相对于另一套原型的天赋。

### **略论右手途径明显的女性主义**

在 85.19 中，Ra 说“主要的罩纱过程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可以被类比为地幔将所有地壳内的珠宝都覆盖了起来……罩纱之后，几乎没有一个造物者的面向是心智所知晓的。几乎全部都被埋藏在罩纱之下。”根据我的理解，罩纱将女性从男性中隐藏起来：女性，作为原始的他者，从作为原始自我的男性中隐藏起来。那么，这段引文告诉我们，所有的珠宝似乎都埋藏在女性的神秘之中，也就是不为自我所知晓的他

者的神秘。左手途径是右手途径的反转，所以右手途径的所有真理都呈现出相反的一面，出现在左手途径所代表的有意幻象或对虚假的追求中。然而，Ra 在 85.19 中的话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右手途径时，我们会自己发现，造物者的美丽和荣耀就依偎在女性之中。读者会发现，我自己对原型内容的探索加强了这种想法。就我所知，右手途径似乎是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视角。这种思考方式与其说是贬低男性，不如说是颂扬女性。当然，还有更多可以说的，但仅这一点就值得注意。我知道我作品的这一特点会让一些人感到厌恶。但我不道歉：这些是我深思熟虑的结论。

### ***论塔罗牌、生命之树和占星术之间一一对应的可能性***

Ra 告诉我们，有三个可用的系统来研究原型心智：生命之树上的 10 个球体和 22 条路径，占星术的 10 大行星和 12 星座，以及塔罗牌的 22 张大奥秘牌。Ra 断言，有 22 个原型，它们属于一个分类系统，其中有 3 组 7 种和一个统合的原型。Ra 建议只选择一个传统并研究它，我也建议这样做。我选择了塔罗牌，我希望我的读者也会这样做。然而，这三个系统之间是否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答案将向我们揭示，试图从一个系统转换到另一个系统是否有任何好处。

卡巴拉学者历来主张这些系统之间存在直接的、一对一的关系。在谷歌图片上搜索“卡巴拉生命之树”会发现一些例子。然而，我认为卡巴拉学者在得出这些对应关系时是草率和粗心的。对他们来说，生命之树是他们理解其他两个系统的基础和镜头。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试图从自身的角度去理解其他两个系统。

当卡巴拉学者发现塔罗牌时，他们按照发现的顺序将图像映射到生命之树上。他们认为塔罗牌图像的编号恰好与生命之树上的路径编号相匹配，这似乎很荒谬，但事实正是如此。这种映射有很多变化，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小；几乎所有的映射都是从树的顶端开始，并逐渐向底端发展，这与大奥秘牌的传统顺序大致相同。其结果是，许多图像在解释上被迫适应它们被分配到的路径的能量。然而，鉴于 Ra 对塔罗牌的处理方式，这种映射并不令人满意。生命之树的顶端关注的是灵性的体验，

而底部关注的是自我认同的概念。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期待心智原型（1-7）在底部，灵性原型（15-21）在顶部：与卡巴拉传统正好相反。

特别有趣的是，传统上将奥秘#8（正义）与奥秘#11（力量）调换，纯粹是出于对图像按照传统编号映射到树上时产生的结果的考虑。以奥秘#0（愚人）为第一条路径，正义应该属于第九条途径，力量属于第十二条路径。但第九条路径的星座是狮子座，第十二条路径的星座是天秤座。有天平的图像应该对应狮子座，而有狮子的图像应该对应天秤座，这是多么荒谬啊！这种不匹配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卡巴拉学者调换了它们。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调换完全是他们自己试图强迫塔罗牌与生命之树相适应的糊涂结果！它并不是来自于对塔罗牌本身的理解的一种尝试。从 Ra 对原型心智的阐述来看，将两者对调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图像的顺序对应着分类和周期中的成员。生命之树和塔罗牌之间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似乎确实是合理的，但我认为正确的对应关系还没有被阐明，我强烈建议把所有的历史尝试放在一边。也许研究生命之树的路径的专家会阅读我的作品，并认识到哪些能量属于生命之树上的哪个位置。

对应的问题在占星术中甚至更为复杂。虽然 10 加 12 等于 22，但对我来说，试图在这组 22 和其他 22 之间得出直接的对应关系似乎并不合适。例如，考虑一下行星的对应关系。在 74.4 中，Ra 将火星与生命之树上的 Geburah 球体和木星与 Gedulah（或 Chesed）球体联系起来。这肯定了行星与生命之树上的球体有对应关系。但是，如果行星与生命之树上的球体相对应，它们又怎么能与生命之树上的路径相对应呢？这正是卡巴拉学者所断言的，但这是个无稽之谈。球体与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是不同的东西。所以行星应该对应于球体或路径。既然 Ra 告诉我们它们对应于球体，那么我相信我们应该接受这就是它们所对应的。但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只有 12 个星座，而不是 22 个。此外，这 12 个星座被划分为一个三乘四的分类网格，而不是 Ra 主张的三乘七的网格。

我相信这个难题的答案就在原型之间的配对关系中。Ra 在 88.24 中告诉我们，预定的研究计划要求我们以配对的方式研究 22 个原型。正如 Ra 所描述的这些配对关系，总共有 12 种配对。此外，这些配对映射到一个三乘四的分类网格。换句话

说，占星术星座和大奥秘牌之间最自然的对应关系是星座与大奥秘牌配对的一对一映射。

那么，一个统一的系统看起来是这样的：有 10 个球体或行星。这些球体或行星之间有能量流动，将两个球体或行星配对在一起。这 22 个球体或行星的配对是路径或大奥秘牌。此外，这些路径或大奥秘牌可以在 12 种原型关系中相互配对。这些原型关系是 12 星座。因此，有三个层次的复杂性可以考虑原型心智。最低（最不复杂）的层次是 10 大行星或球体；中间层次是 22 条路径或大奥秘牌；最高（最复杂）的层次是 12 星座或大奥秘牌之间的关系。

我不会提供任何尝试来阐明这些对应关系。我将把它们留给生命之树或占星术中的经验来考虑。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阅读这本书，然后尝试以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公正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对应关系，而不是强迫一个系统去适应另一个系统。

## 6. 塔罗牌图像中反复出现的符号

### **物体/对象：**

**人像—自我。**当 Ra 讨论图像上的符号时，通常会考虑到它们与图像中的人像或人物的关系。甚至两条道德途径也是以图像中人物的左右两侧命名的（不是观看者的视角）。因为每个原型都有一个角色，而且因为 Ra 是从图像中的人物视角来引用符号的，所以很明显，角色本身占据了牌中人物的视角。通常情况下，这个视角是由一个人像来承载的，但有时却不是。

人像的性别与它的存在同样重要。在整个塔罗牌中，男性和女性人物的意义是一致的：它们代表罩纱的两面。女性是隐藏的一面，男性是透明的一面。

**方形或盒子—物理幻象。**物理幻象是化身的身体复合体存在的领域。这个幻象包括身体本身和身体所处的物理环境。

**魔法球或魔法杖—“魔法”能力，**其中魔法被理解为有意识地穿透无意识的事件。当魔法球发光时，这代表了成功的魔法行动：球体的光辉照亮了它周围的空间，揭示

了它的本质。球体的圆形表示“一个人希望在[第三]密度的显化中进行魔法行为的意志对象的灵性本质。”

**鸟**—灵性复合体。这只鸟可能在休息时双翼下垂，在准备飞行时单翼上扬，或在飞行时双翼外展。这些不同的姿势代表心智在使用灵性复合体与造物者联系方面的成功。请注意，这只鸟有飞行的能力，使它隐喻地穿越分隔地球（物理幻象）与太阳（理则）之间的距离。

**衣服**—保护。这可能是对伤害的保护，但也是对知识的保护。

**支柱**—结构支撑。它们也代表了建构在第三密度结构中的二元性或极性。两根柱子代表了两种道德极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善与恶，但它们更普遍的解释是，它们代表了两种相反的价值：真实与虚假，舒适与不适，或明显的善与明显的恶。

**果实**—可以从经验中获取的课程。也可以指物质世界的快乐。

**圆圈**—合一的造物者。也可以指灵性复合体，因为这是连接我们和造物者的东西。

**安卡或安卡十字架**—这是一个复杂的符号。请注意，它由三部分组成：一个圆圈，一条从圆圈延伸下来的线，以及另一条将圆圈和向下延伸的线分开的线。圆代表所有存在的合一。从它延伸出来的线既代表无限进入有限世界，也代表有限回到无限。十字线代表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移动所必须跨越的门槛。十字线也代表了平衡的必要性，无论是在最初的创造行为中，还是在我们努力回归造物者的过程中。当安卡直立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符号代表着灵性进化是一条“狭窄和狭长的途径”。请注意，在直立状态下，安卡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它很难保持直立，因为它头重脚轻，只靠一个点。但在倒置的状态，安卡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符号的重量在底部，所以它不轻易翻倒。我认为这意味着在直立状态下，平衡很难实现，也很难保持。但在倒置的状态，平衡容易实现，也很难避免。

**直角**—物理和形而上幻象的交汇点。直角传达了正交性。两个不同的维度总是相互正交的，所以直角代表了两个不同维度的相交。当两个直角出现时，我相信每个直角指的是这两个维度中的一个。

**罩纱**—罩纱代表我们幻象中的罩纱机制，它将显意识心智从无意识心智中隐藏起来。这个机制有时也用眼罩来象征。

**太阳**—理则。我相信这个符号代表了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理则，而不是我们所谓的子理则。

**黑白成对的物体**—极性。不过，极性的种类不止一种。有时这个符号指的是道德上的极性（右手和左手途径），但其他时候它指的是表面上的极性（看起来好或看起来坏的东西）。

**有翼之球**—灵性之约。这个符号代表灵性复合体的进化优先于身体和心智复合体的进化。契约是一个承诺，无论灵性的进化将实体引向何处，心智和身体都会得到照顾。

**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时间的循环流逝。许多评论家认为，狮身人面像是由四种不同的动物组成的——人、鹰、狮子，公牛——代表四季，以及四种元素和人类活动的四个阶段。由于狮身人面像是所有这些动物的组合，它在最重要的意义上代表了时间的周期性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熟的过程。

**狮子**—身体复合体本能的激情和侵略性。狮子代表身体渴望的力量和破坏性潜力。

**额头上的蛇（Ureus）**—智慧。这个符号代表意识，通过信心，能够操纵智能能量。

**蛇**—？

**魔王**—敌人。这是另一个复杂的符号。魔王有一张鳄鱼的嘴，代表残忍。它有蝙蝠的翅膀，代表它与黑暗的联系。它有两个乳房和一个阴茎，表明它是双性的（不是变性的，因为荷尔蒙替代疗法是新近的）。我认为这个符号意味着魔王不能生育，或者没有能力生育，在这个符号出现的时代，这将是双性人最显著的特征。魔王有一条蛇从它的肚脐里冒出来，表示无法抑制的食欲。它有山羊角，C.C.Zain 认为这表示物质的野心。

**火舌**—？

**杯子或水壶**——情感的依恋。水是情感的象征。因此，盛水的容器是我们内在储存的情感的象征。

**金字塔**——启蒙的地方。金字塔是一座建成的庙宇。人类建造的庙宇象征着我们的信仰体系（由我们建造的），作为进入灵性复合体接触造物者的脚手架。它也代表了灵性寻求的理想。庙宇对外是一个心智的脚手架，对内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灵性工作。我们的灵性和宗教信仰并不构成灵性空间；它们只是把其他一切都挡在灵性空间之外。

**水体**——神秘的未知。

**方向：**

**内部或之间**——当某物在另一物内部时，我认为这意味着它附属于外部物体或被外部物体所包围。例外的情况是，一个人像被另外两个人像包围。

**在上部**——当某物在另一物上面时，我认为上面的物体对下面的物体有命令或支配权。

**人物背后**——当某物在人像的身后时，我认为该物体被隐藏在人物的视野之外，或以其他方式很难看到。如果要看到它，人物必须向后看。

**在手中**——当一个物体被握在一个人物的手中时，我认为这表明了心智（有意识或无意识，取决于性别）使用该物体的倾向。

## 第二部分

### 1. 选择

选择原型是统合的原型，是表达了由我们的理则所设计的整个第三密度经验之全局本质的角色。它概括了整个原型心智的精义。选择原型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它同时代表了第三密度经验的初始与顶点。塔罗牌的评论家们经常赋予这张卡牌的图像以双重含义，我也将沿袭他们的做法。

Ra 称这一原型为选择，有意指涉了第三密度的核心课程——即在右手路径（爱、慈悲、接纳和信任之路）与左手路径（控制、支配、压制和冷酷之路）之间作出选择。

#### 符号

一个眼睛被蒙住的人类形象走向大海。一只张开大嘴的鳄鱼等待着他靠近。此人行走在—根倒塌的有字石柱旁，他头顶上出现了日食。他的左肩上扛着两个袋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右手拿着一根黑色手杖。此人衣衫半裹。

大海代表未知，鳄鱼代表潜伏在通往未知之路上的危险。第三密度的危险不仅仅是生命陨灭或身体伤残的可能性，也是心智或者灵性畸变的可能性。在第三密度结束生命时，一个人的灵性状态很有可能比开始时更加混乱。甚至有可能成为他投生前初衷的完全对立面。尽管宏大的故事终将有一个圆满结局，但在这一路上遭遇重大挫折始终是可能的，尤其是在罩纱遮蔽之下。

倒塌的石柱代表了主流社会结构，我们被鼓励依此结构度过我们的人生；它是关于美好生活的世俗观念。石柱已经倒塌，代表这种世俗之路无法满足此人的灵性渴望。

蒙眼布象征着此人无法看穿幻象，洞察实相。日食不仅呼应了蒙眼布所带来的黑暗，也代表在两条道德路径之间的选择。两个袋子代表他们在旅程中携带的微薄家当，其中一部分是已知的，而另一部分是隐藏的。这些家当是旅者实现其人生宏伟计划所需的工具：包括与其他灵魂的体验契约以及—组不可妥协的核心价值观。手杖代表他们在路上保持直立前行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为这根

手杖被放在了身后。最后，人像的半裸形象代表面对路途中的危机时，他们是脆弱的。

### **角色：旅者 *The Traveler***

我称这个角色为旅者。旅者既不是男性原则也不是女性原则；他们未产生性别认同。这个角色与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及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英雄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旅者是通过主人公（或英雄）的眼睛体验生命的观众。旅者超然存在于故事之外，而主人公则不是。我认为这个原型是性别中立的，但在考量旅者与其他原型（同样性别中立）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中性代词会造成混淆，我随意地使用女性代词。

旅者想要了解她所进入的神秘世界是什么样的。作为起点的原型——或者如 Ra 所称的“灵性新手”——旅者迈入一个她一无所知的神秘世界。驱动她向前的，是一种好奇心，是她相信一切终将以某种方式解决的信心，以及对她所处危险的毫无觉察。她无法看见所进入世界的更深层本质，因此必须猜测。她的道路未曾有人走过；她必须自己开辟道路。通过如此行动，她自内而外唤起了对自我身份的宣言：因无人曾开辟她所走的道路，她便成为这条道路的最终创造者，也是其本质的最终权威。

这个原型的起点面向的最高宏观解读，是进入第三密度幻象的决定。蒙眼布代表罩纱，罩纱导致她忘记了投生前曾知道的一切：关于她是谁以及世界什么样。正如乔治·法瑟姆(George Fatham)所言，将浪子的寓言与离开太一造物者的合一、进入这个令人极度困惑的世界之决定联系起来，是有助于理解的。许多埃及塔罗的评论家们将这个原型称为无神论者或唯物论者。这是因为旅者无法看到幻象的灵性本质；她只能看到其物质性。处于这种灵性的黑暗中，旅者既看不到神明，也看不到奇迹。但因为她已经拒绝社会的传统规范，她已将自己置身于一条同时探索幻象本质以及幻象中内在神性的道路。然而，探索的将不是知识。她无法移除蒙眼布，对幻象的真相之探索只能基于信心与感受。

这个原型的另一面向是第三密度的完成。在此原型的终点面向，旅者被视作正在离开第三密度幻象，进入下一个体验密度。日食代表愚者坚定地光明与黑暗之间做

出的选择。她自信地步入神秘，觉察到隐藏其中的危险，却毫不担忧，因为她被自身选择的力量与做出选择时怀有的信心保护着。

这个原型的基本课程是：终此一生，我们都将是愚者。除了活在内心的确信中，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幻象的真相。宇宙的神秘将不会在今生向我们揭示。我们将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达成觉悟。正如卡拉·鲁凯特(Carla Rueckert)曾说的：“我们都是这辆巴士上的小丑。”

由鳄鱼代表的路途中的危险，是幻象那令人信以为真的性质之产物。在这个幻象中，赌注是生命、心智健全和幸福。在一个看似无神的世界里，这些赌注的风险之高昂无以复加。此外，还存在灵性的危险。如果愚者的选择将她引上一条投生前本无意踏足的道路，用比喻来说，她可能迷失灵魂。

旅者被好奇心和灵性渴望驱动。她的赋权能力是信心与天真。她的美德是谦卑。她是一个没有家的旅者，这意味着她踏足的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是她的家。她身无长物。所有她带入这个世界的，是她意识到的些许天赋与她自己未意识到的些许偏见。

这个原型的功能是见证心智、身体和灵性的第三密度进化之戏剧。她的选择在于，她渴望停留在原地，还是渴望继续前行去往别处。在沿途的每一次停留，她观察不同角色的活动，认同其中一些，不认同其他那些。对于已发现的戏剧是否适合她，她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依着她自己的节奏，她决定继续前行去往别处的时机。

## *层面*

在内在层面，愚者是临在于单个与每个片刻的主观见证者。我们心灵的这一元素与我们如此贴近，以至于我们常常未能察觉到它。它是无法看见自己的眼睛，是无法抓住自己的手。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内在的见证者认同于心灵上正在活跃的各种其他元素，但偶尔，这个见证者她会退后一步来观察心智的活动，并对是否想要依然如故作出判断。

在人际层面，愚者是加入他人家园的旅者，无论这个家是心智上的、身体上的，还是灵性上的。旅者通常是受欢迎的伙伴，因为她能适应任何环境；她是百事通，万金油。旅者常常如同一只让人觉得既熟悉又神秘的变色龙。她倾听多于言语，细心

学习并尊重所到之处的传统。旅者这一角色是独特的，因为它可以承载任何其他角色。这一角色捕捉了人类经验的整体性：作为一种心智，从一个角色流转到另一个角色。我认为，人类的人格是由诸多不同角色混合而成的复合体，它们因应当下情境所需，在不同时刻以不同方式被激活。那么，旅者是人格的角色。在人际层面，旅者的选择显化为她决定继续留下，或者收拾行装去往别处。

在社会层面，愚者是移民，是见多识广的新来者。她的经历比所进入文化更丰富多元。她游历其他国家和城市的旅程赋予她经验，其价值他人难以理解。进入一个新环境，她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适应环境，以便能够开始理解她如今所处之地。由于她习惯了迁徙，并且阅历丰富，她很容易理解新的环境。无论你走到哪里，总有一些事是一样的。然而，另一方面，她可能难以扎根，这使她始终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身处他人亲密社区的局外人或者闯入者。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根据 Ra 的说法，很难确定选择原型是否具有两极化的表达，或者甚至是否能以扭曲的表达模式显化。Ra 说，这一原型“相对固定且单一”，而其他原型则对“每个心/身/灵复合体而言都呈现独特面向与关联”。然而，Ra 之前曾以愚者为例，说明研究原型心智所带来的主观收获。Ra 说：“每位求道者都将以原型复合体中对其最具意义的特质，来经验每个原型”，随后 Ra 给出了愚者这个例子。我认为这说明了研究原型的主观性。这个原型在“被赋予的生成性能量复合体中是恒定的”，但每位寻求者将以不同方式接触这一复合体。我认为这意味着，正如我之前曾说过的，研究主题存在于超越心智所能理解的更多维度之中：我们无法从心智上掌握其客观本质，但它们确实具有客观本质。

关于此问题的另一困惑来源于该原型在原型心智中的功能。选择原型标定了我们内在“完整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之所在；它是那个在两条道德极化路径之间做出抉择的自我。似乎如果某一原型被拆分为两种极化表达的话，非此莫属。

那么，称选择原型为“相对固定且单一”将作何解？我认为这个谜题鼓励我们去作一些区分。

首先，研究一个原型的主观收获，并不等同于该原型以极化或扭曲模式表达的潜力。主观收获关乎一个学生如何与原型本身纯粹（有道德）的能量建立连接。研究的主观性关乎人类如何能够认知原型。极化与扭曲模式的表达并非关于对原型的认知理解，而是关于成为原型。扭曲模式的表达之所以可能，根源在于原型的功能性本质。由于原型描述了幻象中执行功能的部分，幻象中对应的部分能够将这些功能执行得很好、或者很差、或者介于两者之间。以逊于有道德的方式执行一个原型功能，便是以扭曲模式表达原型。

尽管我认为区分一个原型的表达模式和认知模式是有帮助的，但我认为如此区分并未解开谜题。Ra 唯独将选择原型描述为“相对固定和单一的”，相对于其他原型的“对每个心/身/灵复合体而言都呈现独特的面向与关联”的表象。这种对比清楚地表明，选择原型的固定性属于认知范畴而非表达范畴。我认为谜题的答案在于 Ra 使用的限定词：“相对”。选择原型与所有原型一样，承认主观的认知模式，但连接此能量时，变化的可能性远没有其他原型那么多样。如果我对的——选择原型代表了主观见证者的心理功能——这种固定和单一便在意料之中。作为一个客观世界的见证者，其经验在所有人类之中或多或少是一致的。我们都以基本相同的方式经验主体性的纯粹现象，但我们所经验的客观世界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冲击着我们的主观性。

现在，我们必须回答选择原型的二元极化表达的问题。请考虑第二个区分：做出选择的责任，并不要求选择者本身具有二元表达。它仅仅要求被选择的对象具有二元表达。的确，愚者选择她将成为什么，但她所选择认同或不认同的自我，是形意者原型，是客观自我。主观自我是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因此愚者不可能对愚者做出选择。换句话说，选择原型对应于——作为一种觉知但统一的原则的——智能无限，她不承认二元表达。造物的多样性，并不是在智能无限中，而是在智能能量中体现。因此，唯有客观原型是应该能够具有二元极化表达的原型。

因此，我认为选择原型承认扭曲模式的表达，但不承认二元极化的道德表达。现在，让我们来考量选择原型如何能够在其表达上被扭曲的。愚者的美德是谦卑、信心和无畏的天真。如果愚者早知道自己即将经历的一切，她可能会三思而行。如果她缺

乏进入未知所必需的信心，她甚至不会开始她的旅程。如果她不够谦卑，她将无法保持周边世界的观察者之角度。那么扭曲的愚者可能是傲慢和鲁莽的。她可能轻率地断定自己理解了其实并未理解的处境。这种鲁莽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鳄鱼等待她失足。对于愚者而言，勇敢踏入一个新世界是一种美德，但自认为对所见所闻已了如指掌的恶习，将招致她所踏入的陌生世界的反噬。

扭曲的愚者可能会没有信心。她的经验以一个极其令人信服——向她隐藏了提供终极支持的造物者之存在本身——的幻象为特征。一个人很容易——或许很普遍——被愚者那脱离社会规划的常规路径之渴望所激励，结果却因过于恐惧未知而驻足不前。值得注意的是，有道德的愚者并非勇敢，尽管她看起来如此。勇敢意味着即使心怀恐惧仍勇往直前。有道德的愚者是无畏的，因为她坚信在未知中所遇到的一切都将是滋养的、殊胜的、美丽的，赋能的。

扭曲的愚者也可能是愤世嫉俗的(cynical)。我认为愤世嫉俗同时衍生于没有信心和傲慢，但扭曲的愚者这一面向仍值得一提，因为我认为它体现了将愚者视为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的传统认知。“上帝不存在”或“宇宙中只有物质”这类断言，在经验上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在认知上负责任的人，会承认证据仅支持对上帝与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立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所特有的灵性上的愤世嫉俗，既表现为不假思索地拒绝神秘事物的傲慢，也表现为对“信心本身或为一种美德”这一可能性的否定。在一个知识难以获得、确定性无法实现的世界里，愤世嫉俗者紧紧抓住人类能够获取的零星经验知识，并宣称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没有认知上的价值。

## 2. 心智的母体

心智的母体是心智在与其自身关系中的经验连续体之原型。在有意识的原型所有实例中，我们倾向于将角色认同为自我（而非将自我感知为他者）。因此，该原型展现了心智与未经赋能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它是心智戏剧即将展开的舞台，但帷幕尚未拉开。

## 符号

一个衣着纯白的男性形象，右手握着一个魔法球，左手指向一个箱子。他头戴金色头环，腰间缠绕着一条衔尾蛇。箱子四壁厚重而黑暗，囚禁着一只无法飞翔的鸟。箱子的底部铺陈棋盘状图案。

男性形象代表着有意识心智。他的白色衣物象征着此原型中有意识心智的空白状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未被喂养的心智”，一种充满渴望却“没有内在性”、没有深度或内容可供探索的心智。魔法球表达了有意识心智对思想和情感体验的渴求；其圆形表明这一渴求对象最终的灵性本质。指向箱子的手重述了有意识心智的渴求，正如鸟重述了这一渴求对象的灵性本质。灵性之鸟无法飞行且被囚禁，象征着此原型的躁动不安。鸟被关在箱子里，代表必须进入物质幻象并在其中工作，才能释放被囚禁的灵性。厚重而黑暗的箱壁代表了阻碍有意识心智释放囚禁之鸟的障碍：他必须先行穿越的无意识心智。箱子底部的棋盘格图案代表了根本性建构于物质幻象中的道德极性。

## 角色：魔法师 *The Magician*

塔罗的评论家们常常将魔法师描述为充满创造性能量的存在。瑞秋·波拉克(Rachel Pollack)对此的解释颇具启发性，她将这一概念描述为一种关于显化新事物（例如一个项目或一段关系）可能性的兴奋感。魔法师在世间看到某种特定可能性。尽管他并不确切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幻想着：达成这一新的可能性将带给他满足感。他别无他求，只愿最终能从这躁动兴奋的束缚中感受到释放。魔法师的挫折带有性挫败的意味，而他那渴望但无法体验的感觉，同样带有性的意味：释放。

魔法师的目光捕捉到世间某种特定事物。他的渴望是具体的。要满足这份渴望，需在物质世界付诸行动，即某种他心中所想的、能使他满足之物的显化。魔法师渴望一场恋爱，他对恋人的渴望，是想要深入地了解她。对这一新可能性的兴奋是激动人心的，或者说，如果他有办法让它实现的话，那将会是激动人心的。魔法师是厄罗斯(eros)的拟人化。厄罗斯是一个古希腊词语，通常被翻译为性欲，但它的使用

范围远比我们对“性欲”一词的使用更宽泛。厄罗斯是一种通过经验获取知识的强烈渴望，因此，性交只是厄罗斯得以显现的众多方式之一。

魔法师所渴望的对象不仅不为他所知，甚至根本未被清晰地看见。他的渴望之强烈带有某种奇异之处：他想要某样东西，却对其一无所知。事实上，他注定会对此体验感到惊讶，并且某种意义上会感到失望，因为现在对他隐藏的许多东西，在显现时将难以应对。

魔法师作为一个角色，是我们很容易认同的人。小说创作者们普遍知道，让读者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方法，就是以一种渴望的状态介绍该角色。因此，有意识心智是一个主角，而这个原型则是我们对这一主角的最初介绍。

魔法师的赋权能力是他渴望的强度，这是他唯一的工具。他的美德是专注。这个原型传统上被称为魔法师，是因为那些研究塔罗牌的人（神秘学派的魔术师们）深知，魔法活动的激活力量并不在于说出正确的词语或做出正确的手势，而在于一种强烈而专注的渴望。我曾听许多人说，所有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类唯一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决心坚定且毫不松懈。这正是魔法师拥有专注而强烈的渴望的意义。

这个原型的功能是成为一个稳定的意识中心，通过专注的渴望吸引经验经此流过。有意识心智本身并不产生思想；而是凭借自身渴望的强度和专注度，从无意识中召唤出思想。花片刻观察一下自己的心智，你会发现，每一个想法或情感的产生都只有两种方式：要么似乎凭空出现，要么是对某种特定思想或情感之特定渴望的回应。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意识心智并没有真正以“思考”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行动；它只是请求行动。有意识心智召唤思想，然后思想便发生了。

## **层面**

我相信，从以上所述，很容易看到这一原型显化的全息层面。我将简要描述它们。

在个人层面上，这一原型是充满未满足的渴望的有意识心智。它渴望知晓自己瞥见的那遥远可能。

在人际层面上，魔法师致力于与另一个人建立关系，以便了解对方。他是一个爱慕者。

在社会层面上，魔法师是一个热情的申请者，寻求加入一个协作性创意事业。他对即将到来的体验感到兴奋，但他首先必须被接纳。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这一原型，与所有母体一样，不具有极化表达。母体代表在获得道德极性的偏见之前的客观自我。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我们获得了道德极性就停止表达母体；相反，这意味着一旦我们获得极性，母体会改变，使自我中尚未极化的面向成为其关注的前沿。

魔法师的典型美德是渴望的强度和渴望的专注度。但请注意，唯有当对经验的渴望足够强烈时，魔法师才成其为魔法师。每当我们进入渴望新体验的兴奋状态时，魔法师就被激活了。但如果我们的兴奋感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或者即使我们渴望新奇的体验却从未真正感到兴奋，那么我们并不是以扭曲的方式，而是以虚弱的方式表达了魔法师。根据我的经验，当渴望的强度不足时，通常是因为其他原型（比如灵性的蜕变）被激活，阻止了全新可能性点燃兴奋感。

魔法师可能被扭曲的主要模式是半途而废。专注的渴望是明确、具体且不间断的。所有人都体验到显化新可能性的渴望，但我们持续聚焦某个特定可能性并不常见。专注力短暂是魔法师的一种常见扭曲。在这种表达中，我们会体验专注的渴望，但这种渴望的持续时间不足以让所期望的可能性得以显化。别的事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它突然成了世界上新的最重要的事。这种魔法师的扭曲导致了夭折的体验。我们没有将最初的兴趣坚持到底，因此没有机会学到任何功课。故事甚至在开始前就结束了。

另一种常见的扭曲是三心二意。这种形式的缺乏专注分散了渴望的强度，从而因缺乏足够的创造能量而阻碍了其中任何一个得以显化。如同专注力短暂的情况，渴望的可能性从未实现，使母体始终未被赋能。在这两种扭曲的情况下，该原型的表达导致了挫败感和迷失方向的体验。

魔法师一种表面的扭曲是自相矛盾的渴望，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扭曲。通常，我们显化一个新可能性的渴望与不去显化那个可能性的渴望并存。这往往会带来困惑且自我破坏的体验。因为我们曾强烈地想了解那个可能性，我们将其吸引到自身。但因我们也曾想抗拒它，我们显化了它的离开。这种现象本就内置于魔法师原型之中。弄清楚自己渴望什么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们试图将渴望的强度聚焦于我们认为是该渴望的正确目标时，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错了——它并非我们真正寻找的。这正是卡牌中箱子大部分隐藏在阴影中的原因。那些我们一无所知但在获取经验的过程中逐渐了解的事物，会帮助我们厘清自己的渴望。我们越清晰地看见世界，我们的渴望就越能变得专注。发现显化了我们渴望的可能性是什么感受，以及发现它从来都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就是改变被记录于此母体中的意义。

### 3. 心智的赋能者

心智的赋能者是心智在与其自身关系中的子子理则之原型。其性别为女性原则，因此它是一个等待被激活的被动原型。在整个原型心智中，罩纱将被动自我向主动自我遮蔽，将女性原则向男性原则遮蔽。这一事件通过锐化有意识（作为自我的自我）与无意识（作为他者的自我）之间的界限，引入了自我与他者之间表面上截然分明的边界。因此，男性原则的原型共同向我们呈现了完整的原初自我，而女性原则的原型则呈现了完整的原初他者。那么，心智的赋能者便是心智在与自身的关系中的未被赋能的他者。

#### 符号

一个女性形象坐在两根柱子之间的箱子上。她的脸被面纱遮住，右肩覆盖印有水果图案的披肩，身着长裙，胸前佩戴着安卡十字。她右侧的柱子是白色（或红色），左侧的柱子是黑色，但两根柱子上印着相同的图案，其中安卡十字尤为醒目。

无论何处描绘的人类女性形象都代表无意识心智。面纱和衣物各自代表保护的形式。面纱将她的脸隐藏于视线之外，代表我们难以将无意识心智识别为我们自身。面纱也代表将无意识心智隐藏于有意识心智之外的罩纱机制。长裙阻止有意识心智轻易

获取无意识心智的私密知识：若要解开长裙，有意识心智必须付出努力。而印有水果图案的披肩代表我们的理则对右手路径的偏好。它表明，通过右手路径接近无意识心智时，比通过左手路径更富成果（即更令人满足且能提供更多经验的收获）。披肩也表明，当在右手路径运用赋能机制时，比在左手路径更容易受到攻击。

一如既往，她所坐的箱子代表物质幻象。Ra 告诉我们，她坐在其上，并非为了显示对物质幻象的支配（尽管我认为这个姿态确实暗示了“身体是心智的产物”），而是为了显示无意识心智与物质幻象的邻近。无意识心智的奥秘始终近在我们眼前，静候于物质世界幻象的彼端。

柱子代表两条路径本身：善与恶，右手路径与左手路径。一如往常，左和右是根据图中人物的视角而决定的，而非观者的视角。柱子表明，被罩纱遮蔽的第三密度幻象的构造建立在道德极性的基础之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这种二元极性，在两种道德极性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体验矩阵。

安卡十字代表着在物质世界中显现的灵性，以及心智从第三密度幻象回归灵性的旅程。它是回归造物者的狭窄和狭长的路径。位于人物胸口的安卡十字代表无意识心智与那跨越多次投生的更宏大旅程之间的恒常连接。我们投生，尝试学习我们的功课，回归，然后再度投生。无意识心智包含所有这些信息，包括此次特定投生的计划，并且它知晓我们为自己在此生编程的更大意图与功课。她是全知的。柱子上的安卡十字，代表右手路径与左手路径都是学习第三密度功课的可行路径。这向我们揭示了，这两条道德路径之间的选择是真正的“对与对”之选，而非“对与错”之选。

### **角色：少女 *The Maiden***

塔罗的评论家们似乎对这个角色的生活体验很少讨论。她通常被当作一个神秘的他者对待，而很少被视为一种我们可以占据的视角。尽管韦特(Waite)曾随口提及这张牌可以代表“女性求问者自身”。但我相信，这是因为高等女祭司自身的视角，正是一种“作为他人眼中的他者”的体验。

我喜欢用“少女”来称呼这个角色。其他评论家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但是法瑟姆(Fatham)选择了非常近似的“处女”这一名称。少女沉静而矜持。她从未有过爱人，

因而显得神秘。她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多彩，却难以言喻，甚至无法描绘。她可能作出的任何表达内心世界的尝试，都无法捕捉其壮美。她深知自己是一个值得深入了解、带来潜在回报的人：她的谦逊并非出于怯懦，而是源于她的自尊感。少女极具吸引力，这意味着诸多男子都在竞争以得其关注。因此，她享有制定高标准的特权：如果某个追求者想赢得她的芳心，就必须证明自己是认真的。

少女必须等待他人的关注。她的沉默是由于她无法用外在形式表述自己的内在世界。但正因为她的沉默，她发现自己任由周围的人摆布——他们自行决定她将如何融入他们的世界。这就是我所说的“她的视角是作为他人眼中的他者”的含义。当我们体验到自己作为他人眼中的他者时，我们处于一种被动的角色中，必须等待他人的主动接近，赋予我们参与的机会与行动的权力。

尽管少女沉默而神秘，却并非隐而不显。这一原型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对吸引力的关切。少女希望吸引一个愿意努力沉浸于她内在世界的人，因此她以一种能吸引此类追求者目光的方式装扮自己。虽然我几乎完全以浪漫关系的角度来谈论这一角色，但这个角色的范畴远比浪漫关系更为广阔。只是浪漫关系的动态，相当纯粹地体现了此角色的功能。如果我们希望被某人注意并欣赏，以实现我们的内在幻想——无论是否与浪漫有关——那么我们就必须使自己对那个人具有吸引力。同理，如果无意识心智想被有意识心智注意到，那么它必须以一种诱人的方式呈现自己。

少女渴望被深刻了解。她的主要力量在于通过微妙的姿态使自己具有吸引力，这些姿态往往不被察觉，却构成了一种整体上令人着迷的完形(gestalt)。她的美德包括：以微妙的方式吸引注意的能力，以及她的自尊——使她能够判断追求者何时已充分展现出专注的兴趣。

## **层面**

在个人层面，少女代表无意识心智。她微妙的吸引力姿态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觉。直觉给予我们关于自身的深邃且广远的真理碎片，吸引我们主动接近无意识心智，寻求更多。

在人际层面，当我们在与他人关系中，处于对他人既具吸引力又深不可测的强大位置时，我们表达了少女。此时，我们被对方热切追求，却仅以碎片的、渐进的方式揭示自己。

在社会层面，少女是一个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个体，她深知自己被周围的人误解，但也完全明白她的任何言语都无法澄清这些误解。只有在他人真正决定对她产生兴趣并去了解她时，她的光辉方能显现。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心智的赋能者，与所有赋能者一样，不承认极化的表达。心智的赋能者在两条路径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无意识心智被有益地认知的难易程度。当以左手路径接近少女时，她会显得更加贫瘠。

少女的扭曲模式之一是缺乏微妙性。有时，当我们拥有深邃朦胧、可使他人从中获益的知识时，却发现自己过于浮夸地宣扬自己的可用性。这种现象类似于年轻女子的典型形象：试图让自己显得更迷人却适得其反，因为她的妆容过浓，或者衣着过紧。她的第一印象令人却步，因为她的装扮不够微妙，所以追求者们发现他们自己对她可能提供的其他东西毫无好奇心。扭曲的少女缺乏微妙性，从而阻碍了赋能进程，因为它阻止魔法师对少女产生足够专注的兴趣以激活该进程。这种扭曲可以多种方式显现。例如，在社会层面上，它通常表现为一种令人不适的个人呈现方式，使他人反感或引发他们判断我们的心智粗陋。例如，穿着朋克/哥特风格装束参加面试，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少女的另一种扭曲模式是缺乏自尊。当我们想被深入了解的渴望，覆盖了对追求者是否已证明其诚意的审慎判断时，我们便表现出这种扭曲。有时，我们因吸引到某人的注意而过于兴奋，以至于过快地向对方敞开自己，过早地揭示过多自己。这通常会吓退被吸引者，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那么感兴趣。这种扭曲模式往往也会阻碍赋能进程。

## 4. 关系一

### **特质：吸引 *Attraction***

我们将成对原型之间的关系体验为事件。这些关系是动态时刻或时段，其间两种角色彼此互动，并因此产生某种结果。或者，正如 Ra 所说，发生了一次能量交换。

当魔法师和少女（在他们有道德且未扭曲的模式下）相遇，魔法师了解少女之渴望的强度与专注，被少女允许魔术师了解她的渴望所回应，从而赋予她封存于内在的丰盛以形态与表达。为此缘故，我称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吸引。赋能事件是这两者之间发生的能量交换，毫不意外，其特质具有性意味。魔法师将通过其一以贯之而真诚的兴趣，向少女证明他有能力激活她内在封存之物。少女将看见他的证明，并判断自己愿意掀起面纱、容他进入。

他进入她的奥秘那一刻，即是赋能的行动。在这一刻，魔法师所追寻的一切都被授予他。如果他带来一个问题，答案便会自行显现；如果他渴望体验某个角色，那么他便体验到。其体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部分满足的短暂时刻。魔法师找到了他所寻求的，授予他渴望的释放瞬间，呈现给他全然陌生的私密知识。少女——精心选择了自身将为人知的面向——在被渴望的感受以及给予释放感中获得满足。然而，魔法师明白他只触及了表面，而少女知道她仍拥有更多可以奉献。再提一次，性接触是一个极佳的类比。相较于长期关系中的逐渐绽放，第一次性接触仅是浅层的体验。这一最初的亲密时刻，为关系的进一步展开定下基调或播下种子，我们将在后两个原型中看到。或者，如 Ra 所言，赋能行动创造了催化剂。关系的其余部分，是两者最初结合的必然结果——他们终将成为彼此命中注定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催化剂是从初始事件——一次赋能——中产生的现象。

### **何时成为角色**

成为某一原型的恰当时机，是当互补的原型已在与你相关的情境中上线时。这可能发生在显化的三个层面的任何一个。

在个人层面，心智的母体是一种专注且强烈、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渴望。这通常表现为一个你持续不懈问自己的问题，也许大声说出，也许一闪而过，但带着热

忧与时不时的绞尽脑汁。问题的持续存在表明它是有意识心智的焦点，而它对你的纠缠则表明其强烈程度。在这一刻，成为心智的赋能者是恰当的。反复追问一个困扰你的问题，表明你不相信自己能够给出答案，而是希望答案来自别处。如果你成为心智的赋能者，你将进入一种平静的信心，从而能够直觉地触及通往答案的路径。

Ra 对这一关系在个人层面上的逆向表达的解释很有助益。当被问及何时适合成为心智的母体时，Ra 说，当心智被最“至为难解与无法收拾的念头”所占据时，就应该这样做。这种心智状态表明，你已经正在内在地表达心智的赋能者了，因为赋能者的丰盈，在未被母体激活或解锁之前，是无形无序、不可思考的。当你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变得一团乱麻或支离破碎时，赋能者正处于望眼欲穿的状态。这正是成为心智的母体的时刻：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清空心智，明确一个关于自己的具体问题，并让自己的求知渴望变得更加强烈。这将从赋能者中解锁连贯的内容。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重述自身。我认为，我们经常会觉得另一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他们的言行显得完全矛盾，让我们似乎别无他法，只能摊手作罢、放弃理解。此刻，那个人正表现出少女神秘的他者性。在这个当下，我们可以通过向自己承认认知不足，来表达魔法师。这为我们如其所是地理解对方创造了恰当的开放性。但这并不是唯一适合成为纯粹的魔法师角色的时机。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像魔法师一样被他人吸引，但我们内在尚未意识到，在追求这种吸引力时，拥有魔法师的专注度和强度至关重要。成为一个原型角色的益处，不仅体现在我们内在缺乏表达该原型所需要的能量之时，也体现在该能量虽存在于我们之内却不纯粹之时。

反过来，在人际层面上，有时会有另一个人带着魔法师的兴趣和吸引力接近我们，而我们也许会因为不方便而选择回避。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对魔法师角色的表达是在邀请我们表达少女。此刻进入少女角色的益处在于，少女享受魔法师为赢得她的青睐所付出的努力。与其对他人锲而不舍的兴趣感到厌烦，我们不如进入少女的角色，学会喜爱这种关注，同时审慎地向对方展现部分的自己。

同样，这些相同的模式在社会层面重演。一个群体发出呼喊以求被听见，但另一个群体从呼声中只听到胡言乱语。当我们看到一个持有看似荒谬观点的群体时，这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集体承认自己并不理解，并真诚地去询问对方的观点是什么。

或者，从另一方向来看，一个开始获得它从未期待的关注的群体，可能会试图回避聚光灯。然而，这种抗拒错失了赋能外界真正好奇心的机会。

请注意，以我的方式描述的魔法师与少女之间的关系听起来更像是右手路径的关系。诚实地面对自己，审视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物，是良好品格的标志。同样，向那些有兴趣的人敞开心扉，似乎也是善良之人会做出的慷慨之举。但无论我们走哪条道德路径，内外一致都是一种美德。左手路径所拥抱的虚假，是分离的虚假，并非自欺欺人的虚假。向他人敞开心扉是一种能量交换的机会，但它也为操控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 5. 心智的催化剂

心智的催化剂将心智描绘为已赋能的他者。在这一阶段，潜在经验的种子已经播下，并以一个孕育着自我认知的机会，将自身呈现于心智。

### 符号

一个女性形象端坐在一个箱子上，面朝她的左侧，双足轻踏在一弯新月之上。她身穿一件透明的上衣，头戴皇冠，并饰有乌拉埃乌斯<sup>4</sup>。她的右手持有一颗圆球，而她的左手上，一只鸟正展翅欲飞。她的身后阳光普照，在她下方，一个既非黑色也非白色的箱子中，数只眼睛在凝视。

女性形象代表无意识心智。皇冠表明有意识心智的关注使无意识心智高贵，这激活了赋能事件。乌拉埃乌斯表示灵性智慧，它告诉我们：心智的催化剂是源自内在子子理则的一种流溢(emanation)。她身后的太阳重述了这一概念。太阳也象征着灵性通过照耀这个原型的环境，保护了这一催化过程。光具有保护性，因为太阳当空照耀时，没有什么可以隐藏于阴影：心智的催化剂是在她的真理中被揭示的无意识心智，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无论在催化剂中看到什么，都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心智之中。这一点将非常重要。

---

<sup>4</sup> 译注：uraeus，象征神圣王权的蛇形徽饰。

她手中的圆球是魔法球，Ra 告诉我们，它表明“对于有远见的行家而言，每一个机会都孕育着最奢华的魔法可能性”。箱子中的眼睛重述了这一概念，它们象征着全新的视野，藉此我们开始看见在物质幻象中所目睹的所有事件的深刻灵性意义。从她手中起飞的鸟代表着灵性旅程的开始。由于心智必须先于身体和灵性被启蒙，心智的催化剂便成为赋能活动的第一个原型；它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内在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目睹的一切，都为我们提供着自身的映照。这一发现正是灵性进化的第一步。

透明上衣表明，虽然催化剂被太阳照耀并向有意识心智揭示，但它并未被完整揭示；它仍然被遮蔽在罩纱之后。宝箱的灰色性质也重述了这一概念。在物质世界中，黑与白并非泾渭分明；相反，我们遭遇的体验向我们揭示诸多层次的灰色地带，其道德意义我们必须仔细探究。女性人物坐在箱子之上，表明她与物质幻象紧密相邻，也象征着心智环境对物质环境的主导性质。心智的催化剂既通过我们自身浮现的思想和情感，也通过我们与他人互动关系中所看到的意义，向我们呈现其自身。她脚下的新月重述了这个原型的女性原则本质，但它也表明在这个原型中道德极性的可获得性。每一次自我认知的机会，也向我们提供一次道德解读的机会：一个经验的意义可以暗示我们应当接纳和宽恕，或者应当压制和支配。最后，人像面朝左方，表明左手路径的解读更容易被看见。

### **角色：表达者 *The Expressive***

我认为“皇后”这个名称并没有特别好地刻画这个原型——甚至 Ra 也说它是“混淆地被称为皇后”。以我的观点，“女朋友”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名称，它同时捕捉到了她与少女的关系，以及心智周期中典型的性浪漫特征。我喜欢的另一个名称是“表达者”，它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原型的能量，尽管我从未见过用这个名字来识别一种典型形象，这是一个严重缺陷。尽管有缺陷，我仍然会使用“表达者”，因为对应的“男朋友”概念不具备和“女朋友”一样广泛的意涵。

表达者，与少女一样，渴望被深刻而亲密地理解。然而，与少女不同的是，她已经身处一段关系之中。这赋予了她所需的稳定性，使渐进的揭示得以持续。表达者处

于一种持续向他人呈现自我、供人凝视的状态。她充满感受、情绪与激情。她常常大笑，也常常哭泣。她渴望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陶醉于当下的细节之中。尽管她充满各种点子，她并不提出任何严肃的理论，也对持续的智性对话不感兴趣：思想来得太快、太过变幻莫测，使她缺乏严谨的耐心。相比之下，少女的幻想曾被封印、无法用言语充分表达，表达者的丰沛想象力却始终在展示。大多数能够轻松显化表达者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有艺术倾向，无论是通过绘画、音乐、手工、戏剧，还是其他形式。从表面上看，她健谈，带着异想天开甚至天真肤浅的气质。但在外表之下，却蕴藏着深不见底的内涵。她或许看不清自己，但当被问及时，她一定能清晰地表达自己。

表达者对待其构思如对待亲生子女，她滋养它，倾心关注于它，并通过它间接地活着。表达者是创生且丰盈的，但她的馈赠是整体性的。她通过构建思想形态并为其注入生命，来创造并分享心智与情感内涵——这些思想形态是概念与情感的丛集，在进入广阔世界时，承担起自主的生命力，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传播和成长。也就是说，表达者创造的作品像互联网中的迷因(memes)一样扩散并演变。然而，她所创造的与其说是作品呈现的外在表达，不如说是从一个心智传递到另一个心智的内在理解和情感内涵。正因如此，我们也可以说表达者是慷慨且富有母性的。她会将全部的心力倾注在那些被其视为“在她照料之下”的人身上。她孵化她的孩子们——无论是思想形态还是人类生命——用心智与情感的表达之滋养将他们围绕。这个孩子便是表达者作为一个个体的整体性的实例。

表达者的功能是为心智复合体提供川流不息的机会，以获取更多关于自身的信息。她被自我表达的喜悦所驱动，且她的表达具有典型的自发性。她的赋权能力在于她与真相的直接接触：无论她以何种方式表达何种内容，在那表达中都存在一种深刻、绝对正确且透彻的真理，尽管不是那种她自我反思而意识到的真理。若要进行反思，她需要一个伴侣。她的美德在于表达媒介的多样性（例如广博的词汇量）以及情感感受的深度。

## **层面**

在个人层面，心智的催化剂是自发地流经我们的思想与情感。虽然看似肤浅，每一个想法与感受都是阿里阿德涅之线，如果我们拉动它，便会引领我们经历一场充满想象、情感与构想的狂野旅程。这既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思考与感受，也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看法与情绪。

在人际层面，每当我们借助与另一个人关系中的安全感，以真诚分享自己心智中的情感与幻想层面时，我们表达了表达者。我喜欢女朋友这个名称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兼具浪漫关系与非浪漫关系的意涵。女性密友之间常常互称“闺蜜”(girlfriends)。她们在彼此陪伴时所进行的那种典型的分享，正是这个角色特征性的表达方式。

在社会层面，当我们进入或寻找一个专门用于真实表达思想和情感、不需任何特定议程的空间时，我们就在表达表达者。对于表达者而言，表达并非手段：它是一种本质上具有价值的经验，当其不被强迫服务于某种目的时最为愉悦。例如，异见团体和互助团体通常会建立这样的空间，在这里人们能够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无需提炼出故事的道德意义。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正极取向（右手路径）的表达者允许自己毫无保留地脆弱。她仅渴望触及真相，并且既不为那真相羞愧，也不希望他人因为他们自己感到羞愧。她不伪装，也不试图操纵。相反，她通过表达天性的过程来颂扬自己独特的天性。她并不试图获取认可，但如果她的脆弱遭遇攻击或羞辱，她将判断最好不再与此人分享。

负极取向（左手路径）的表达者相信自己的内在心智和情感世界必须符合生命中权威人物的规定，这个规定命令她成为某种确定的样子。她如此完全地内化了这个命令，以至于现在成为它最激进的捍卫者。她是共谋者。她自己的价值观是从外部强加给她的，每当她未能达到这些价值观时，就会遭受羞耻与羞辱。在内化这种世界观的同时，她将其强加给那些她认为在其照顾之下的人——无论是实际的子女还是引申意义的子女。羞耻和认可成为她的货币。在她看来，具备某些特质是可耻的，因此她必须展示自己完全不具备这些可耻特质，并拥有高尚的品质。她的表达虽然

是真实的，却是她所理解的“理想自我”的真实表达。她没有真实地表达她更深层的本性，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她已习得的、被认为是理想的自我版本。在社会显化层面，共谋者视自己处于与其他表达者的竞争中，因为在她的构想中，品质的高贵是比较出来的。在与男性原则对应者<sup>5</sup>的关系中，她寻求对方的认可，以证明自己正确地扮演了理想的表达者。与这个原型的所有显化形态一样，共谋者与真理有联结，但她使用这种联结作为武器。通过操弄他人的欲望和羞耻，使自己在竞争者中占据主导地位，使自己作为男性原则对应者的伴侣而出人头地。接受了有意识心智与无意识心智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隐含于对她自身内在天性的压制之中）的同时，她在自我内在复刻了同样的分离。现在，在无意识心智内部，存在着精英和非精英的内容。同样，在她的世界里，存在精英与非精英的他人。无论如何，她意图成为精英并认同精英，同时羞辱非精英。

上述是该原型可达成的两种极端极化形态的描述。然而，这些极化极端的扭曲程度并不亚于较低极化的版本。事实上，此原型（及所有催化剂和经验原型）的无扭曲表达都存在于一个光谱上，上述两种极化极端正处于该光谱的两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道德极性混合的表达。我们必然将在这里找到自己。

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表达者拼命寻求他人的认可，同时对真实自我感到深深的羞耻，但是她依然通过真实地表达她的深层自我而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正因为她近乎绝望地寻求认可以及对自我的强烈羞耻感，她往往会发现自己陷入虐待性关系中，并容易受到他人的操纵。此角色的这个版本经常被家暴受害者们表现出来，她们不相信值得拥有更好的关系。她渴望以她真实的样子被爱着，但她相信她渴望的只是一个不可能的、需要放弃的幻想世界。她责备自己是一个傻傻的浪漫主义者，但每当她因为只是做真实自己而遭受更多敌意时，她感到悲痛。她已经内化了“自己毫无价值”的信念，认定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她接受了自己的被支配状态，但她不忍心将这种支配施加给他人。因此，她卡在了非精英的处境中。他人告诉她：“你值得更好的。”但她无法看见，只是但愿这是真的。

---

<sup>5</sup> 译注：心智的经验负向极化——大家长。

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表达者渴望达成她生命中的权威所规定的精英理想，但她过于脆弱，无法始终如一地达成这一理想。她乐于对那些她认为是非精英的人强行推行被认可的思想方法、情感模式和表达方式。她乐于羞辱那些未能达到标准的人。但她也无法承受自己遭受同样的羞辱。她需要来自权威人物的持续认可，否则她的内心将彻底崩溃。尽管她无法达到自己内化的理想标准，她以情绪崩溃作为确保获得认可的手段，但这些崩溃旨在抑制那些促使其更趋近理想的尖锐批评，因此，她的崩溃实际上是她自身软弱和拒绝成长的表现。

表达者角色的一种扭曲表现是徒有其表。如同左手路径的表达者，她已经内化了“什么样才令人渴望”的外在观念。然而，与左手路径的表达者不同的是，她缺乏足够的情感深度，无法以一种能在男性对应者眼中凸显自己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她的自我表达能力是真正的肤浅：她是“基本款”。这种扭曲模式往往会阻碍催化剂的整合，因为可供利用的催化材料非常有限。

表达者还有一种扭曲表现是沉默者。当我们学会了对真实的自己感到羞耻，但同时拒绝遵循外界的教导去呈现自我时，我们表达了这一模式。由于没有安全的表达模式，我们会发现自己完全被压抑。在关系中，这种版本的表达者会显得胆怯而拘谨，无论这些关系多么持久稳定。

## 6. 心智的经验

心智的经验将心智与自身的关系描绘为已赋能的自我。这一原型展现了与无意识心智接触之后的有意识心智。在这个状态下，它开始观照经由子子理则选择在经验连续体中引发改变而提供的催化剂。

### 符号

一个男性形象头戴皇冠和乌拉埃乌斯，身上披着一件长袍，衣物在其左侧延伸得比右侧更长。他的胸前饰有一只飞鸟图案，绘于圆圈之内。他的双腿交叉成一个十字形，一只脚尖点地，他的右手握着一颗魔法球，而左手掌心向下，空无一物。该人物坐在一个箱子之上，一只家猫坐在箱子的右侧，面朝左侧。

男性形象代表有意识心智，即主观见证者所能觉察到并往往将之认同为“我”的心智。他头戴的皇冠表明他作为无意识心智内容的管理者之地位：他负有决定如何整合心智的催化剂的责任。他穿的长袍将他与无意识心智隔开，更广义上说，也隔开了其他人，阻碍他感受到与自己的无意识或他人的全然合一。长袍在左侧的延伸更长，表明在左手路径上，这种分离感更为深刻。

他交叉的双腿与胸前的圆形共同构成了一个风格化的安卡十字或环十字。一如既往，这一符号表示显化中的灵性——它通过自身的显化，行走在逐步回归造物者的道路上。然而，在这里，安卡十字被具身化。这不是他携带的符号，而是他本身就是这个符号。具体来说，交叉的双腿构成了“奈十字”，代表“生命的大十字”——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牺牲我们的执着来维持审慎且危脆的平衡。他的身体直接呈现这一符号，表明心智的经验的机制，正是一个为达成审慎平衡而牺牲诸般执着的过程。

他胸前振翅高飞的鸟表明，在母体中被囚禁的鸟已获释放，此刻翱翔于高空。这只鸟代表着灵性复合体，其表示对心智的催化剂的成功处理，使我们得以触及并使用与造物者的联结。鸟的飞翔还表示高效使用心智的催化剂所带来的满足感。

人物右手中的魔法球代表右手路径中随手可得的魔法可能性。我们的理则偏爱右手路径，因此使行走这一路径更加容易。所以，相较于左手路径，右手路径更容易获取蜕变的力量。

箱子，一如既往，代表物质幻象。人物坐在箱子之上，既表明心智与物质幻象紧密相邻，也表明心智的进化机制对身体的进化机制之主导性质。我们心智的承诺和判断将决定和局限我们物质经验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世界中看到自身的信念和偏见允许我们看到的東西。

箱子内的家猫象征着在右手路径上可用的一种保护形式。请注意，这是一只家猫，而不是大型猫科动物。它并不具备压倒性的力量。相反，家猫具备在黑暗中清晰视物的能力，以及捕猎威胁我们家园和生命的害兽——如老鼠和蛇——之本能欲望。猫面朝左侧，表示它防范着我们对亲历——可能侵蚀我们对右手路径承诺——的物

质经验之解读。因此，这只猫防止我们的心智家园受到可能悄然潜入的细微隐患的渗透。

### **角色：判断者 *The Judge***

我选择将这一角色命名为判断者，因为这个名称把握住了该角色的根本责任。另一个备用名称是“男朋友”，我认为这个名称不像“女朋友”之于心智的催化剂那般恰当，因为“男朋友”一词不如“女朋友”那样具有广泛的指涉和应用范围。

许多评论家们为这个传统上被称为皇帝的原型赋予统治的责任。它通常被视为一个为了维护公正而聚焦于法律与秩序的角色。但我认为这种理解并不恰当。法律、秩序和公正的概念是身体周期的核心特征，特别是当这些概念涉及到物质幻象中的行动时。而这个原型属于心智周期，因此它关心的不是行动，而是对思想、情感的解读，最重要的是规则——据以判断心智的表达的某个方面是好是坏、是可接受还是不可接受。这个原型并不代表法律本身，它代表权威，尤其是关乎什么样的思想、情感和表达可以被接受的权威。判断者是对心智中的起心动念赋予价值的权威。

判断者手握大量的信息，他希望将这些信息全部纳入一套规则体系中，从而确立价值的等级排序。对判断者而言，他可获取的心智现象之矩阵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被归位于他所构想的道德秩序中的适当位置。判断者是决定心智之本然与应然的权威。

判断者的责任是建立一套心智框架，以便将表达者提供的流动且常常庞杂至难以消化的内容归入其中。这个框架包括对那内容之意义的解读，还包括对那内容中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被推崇、何者被抑制的判断。正因他负责对表达者提供的内容做出价值判断，判断者常常与规则和统治联系在一起。这个责任也解释了判断者与父权的紧密关联。判断者决定其信念系统的规则将是什么，并且依据他建立的规则，他决定他将如何把有意义的事件整合进信念系统。

判断者是深具理性的。他对心智表达的价值和品质的判断，都会经过其理性官能处理，借此使他自己厘清这些表达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因误解理性的本质，而判定情感表达是“非理性的”。但理性与情感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对立。情感是具有行动驱动力、带有情感效价的表达，体现了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与当下情境的关系。人类

的推理并不会生成冰冷、价值中立的判断。纵或有之，其输出结果也绝非价值判断。人类的推理必须以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作为输入项，经过理性评估，然后才能对这些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因此，判断者的活动包括两个主要阶段：

- 确立一个价值判断集群（或预设立场）；
- 依据这些价值判断，对世界进行理性分析。

由此可见，“理性与情感对立”的观念本身就未能体现出对我们的价值判断集群之预设本质的反思性觉知。只有当一种情感与我们——关于哪些思想和情感是有价值——的预判不一致时，才是非理性。

判断者的动力来源于对善良与美德的渴望。他的赋权能力在于能够在心智中维持逻辑联系，并察觉其所提出的判断体系中何处以及如何存在矛盾。他的美德体现在两个方面：价值排序的广度（没有盲点）及承诺的一致性（不允许自相矛盾）。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判断者是内在的心智能力，用于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自发出现在心智中的各种想法和情感，无论它们是否与我们的物质经验相关。

在人际层面上，每当我们帮助他人厘清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特别是涉及这些想法和情感是好是坏、可接受还是不可接受的判断时，我们就在表达判断者。作为判断者，我们是与他人关系中的道德判断的源头。

在社会层面上，当我们致力于制订应如何接纳其他群体的自我表达的规训时，我们便是在表达判断者。在社会层面上，判断者是我们社会的道德权威。每当一个群体处于公示何为可接受性规则的位置时，这个群体便是在与规则所适用群体的关系中，扮演判断者。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正向极化（右手路径）的判断者是一位引导者或知己。他的解读规则的核心态度是：无论表达者说什么，都是真实的、有价值的且有效的。因此，他为解读信息所建立的规则是极尽支持与涵容。没有任何想法或情感是错误或糟糕的；每一个负面情感

都显示出对某些生活创伤的一种有效回应；每一个想法或情感都可被如其所是地接纳。他不是向表达者强加一套规范，而是运用自己的天赋帮助她愈发深入地发现她内在的内容。他最深的渴望是理解表达者之本然，并向她提供一个她自己——作为爱之造物——的结构化映射。正如卡牌上的猫所表明的，这种态度保护他的心智免受那些——可能阻碍他与表达者关系的——微小而伤人的想法侵害。

负向极化（左手路径）的判断者是大家长。关于表达者身上什么可接受与什么不可接受，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结论，并且在她违反他所建立的规范时，他毫不犹豫地让她知道。这个原型的传统解读来源于权威的概念，这些概念与该角色的负极面向产生最强烈的共鸣。我们在此看到父权制——不仅压迫女性，还将女性气质本身视为一种从属能量加以压制，其表达必须让自身顺应男性原则的要求。

Ra 经常将两种道德路径称为“服务自我”和“服务他人”。Ra 所说的“服务自我”一词的含义，在负向极化的判断者——大家长——身上得到了相当好的体现。在这条路径上的人将自己的有意识心智奉上神坛，相比之下，无意识心智只是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由于无意识心智是原初的他者，因此服务自我意味着一个人以牺牲无意识心智为代价去服务有意识心智。“服务自我”中的“自我”并非完整的自我，而仅仅指有意识自我——主观见证者倾向于认同为自我的那个自我。

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判断者想要接纳表达者本然的样子，但他无法摆脱自己对她应然的样子纠结。他执着于他自己的信念——关于无意识心智（或他人）要怎样才能有德行、善良、甚或仅仅勉强合格。这种理想致使他将她表达的某些部分（表达者本然的一部分）视为不够好或者需要改变，而加以拒绝。然而，与大家长不同，这个扭曲的判断者想要去爱她本然的样子；他只是无法令自己无条件地做到。因此，他的态度时冷时热：有时他深情款款，全力支持，但在另一些时候，他厌恶她，并对她的感受不屑一顾。

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判断者想要成为表达者必须服从的至高权威，但他缺乏足够的信念力量，以承受当他试图强制执行自己的意志时所遭受的反噬。大家长之所以能保持自己的权威地位，是凭借他的意志的压倒性力量。只要他的意志强于其统御对象，他就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然而，大多数负向极化的人都无法达到这种意

志的强度。这个混合型判断者在表达者拒绝他的批评时，有时会敏感于她的痛苦，因此他会为她破例，允许她主导关系。尽管他想以权威姿态示人，却更是经常被视为“惧内”。他在能掌控的地方施加控制，但在私底下饱受屈辱。

判断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是当他存在盲点时。这个判断者会忽视某些心智内容，认为它们无关紧要，或者不需要在价值序列上排序。这通常是因为他执着于自己的先入之见，并且“异常”信息对这些先入之见构成了威胁。有意识心智是我们认同为自我的那个自我。所以，因为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用自己的解读规则，我们对这些规则的执着程度就如同对自己概念的执着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往往不确定自己是谁。如果我允许新信息改变我对何为善与恶的判断，那么这些判断的依据何在？我自身道德品格的稳定性又何在？这种扭曲的判断者容忍其心智内容的结构化描述中存在盲点，是因为另一种选择似乎更糟。

判断者的第二种扭曲表达是当他的解读规则不一致时。我可能判断 X 是好的，而 Y 是坏的。但接着，有人向我指出，事实上 X 和 Y 是一回事。如果我对自己预设的解读规则抱有深厚的执念，我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试图为这种不一致辩解。在这种扭曲表达中，判断者是一个合理化者。判断者无法忍受矛盾；这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因此，当他面对自己判断中的矛盾时，他不是改变自己的判断，而是使其变得更加复杂，以便对自己隐藏矛盾。于是，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心智迷宫，为他的判断辩护。

## 7. 关系二

当原型承认两种对立的极化表达时，成对原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化，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撇开那些往往阻碍催化剂整合、或如 Ra 所说会导致催化剂“变质”的扭曲表达，这些角色之间存在四种重要的关系版本。

### **特质：探索 Exploration**

这两个角色——表达者和判断者——本就处于彼此的相互关系之中。表达者处于持续向判断者分享自我的状态，而判断者则处于持续评估表达者所分享内容状态。

这种关系，与之前的关系一样，可以借用性结合的类比，尽管它并不限于性或浪漫关系。

我将从心智的催化剂和心智的经验之正向极化开始。正向的表达者是这一角色的两个极化版本中更具有自发性的一个。她的举止、她的话语、她的情绪失控时刻——所有这些都是她分享给判断者的内容。他是她的同伴，她的亲密爱人。这种关系的持久性质使得他们变得非常熟悉彼此。他了解她的习性和喜好。同样，她也知道他倾向于如何判断她的分享。

他们是幸运的，这是一种右手路径的关系。判断者享受这种缓慢燃烧的关系，享受他们之间不断出现的小惊喜和全新时刻。当她有了新的想法，他便聚精会神、侧耳倾听，准备陶醉于这一全新表达。他听她诉说她的烦恼，肯定它们的合情合理，接纳她的愤怒、她的悲伤、她的失望，接纳任何与她的分享关联的消极情绪。他听她诉说她的喜悦，并同样肯定它们的合情合理。她的热忱、快乐和激情都是她的种种面向，他判断这些都是可以接受且富有价值的。当他们在一起、她与他分享时，他们在进行爱的交融。他坦然注视她本然的样子，渴望了解她赤裸裸、毫无掩饰的每一个细节。他希望她向他揭示最柔软的脆弱之处，希望她在他身边感到安全，希望她在最脆弱的时候，也能从他的呵护与爱意中获得喜悦。在这种关系的正向极化表达中，安全与护持是最显著的特征。

那种认为表达者的情感表达往往与理性相悖的流行观点，在尚未事先了解表达者的基本价值观时，就已对其作出了预判。除非我们了解表达者重视的价值是什么以及这些价值如何相互关联，否则我们无法确知表达者就是非理性的。这样的预判是左手路径的典型特征，在左手路径，有意识心智按照自己偏好的基本价值体系来塑造无意识。在右手路径中，有意识心智（判断者）探询表达者的价值观，并假设这些价值观是彼此一致的，然后运用理性能力推导出它们之间必然的关系。在学院派哲学，这被称为“宽容原则”(charitable)。因此，右手路径中这两个原型之间的关系以宽容的探索为特征，或者正如一位尽心尽责的徒步者可能会考虑的：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探索而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两个角色的负向极化呈现出正极关系的对立面。负极化的表达者是共谋者，负极化的判断者是大家长。如同正极关系，他们非常熟悉彼此，但他们的共舞是一场旨在奴役对方的力量展示。共谋者深知大家长会将什么样的评判施加于她，并已将这副关于她的画像内化为自我认同。表达者的特有自发性并未消失，而是变成了一种迎合大家长所要求的指定特质的自发性表演。对于大家长而言，他完全坚持他自己的关于什么样的表达者是可以或不可以接受的价值判断。他对世界最好是什么样子有一个愿景，这一愿景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表达者无法契合这一愿景，那么他就把她打入冷宫。共谋者对这一愿景的认知以及她削足适履的能力，使她赢得了大家长的青睐，从而得以凌驾于所有落选者之上而登堂入室。凭借赢得大家长的青睐，她成为精英。获得这份恩惠之后，她现在可以享受她——将这份青睐为己所用或者当作武器对付他人——的特权。然而，由于她已经内化了大家长的整套价值体系，她的条件与意愿具足——使用同一套价值体系反过来对付他。如果他对该体系的承诺有所动摇，便会成为她蔑视的目标。每时每刻，她要求大家长在他的统治中保持无可挑剔，因为如果她不这样做，她将未能达到他的理想标准。在这种关系中，没有粉饰的和平；他们彼此清楚对方在磨刀霍霍，但他们仍然维持着这段关系，因为他们各自都相信自己占据优势。因此，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通过威胁对方可能会失去精英地位，他们彼此问责。

以上是该关系中极化的极端表达。然而，迄今为止，这一原型关系的最常见的表达形式是混合表达。在混合表达中，要么这一对原型都想要趋向正向极化，但仍有负极面向的黏着；要么他们想要趋向负向极化，但没有泯灭正极面向的特质。

考量这对追求正向极化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表达者渴望在关系中感到安全而不得。她爱着判断者，想要向他进一步揭示自己，但某些特定主题或情绪状态会引发他的评判之怒。她学会避开这些主题和表达模式。她尽其所能地在关系中汲取快乐，但在这表面之下，始终存在着一种他并不接纳她的感觉。基于至高无上的“一的法 则”，从究竟上说并不存在个体思想。即便判断者从未直言对她的评判思想，她仍能从他微妙的肢体语言中感受到。另一方面，判断者则希望自己的伴侣对他来说是

无条件可爱的。然而，有些条件却是他无法放下的；他对所选伴侣的身份有一定标准，并且不认为自己对她要求过高。

现在考量那对追求负面极化的组合。操控者想要达到大家长对她的期待，但这让她心力交瘁。有时候，她只想放松一下，不必一直戴着面具。她知道，一旦放松神经，大家长的评判就会让她感到羞耻；但她如此根本上拒绝成为非精英的想法，以至于当他批评她时，她有时会予以反击。她害怕无法达到自己已内化的标准，这持续压迫着她，使她成为一个阴晴不定的伴侣。另一方面，大家长钟情于她，同时又害怕她偶然发起的反击。他有时会对她冒犯自己的权威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不想应对她的报复。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软肋，也明白她一定会继续利用这一点，但他并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对抗她——若想结束这种局面，他本需如此。

### **何时成为角色**

在本节中，我将不涉及这些原型的负面版本，因为本书无意为那些走左手路径的人提供实用建议。当我描述左手路径时，我的意图是利用这种相反的极性来澄清和锐化右手路径的本质。

我将从个人层面开始。每当一个想法带有情绪电荷时，无论这个想法涉及何人何事，它都是心智的催化剂。它可能是挫败、愤怒、失望、兴奋、轻狂，或任何其他情绪，它可能与自己或他人有关。每当出现这样的情绪电荷时，表示催化剂已经备妥，可以通过工作被使用。在这一刻，成为心智的经验是恰当的。此时有必要进行 Ra 在第 5 场集会中所描述的平衡练习。无论情绪电荷是什么，适当的回应方式是允许它如其所是，找到它最完整的内在表达（不是将情绪外化为行动），然后以其本来的样子，接纳这种情绪及伴生的各种念头和评判。所有这些都是你的一部分。然后，记住无意识心智内在包含所有可能性，因此，任何你允许找到表达的情绪电荷，都有一个等待着在第一种表达完成后展现自己的对立面。以右手路径的典型方式，心智的经验不应推动无意识心智进一步揭示自己，也不应试图告诉无意识心智那个对立面是什么；相反，只要你作为心智的经验为它留出空白，它就会在它自己的时间、

以它自己的方式揭示自身。挫败和愤怒会过去，显现出理解和同情；失望会过去，显现出自豪；兴奋会过去，显现出冷静；等等。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对允许某些想法和情感在内在找到表达犹豫不决。我们已经习得对这些想法和情感的外界共识：它们是不可接受的，它们是可耻的、软弱的或者不道德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就此判定我们自己是可耻和软弱的，而是表明在能够探索它们之前，存在着一道我们必须从内在跨越的门槛。我们能感觉到这些想法和情感的力量潜伏在表面之下，但不确定——即使只是向我们自己——揭示它们是否安全。我们的担忧并不是这些隐藏的真相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那是灵性层面的担忧），而是担忧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够好。因此，我们在内心会倾向于成为沉默者（一种扭曲模式的表达者）。在这一刻，心智的经验在我们内在激活，邀请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向自己分享最深层的想法。这是成为心智的催化剂的恰当时机，允许自己进入无拘无束的、自发性的自我表达之流。

在人际层面上，当面对一个想要与我们分享的人时，我们有机会成为判断者。这里有一个常见的异性恋关系桥段：关系中的女人感到某种不适或不快乐，并且通常与关系中的男人有关。她试着与他分享自己的不适，但他不是倾听或认同她的感受，而是将她的感受当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待或加以回避。他并不明白她不是想要摆脱这些不愉快的感受，而只是想要表达它们。在这种以及任何类似的情境中，都是成为判断者的恰当时刻。判断者的角色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对心智内容进行判断。在右手路径中，他有责任做出的判断是肯定性认同。成为判断者要求我们对可以或不可以接受之预设观念保持警惕，并为了这位其表达具有价值的人，有意地将成见搁置一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的先入之见被颠覆，发现正确性和可接受性的本质与我们过去的想法全然不同。这一发现表明意识发生了成功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被记录在我们的母体之中。

反过来说，在人际交往中，当我们被邀请就某个话题分享自己的真挚感受时，我们可能会犹豫。我们可能会问自己：这是否是一个陷阱？我们暴露自己的脆弱的行为是否会遭到否定？成为右手路径的表达者需要勇气。我们必须在他人在面前袒露自己，将自己置于他人审判的法庭之上，希望我们的小小表达能够得到接纳，从而改变对

方的意识。选择如实表达自我是他人的催化剂，这是通过展示一些他们不曾想象过的事物来服务他们的机会。

这些相同的模式在社会层面上重复出现。如今，他人的自我表达常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传播自己的内心想法，哪怕只是通过社交媒体的推送。我们可能会忍不住对他们的言论作出回应，比如指出他们的信念是错误的，或者指出他们公开发声的行为以某种方式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但这两种回应分别属于不同的原型（分别对应心智的形意者和身体的形意者）。无论在这种公开曝光的行为中起作用的其他原型共鸣是什么，在右手路径上，我们被召唤去接纳他人如其所是的真相，去肯定他们“做自己”是没问题的——即便他们的信念是错误的，或者他们的行为伤害了别人。右手路径上的判断者，尤其是在社会层面上，必须小心谨慎地限定自己的责任。他仅负责对他人身份(identity)的可接受性进行评估。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属于另一个角色。

同样地，我们被召唤向他人诚实地表达自己，甚至，也许尤其是在社会环境中。持有错误的信念没有关系，伤害他人也不是对某人身份的否定。我们可以在不牺牲我们本然就是可被接纳且可爱的这一基本真相之前提下，纠正这些错误。在社会层面上，每当我们的自我表达伴随着情绪电荷时，就适合成为表达者。“做自己”的勇气越大，选择这样做所具有的催化潜力也就越大。

## 8. 心智的形意者

形意者分类是第一个元分类(meta-classification)。Ra 说它“同时是作用者与被作用者”，母体所触及的赋能“被母体记录，但由形意者经验”，并且“催化与经验的过程”属于形意者。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前四个分类描述了整体复合体内的器官，整体复合体本身则由形意者来描述。整体心智复合体通过赋能、催化和经验的循环过程来经验自身。

在我对心智的催化剂与经验的论述中，我描述了这些角色的两极化版本，甚至将右手路径的版本描述为正确的、恰当的，或者应被推荐给任何右手路径的寻求者。然而，一个人无法直接改变自我的这些面向。一个人无法比自己之所是更勇敢、更透

明；一个人无法比自己之所是更多接纳、更少评判。事实上，这些过程在我们之内只是如其所是。无论付出多少意志力或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些自我的面向。对这些原型的混合表达就是对原型的纯粹表达，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在我们努力成为这些原型的进程中，不应试图变成纯粹的右手路径的表达者和判断者。这种纯粹性将通过蜕变进程适时到来。相反，我们应当单纯试着成为我们自身最诚实版本的表达者与判断者。在小周期的活动中，别无选择；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我们的自由只是成为我们之所是。

根据 Ra 的说法，形意者分类是”所有前世偏见的储存库“。我们的赋能、催化剂和经验的机制与生俱来，并且这些机制自然而然地在形意者之内展现。

## 符号

一个人类男性形象在臀部与一个箱子连接。他坐在一个由基座、柱子和屋顶组成的更大建筑之内。在建筑的上方，有一个带翼圆球，在建筑的基座上，有八个古埃及象形铭文，据 Ra 所说，其传达的信息相当于“你将重生于永恒的生命。”在中央人像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较小的人类人像，他们向中央人像举起双手，似乎在献上某种东西。位于中央人像左侧的是白色，右侧的是黑色。中央人像头戴王冠，右手做出祝福的手势，左手握着一把插入建筑基座中的长剑。

男性形象代表着有意识心智。然而，这一原型同时包含了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张包含多个人物的卡牌。位于有意识心智左右两侧的两个人像代表无意识心智向有意识心智提供的催化剂。Ra 告诉我们，他们的颜色与右手路径的对应关系是相反的，因为表面上负面（令人不快）的催化剂往往导致在母体中记录下增加我们右手路径极性的经验。而表面上正面（令人愉悦）的催化剂则起相反作用。因此，创伤是正向极化的常见机制，而赞美和认可则是负向极化的常见机制。

有意识心智与箱子的连接，表明不存在没有经过身体显化参与的心智进化。我们投生于这个物质幻象之中，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在回归造物者的道路上取得进展。承载整个场景的宏大建筑是一个人造结构。这代表着我们为自己构建的心智架

构，并且我们所有心智经验都在其中被处理：这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心智不仅被囚禁在物质幻象之中，也被囚禁在自身的观念框架之内。因此，“所有前世偏见的储存库”以一个信念系统的基础配置存在于我们之内，而我们注定要出生于这一系统之中。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们有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教导他们我们的信念，但他们只会在愿意接受的情况下采纳它们。如果他们不接受，那么我们的教导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他们根据自身的信念系统来处理的催化剂。表面上，我们倾向于停留在父母和文化所传授的基本观念框架之内。但在更深层次上，我们会按照各自独一无二的预存配置，将所有新经验整合进我们的信念系统。随着我们日渐成熟，这种更深层次的整合方式往往也会影响我们理解文化信念体系外在特征的方式——这甚至常常导致我们全盘否定被灌输的体系。

该建筑基座上的信息指出其本质：它是一个解释体系，旨在理解所有经验的意义，并将这些经验纳入一个灵性上满意的、关于实相的描述之中。生而为人，我们的一部分依附于某种神话，这个神话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解释我们与宇宙万物的关系。这一神话围绕着我们所有人共有的一个原初愿望——回归太一造物者——组织起来。信念系统的灵性取向经由悬于心智架构之上的带翼圆球得到了重申。Ra 告诉我们，这个带翼圆球代表着形意者“跟灵性（签订）的圣约”。这个圣约归结为一句话：心智与灵性将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然而，这一圣约被如何使用，取决于一个人对道德极化的选择。

形意者的双手表明了两种道德极性之间的选择之核心本质。右手祝福无意识（以及世间万物）成为它本然的样子；左手将能量向内导引，号令无意识（以及世间万物）成为它已经被决定的样子。因此，右手路径的圣约承诺，如果心智将自身完整交托于灵性，其最深层的渴望将被眷顾。在左手路径上，心智夺取灵性的资源，依照自身意图驾驭它们。

### **角色：讲述者 *The Storyteller***

塔罗牌的评论家们似乎对这个角色的本质尤其困惑。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共识，但所有评论中似乎都贯穿着一个基本概念：这个角色关乎教义。传统的名称“解经祭司”

意为“高等祭司”。我认为这个概念成功地抓住了该原型的两个重要方面：心智的渴望服从于灵性复合体的牵引，以及对实相进行神话描述的投射行为。但我认为“高等祭司”这样的术语存在太多的包袱和太少的熟悉度。所以我喜欢称这个角色为讲述者。

心智的基本性质和自我探索的机制，从根本上离不开我们对自己讲述的故事。母体未通晓的渴望从我们持有的信念流出。赋能者选择向我们揭示其自身的哪些方面，取决于我们准备好看见什么。这种准备状态的局限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既有认知，以及我们是否准备好改变这些认知。我们洞见呈现自身的催化剂之更深层本质的能力，取决于我们相信他人能提供什么给我们，也取决于我们对自己——可能会受到他人观点冲击——的信念之执着程度。

讲述者存在于一个他自己建造的世界中。他讲述着一个关于自己的叙事，讲述自己这位主角，如何与这个世界同呼吸共命运。哲学家 W.V. 奎因(W.V. Quine)有一句名言：“只要在系统的其他地方进行足够激进的调整，无论发生什么，任何陈述都可以被坚持为真。”我认为，奎因的理解，是心智复合体在根本上被构建为一个将所有经验现象进行自我强化的合成器。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体验，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学会——以强化既有信念体系本质的方式——将其融入我们的信念体系。而由于讲故事的行为本身就是我们更深层自我认同的表达，对故事的威胁即是对自我认同的威胁。

每个讲述者都是独具个人特质的。他习惯于讲述某种特定类型的故事，这种习惯源自随他带入这个世界的投生前偏见。因此，他的催化剂和经验的进程如此这般运行，无法改变，就如同作家的写作风格无法改变。讲述者的讲述模式就是他的签名。

讲述者的动力来源于对一个精心打磨的思想体系的细节进行构建与丰满而带来的乐趣。讲述者的赋权能力在于使得此角色维持整体视野的心智之海量容纳。讲述者的美德在于视野的宽广度（没有死角）以及对新信息的敏感度（没有盲点）。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讲述者是我们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内在声音，无论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在某段关系中我们曾是受害者，某个事件曾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时刻，我们的宗教信仰就是真相，我们只有具备 X、Y 和 Z 这些特征，才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我们，等等。

在人际层面上，讲述者是我们内在的系统化者，他寻求将每一次经验都纳入系统的适当位置，并与其他人交流这个系统。当我们向他人分享我们相信世界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们认为世界是这样的，以及对方被如何纳入这个世界时，我们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表达了讲述者。例如，父母在与子女的关系中经常会进入讲述者的角色。

在社会层面上，讲述者与塔罗牌中这一角色的传统概念高度共鸣：这一角色是教义的传授者和布道者。他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事件提供解释，并且这种解释的根本动机源自人类通过神话叙事追寻意义的经典尝试。教育者的主要角色是成为讲述者，他们与学生们分享一个关于“世界何以如此”的观念。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塔罗牌图像中左右两侧的差异表明了此原型的相反极性版本的本质。因为我们对原型的表达通常会同时汲取原型的正向和负向极化的面向，因此以无扭曲但也未高度极化的方式表达原型，是可能且常见的情况。原型的不纯粹表达内建于内在进化过程中，随着蜕变机制重新调整我们内在的这些原型进程，使其成为更纯粹的极化表达。

正向极化的讲述者将关于自身经验的叙事内容整合进一个自我强化的、正面导向的故事。他通过细致、有意识地觉察和接纳那些糟糕的情绪、伤人的念头以及与他人之间的紧张互动，来实现这一点。他如其所是倾听由他人和自身无意识心智讲述的故事，视其为良善与美丽的而予以接纳并祝福。通过这样做，他的自我认知得以扩展。因为他能够越来越多地理解他人疾苦，他在共情中成长。他能够看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他能够看到他是独特的，但并不特殊。然而，要进入这种叙事并不容易，因为令人不适的经历很难直视，我们倾向于逃避它们。

负极导向的讲述者构建了一种神话般的叙事，将有意识心智置于宇宙的中心，奉为至高存在且理应拥有统治地位。在这个故事中，有意识心智的注意力被引向生命中那些情绪激昂和志得意满(triumphant)的时刻，并将这些作为证据以强化其精英的自我认知。在这种讲述模式下，有意识心智聚焦于正面经历，使其判断负面经历是用来帮助自己发现并剔除无意识心智中的弱点而设的课程。这种讲述者对自认应得的赞美有着无尽的需求。

混合极化的讲述者同时执着于两种解释模式。他渴望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所以他执着于衡量他的美德是否胜过他人。他会陶醉于赞美之中，并感到对赞美的需要。但他也并没有切断他的同情心。他想温柔地对待他人的弱点和脆弱，因为他从中看到自己的挣扎。但他的共情能力受到他自己严厉的自我评判的限制：他想要接纳他人身上那些自己无法容忍的特质。因此，他将这种根本冲突加入自己的信念系统。这个讲述者认为自己是“仁慈与接纳”这一普世法则的例外；其他人值得怜悯和关怀，但他自己必须恪守更高标准，因为他是特殊的。然而，他为解决这一根本冲突的尝试，依然无法阻止他对于他人的困境变得冷漠，尽管他并不想如此。他暗自认为，其他人有时经历的严酷待遇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改善自己的弱点。尽管他严厉地自我评判，他同样渴望他人的无条件接纳，因为像所有人一样，他想要感觉到被接纳了。他既爱自己，又憎恨自己，正如他既爱他人，又憎恨他人。

讲述者最常见的扭曲表达是其叙事对新信息不敏感。这种讲述者时刻面临着故事崩溃的危险，但因为他的故事就是他的自我认同，他必须不停地巩固它。当面对与他的故事相冲突的信息时，他表现出充耳不闻。这种讲述者已经断定没有新的信息可以融入他的信念系统，所以他的心智变得僵硬和固化，阻止任何形式的改变，从而阻碍了向蜕变进展。这就是那个在认知上裹足不前的人，无论他身处何种经历，都无法被撼动。他总能找到方法来强化自己的信念，并且毫无疑问地排斥任何与其叙事不符的事物。

讲述者另一种常见的扭曲表达是那种被动接受叙事中自相矛盾的人。此人对于相信彼此冲突的说法毫无心理负担；逻辑自洽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这种信念体系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新信息对它构不成冲击。然而，此类叙事不断变化的属性阻碍了内

在进化，因为它向讲述者隐藏了自己信念带来的困难和不愉快的后果。他宁愿忍受信念系统中的内在矛盾，而这妨碍了他看到该信念系统所需的任何改变。与该原型的所有扭曲表达一样，这种表达往往会阻止一个人看到在两种极化方向之间做出选择的必要性。我认为这种扭曲在人格障碍患者中非常普遍。

## 9. 关系三

为了在使用代词时清晰明了，我将以女性代词指代旅者，以男性代词指代讲述者。这将有助于读者在我使用一个代词时理解我所指的角色。但请记住，这种分配是随意的，因为这些原型不具有性别对应。

### **特质：教育 Education**

旅者和形意者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宾主关系。旅者进入形意者的领域，作为形意者体验生活。就讲述者而言，旅者是讲述者的听众。当讲述者讲述他的自我故事时，旅者倾听着。旅者认同有意识自我对自身的描述；旅者透过讲述者的眼睛观看，让自己被动地随着故事的展开而被牵引前行。发生在讲述者身上的事件呈现为发生在旅者身上的事件；旅者为好人欢呼，对坏人喝倒彩。

或者，至少当关系中一切顺利时，情况就是这样。这些原型既不是男性原则也不是女性原则（或者，它们既是男性原则又是女性原则），因此，没有哪个角色在关系中是完全被动的或完全主动的。只有最幼小的孩子才会在听故事时倾向于扮演被动聆听者，但即使是那个孩子也会提出问题，对故事的某些特定方面比其他方面探寻更多。虽然旅者觉得讲述者的故事引人入胜，但她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价值取向。旅者持续临在于说书人身边，是因为她对故事将如何发展仍有持续的好奇心。

但是，旅者也是一位批评者。请记住，选择原型是回应理则复杂化形意者的决定而产生的。那么，旅者就是允许心智复合体进行自我反思的角色。自我反思的概念本身需要一种心智上的二元性：一个人必须能够同时思考自己和成为自己。因此，形意者是镜像，而旅者是看到该镜像的观察者。仅凭讲述者自身并不具备适当的视角来对他的讲述行为提出批评。他自己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主角。因此，他无法与故事保持足够距离来质疑：这是否是他想讲述的那种故事。甚至讲述者塔罗牌上的

图像也暗示了这一点：所有形象都存在于心智结构之内，无法离开该结构。那么，旅者在这一关系中的角色，是提供了心智为评估自身所需要的距离。

Ra 称旅者角色为“选择”。从根本上说，这个选择是在右手路径和左手路径之间、善与恶之间做出抉择。因此，旅者的决定是继续聆听讲述者还是收拾行装离开，实为在两种极性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旅者对故事的批评，就聚焦在故事中道德冲突的方方面面。最终，旅者会厌倦一遍又一遍地听同一种故事。她会熟悉出现的模式，并且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对故事中的角色失去敬意。最重要的是，她会越来越难以认同主角，因为她认为主角不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

讲故事是一种神奇的艺术。讲故事的魔力被体现在“暂停怀疑”的概念中。当旅者在听故事时暂停怀疑，她会认同角色；她与它们感同身受，休戚与共。但是，当故事的叙事元素不再让旅者觉得可信时，她再也无法暂停她的怀疑。突然间，她会感到从故事中抽离出来——批评性距离增长，她的自我反思行为开始了。

因为讲述者只能是讲述者之所是，所以旅者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或离开。但在离开之前，她会告知讲述者她对故事被讲述的方式所持有的关切。这种关切将是道德上的：如果旅者的自由选择是正向极化，那么她会抱怨主角太残忍、太自私、太不诚实、缺乏足够的同理心。如果旅者选择负向极化，她会抱怨主角太软弱、太多愁善感、太诚实、不够果断。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负向关系以洗脑为特征。洗脑是企图让人基于某种——与相关主张的真实性无关的——理由去相信某事；那么，洗脑是大家长和共谋者之间关系的特征。在我称之为探索的负向极化关系中，共谋者生成旨在通过大家长的判断过滤器的内容，目的是诱导大家长作出对其有利的行为。

然而，在当前的关系中，讲述者正在向旅者传递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种传递的内容对比新闻媒体上的内容，更类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科学范式是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底层信念、工具和判断标准的集合，它使科学家将新证据整合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讲述者向旅者传递的内容也有相同性质，但范围更广：讲述者的范式涵盖了整个人类经验，而不仅仅是一个

科学领域。旅者试图以讲述者的方式观察世界。讲述者提供给旅者用于整合的工具，必须通过旅者现有的批判性评估能力的检验。无论讲述者是正向极化还是负向极化，旅者的暂停怀疑都是这段关系的主导性特征——它逐步累积，直至旅者最终发现了批评性距离及后续评估。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个关系不承认两种截然不同的极化表达，尽管极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旅者最终下定决心收拾行囊时，她发现自己很纠结。她已经逐渐习惯了这个故事，并且仍然沉迷于其中的小确幸。从某种意义上说，讲述者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一种带着罪疚的快感。旅者对这种故事的依恋使她决定按下暂停键，因为她知道无论她接下来旅行到哪里，都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在这个真正的批评时刻，选择原型与形意者原型的不和谐导致蜕变原型上线。真正的选择导致蜕变张力，这种蜕变张力存在于形意者从一个配置到下一个配置之间的阈限中。

###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当我们完全认同于我们对自己讲述的关于——在与我们自己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我们是谁的故事时，讲述者便处于活跃状态。当我们的信念系统与我们的自我认知完全一致时，它会变得僵化，以至于任何改变都会威胁到内在讲述者，因为一处的改变将牵动其他部分。内在的讲述者在情感上投入到我们的信念系统中，因为信念系统就是它理解的它之所是。当我们的信念系统僵化到自我认同和个人叙事之间毫无区分余地时，此时成为内在的旅者是合适的。这个内在的角色有能力从故事中抽离出来，去询问自己：这是不是她想要接纳的那种故事。旅者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方面，在倾听讲述者时，她能暂停她的怀疑；另一方面，只要故事中的某个元素让她感觉不对劲，她亦能运用她的批评能力。

反之，当我们发现与自己的心智活动处于如此远的距离，以至于我们无法让自己认真对待任何故事时，内在的旅者是活跃的。作为主观自我，内在的旅者与客观自我的距离使她能够避免对任何特定的信念、情感或想法当真。但是，由于她没有全神贯注于心智世界，她没有尽可能地投入故事中，因此也无法从中得到尽可能的回报。当内在的旅者活跃但过于远离心智世界时，便是成为内在的讲述者的时机。这使我

们得以开启发展自身世界观精微细节所需的心智能量。当被问到她相信什么时，旅者只是耸耸肩，这样的态度可由讲述者对待工作的严肃认真来回应。

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这种原型关系往往表现为师生关系。讲述者的强大力量在于他有能力将信息和证据一起编织成一个逻辑连贯的整体。当这种能力被用于特定的知识学科（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但不包括工艺和技术技能）时，我们将这样的讲述者视为专家。那么，成为旅者角色的一个合适时机，是当某人以某个你希望学习的概念学科的良好吸引你注意力时。然而，在更广义范围，讲述者渴望与他人分享他所发展的整体世界观。讲述者精心设计了一套理解所处世界的方法，将内在涌现的感受与外在发生的事件整合为一个逻辑自洽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为理解人类行为中的有意义参与活动保留了空间。讲述者提供了一种——为世界注入目的与意义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因此，最适合成为旅者的时机，是在当对方是一位——将人类的全部生命经验置于背景中的——整体信念系统的传授者时。这就是为什么讲述者原型的传统名称是高等祭司(High Priest)。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时，只要我们进入旅者的接受性模式，能量交换就会发生。然后，随着故事被讲述，我们像旅者一样好奇地提出问题。最后，当发现老师已无可传授时，我们打包离开。

反过来说，当他人在与我们的关系中展现出旅者的特质时，尤其是当他们的兴趣在于我们的生命经验和有助于引导他们度过人生的能力时，这是进入讲述者能量的恰当时机。这样的人已准备好暂停怀疑，并且有耐心去忍受一个长篇故事。在这种时刻，我们宜牢记：旅者——在与我们这个讲述者的关系中——正在寻找一种她能够认同的世界观。她最终将发展出自己的观点，但倾听我们的故事，将为她的故事增添原本无法获得的亮色。

社会层面的讲述者往往由主流世界观的传播者来表达。这是我们的世界里名副其实的讲述者，包括新闻媒体、各大机构的公关部门，以及持有具社会影响力的现实观点的各式公众人物。当我们发现社会对一种只有我们能提供的全新认知方式产生需求时，便是我们进入公众视野，分享我们的故事的恰当时机。鼓起勇气成为社会层面的讲述者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社会层面的旅者的批评。但为了

那些从我们的视角中获益的旅者，承受批评也是值得的。此外，本着诚意进行批评的旅者将会帮助我们发展出更具说服力的故事。

在社会关系的另一面，宜谨记：当我们面对社会层面的讲述者时，旅者必须花一些时间进行暂停怀疑，才能形成令人满意且真诚的批评。选择成为社会层面的旅者往往不容易，因为我们自身也有看似与他人相竞争的故事，因此，我们试图自己成为讲述者，以盖过竞争者的声音。但这种做法未能善用当我们偶遇一位社会讲述者时所呈现出的机会。旅者提出的是那种一个孩子会问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够解释什么？讲述者进行判断的动机是什么？

## 10. 心智的蜕变

选择原型与心智的形意者之间批评性距离的发展，将愚者的主观意识从与形意者的单纯认同转变为一种分裂的身份。愚者的意识现在不仅横跨当前的形意者，更横跨两个新的潜在形意者版本，它们将为愚者提供一个更加极化的故事。愚者分裂的意识和她对多个形意者的横跨导致蜕变原型上线。蜕变角色是阈限角色；它们只存在于明确做出道德极性选择之前和之后的短暂过渡状态。

之前的每一个角色及其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都提供了自我发现的渐进路径。然而，在这里，形意者角色代表了一个僵局。在有意识心智聚集足够的能量跨越阈值之前，不可能向前运动。

### 符号

一个男人站在中央，他的两侧各站着一个女人。他双臂交叉于身前，双手分别握着每个女人的一只手。女人们手指向相反的方向，她们脚下的地面则展开了两条分歧的道路供跟随。男人右边的女人衣着端庄，头上戴着乌拉埃乌斯，男人左边的女人则衣着暴露，头顶葡萄。在他们上方，一个精灵拉弓搭箭瞄准男人左边的道路。

男人代表有意识心智，而两个女人代表无意识心智。右边女人的服饰表明，她是被视为“纯洁”时的无意识心智。她是有道德的，值得尊敬。她渴望被追求被珍爱，渴望这段关系以一种全心全意且日久弥坚的方式得以深化。左边女人穿着的服饰表明，

她是被视为“卖淫”时的无意识心智。在这种情况下，葡萄并不代表硕果累累；而是代表了低级欲望的诱人吸引力。同样，她的暴露在此并不代表保护的削弱；而是代表了蓄意激活有意识心智中的更低级欲望，作为诱惑他随之堕入左手路径的手段。妓女渴望被利用并因此获得报酬。她对深度关系不感兴趣；她宁愿把有意识心智想要的东西直接给他，以便从他那里得到她想要的。

男性人物交叉的双臂是一种更广义的十字符号的风格化表现。十字代表了为了在灵性进化的道路前进而做出牺牲的必要性。在此情境中，牺牲的对象必然是他握着手的两个女人之一。他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如果他试图追随其中一条道路，同时仍握着另一个女人的手，他的努力将以失败告终。因此，如果他要结束停滞不前的局面，他必须牺牲其中一人。

场景上方的精灵并非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丘比特。而是代表左手路径上的一种保护形式。Ra 曾说：“那些选择分离……的实体们与其他自我之间有种保护，该保护来自一种（与该心智以负面角度经验到的蜕变程度等值的）气力与锐利度。”对左手路径的承诺，要求放弃对自身无意识心智乃至更广义上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的丧失，切断了情感依恋，否则这种依恋可能会妨碍其判断他人是否试图操纵自己的能力。因此，那些在左手路径上经历过蜕变的人，比右手路径上的人更少一些纯真与脆弱。

### **角色：冲突者 *The Conflicted***

无意识心智中存在着根本的二元性。正如 Ra 所说，（无意识）心智包含一切事物。这一论断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所有思想和情感的对立面都可以在每个人的内在找到；这种隐藏的对立平衡在右手路径整合心智催化剂的方法中得到了大量使用，我在关于心智的经验章节中已经讨论了这一点。在大周期中，角色没有性别极化，因此，这个角色像所有蜕变角色一样，是从有意识和无意识心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中产生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两个心智的角色。

中心位置的男性人物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原型在其透明阶段的视角：有意识心智在两种与无意识心智建立关系的对立方式之间分裂，每一种都具有吸引力。因此，像布

里丹的驴子(Buridan's ass)一样，他仍然卡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饥渴难耐。他的犹豫不决使这个角色的女性原则面向处于“他会不会（选我）”的心智状态。

无意识心智的二元性导致我们自己的无意识欲望被分割为彼此对立，独立于我们的显意识欲望。我的无意识心智的一部分渴望被视为纯良、有道德的，并渴望一种深刻而忠贞的关系。这部分心智渴望以其本然的样子，而不是以其可能成为的样子而被爱。但我的无意识心智的另一部分渴望被视为肮脏的和邪恶的。她渴望我在她身上看到那些能激活我自身不可抗拒的欲望的东西，让我想要将她拥有的据为己有。无意识心智可以被同时视为少女或妓女；它根本上既是少女又是妓女（回忆一下心智的赋能者图像中的两根柱子）。

纯良者渴望被视为一个平等的伴侣。她渴望自己与有意识心智之间的关系以馈赠为特征。她渴望一种你情我愿的互动：双方都不是试图向对方索取，而是——愿为增益关系而非榨取关系——都想相互给予。她渴望被珍爱，被视为有价值 and 值得拥有的存在。她渴望他成为她的真我之友(True Friend)。除非她被纯粹地给予这种关系，否则这段关系无法向前发展，它将停滞不前。因此，纯良者等待一位意志坚定的伴侣，沿着她偏好的路径一路前行，不离初心。

妾侍希望被当作一个交易物。她不想要一段深刻而滋养的关系。她知道她的潜在伴侣想要什么：他们想要与一个外表迷人、并且能迎合其欲望的人，经历一场肤浅的、肉欲的体验。妾侍希望被视为只具备有限或有条件的价值。她提供潜在主顾所寻求的堕落体验，因为这就是她认为自己配得上的全部。她知道她的主顾不会爱她本来的样子，所以她意图根据她的主顾的欲望来呈现自己。作为回报，她获得了在那个价值上她永远无法企及的人面前自我羞辱的快感。她提供令人快乐但无营养的东西，而作为回报，她沉溺于自认理应得到的轻蔑之中。妾侍所渴望的，是一个征服者。

这个角色重述了表达者与判断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两种极化关系。纯良者指向了通往催化剂与经验完美极化结合的路径，而妾侍则指向了另一条路径。然而，此处的不同在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关系已不再可能。在有意识心智做出选择之前，无意识心智不仅仅是拒绝前进；而是，无意识心智不可能前进。对所有参与者而言，这种境遇制造了深深的挫败感。

一旦有意识心智通过舍弃看待无意识心智的两种方式之一而做出选择，那么两者就会携手步入一段蜜月体验。在右手路径上，放开妓女之手的行为代表重获纯良，这开启了一个之前不可能实现的亲密和分享的新阶段。在左手路径上，只聚焦于妓女代表着有意识心智对其自我中心主义加倍下注。一旦有意识心智放弃了对建立关爱与平等的伴侣关系之任何努力，塑造和控制无意识心智的潜力扩大了，从而在夺取他人所有物的行为中，开启新的快乐形式。当然，在任一条道路上，蜜月期最终都会过去，因为现在已经净化的新形意者，仍然会有其自身必须通过小周期进行探索的道德杂质，直到愚者发展出新的批评性距离，直到另一个蜕变机会自行呈现。

冲突者的功能是通过诱惑，给已经发展的有意识心智提供一次考验。冲突者的动力是他们渴望释放因僵局而积压的能量。他们的赋权能力在于：一旦选择了某单一路径，可获得的感觉深度与发现深度。冲突者的女性原则面向的美德是坚决（无意识心智拒绝降低她的期待标准），以及对于她想参与的那种故事的愿景之清晰度。冲突者的男性原则面向的美德则是对选择之重大意义的觉知（因此他花费时间深思熟虑），以及舍鱼而取熊掌的意愿。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冲突者这一角色表现为一种自我认同危机。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节点，我们都会开始感觉到自己无法再继续要求自己符合自己那一套——什么是可接受的——标准。我们对自己讲述的关于“我们是谁”以及“什么使我们有价值”的故事，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当我们再也没有精力维持这个把戏时，讲述者模式之内的前进进程终止，而我们的无意识心智正在要求我们承诺一种与她的更纯粹的关系。当我们不再知道自己是谁时，我们就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谁。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经常在浪漫关系中表达冲突者角色。在这种表达中，表达女性原则面向的一方逐渐意识到，她们的浪漫伴侣似乎没有把她们视为平等的或值得平等尊重的存在。回顾过去，这种失败的迹象早已很明显，但由于这段关系的其他方面具有吸引力，这些迹象被忽略了。然而，随着关系的持续，男性伴侣对女性的看

法似乎已经变质，或变得专注于女性一方所有被感知到的缺点。这种关系处于僵局中，因为构成冲突者角色的这两个人都无法看穿这段关系中的障碍：当他们在一起时，这个障碍却是他们任何一方唯一在思考的。在这个令人不适的空间中，这段关系似乎注定结束，除非男性伴侣决定愿意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女性——愿意看到一个纯洁且有道德的人，而不是一个只配从关系中榨取少量低级快感的人。当然，这番阐述采取的是右手路径的视角，但既然我的读者也是在右手路径上，这个的视角应当足够了。

我想指出，我们可以在任何持久的关系中表达人际层面的冲突者，而不仅仅是在浪漫关系中。这种关系（在右手路径）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一个人经常（但并非总是）被另一个人视为一个可使用之物，而非一个完整的人。处于女性原则的一方不愿忍受这种矛盾心态带来的心理伤害，因此她要求被视作一个值得尊重的平等存在。如果男性原则一方满足了这一要求，那么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因为成功满足这一要求会引发启蒙。如果男性原则不能满足这一要求，那么这通常标志着这段关系不可避免地结束。另一方面，这段关系中的男性原则一方面面临一个倍感艰难、也许甚至不可能的决定。放弃妾侍将意味着他盲目地忽略她的缺点和弱点。但他担心这样做对她不利。因为他相信，她需要通过一个人看到她的弱点并提醒她那些弱点的羞耻本质，来促使她变得更好。

在社会层面上，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被剥削或被边缘化的处境时，就表达了右手路径的冲突者，这种处境的显化是掌握权力的群体并未将弱势群体视为完整的合作伙伴、完整的人，或是具有创造力、具有才干的个体的结果。在雇佣关系中，我们看到雇员像螺丝钉一样工作，薪资微薄，福利寥寥。这本身还不是冲突者的必要特征，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往往是：高高在上者看不到投资于底层的创造潜力的价值——缺乏技能就是缺乏价值，因此他们理应处于低下的位置。当弱势群体受够了仅在符合某些人的标准时才被视为有价值，并想要彻底退出时，这便开启了冲突者的能量。在这种情境下，弱势者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要求被视为有价值的，并静待回应。另一方面，强势一方将直面一个灵魂拷问的时刻：他们是否真正准备好对弱势者另眼相看。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我已经涵盖了订婚者（情侣）角色的极化表达。它们在塔罗牌的符号中被如此显明地呈现，以至于这些表达很难被忽视。但我将在此简要地命名他们。右手路径的女性原则是纯良者。她是天使般纯洁的化身。她经历了什么样的创伤才成为现在的她，这都没关系；纯良不会被外在的伤疤玷污。她的对应者是真我之友。他是正向极化的判断者，他渴望以纯良者希望被了解和被爱的方式去了解 and 爱她。

左手路径的女性原则是妾侍。她没有自尊自爱。她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良心不安，并以自己的堕落为乐。左手路径的男性原则是征服者。他的标准高出了天际，所以妾侍无望达成这些标准，于是她将自己的自我认同屈从于他的意志和愿景——他认为这比她自己的更优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这个原型不存在混合表达这回事。这个原型的本质是对心智的催化剂和心智的经验原型之混合表达的反应，因此在这个蜕变（或任何蜕变）中，没有混合表达的空间。

然而，正如所有原型一样，这个原型也存在扭曲的表达方式。冲突者的一个扭曲表达，体现在当女性原则因失其果决，持续纵容男性原则固执地拒绝——在他投射到她身上的美德与恶习之间——做出选择时。她渴望被珍爱、被有尊严地对待，但她也感到孤独，害怕独自一人。她知道，如果自己坚定不移地拒绝时不时被当作毫无价值的物品来看待，她可能会失去这段关系。缺乏坚定导致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蜕变，而每一次推迟都使得一次爆发性的分离愈发临近。

冲突者的另一个扭曲表达，是女性原则对“何为纯粹故事”缺乏清晰的愿景。这样一个人尚未接触过原型的纯粹极化表达，因此并不充分理解左手路径与右手路径是什么。她知道自己想要一种不同于现状的东西，但要么不知道其具体为何，要么认为其不可能实现。她实质上被困在一个不允许她发挥全部潜能的故事中。这种扭曲表达往往会彻底阻碍蜕变，导致生活被吃喝拉撒和三点一线填满，在其中相同的角色被一次又一次扮演。

冲突者在男性原则面向也会被扭曲表达。其中一种扭曲是当男性原则并未重视他正在做出的选择的重大意义时。这个人根据他关于“什么是正确的”观念行事，却从未面对进退维谷的感受。由于他的选择是草率做出的，是顺应社会规范的，因此这一选择并不具有其本应具有的分量，并以一种虚假的蜕变收尾：同样的僵局很快将再次重演。

男性原则面向的另一种扭曲是男性原则不可救药地拒绝选择。这种扭曲会无限期地延迟蜕变，并僵化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之间的关系。

## 11. 心智的大道

心智的大道是心智在朝向自我认知的旅程中进化的整体环境。它描绘了在心智与自身关系中，所有协调要素彼此之间的宏观关联。当愚者（或选择）与心智的形意者发展出批评性距离后，激活了一种更广阔视角之可能性，得益于第三密度的罩纱机制，愚者作为内在主观见证者现在可以认同这种视角。愚者打破四面墙(the fourth wall)与形意者互动的行为，导致了从一个形意者配置过渡到下一个的蜕变能力。因此，如 Ra 所说，“大道确实取决于它与形意者显著的差别”，因为“心智、身体或灵性的大道在罩纱过程的肇因下，绘制出一个已成为新架构的环境”。因此，我们看到，由于愚者（主观心智）可以选择认同一个与当前不同的形意者（客观心智），我们的自由意志能力得以扩展，不再仅仅局限于表达形意者的本质。现在，形意者可以完全变成不同的东西，并且这个过程由大道描绘。

正如 Ra 所说，大道原型并不是前面六个原型所示进程的顶点。它们并没有向我们展示内在进化的最终产物。倘若如此，我们就只能在旅程终点成为这些原型。相反，这些原型展示了三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都不可避免的内在进化本质。因此，这些原型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以持久和扩展的方式表达它们。任何拥抱并追求内在进化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大道原型，而且这种表达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原型一直处于激活状态。或者不管怎样，如果我们纯粹且无显著扭曲地表达这些原型，它们将始终活跃。这一点与蜕变原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只能在短暂时间段内得到表达。

## 符号

一个男性形象站在一驾立方体战车内，战车的顶部由四根柱子支撑。从战车前部的车顶垂下罩纱，其在人像的左侧比右侧垂得更低。战车正面有一个带翼圆球，两侧有轮子，使战车能够移动。他的头上戴着头盔和乌拉埃乌斯，他的胸前有两个成镜像对称的直角，下方是一个奈十字(tau)。他的右手拿着一个发光的魔法球，左手拿着一把剑，剑锋向下。两只斯芬克斯拉着战车前进，右边是黑色的，左边是白色的。每只斯芬克斯都有一只前肢伸直，仿佛要行走，另一只前肢弯曲，仿佛要休息。

男性形象代表有意识心智。上方的罩纱是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罩纱。因此，战车车体以外的环境是有意识心智将逐步认知的无意识心智。战车的立方体特征和四根柱子表明“笼中心智”在物质世界中的困陷状态。心智在自身的概念环境中穿行，并通过与困住自己的物质世界互动从而逐渐认知自身。

两只斯芬克斯镜像对应了心智的形意者图像中的两个仆人。在形意者原型中，这些仆人代表无意识心智向有意识心智提供催化剂。在这里，它们保持相同的布局（右边黑色，左边白色），重述了一个极性的主旋律：看似正面的经验往往催化我们走向左手路径，看似负面的经验则催化我们走向右手路径。Ra 说斯芬克斯是“时间充满”的生物。C.C. Zain 将斯芬克斯解读为代表四季，因此代表时间的流逝。我认为它们代表循环时间的流逝。因此，这些斯芬克斯代表了我们的生命以循环方式发生并重现的、看似正面或负面的时间段。战车御者必须选择由哪只斯芬克斯引领船只穿过无意识心智的海洋，这个选择等同于对右手或左手路径的偏好的选择。

上方倾斜的罩纱表明，在右手路径上揭开罩纱的潜力大于左手路径，这是我们理则偏爱右手路径的另一个迹象。像往常一样，有意识心智面向左侧，但更容易的路径在右侧。因此，左手路径更容易看到，但更难行走。他右手中的圆球象征着他在努力以无意识心智的本然真相看到它并如其所是祝福它时，他照耀在无意识心智上的光芒。他左手中的剑重述了形意者图像中的剑：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被吸收以服务于他的有意识目的。

带翼圆球代表与灵性复合体的圣约，它向心智保证：心智所行即灵性所往——它们是旅程中的伙伴。心智对其中一条路径承诺的纯粹度（由他手持物品代表），通过

灵性的圣约，将战车与斯芬克斯的前进动力连接起来。在右手路径上，心智将自身臣服于灵性之更伟大权威，允许灵性牵引心智向前；而在左手路径上，心智使灵性服从于自身的权威，仅凭意志力驱动心智前进。斯芬克斯交替伸直与弯曲的腿表明向前运动必须分阶段发生。我们不能一直在蜕变中；每次蜕变之后，我们都必须休整，以观察并熟悉所处的新环境。这种走走停停的过程反映了小周期与大周期之间的交替。

两个直角代表物质和形而上领域。它们相互镜像，表明当我们走在心智内在进化之路时，外在现实会镜像内在真实。这种镜像也表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其他自我都在向我们镜像反射我们自己无意识心智的内容。忒十字（即安卡十字的底部）代表了我们必须达成的谨慎而动态的平衡，这是所有心智进化基础。它还表明了通过选择而牺牲的必要性：我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既是选择某物，也是放弃其他。这种牺牲性的选择是从一种经验跨越阈限进入下一种经验的必要特征。

### **角色：领袖 *The Leader***

与所有大周期原型一样，这个角色没有性别极化：它同时包含两性（原则）的元素。心智的大道是一个领袖。领袖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和他们是誰。领袖致力于引导根本原则。图像中人物佩戴的头盔表示对有意识思维过程的保护。领袖的有意识心智是强大的，面对任何方向的攻击均能岿然不动。他们带领和引导他人前行的能力源于强大的自我意识，以及经由他们所选道德路径，追求更深层次自我认知的不可动摇的承诺。在这一角色中，我们看到与先前相反的情形：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在向前推进的努力中协同一致。

如 Ra 所说，初始选择为所有活动打定地基，每一个选择都会加强和赋能上一个选择。换句话说，当我们承诺采用特定视角——以道德纯粹的方式——来看待自己潜意识的资源以及他人的资源时，这一选择就成为未来判断的基础。它为我们思考自己和他人开辟了一条心智路径，而这一路径的存在，会使我们更可能继续走这条路，并加深这条车辙。因此，选择一条道德极化的道路，是一种自我强化的现象。通过经验接纳自己与他人的本然样子以及放弃将其作为工具使用的所有努力，我们变得

被再次做出同样选择的行为所吸引，因为这会再次确认我们已然接受的世界观。当男性原则选择将女性原则视为纯良者时，女性原则会以证实其纯良的证据回应男性原则。领袖的世界观因此自我强化，随着心智向前发展，领袖的承诺变得越来越容易。

使领袖强大且富有魅力的，在于领袖的深信不疑：对于自己是谁，他们没有内在冲突。这个人的所有内在资源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谐音定向共振的力量赢得钦佩。领袖并不是已经完美地了解自己，或者他们也不是从不犯错。若是如此，那这个角色将成为内在进化的顶点（这与 Ra 的观点相悖）。相反，领袖和谐共振的内在定向源于他们缓慢燃烧的渴望——渴望踏上内在进化之路且永不偏离。领袖会像任何人一样经常令自己惊讶。使他们卓越非凡的，是没有任何惊讶能动摇他们沿着自己所选道德路径继续前行的决心。

与讲述者相反，领袖的核心信念体系是轻盈的。领袖随时准备舍弃那些在旅途中不再为其服务的任何信念，但构成其所乘战车的信念却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信念是使他们得以穿行于不同人生场景的基础价值判断之网络。这些来之不易的核心信念，是愚者对讲述者的批评性距离的直接结果。在发展这个距离的过程中，教条的重负从讲述者的石头建筑中脱落，只留下一组松散承诺附着于愚者批评性原则的坚实地基。这辆战车将包含一个个人神话，但不会包含该神话历史上的真实。它将包含接受或拒绝某一信念的准则，但不包含将被接受或拒绝的具体信念。领袖希望其心智构造能支持他们的不断深化自我认知的承诺，这承诺包含了一个恒常可能性——曾经真实，不再真实。那么讲述者的崩塌，在于他们思考的倾向性：现在看待自己的方式将是永远的方式。

领袖的功能是对适当的内在进化方向保持恒常觉知。领袖是心智与自身的蜕变关系之进程中的向导。领袖的动力来自于他们对始终如一的自我探索路径的承诺。领袖的赋权能力是他们独一无二的心智耐力。他们的美德是面对他人的去极化努力雷打不动，面对前方残酷的真相坚韧不拔。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将这个角色的男性原则表达为——我们可称之为——对自我发展或个人提升的内在承诺。在这个角色中，我们有意识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心智可以某种方式发展和成长。伴随着这种认识而来的是一种判断，即追求已认知到的进化之路具有最高价值。我们将这个角色的女性原则表达为对男性原则所做承诺的自然反应或回应。我们的无意识资源成为盟友和向导，在我们选择的道德路径上牵引我们前进。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心智之间的丝滑合作中，存在着静默：心智不对抗自己。在这种静默中，一心一意的专注成为可能。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在两个人之间对深化和改善关系的承诺中看到这个角色。男性原则不放弃一段关系；他们努力维系它，拒绝让人际难题与冲突阻碍他们作为一个团队解决问题。女性原则毫不犹豫地向男性原则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同时意识到他有时需要先努力来处理对于她的看法所抱有的心结，然后才能继续前行。他们的协作基于他的承诺：依照单一道德路径的方法解读她的思想与情感。她是思想和情感的动力源，而他通过对她始终如一的态度来使用这种力量。她是缪斯，而他是她的天资之促进者。

在社会层面上，这个角色通常表现为一种富有创造力的伙伴关系。一方是灵感的源泉，而另一方则仅凭集中注意力，便将这些灵感引导出来。作为灵感源泉的女性原则，将无法识别这些灵感的价值或其中的连贯主题；它们只是自然呈现。此外，若没有一个肯定她价值的伙伴的诚意，引导她从一个灵感前往下一个，她将不能接触到它们。男性原则促进者常常表现为经理人：他本身不具创造力，但他的鼓励以及在她的给予中发现价值的能力，将她的创造力引导出来。正是通过他承诺对她贡献的价值持守始终如一的态度（这些贡献要么被原样接受，要么只有在符合他设想的样子时才接受），这段伙伴关系得以多产高效。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右手路径的领袖细致地关注那些穿过心智的不愉快感受和不友善念头。这位领袖不回避这些内容，而是如其所是地接纳它们，爱自己不是无视自己的缺点和不安，而

是与它们共处中爱自己。领袖的右手路径表达是温柔、鼓励、支持、有胆识和无畏。右手路径的领袖的无畏源于男性原则的承诺：无论她最终成为谁，他都爱她、接纳她。右手路径的领袖是无条件之爱的鲜活表达——这种爱，若欲给予他人，必先给予自己。在右手路径，领袖以完全的开放与坦荡(shamelessness)回应所有自我认同危机：他只能是他本然的样子，并且他对此感到安然自在。领袖的男性原则对陪伴者忠诚且乐于奉献。他全副武装并准备好为朋友战斗。他为友情的和谐、团结与开放不懈努力。他温暖而平易近人，让周围的人感到安全。他将他人的愿望与需求置于个人抱负之上，正如他将内在那柔和而细微的声音置于自我膨胀欲之上。尽管男性原则听起来像是领袖的全部，实际上，女性原则对行进方向有着与男性原则同等的把控。正因为她的感受优先于他的欲望，所以通常她才是那个决定下一步走向的人：对于右手路径的领袖而言，权力被自由地赋予那些不处于显赫的权威位置的人。在社会层面，这是最为仁慈的民粹主义。

左手路径的领袖关注那些获得有意识青睐的无意识表达。这位领袖的男性原则通过严格判断，将女性原则控制在其表达的可接受范围内。右手路径的领袖通过爱来领导，而这位领袖通过恐惧来领导。这位领袖对自己的弱点施以规训、羞辱和惩罚，此等态度被完全一致地施加于他的任一追随者身上。无论哪种情况，领袖之所以能领导他人，仅仅因为他们已经平息了自身的心智动乱——无论是通过接纳还是压抑。男性原则设立了界限，于其中女性原则可以表达她的思想和情感：她始终有表达的出口，但必须遵守他的命令。男性原则凭借无耻的胆量和钢铁般的意志，赢得周围人的仰慕。他暴戾且令人畏惧。任何处于他影响之下的人，都会感到想让自己的叙事屈从于他的叙事。他仅凭借意志的力量和对他人弱点的洞察，就接管了他人的心智。女性原则是心智创造力和情感能量的源泉，但这一源泉被严密地管控。女性原则通过在领袖的统治中扮演角色的能力找到满足感，并且因为领袖发现她的激情本性是有用的，她将有机会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对于任何存在于无意识心智中的情感，左手路径的有意识心智都会刻意地将其抑制，直到表达该情感最有利的时刻来临。因此，憎恨与愤怒之火可以成为领袖崛起的燃料，只要男性原则能够控制其表达。

扭曲模式...

## 12. 关系四

### **特质：引领 Counsel**

蜕变原型与大道原型之间的关系，是两对之间的关系。大周期的原型不是性别极化的原型，而是性别平衡的：除了选择原型（它是性别中立的）之外，每一个原型都具有女性原则与男性原则。因此，这些原型之间的关系通常更容易被理解为两个以上个体的关系。例如，蜕变原型代表的是单一个体内在的深层冲突，因此很自然地表现为两人之间的冲突关系（一人表达男性原则，另一人表达女性原则）。另一方面，大道原型代表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虽然它们包含两面，却更容易在单一个体身上被表达。所以，三元关系是这些关系的一种常见表达模式。

蜕变原型代表某一时刻的决定。它们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十字路口，在那里，重大的转变可能发生，但只能通过有意识地做出取与舍的决定方能发生。相比之下，大道原型代表终生的承诺。这些原型出现在我们的人生舞台上，往往是回应某个激发式决定，并向我们呈现一种彻底的生活方式——若我们想要享受这条路径的果实，必须每天投身其中。心智周期的原型呈现一个浪漫故事：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进入与彼此的关系，使得男性原则逐步地、越来越亲密无间地了解女性原则，使得女性原则逐步地、越来越开放无遗地表达她自己。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或者，在左手路径中，一个有悖人伦的畸恋故事）。因此，当冲突者角色由处于浪漫关系中的两个人表达时，它展示的是一种刀锋上的浪漫——处在一个危机时刻，一切都岌岌可危。相比之下，当领袖角色由处于浪漫关系中的两个人表达时，则展现出一种彻底扎根于日常承诺与努力的爱情：一桩和谐的婚姻。蜕变原型与大道原型之间本质上的区别，揭示出两者之间一种非对等的关系：大道已经沿着这条路走了很远，而一次蜕变则是令人晕头转向、无法抗拒的，是只在片刻的。正因为这些动态的存在，我称这种关系为：引领。

在这种关系中，领袖是引领者。引领者的角色是协助冲突者的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度过危机，引导他们走向他们自己偏好的道路，或者帮助他们因分歧无法调和而和

平分手。考量正向极化的引领关系。纯良者只是偶尔觉醒，这种觉醒源于她发现伴侣并未成为她的真我之友。在纯良者此次觉醒之前，他曾经似乎是一个真我之友；如今在她伴侣的态度中显而易见的道德冲突，曾经根本看不出来。冲突者的男性原则并非通过面对——纯良者拒绝屈从于他惯常贬低她的方式所产生的——挫败感，来学会何谓真我之友。她要求尊重。他的学习方式是通过她的要求：将看待她的方式转变为比以前更纯洁的一种方式。婚姻发生于重复的阶段中，其间最初承诺相亲相爱的仪式被重复。每次重复都深化关系并开启相互经验的新路径。因此，引领者的角色是为冲突者呈现一个成功结合的范例——男性原型和女性原则携手合作以渡过一次又一次蜕变。关键在于引领者已经历过冲突者当下的困境。在右手路径上，引领者并不告诉冲突者应该怎么做，而是向他们呈现一种新的范式：爱被更自由地给予，双方都敏于共情，对方表面上的弱点被视为可爱的特质而加以珍爱。令冲突者对此经验信服的是，他们发现引领者自身的关系极具启发性：看到真的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考虑彼此的方式、一种截然不同的相处之道，揭示了此前无法想象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原型的引领意涵并不是只有通过浪漫关系表达。真我之友与纯良者之间的关系（如引领者内在所表达的）无论是否涉及性接触，都是相同的。走在右手路径上的人在浪漫关系中最终渴望的一切，无非一位在尽可能的最亲密层面上的真我之友。

负向极化的关系呈现了妾侍和征服者在危机中（在冲突者中）的结合，因为它面对了与承诺一致的结合。人类浪漫关系中所谓的“红色药丸”意识形态，正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相当清晰的表达。在这种观点中，每个女人（实则推及每个他人，正如原型叙事所示）都是一个妾侍，她希望将自己出售给有能力调动最大社会权力的男人。那个男人就是征服者，他以不可抗拒的独断专行使周围人屈从于他对他们的构想。在妾侍身上，征服者看见一个能以新鲜有趣的方式反复征服的人。在妾侍看来，征服者是真正优于她的人。她拒绝接受与一个不能够令其信服地将她视为奴隶的人建立关系。她渴望在他面前被羞辱，以此印证他的辉煌。

但是请注意，上述描述并非意图涵盖 BDSM 世界中性和关系的各种表达形式。由于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关系是所有行为的基础，因此非主流性行为世界大致上是右手路径的取向。相反，左手路径的特征是男性原则通过强迫手段掌控女性原则，毫不顾及她自身可能的意愿。这从根本上是一种操纵和虐待的关系，其中女性原则的心智被塑造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顺从状态，她甚至在男性原则的贬低中获得快感。

在左手路径上，引领者与冲突者建立关系的方式大致与右手路径相同，但手段更具有控制性。引领者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榜样出现，试图冲击冲突者的心智。但他们并不是仅仅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可选项，而是试图通过诱惑、刻意的撩拨与制造神秘感，以及一个包罗万象的洗脑计划来引诱冲突者走上左手路径，在该计划中，左手路径被呈现为唯一可走的路径或者毋庸置疑收获最大的路径。在左手路径上，引领者将冲突者拖入自己的轨道，因为这种关系为引领者提供了扩展其影响范围的机会。

这个关系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进入承诺危机并穿越它的过程。在右手路径上，纯良者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为了她自己的心智健全、自我认同和自我尊重，她必须拒绝朝一个让她感到屈辱的方向迈出哪怕一步。这一拒绝使得关系本身的存续陷入危机，因为她的伴侣这一次可能没有表现出真我之友那种坚定的支持。作为真我之友，要求他即使还无法看清，依然接受她正在说出真相：毕竟，问题的核心是她的自我认同本身，在右手路径上，她的自我认同归属于她。

负极关系中也上演着同样的走走停停的动态，但在道德上是反向的。妾侍发现自己必须拒绝朝支持与善意的方向迈出哪怕一步，因为一旦她的伴侣允许柔情软化了他的权力铁腕，他就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从而打破了那——妾侍深信在他的威严面前自己一文不值的——魔咒。她要求来自他的君威如狱般的力量，因为她在心理上对屈辱与卑微的感觉上瘾。

###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无意识心智是我们的缪斯。它是所有灵感的源泉，是构思和情感的起源。但我们与这种资源的关系，以对它的一种混合态度为特征。我们告诉自己我

们是谁，哪些特质是有价值的，一个更好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期望自己活出那个更好的自己。当这种态度变得令无意识心智无法忍受时，它将中止作为灵感的源泉之功能。作家的写作障碍或其他类似的创造障碍正是这样一种症状，表明在有意意识心智改变其态度之前，无意识心智拒绝继续下去。尤其对于那些致力于自我发展的人来说，这极为常见，他们往往逼迫自己走向压制的方向。自我发展的的心智空间充斥着道德极性混合的建议和方法。有数不胜数的压制技巧用以对抗自身的低效（例如试图运用“80-20法则”作为剃刀，剔除看似无用的80%）。我们追求内在进化的热情，会使我们看不到道德极性混合的技巧的危害性。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强迫自己采用这些技巧，纯靠意志力精进，尽管这样做时我们感到精疲力竭。任务清单越来越长，每一项都越来越感觉像是例行公事而非激动人心的成就。如果我们倾听，我们会发现内在有一个声音在呼喊：“拜托，别再搞了！”

在这种时刻，冲突者活跃，因此适宜成为心智的大道。这意味着从当下的内在冲突中后退一步，以记起我们生命目标的更广阔的范围。我们必须记住对自己的承诺：温柔、接纳、滋养、无条件地爱和无限地支持。这份对自己的承诺宛如一套婚姻誓约，在其中我们承诺成为我们自己的真我之友，并将我们的无意识心智视为纯良者。当一个内在冲突的时刻出现，我们发现自己在强行给自己制造不痛快时，记起这个承诺会使选择变得更容易。

反之，当我们临在于“视自己为可爱、可接纳且有价值”的个人承诺时，内在的引领者便活跃起来。但我们可能处于对这种承诺的觉知状态，而不能真正触及我们渴望的感受。表达引领者，从根本上说，就是渴望。但我们渴望的境界往往感觉遥不可及：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未能达到理想，这种失败让我们感到困难重重，仿佛在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内在的引领者想要爱自己，但已经忘记了如何爱。在这一刻，找到内在的冲突者是适宜的。引领者无法感到有所成就，标志着灵性进步的平台期已经结束，一个陡峭的上升期即将到来。现在正是时候去拥抱感受到内在冲突的必要性，并依循我们所承诺的路径做出选择。一旦我们识别出一直以来自己是如何以混合的方式看待自己，如何在暗中贬低自己，选择就会变得清晰。在做出选择

之后，不可能的感觉会消退，因为我们会记起，这条道路是由一小步一小步构成的，每一步我们都能迈出——只要我们一步一步走。

在人际关系上，同样的动态重复出现。当一个朋友或家人站出来反对我们的——关于他们是谁或他们应当成为谁——愿景时，那个人是在邀请我们成为真我之友，作为他们天然纯良的守护者行事，而不是试图将我们——关于他们最好且最有益的自我认同——的观念灌输给他们。或者，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自己被一段人际关系中出于好心但摧毁自我认同的性质所拖垮时，我们对我们的自我认同变得固执、坚定。无论我们表达哪一方，冲突者都是活跃的。当此类冲突为我们浮现时，恰当的做法是寻求一位引领者，此人能向我们示范右手路径的、充满爱与接纳的友谊。同样地，如果有人向我们揭示了他们的冲突关系，在与他们的关系中由我们来表达引领者是合适的。仅靠我们自己未必总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从另一个人的内在动态中看到一段人际关系的类比，这是更困难的。所以这个邀请可能是让我们成为身在关系中的引领者：一对伴侣引领另一对伴侣。

在社会层面上，压迫——在许多方面是一种身体周期现象——通过使用那些将个体进行定义并归类为固定标签人群的叙事而持续存在。我们世界的思想领袖，即使是本意很好的那些，也会传播关于其他群体是谁、是什么的故事。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我们试图定义的群体之强烈抗议，仍在从事这种断言行为，那么我们正被要求成为盟友（社会层面的真我之友）——通过让自己的叙事退场并由对方自我宣告的叙事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被那些宣称关心我们最大利益的人的持续误解和责难所压垮，假设这些人真诚关心我们的最大利益，那么我们正被要求告知他们：他们对我们的自我认同本身造成了伤害。社会层面的纯良者必须为自己发声，以便盟友群体能够看到他们做了什么——在不知不觉中——造成对社会纯良者的自我认同的持续侵犯。盟友无法发现他们已经如何压抑了纯良者，除非关系本身岌岌可危。此刻的沉重向盟友群体传达：这是关系中的决定性时刻，且明显存在一个错误答案。

然而，除非我们有一个关于实践效果如何的样板，通常不可能选择盟友关系。从冲突关系中男性原则的视角来看，社会纯良者请求的盟友关系，听起来可能像是要求

他为了她的自我认同而牺牲他自己的。他有一种滑稽的信念，即放下对社会纯真者的轻蔑态度，自己将会在与她的关系中自贬身价。社会冲突者的男性原则担心，放弃妾侍意味着沦为妾侍。在这一刻，社会的需要是向冲突者呈现一个典范的盟友关系。男性原则需要看到，成为盟友不仅是安全且有尊严的，而且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将通过选择盟友关系而得到极大的改善。

### 13. 关于埃及塔罗的说明

学习 Ra 所教导的身体和灵性周期，始终是一种与学习心智周期截然不同的体验。在心智周期中，我们拥有一套广泛且近乎全面的已确认符号系统以及对这些符号的解读。在身体和灵性周期中，我们更像在黑暗中摸索。这些卡牌中的符号几乎没有被明确讨论过。大部分被讨论到的符号只得到了 Ra 的极少评论。而可怜的身体的形意者更是完全没有得到评论。我们如何知道应该关注哪些符号，又应该忽略哪些？一旦我们识别了正确的符号组合，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它们呢？

在 89.14 和 89.15 中，唐询问 Ra，他们使用的塔罗牌（C.C. Zain 制作的光明兄弟会牌组），在呈现曾经刻在大金字塔墙壁上的图像方面，是否至少有 95% 的正确性。Ra 确认了这一点。考虑到这些图像得到了 Ra 的认可，我们本可以就此打住，但塔罗牌的历史，特别是埃及塔罗牌的历史，值得探究。

第一套有历史记载的——与 Ra 通灵团体使用的 Zain 牌组很像——图像是由法国神秘学家 Falconnier 和 Wegener 在 1896 年出版的。虽然存在比之更早的埃及风格卡片，没有一个与 Zain 牌组非常相似。这一点很重要，因为 Ra 确认了此类牌组独有的许多特征。例如，心智的母体（奥秘#1）中的笼中鸟得到了 Ra 的认可，但这个符号是 Falconnier/Wegener 牌组和后来基于它的牌组独有的。相反，几乎所有牌组（包括埃及风格卡片）的同一张牌上都出现了权杖、刀、杯和五芒星，这些符号都被 Ra 认定是后世添加的而予以否定。这些事实本身就足够惊人，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历史学家一致认为 Falconnier/Wegener 的图片是仿照保罗·克里斯蒂安(Paul Christian)书中的描述，然而，笼中鸟并不是克里斯蒂安对奥秘#1 的描述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中，Ra 通灵团体使用的图片只能追溯到 1896 年。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然而早在此牌组问世前数十年，关于某座神秘埃及地下神庙内铭刻有塔罗图像的传闻便已流传。Ra 证实了这一传闻：“那些追随我们的教导/学习者，首度在启蒙场所内尽其所能绘制了这些图像。”结合 Ra 关于金字塔的讲述，“启蒙场所”似乎是大金字塔的皇后密室，但照片显示该密室墙壁并无铭刻。对此谜团，我只能耸肩以对。

已知最古老的塔罗牌图像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但它们并没有以显著的埃及风格被绘制。它们与埃及图像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奥秘#6（心智的蜕变）的图像，但埃及牌组<sup>6</sup>的独特细节却似乎凭空突现于 1896 年。埃及牌组最显著的独特细节之一，是在奥秘#8（公正）中围绕人类女性形象的一系列象征性生物阵列。由于 Ra 接触在当时结束，我们无从确认这些符号中哪些是原有的，哪些不是。更棘手的是，塔罗的史料记载表明，评论家们几乎毫无顾忌地篡改图像以契合己见。如果塔罗牌图像确实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然而，Ra 似乎认可现代埃及牌组，并确认其准确率在 95% 以内。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切？我必须得出结论，这些图像的起源将始终是一个谜。除非 Ra 突然再次出现，否则我们将无法获得关于其余卡牌的具体图像的确切确认。这可能会让学生感到如同努力穿越流沙。然而，我们拥有一些可能比卡牌上的图像更坚实和更基础的东西：我们拥有分类系统，通过它可以收集整理概念复合体的核心。正如我在本书前面所说，塔罗牌解读的历史表明，仅凭图像不足以分离出单一、一致的解读。解读众多符号的方法有很多。我发现，研究构成符号基础的分系统，而不是研究符号本身，更有助于抵达图像的最深层内涵。此外，由于 Ra 似乎大致认可前七张牌中的图像，我们有理由认为其余牌中的图像与原始图像足够接近，可以按原样使用。

---

<sup>6</sup> 译注：可对应为 Zain 牌组。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对图像中符号的评论将反映出我对 Ra 会认可哪些符号以及它们的含义之普遍不确定性。有些符号比其他符号更容易融入概念复合体。有些符号则令人费解。

## 14. 身体的母体

### 符号

一个身着黑白条纹服装的女性形象端坐于坚固的王座之上，双足踏于基座。她被蒙住双眼，头戴饰有乌拉埃乌斯的铁冠。右手握剑，左手持平衡状态的天平。其身后站立手持玛特(Ma'at)羽毛的信使。其上方是华盖与飞翔的带翼乌龟。身旁一只狮子背驮斯芬克斯徐步而过。

女性形象代表无意识身体。带有踏脚基座的坚固王座表明了这个原型的极端稳定性。它不仅仅是稳定的；它会自动恢复平衡。她手中的剑和天平反映了相同的概念。天平已经处于平衡状态，但如果它们倾斜，已出鞘之剑将准备攻击。无意识身体负责协调身体的所有自动程序。这些程序的协调寻求稳定、规律的能量流动：内稳态。这种稳定能量流的循环性质由斯芬克斯代表。另一方面，狮子代表了身体本能驱动力的巨大潜力和危险。

蒙眼布并不代表罩纱，因为蒙着眼睛的是一个女性人物。在标准的罩纱意象中，女性向男性隐藏。不如说这里的蒙眼布与她手中的剑和天平有关。凡使天平倾斜者，必遭其剑刃攻击作为后果。这种攻击不在乎造成失衡的根源；也不理会那些可能会解释失衡为何被引入身体系统的叙事性描述。她对失衡的反应纯粹是所引入失衡程度的函数。她头上象征着不灵活的铁冠重述了这一概念。她的反应规则没有例外。站在她身后的玛特的信使代表了来自普遍真理的支持：玛特是埃及的真理和公正女神。无意识心智协调身体隐藏运动时的行动，是由自然法则本身所指导的，所以身体的运动既非率性而为亦非出于个人意愿。无意识身体正是因果律这一自然法则的体现。

带翼乌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符号。Zain 和 Saint Germain 都说带翼乌龟代表对罪过的忏悔。然而，这似乎说反了，因为乌龟从她身后飞走。她不忏悔；那些罪人（或破坏平衡的人）忏悔，希望从她那里得到宽恕。蒙眼布的存在似乎与这种解读相矛盾。或许两者可以这样解读以自洽：如果罪人主动赎罪——重新平衡天平而不是迫使她来纠正——那么还是可以获得宽恕。即便如此，也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带翼乌龟应该象征对忏悔者的宽恕。相反，我认为它暗示了缓慢的灵性飞翔（翅膀）唯有在物理载具（携带自己家园的乌龟）之内方可实现。这种解读与心智的母体恰当地联系起来，所以我更支持这个解读，而不是宽恕论。

我必须承认我无法了然华盖的意义，故在此略过不表。

### **角色：野性女人 *The Wild Woman***

野性女人不会思考自己做什么或为何这样做。她对思考毫无兴趣。她被本能的欲求和渴望驱动。正是她的身体，清楚知晓需要什么以及何时需要——每个渴望都在恰当时刻出现，而她全然跟随驱动她的渴望。若遭攻击，她会根据同态复仇法（*lex talionis*，以眼还眼）进行等比例还击。她是自然公正的鲜活显化，但对人类的法律公正毫不理会、毫不关心。

野性女人的公正是事实公正或经验公正。无需推演公正要求什么，也无需严格遵守法律条文。她的本能动力即是其先天公正：她所做一切是对任何失衡干预施加自然平衡的补足。她不假思索、自发行动，是因为必须如此。冲动在她体内积聚，即使想要克制也绝无可能。正因如此，她的公正常与法律体系冲突，因为这些体系往往沦为不公正的工具。

我并没有将这个角色作为公正的鲜活表达进行过多谈论，因为她只会回应某些形式的有意识干预而施以公正。但有意识干预是身体的赋能者的责任。简而言之（详细论述将出现在关系五）：赋能者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影响野性女人的惯性活动循环。野性女人会以一种自然反应来抵消这种干预，而这种抵消措施，无论是什么，天然都是公正的，因为它使物理世界恢复了平衡。

野性女人的赋权能力在于她对身体需求的直接调和。她的美德是无所顾忌的胆量和.....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通过对身体需求的直觉觉察与回应来表达野性女人。这通常表现为我们无需思考就采取的习惯性行动，但也包括身体的自动机能，如呼吸、消化和排泄。内在的野性女人是身体在维持其作为心智使用的载体时的常规运作。这一原型，如同所有身体原型，也延伸至我们所栖居的环境。身体并不止于皮肤；它作为我们个人灵光圈的一部分，至少自皮肤向外延伸 50 英尺。因此，野性女人的活动也包括我们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习惯性无意识互动。通常这些环境是工作和家庭环境，但也包括任何成为第二个家的环境。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通过与他人互动时不假思索的模式来表达野性女人。我们认为自己一直在选择如何生活，但这确实不是真的。我们与他人的大部分互动都是由无意识活动的机械模式引导的，这些模式引导我们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进，而且通常并不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是通过模仿父母和其他权威人物而领养的。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如此频繁这样做，以至于我们通常甚至没有注意到它正在发生。我们用标准的问候语打招呼，使用标准的措辞，讲标准的笑话，并从事标准的活动。我们如时钟般精准重复一直以来的行动细节。野性女人是一个僵固于习惯的生物。

社会层面的野性女人是人类无计划的社会互动。它是当每个人都基于自身需求行动而不追求任何社会结果时，自然出现的协调。社会层面的野性女人是强大的，因为无意图自发组织的社会活动很难被颠覆；但她同时也是无力的，因为有意识组织的社会活动可以很容易地控制无意图的协调。社会层面的野性女人在任何制度性权力体系中毫无立足之地。她是那些只遵循个人习惯而不是规则、从不考虑自身行为的更大社会意义的大众。她永远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尚未意识到自身存在性的无产阶级。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与所有母体和赋能者一样，身体的母体不存在极化表达。她就是她之所是。

野性女人的一种扭曲表达方式是麻木不仁。在这种扭曲中，野性女人无法感知到对其习惯性活动周期进行的干预尝试。令试图干预者石化的是，她若无其事般我行我素。这种扭曲完全阻止了赋能，因为正是赋能事件改变野性女人的行为。

野性女人的另一种扭曲模式是无意中进行的节奏紊乱活动。身体倾向于可预测的活动周期，身体的赋能者依赖于这些节奏，以便对如何干预做出明智的判断。但若活动周期无法形成可预测节奏，明智的赋能便无从实现。

请注意，上述两种扭曲形式都接近于精神错乱。通常，当我们进入这个角色时，我们是以相对未扭曲的方式进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表达这个角色最常见的扭曲是完全避免进入它。我们倾向于认为最好或最合适的行动是那些经过仔细计划的行动。但这种思维否认了未赋能的无意识身体的智慧；也否认了自然公正本就编码在我们本能之中这一理念。我们不信任自己对身体需求的直觉判断；宁可听从他人意见或自行推演。

野性女人一种看似扭曲的表达方式是对干预做出不对称（或不公正）的回应。这种回应可能过度或不足。同态复仇法，或者说“以眼还眼”，是自然公正的表达。这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有来必有往；准确说，这意味等量回报。但我们对野性女人的表达往往因历史的创伤而显得夸大或削弱。我们将过去投射到现在，这种创伤残留会影响我们对干预的回应：要么因害怕重蹈覆辙而畏手畏脚，要么为了此刻一举清算所有旧账而爆发式回应。但事实上这并非野性女人的扭曲。身体的母体是生活创伤的储存库；保存了所有有帮助或有害的干预的记录，并且这些记录塑造了野性女人的行为模式。因此，所有回应都是对称的，不仅是对当下干预的回应，还是对“同类”干预及“同类”干预在身体复合体中遗留的历史影响的回应。

## 15. 身体的赋能者

### 符号

一个人类男性形象站立着，右手拿着一根拐杖，左手拿着一盏灯。他披着一件方形的披肩或斗篷，部分遮住了灯的光芒。他面向自己的左侧，在他面前爬行着两条蛇，每条蛇各自戴着一顶古埃及红冠和白冠。

男性形象代表有意识的身体。灯代表内在子子理则的辉煌真理。心智的赋能者这个原型，描绘了子子理则，它“通过自由意志，选择在其经验连续体中做出改变”。Ra告诉我们，在投生期间，我们发现自己“在黑暗中拿着一根微小的蜡烛工作”，以纠正我们的不平衡。这张牌中的灯就是那根微小蜡烛。这点烛光只向我们揭示了在路途上我们必须迈出的下一步；这下一步是内在子子理则所选择的在母体中的改变。因此，这张牌中的有意识身体仅凭一盏小灯在黑暗中行走。

斗篷的方形象征着物质世界。因此，物质世界本身部分地遮蔽了内在子子理则的光芒。身体周期是行动和后果的领域，因此理则之光揭示的不是心智或灵性真理，而是必须实施的行动。但物质世界并非对有意识身体自身遮蔽理则之光，而是将这光芒对其他所有人遮蔽。因而它代表着自我与他人间的罩纱。我们自身行动及行动动机中的智慧，并不为他人所清晰看见；内在理则之光向除我们自身外的所有人都是遮蔽的。

男性人物前方两条蛇所戴王冠，象征王权的外在与内在特质。蛇本身即代表智慧，尤其在它们昂起的乌拉埃乌斯姿态中。因此，有意识的身体同时跟随两种智慧：外在智慧常被称为审慎，内在智慧通常体验为对实现更高目标所需行动的明晰感知。

### 角色：贤者 *The Sage*

有意识身体的活动对它自己是透明的。我们意识到我们有意识的行动理由，并理解这些理由如何与我们有意识的信念、动机以及所处的环境相契合。对特定时刻“如何行动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很少缺乏主见；对“如此行动是一个好主意”的判断，我们更是从不缺乏理由。当然，并非所有信念与动机对我们都是透明可见的。其中大部分深锁于无意识心智的隐秘深处，由高等女祭司看守。但我们能触及的那微小

部分的自我，就如同一束光，揭示了周围世界的本质。物质世界令人困惑的活动遵循模式。有意识心智敏锐地觉察这些模式化活动，因此，在经过一番观察之后，对如何有益地改变模式化活动形成主张。

“智慧”这个名称经常被用于这个角色——甚至得到了 Ra 的认可。这不是最糟糕的可用名称，但我认为它会引发误导。这个角色的智慧，并不是那种睿智老者的远见通透；或者即便是，这种通透也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般深谋远虑。相反，这里的智慧实为内在子理则的深邃智慧。这种智慧漠视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及其命运走向的得失算计。在他人看来可能是判断上的严重错误，结果却是一段关键的经验，没有这个经历，个体也许无法培养出对其环境中微妙活动的适当敏感度。正如 Ra 所说，“没有错误。”这个形而上学的真理是贤者角色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角色有时被称为隐士(the Hermit)。追随自身那盏微弱烛光的隐秘智慧——一种不会向我们完整解释自身的智慧——是一种孤立的体验。在他人看来，“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吧”这种个人主义看上去很愚蠢，导致我们迅速失去朋友，因为他们担心我们的相伴会如何影响到他们。

贤者的特征在于执行他自己认为的好主意的意愿。作为赋能者，这种对母体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催化剂，特别以意外后果的形式呈现。但这种催化剂并没有使最初行动显得不明智；恰恰相反，催化剂的产生正是贤者行动之所以明智的原因。

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贤者通过细致观察生成行动计划，但他自己并不实施这些计划。但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制定一个恰当的行动计划，会在我们内心引发实施该计划的渴望。这种渴望是不可抗拒的。即使当我们向他人透露我们的意图，他们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是个坏主意，我们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去做，不计后果。贤者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他是最初的行动者，这个行动者对周围物质世界的有意识观察与思考，引导他做出应当采取何种行动的判断，而这些判断驱动他一路走向行动。当一个行动过程产生如此令人不快的后果，以至于我们说出“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时，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贤者吸取了教训。但事实并非如此。贤者已经被理则之光启迪。变化的是围绕我们的母体的均衡运作，这导致内在理则对“如何行动是一个

好主意”作出全新判断。关于新鲜体验的实验已经被实施，结果也已被观测。因此，接下来是一个全新的实验，于是：“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

贤者的功能是改变物质环境的习惯性、周期性运动。他的动机来自于渴望更好地利用物质世界，包括他自己的身体。他的赋权能力是他有能力清晰看到那种将进一步揭示物质世界内在运作的干预方式。他的美德是...

## *层面*

在个人层面，贤者是对被我们考量为有益的行动方式之觉知，包括持有这些判断的理由与践行它们的意愿。在此视角中，我们设想一个期望的结果，该结果契合我们关于自身行动如何广泛改善世界的整体感知。乔治·法塔姆(George Fatham)为此牌绘制的图像中，贤者的目标被表现为山巅的光辉之城，他正朝此艰难跋涉。我认为这个补充恰当地捕捉了我们有意识地构思行动意图的方式：将其融入一个“世界因我们行动而变得更好”的整体世界观中。

在人际层面，每当我们干预他人不加思考的日常惯例时，便是在表达贤者。这可能带有恶作剧特质，比如当我们恶搞一如既往执行日常程序的某个人时。但也可以是意图帮助或伤害的严肃干预：或许我们正以一份令人愉快礼物或令人不安的法律文件，使工作中的某人感到吃惊。人际贤者以双重目的打断正常生活的流动：其一是作为实验，以确定此类打断将产生何种后果；其二是通过打断的预期结果，努力优化日常生活的流动。最重要的是，贤者带着具体且有意识的目的对他人采取行动：他有一个议程。

在社会层面，当某个群体通过干预无社会议程者的活动来代表某种社会议程行事时，它便是在表达贤者。这通常表现为法律行动，比如当立法通过时，或者社区被管制。总体而言，贤者相对于与其互动的其他社会群体具有社会性权力。社会贤者凭借其组织化、目的性、计划性的行动之便利，试图矫正普罗大众那些被社会视为低效、无益甚至有害的行为。社会贤者代表体制内。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贤者的一种常见的扭曲表达，是在实践推理中出现瑕疵或崩溃。贤者关于“如何行动是一个好主意”的判断，依赖于他在理性上找到达成结果的手段的能力，而这些结果必须符合他对物质世界如何被最有成效利用的愿景。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身体需要更多的锻炼，就必须能够理性地决定能让身体获得所需锻炼的行动过程。这被称为手段-目的推理：为自己的目的确定最合适手段的能力。因此，当我们的手段-目的推理崩溃时，我们以扭曲的方式表达贤者。这常常通过心智周期中显现的自我破坏而发生。那个在我们看来是实现想象中目标的恰当手段的行动过程，恰恰适得其反。当这种未能准确预测行动结果的情况，并非因为物质世界的不可预测，而是由于对行动计划单纯缺乏关注时，我们的身体周期很可能已被心智周期所覆盖。这种覆盖效应扭曲了贤者的实践推理机制。

手段-目的推理是实践推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类似于感知。实践推理的这一方面是我们识别什么有益于我们的能力。我不是指道德意义上的“有益”，而是指健康意义上的。如果贤者不再认为正常的健康行为（例如吃天然食物、保持充足规律的睡眠、寻求陪伴和知识、关注自己的实践推理过程等）对他有益，那么身体周期很可能已被心智或灵性周期所覆盖。因此，我们表达贤者的重大扭曲源于身体周期机制被自我的高阶进化面向所征用。

贤者的另一种扭曲通常被称为意志薄弱。在这种扭曲的表达中，我们能明辨什么对我们是好的并认识到达成目标之手段，但我们缺乏行动的意志。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况，因为识别出一种世间美好与获取手段，似乎应自动产生行动动力。但贤者有时会陷入一种抑郁状态，这种抑郁不会使他的理性之光变得黯淡，却会削弱他的行动力。同样，这很可能是心智或灵性的覆盖特性所导致的后果。行动意志的匮乏，是灵性活跃的典型征候。

## 16. 关系五

### **特质：干预***Intervention*

野性女人是活跃的，但她是习惯性的。她也是反应性的，这意味着对习惯性运动循环的打断，总会产生反噬。物质世界总是试图重建内稳态，而这正是野性女人的基本的标志性倾向。另一方面，贤者是活跃的，却是有意图的。他绝非反应性的；他观察周围世界的运动，并以有意图且预想的方式干预所观察到的循环运动。因此，我将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命名为“干预”。

有人或许会认为，像贤者那样积极主动总比野性女人那样被动反应更好。我认为这种想法在根本上是性别歧视的（性别主义？）。让我们考量贤者主动本性的问题性特征：他的存在方式，全然无法表现舞者、乐手或即兴诗人那种丝滑与灵动。若此角色登台表演，他将显得笨拙而机械。与身外世界的关系中，他的自然状态是远离聚光灯。他最伟大的美德之一就是觉知到沉默的重要性。贤者理解因果世界的运作，依此采取行动，但他不会谈论这些因果运作，除非他的谈论行为能对因果秩序产生积极的（他认为的）贡献。由此可见，贤者怀有谦逊与克制之心。请注意这与积极主动的标准定义相去甚远。

现在考量野性女人。她的行动中没有先入之见；既不筹谋规划，亦无更高议程。她受自身内在敏感性的支配，这种敏感性指向自身身体系统与系统所处动态环境的平衡。对内在平衡的敏锐感知，意味着她的反应性是完美对称的。她的反应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反应；她的存在本身就带来了任何需要的平衡，即使没有人认识到这种需要。即使在聚光灯下，她的动作也是流畅且自如的——这与贤者不同。

野性女人似乎并未从与贤者的互动中得到什么。她一直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满意，而他的行动则扰乱了她的活动。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野性女人常常欢迎贤者的干预。他的深谋远虑有力量平息并安抚她最具破坏性的倾向。例如，过着习惯性邈邈生活的某人（表达了野性女人）将很适应被垃圾和污秽包围。她并不对此感到困扰。另一个人（表达了贤者）可能进入这个场景，并认为她或许会欣赏一个更干净的环境，于是他开始整理。他尊重她现有的循环模式，因此他确保她知道他是如何

整理的，以及她珍贵的物品被放到了哪里。当然，事情不会完美进展，如果他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整理，或把她想要的东西放在她找不到的地方，她会对他大发雷霆。但通过他的干预过程，她可能会发现，他对她更整洁的生活方式的愿景，其实也是她自己想要的，只是她以前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没有能量为自己创建。野性女人想要过上快乐且满足的生活。贤者也希望她如此，但他看到她的许多习惯阻碍了她以此方式生活。于是，他干预了。所以我们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自然的吸引力，类似于心智的母体与赋能者之间的自然吸引力。

当然，贤者的干预通常并不那么顺利。他对她造成的每一次伤害都会招致对等反应。而造成伤害是贤者的特质。这些角色代表了先于道德极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它们代表了我们的尚未极化的部分），因此贤者的意图不会被恶意或同情过度影响。他主要对实验感兴趣。但正因他在实验，他将无法完整预知结果。他期望惊喜。由于道德极性之间的选择是人类体验的核心，最重要的惊喜是那些结果具有道德效价的惊喜。野性女人作为盲目公正的化身，如果贤者的干预对她有害，她将进行报复。相反，如果他的干预有帮助，她将奖赏他。

此刻，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我们该如何定义“伤害”和“帮助”？在身体周期中，这些概念直接与愉悦和疼痛、舒适和不适相关。身体的愉悦与疼痛反应是一种情感性的感受，它们确认某些身体活动的益处或伤害。野性女人的体验通常是一个由愉悦与疼痛交织而成的周期性混沌。贤者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强化其中一些愉悦与疼痛，并减轻另一些。如果贤者的干预，总体带来的痛苦或不适多于愉悦或舒适，那么她将报复。如果相反，她将给予奖赏。

但请注意，野性女人所认为的有益或有害，未必与贤者的观念相符。贤者关心的是实现他所设想的物质世界的秩序。他心中有一幅乌托邦图景，而他的行动意在实现这一乌托邦。他相信，实现这一愿景将使野性女人的体验总体上变得更加愉悦。但他的行动都将基于每一步在当下引发的变化得到判断，而不是基于他的理想。

野性女人对贤者的干预之回应成为催化剂。这个催化剂从不加思考的自我流出，没有议程，从根本上是公正的。它向有意识心智传达其自身行为总体上是舒适还是不适。

##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有时发现我们日常不加思考的行为习惯往往带来超出必要的不适。如果我们确信这些并不那么有益的行为习惯与灵性或心智的催化剂无关，它们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有意识地反思打断这些习惯是否会有所帮助。所谓打断，我不是指大规模的根本性改变。我是指一个微小的增强，来自某一方向的一点点压力，可能使天平倾斜到一个更有利的状态。在这种时刻，成为贤者是适当的，因为这个角色的愿景让我们看到可能最有益的潜在施压方向。

反过来说，我们对身体活动的有意识议程有时会变得过于激进，用不愉快的改变压垮我们的身体或物质环境。虽然身体会自然自发地对这种压垮性的干预作出反应，比如当过于激烈的健身计划导致受伤时，进入野性女人的角色有助于抑制身体对过度刺激的反应。这样做会使我们放松进入自身自然的身体节奏，放下对自身行动的议程。如此一来，我们将更有能力自如地采取平衡措施，并迅速终止我们那过度刺激的计划。

在人际层面上，当关系中的某人的习惯性行为似乎对其自身有害时，成为贤者是恰当的。注意，这类情境总是易变的。干预并非绝对需要获得同意，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不侵犯个人边界的情况下干预他人的生活。这种干预通常表现为私下与某人交谈。当我们与他人建立了一种关系，他们对我们的信任以及对可能拥有的任何洞见感兴趣，本身就是一种默认的邀请——如果我们看到他们自我伤害，可进行善巧的干预。虽然在这样的情境中成为人际层面的贤者是恰当的，但要记住，贤者的力量之一是沉默。过度作为很容易，而打断一个有害习惯可能只需要出人意料的微末之力。当成为贤者时，要记住，催化剂将不可避免地跟随着你的干预，因此不管你觉得你的行为多么恰当，也要准备好接受你的干预带来的不愉快后果。

同样，当我们发现他人干预我们的生活时，进入野性女人平衡的接纳状态是合适的。一方面，她想要生活在更多舒适、更少不适的状态。有时，舒适只有在最初的不适时刻之后才到来。然而，其他人常以自认为对我们有益的方式干预我们的生活，但造成巨大伤害。干预我们生活的人基于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结果，可能将伤害视为合理的。但请记住，贤者不是公正的承担者；野性女人才是。因此，在这样的时刻，

进入野性女人的自然节奏，通过我们自身的行动，允许她表现出此刻的公正，这是恰当的。当一个人为了某种臆想的目的而施加伤害时，这个人就会受到报复。请注意，我不是指身体暴力。而是说，野性女人独有公正之怒的惊人力量。释放公正之怒，即使只是口头形式，也具有深度的催化作用。当某人——纵使意图良好——逾越边界时，便已应得公正之怒的反噬。在这一刻，没有灵性法则禁止这样做。请记住，压抑情绪是左手路径的现象，因此允许情绪得到表达。

在社会层面上，贤者以具有政治意识或社会活跃度的机构和团体的形式出现。这些团体可能得到法律系统的支持（它们甚至可能就是法律系统），也可能得到意识形态驱动财富势力支持。无论如何，社会层面的贤者兼具实施手段与行动议程。当我们看到社会中存在明显低效或有害的行为循环时，进入社会贤者是恰当的。多数政治意识形态都具有社会贤者面向，因其动机都是意欲实现一个更高效、丰饶、宜居的社会。我们经常认为政府的目的是改善其公民的生活。这本质上是贤者式的思维方式。当看到使普通民众生活困顿的社会失序与功能失调，作为社会贤者，我们理当推动将改善这些状况的社会协调机制的变革。

然而，贤者干预的危险也潜伏在社会场景中。当我们使用了协调一致、有意图的行动作为手段来干预大众生活时，我们的行动往往会催生无数始料未及的后果，以我们未曾预见的方式加剧民众生活困境。作为社会层面的野性女人，大众的独有权力是通过表达感激或公正之怒来对社会干预（通常是政府）做出反应。当一个有计划的干预适得其反时，公民的义愤便是公正本身的鲜明表达，法律系统亦不足论。公民抗命、抗议甚至骚乱往往是盲目公正的表达，尤其当那些没有社会议程的人的处境，在有意图地干预之后反而急剧恶化时，上述行为正是对此干预的回应。这些不公正的社会干预持续得越久，正当合理的反噬就变得越极端。这里的教训是，野性女人的公正之怒必须得以释放，因为没有它就没有催化剂，也就无法改变社会贤者的不公干预。关于这种现象还有更多可说的，但我将在接下来的两个角色及其关系的论述中更深入探讨。

## 17. 身体的催化剂

身体的催化剂将身体描绘为已赋能的自我。这个视角主要是观察，涵盖我们所有的感官信息。从这个视角，我们将部分物理世界认同为我们自己，但不含其他部分（想想你开车时如何将车认同为你，比如你惊呼：“她差点撞到我！”）。

### 符号

一个轮子被两根柱子固定住，柱子的底部有一个带翼圆球和两条在两侧攀升的蛇。轮子有一个内环和一个外环，由八根辐条连接在一起。在轮子的左侧，堤丰或塞特——象征黑暗、诅咒、堕落、腐朽、混乱、残忍以及诸种邪恶——乘着轮子的重力摆动而下降。在轮子的右侧，阿努比斯——象征人类的创造力、坦诚、繁荣以及诸种美德——沿着转动的轮子向上攀爬。轮子上方有一个圆形平台，斯芬克斯立于其上，手持长矛瞄准轮子右侧，矛尖刚好越过阿努比斯上方。

与你互动的物质世界中的一切都是身体复合体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你的灵光圈至少从皮肤向外延展 50 英尺。因此，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与什么互动，都处于你的灵光圈之内。我推测此物质幻象的特性甚至涵盖互联网空间，虽然我还难以构建一个人的灵光圈在互联网的延展形态。足以明确的是，我们与物质世界的互动反映了身体主动过程与被动过程的基本关系。在物质世界，发生的一切皆是身体与自身的交互。

基于对身体概念的上述理解，轮子代表身体复合体及其能量网络。轮子的转动即身体复合体的持续循环运动。阿努比斯与堤丰代表基于我们能量网络的特定状态而被吸引来的能量与实体。这种吸引类似于磁力。我们吸引的部分能量将是有益的，其余的具有破坏性。从身体角度上，这些影响将带给我们愉悦或痛苦、舒适或不舒适、幸运或不幸。

八根辐条代表经验的八度音程，尤其体现为身体的能量中心及其显化，即驱动我们在物质世界活动的根本驱力。我们的身体能量网络名副其实地由这些能量中心复合体组成。值得注意的是，第八根辐条被隐藏在两根立柱后方。这是因为第八能量中心——代表下一个八度音程的开端——也隐藏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我们关注的是七

个可经验的能量中心。我相信轮子底部的双蛇暗示能量中心的渐进激活过程，尽管我对此解读我尚不完全确定。

内轮和外轮（或圣经符号体系中的“轮中之轮”，Ra 曾简略提及）指的是身体本身的内在和外在本质。物理运动法则与身体普遍运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有意识的觉知是隐藏的。我们知道身体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隐秘的本质，且我们对其不甚理解。我们极少猜测到此深层本质实为以太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因缺乏对以太身体的认知，我们对身体复合体的概念化往往停留于外在层面，在此层面物质性的因果交互最为突出。轮中之轮暗示了唯物主义者解释的吸引力——这种解释无法穿透我们目睹的事件之表象。但需注意：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的显化，都紧密系于内轮运作。只有洞悉内轮运作机制，才能理解我们为何及如何吸引幸运或不幸。

支撑轮子的两根立柱，一如既往地代表了第三密度幻象的基础构造——一个道德两极化的世界。在善与恶力量之间的体验及选择，被如此根本性地编码进第三密度之中，以至于绝无逃脱的可能。在这里，善与恶的两根柱子支撑着身体的整个能量网。在塔罗系列中，身体的催化剂是首张缺乏该原型的角色之明显视角的图像。或许有人认为该角色视角是从外部注视整个场景，即从我们作为观察者的自身位置。但这将使本图像与此前所有图像不一致，因在此之前，视角始终被呈现在图像本身之内。这也会颠倒左与右的象征意义，因观察者的视角与图像内实体的视角是相反的。另一种解读是轮盘本身即是视角。但鉴于原型是活生生的角色，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成立。因此，我略带不安地得出结论：该角色的视角载体正是斯芬克斯。

对斯芬克斯提供视角的质疑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它站在轮子转动上方的一个平台。但由于身体是因果之轮的一部分，有人可能会认为它理应位于轮子之中。然而，既然有意识的身体与无意识身体的关系是干预循环活动，我认为这个固定的位置不是问题。对我的解读的第二个疑虑是，斯芬克斯已经有了一个标准的解释：时间的循环流逝。对此异议我虽无法有力反驳，但我确实认为，反对将斯芬克斯视为角色视角的理由，不如支持斯芬克斯确实呈现这一视角的理由来得有力。

若斯芬克斯不代表视角，那就必然代表超越转世的自我：那个可以规避此类幸运与不幸的转世契约，因这些未被编程进生命蓝图。然而我相信，带翼圆球——与灵性立约的标记——已精准呈现此概念。所以我们不需要以这个方式解读斯芬克斯。

既然我已为我的观点作了辩护，以下便是我对斯芬克斯的解读。在此牌的其他版本中，传统塔罗大量运用构成斯芬克斯的四种生物：人、公牛、鹰与狮。例如在韦特-史密斯(Waite-Smith)版图像中，它们显眼地出现在四个角落。这些生物既代表四元素，也对应四个固定的占星学星座。但在西方魔法传统中，它们还有一种独特释义。它们代表魔法师的四大美德行为：知晓（人）、意志（公牛）、勇气（狮子）和沉默（鹰）。斯芬克斯不仅通过季节更替的隐喻代表时间的循环流逝，亦通过在显化世界中富有成效的、有意图且有意识的行动代表了时间的循环流逝。需注意，这四项美德行为归纳了贤者之至善境界的特质：

- 他知晓世界本质；
- 他具备意志力与细节洞察力，以对物质世界的运动实施有意识选择的改变；
- 他拥有贯彻意图的勇气；
- 他深谙行胜于言的沉默智慧。

因此，斯芬克斯象征着赋能活动后的有意识身体：剩下要做的只是等待预期的效果。

斯芬克斯的朝向描绘了该原型的两个极化面向。他面向他的左侧<sup>7</sup>，一如既往，这表明负向极化的催化剂更容易看到（或者，也许更吸引视线）。他武装起来对着左侧，表明在左手路径上进攻与防御的重要性。在右侧，斯芬克斯是脆弱的；他没有武器，没有进行观察，也没有明显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免受世间事件的影响。这表明在右手路径，向世界解除自身武装的重要性。最后，与原型心智的主题一致，象征不幸的堤丰位于斯芬克斯的右侧，而象征幸运的阿努比斯在他的左侧。这确认了物质世界中的幸运与舒适往往催化我们走上左手路径，而不幸与不适则倾向于催化我们走上右手路径。悲伤的兄弟姐妹们，确实。

---

<sup>7</sup> 译注：此处以斯芬克斯为主视角，其左右手方向与前文提及的轮子的方向相反。

### **角色：受影响者 *The Affected***

催化剂是被赋能的母体的产物。在此，催化活动是野性女人对贤者的行动的反应。这种反应是自然公正的纯粹表达，它精微地映射出贤者初始干预中所蕴藏的潜能。野性女人为回应贤者行动所做的一切，都是贤者种子行动的显化果实。她以细致入微的细节向他揭示了其行动的自然后果。但这一揭示是复杂的。幸运与不幸以看似无关、随机的各种事件降临于身处凡尘的我们。将一个人今天所见证的事件回溯至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前的某一种子行动，并不容易。

催化活动是野性女人对贤者干预的反应的一部分。这个周期中第三个原型的角色——身体的催化剂——是对催化活动的临在与理解。他并不处理催化剂；他通过自身视角的解读揭示其本质。鉴于他与身体的母体中的催化活动之间的关系，我称这个角色为受影响者。

受影响者是当我们告诉孩子们“想想你干了什么”作为惩罚的一部分时，我们要求他们进入的角色。受影响者意识到近期事件的戏剧性转折，并发现自己和任何人一样，对降临于自身的幸运与不幸感到惊讶。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才招致此般境遇。但是，在他的非扭曲显化（卡牌上描绘的状态）中，他相信以前的某些行动或行动模式导致他终至于此。无论事件多么随机或诡异，受影响者都会着手研究他是如何将它引到自己身上的。正如当我们对向我们呼救的人无所作为时，甚至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所以受影响者的检视其过往的责任包括所有形式的有意识作为与不作为。

此时我应该指出，这里存在误解的危险。受影响者是这样的人：他先前的行为是有意识选择的，意在以某个议程去干预某些未加自省的循环。尽管降临于一个人的好事或坏事总可以通过——将其视为带有议程的过往行动之产物的——解读而获益，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被他人议程所伤害之人的重要性。野性女人只管自己的事务；她的事务却因他人的行为而被改变。因此，受害者/加害者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受害者没有议程，而加害者有。认为每一个不幸事件只是自身行为或投生前选择的产物的观点，在 Ra 的体系中虽然没错，但是并没有免除加害者的责任，也不会削弱那位边界被侵犯的野性女人的公正之怒。同一个事件可以同时从一个视角视为催化，从另一个视角视为潜能激发(potentiality)。

受影响者在反思其经历的事件、该情境带来的舒适或不适、以及他先前的作为与不作为时，将对其中起作用的因果关系得出一些结论。这个图景不会完全清晰，因为有太多对我们是隐藏的，但它足够有启发性使他能大致理解自己的行动如何导致了这个境遇，以及下次面临类似的行动机会时可以如何调整。

受影响者的功能是使心智能够尽可能详细地知晓并理解身体的催化活动。受影响者对自己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以及它们如何导致所观察到的结果看得越清晰，催化剂的处理过程就越有成效。受影响者的动力是渴望平息物质世界无常且看似随机的机制。其赋权能力是能够把复杂的因果关系全然呈现在觉知面前。其美德是他坚信每一个看似随机的事件都有一个可回溯到他先前行为的解释，以及察觉一个事件细微细节的能力。

## **层面**

在个人层面，受影响者检视他的行动相对于自己的身体及生活空间的关系。所涉及的行动不会以任何显著或直接方式影响他人；它们主要影响他自身的福祉。各类身体不适具有形而上的成分：某种程度上因我们的能量网络配置而引发，该配置为我们吸引来了某些特定类型的体验。在此层面，思考下列问题会有所帮助：比如，剧烈头痛源于过量烟酒？还是源自对如何在他人面前行事的过度思虑？抑或完全由其他原因导致？我们的为人处世方式——无论对外界还是涉及自己的身体——都会引发或避免某些病痛。有时原因显而易见、容易发现，但有时要搞清楚自己的病痛则极具挑战。当然，正面的身体感受与状况同样可以从一个人的能量网络配置中分析根本原因。在此经验层面，受影响者致力于尽可能清晰理解他的有意识行动如何引致身体状态的改变。虽然因果推理是受影响者技能的一部分，但为当前处境寻求解释的经验并非理性推演的经验过程；这种经验更像是将自己毫无保护地暴露于自己的记忆和当前感受中。在这种暴露中，正确的解释变得清晰，虽然它依然经过由受影响者极化状态所决定的道德滤镜的过滤。

在对身体的有意识觉知中，我们或以前瞻方式（左手路径），或以回溯方式（右手路径）观察身体的催化剂。在左手路径，当我们前瞻时，我们看到机遇与威胁以既

往行动的后果出现在地平线上。这向我们的有意识觉知提示了进一步的行动——或追逐机遇，或平息威胁。我们继而通过试图奔向机遇与沿路碾碎威胁来加倍强化既往行动。在右手路径，我们回溯既往行动以辨识那些导致了喜与悲后果的行动。我们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作为在未来改变行动的方法。

在人际层面，受影响者必须检视他的关联到他人的行动。在与某人关系中，某种重大的际遇转变已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发生：对方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愤怒怨恨。受影响者已明白这些情绪实际是针对他的，且对方认定他的行为负有责任。那么，受影响者必须厘清他做了什么才获致此类反应——如果是兴奋，必因其赋予了对方改善生活的馈赠；如果是愤怒，必因其逾越了对方的边界。

在社会层面，当我们所属的群体因过往行动而经验到反噬或赞誉时，我们表达了受影响者。抗议常常表达了野性女人对贤者越界行为的愤怒与愤慨。此类抗议为被抗议群体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发现该群体过往行动与当前正在宣泄的愤慨（甚或破坏）间的因果关系。但抗议并非——对社会层面的受影响者之——催化活动呈现自身的唯一方式。任何针对强权实体依据议程实施的有意识行动之社会反应，都属于催化行动，为该群体提供了一次机会去发现导致此反应的因果关系。吊诡之处在于：我们竟然如此频繁地依据某议程有意识地行动，却极少省察正在如此行动的我们自身。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在受影响者的右手路径极化中，他是悔悟者。那些倾向于使我们正向极化的事件多为不幸遭遇。因此，当受影响者直面自身的行为方式——无论是未能尊重他人自由意志抑或未能服务求援者——他将感到悔恨。他为自己的每个行为承担责任，并将追诉每一次越界行为和每一次被忽视的服务机会，也许是公开追诉，以此作为赎罪之举。他不试图进行任何自我辩护；相反，他已目睹野性女人的公正之怒并予以理解。悔悟者往往不太利用幸运事件。他感恩世界与他人赐予他的恩惠，却不认为独有他才配得恩惠。他视所有人类都配得上恩惠，因此他允许幸运进入他的世界，而不是将其视为精英的标志。悔悟者的努力体现了我们自己内在的尝试，即无条件爱

他人的动力，与对因果世界本质的智慧洞察相互平衡。其功课是学习轻触：通过曾经的过错，他学会了以爱服务他人的行动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自由意志的天然边界不可逾越。

在受影响者的左手路径极化中，他是胆大妄为者。对不幸的聚焦往往导致我们正向极化，对幸运的聚焦则往往导致我们负向极化。当胆大妄为者恰逢幸运事件时，他会检视自己过去的行为，寻找是他的哪些行为带来了这份幸运。他的目标是最大化为自己招来幸运的能力，他对好运的成功显化使其确定唯有他才配得上这份幸运。胆大妄为者本就丰裕，而他的好运使他拥有更多。他会公开将好运归功于他的因果作用，作为他配得所享有的上流特权的证据和宣告。当不幸降临于他时，他同样检视自己的行为，以确定他对行动的算计哪里以及如何出现纰漏。当他发现一个可能的因果链时，他便致力于更加微妙地行动，以减少下次被抓住与被惩罚的可能。他不会将自己的不幸解读为对其品格的指控，而是视为雕琢其行动纪律的机会。

这两种高度极化的表达在实践中很少见。它们是我们每次蜕变时都在趋近的理想状态。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会介于两者之间，以混合形式表达这些角色。

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受影响者想要有勇气坦白并承担自己的罪过，但他无法承受直面其行为的全部重负。如果他清楚而仔细地思考自己是如何伤害他人，或曾拥有机会却未能帮助他人，他害怕会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自我逃避，每次试图厘清他的不幸遭遇与他的过往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他都会遇到内在障碍。他也害怕为他的行动承担责任而引发的后果。如果他承认自己做错了，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不完美。但他暗地里渴望精英的感觉。他想成为比别人更好的人，他按照自己的道德品格来判断自我价值或精英地位。为了维系自我价值感，他必须视自己为人畜无害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受影响者不想有任何悔恨。他希望能够恣意践踏他人，并陶醉在因强势表现而获得的赞誉中，但当他试图自洽自己的不幸时刻时，他发现自己卷入了悔恨情绪的漩涡中。他感到软弱且可悲，因为他似乎无法放下对他人福祉的依恋。他公开地将他收到的任何赞誉归功于自己，但似乎对自己是否配得这一切并不自信。他暗地里憎恶自己，并近乎绝望地逃避自我憎恶。

受影响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是标准的世俗观点：看似随机的事件确属偶然。在这种扭曲中，催化剂几乎从未进入心智进行整合。在此人与他人的关系中，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被他人恶劣对待。他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自己的行为可能存在问题。于是他固守着一贯的行事方式，希望遇到更多幸运而不是厄运，但他对如何趋吉避凶却毫无头绪。在他看来，世界大势无章可循，故最佳对策便是购买保险以对冲终将降临的厄运。

受影响者的另一种扭曲表达是对当前境况缺乏敏感度。相比于心智的催化剂或灵性的催化剂，身体的催化剂对心智而言要更加明目昭彰和显而易见。作为一个男性原则的原型，有意识心智能够直接且清晰地接触到它。身体的感受以及外在的幸运或不幸都很容易被注意到，几乎不可能被忽略；它们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印记。仍然有些人似乎对此全然无感。身体疾病带来的体征已经显现，但我们却轻描淡写，或者完全不予理会，直到它们严重到致人伤残的地步。一个人可能会失去房子、生计和伴侣，却未能注意到任何关于这些损失如何发生的细节。以神秘的方式，突然一切化为乌有，而他从未觉察到任何大事将至的预警信号。这种扭曲表达太过常见，已成为一种典型桥段。一个男人在恋爱关系中从未在意过伴侣传递给他的任何信息；他的迟钝使他失去了此生挚爱；他转而借酒浇愁，只因一件坏事凭空发生——他看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目睹这种受影响者的扭曲表达，既令人悲哀，又令人沮丧。

## 18. 身体的经验

关于身体的经验，Ra 没有提供任何有帮助的信息。我们从 Ra 得到的所有信息，只能帮助我们通过 Ra 对其分类及其对应原型——身体的催化剂——的论述，来收集这个原型的内容。

### 符号

一个女性形象面向她的左侧站立，身穿一件长而厚重的裙子。在她面前站着一头张开嘴的狮子。她的右手按住狮子的鼻子，左手托住狮子的下巴，将其嘴合上。她头戴乌拉埃乌斯和一顶皇冠。皇冠顶部有一个水壶以及一只鸟。

相对于前一张卡牌，这张卡牌的图像很简单。女人代表无意识的身体。乌拉埃乌斯照例代表无意识的自然智慧。她厚重的衣裙表示对相反极性的影响之严密防护。

狮子代表身体本能以及身体所存在的物质环境的无常和危险。狮子代表一种能够并有时确实会伤害甚至杀死人类的生物，人类无论选择逃跑还是战斗，都几乎无法阻止狮子的意图。它极端危险，不只是因为它的力量与威力，还因为它本能的攻击倾向：狮子是以我们这种体型的生物为食物的掠食者。狮子代表物质世界、甚至身体本身具有的那种能够压倒并一个摧毁人的能力。一步走错即招致可怕的死亡。

这位女性能够站在狮子面前合上它的下颌——甚至连头顶上的水壶都未倾斜——表现出无意识身体的优雅、镇静，最重要的是威力。这一动作证明狮子的全部力量与凶猛由她支配；他人出于惧怕狮子的威胁而必须与之保持距离，而她已驯服了它，并且，想必她能随心所欲地命令狮子发起攻击。

水壶无论在何处出现，都代表我们的情绪偏好。在此，水壶直立表示情绪容于其容器中，波澜不惊：无意识身体此时不会释放出任何偏好。水壶放置于她的头顶，表示这些情绪是该原型中一种引导力量。无意识心智具有的对物质世界的情绪质地，正是无意识身体展现合拢狮颚之优雅与权威的力量所在。

最后，鸟像往常一样代表灵性。这里，鸟栖息在她头上，位于情绪水壶旁边。鸟是自由的，因此与心智的母体中关在笼中的鸟形成对比，这一原型中没有灵性的挣扎或挫败。灵性是放松的，而非躁动的。这只鸟与情绪水壶高度相等，显示与灵性之圣约的圆满实现：灵性的临在确认了无意识心智在整合身体催化剂时，其情绪偏好与灵性复合体之间达成了极化共识。

### **角色：低语者 *The Whisperer***

身体的经验是一个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握有全盘掌控力的角色。我称她为低语者，因为她是唯一能够驯服人性中内在野兽的角色。这个内在野兽是人类内在的原始、野蛮而具有破坏力的能力，尤其是在情绪激动和不过脑子的状态下。低语者可以——如果她愿意——统领这种能量达致明智的目标。但必须通过证明该目标值得追求来赢得她的支持，而非借助理性或争论。

许多塔罗牌评论家们称她为“力量”，因为没有她的能量，任何事情都无法完成。如果她同意贤者的议程，会通过移除一切执行障碍来倍增他的力量。如果她反对贤者的议程，则会使该议程不可能实现。低语者是必要的盟友；在物质世界中达成显化的每一条路径都必须获得她的支持。

低语者令人畏惧。她锐利的凝视会让任何被罪恶感折磨的人畏缩。她的镇静并非源自对自身情绪的控制，而是源于这些情绪之间的协同和谐：她不冲突。或者说，即便她有冲突，也只是关于是否应给一个明显犯了判断失误的人再一次机会。她对那个错误并不冲突，或对自己相对于那人的强势地位也毫无疑问。这是源自情绪强度的镇静。

低语者的功能是将物质与感官信息整合进身体已有的循环活动中。她通过恢复内稳态来记录母体中的变化。她对如何恢复内稳态的判断取决于呈现给她的催化剂的质量。她的动力来自对重聚的渴望，她的赋权能力是她所掌管的巨大力量：她渴望重聚，但也意识到在她所渴望重聚的关系中，她处于深刻不对等的位置。她的美德是……

## *层面*

在个人层面，当我们为自身行为导致当前处境负起责任时，我们表达了低语者。身体内部的无意识或隐藏的觉察，处理着有意识层面关于我们所见内容的报告。在右手路径，隐藏的觉察必须对有意识层面承认行为责任的报告作出回应。隐藏的自我判断我们是否已对过失充分地致歉，或者是否谦逊地将正面结果归功于恰当的责任方。在左手路径，隐藏的自我必须对有意识层面看到的、在隐藏自我所能掌控的外部活动中存在的机遇与威胁的报告作出回应。如果我们有意识层面看到威胁，便通过惩罚——允许威胁通过的——无意识自我，来加倍压制威胁。作为对此种惩罚的回应，隐藏的身体自我对身体中更暴力的能力施以类似的暴力，将其扼制至屈服。在左手路径上，无意识身体不宽恕，而是锤炼自身至更可控的状态。

在人际层面，当我们在一段关系中处于能够拒绝给予对方所需帮助或物质支持的位置时，我们表达了低语者。在这个层面上，责任落于我们身上：根据对方是否证明

其意图与我们一致，来决定是否与之重建融洽关系。我们往往在两种情况下表达此角色，要么是回应对方通常甚至不自知的冒犯，要么是回应对方通常未意识到的恩惠。

在社会层面，当某社会权力源头需要我们的协助来实施其议程时，我们表达了低语者。他们通过试图获取我们的信任，或者提供一个好到令我们无法拒绝的交易，来讨好我们。这里，我们成为具备政治觉悟的大众，如今我们认识到我们就是力量，离开我们，任何社会活动者都将变得无能为力。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正向的低语者是赦免者。她拥有宽恕他人过失的力量，这缓解了内在与外在的煎熬——并非罪疚本身，而是随罪疚而来的身体惩罚。她倾听忏悔，于内心权衡忏悔的真诚度与完整度。她希望确信：对她边界的侵犯已被足够充分认识到，有望不再重演。她以告解神父的姿态聆听他人罪愆时，她一面倾听，一面遏制“恶犬”出击。通过她如何驾驭内在野兽可以看出她的判断。如果攻击持续，表明她虽然已经听到了忏悔，她拒绝给予赦免：忏悔不真诚或不完整。但如果她感到满意，她会安抚野兽，让世界恢复平静。

负向的低语者是同案犯。她通过技巧、恐惧与威胁来统领人类兽性意志。她警觉的目光无处不在；最细微的细节都逃不过她。她技术娴熟，但她的自我定位能力才是力量之源：她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这种能力令那些活出人性中本能的动物精神的人措手不及。这便是她低语的方式。然而，作为低语者，她等待一个值得投入能量的满意议程。任何想得到她支持的人，必须向她证明自己能够兑现承诺。他必须已经在巩固权力的运筹中有所建树，并愿意与她分享权力以示诚意。

试图正极化的混合低语者.....

试图负极化的混合低语者.....

低语者的一种扭曲表达.....

## 19. 关系六

### **特质：冲突解决 Conflict Resolution**

我将从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右手路径极化关系开始。悔悟者面对着自己行动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若贤者以一种证明他尊重野性女人的边界、体恤她的能量状态、全方位关注与呵护她的方式行动，她的反应将是正面的。他将赢得她的喜爱，她的反应是感激。当悔悟者看到这份感激的呈现，便获得契机去关注她在他身上所确认的美德。他不会以膨胀自己的道德感，或断定她的认可就证明了自己已达成完美显化作为回应；相反，他将保持谦卑。在这个和谐的右手路径情境中，催化剂就是她愉悦的回应，他会将此回应与尊重、体恤、呵护的行为联系起来：她正向强化了他的行为。如果面对这份来自野性女人的盛赞时，他能保持谦卑，赦免者的心扉将进一步向他敞开。她会进一步卸下防备，显露更多脆弱，并更加信任他的议程。通过保持谦卑，他向她证明他的议程始终将她的福祉放在首位。这使她感到安全，不是保全身份意义上而是边界受到尊重意义上的安全感。在此安全之境中，她更愿接纳对边界的重新调整。他们更新后的亲密关系使她感到更加开阔，更愿考虑贤者的行动计划。

如果正向极化的贤者以某种——即便是轻微的——方式侵犯野性女人的边界，她的反应将极为严厉。她的公正之怒将激起一场后果之漩涡，如疾风暴雨一样倾泄在悔悟者身上，呈现贤者越界行为的反面影响。悔悟者现在必须细致检视自身行为以探索惩罚的根本原因。当他重返无意识心智——此时她显化为赦免者——他必须向她详尽陈述自己曾侵犯其边界的确切行为。他必须证明他不仅明白她的边界是什么，也清楚他的行为是如何越界的。他在探索自身行为与她的反应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努力，向她表明他下次不会轻易重蹈覆辙，因为他对自己的过失已经刻骨铭心。

Ra 在第五场集会中描述的身体平衡练习，正是此关系的体现。Ra 没有解释“理解身体的极性并接纳它们”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种模糊性很容易让学生对这个过程的意义感到困惑。似乎这种理解与接纳是围绕着身体的外观与患病倾向。因此，理解与接纳他人的身体似乎并不是内在进化的核心所在。但是我认为这里我们应该更

扩展地理解 Ra。身体的极性包括由野性女人显化的能量网络的周期性节奏。它们还包括贤者看似失误与冒犯的行为，贤者的智慧非道德智慧，而是对当下所需经历的特定课题的识别力。如其所是接纳身体习惯之难，等同于如其所是接纳既往行为之难。当然，同样的道理亦适用于他人的行为与能量网络。由此可见，身体的平衡练习包含接纳与宽恕他人的行为。还需注意：低语者的严苛与力量意味着，即便在右手路径上，受害者亦无义务与侵犯者重归于好。他的悔悟与理解必须令她感到满意，倘若她不满意，那也是她的特权。在此关系（及身体练习）中，“宽恕与遗忘”的训诫，可能在悔悟者未能识别催化剂后，演变成贤者的又一次越界行为。

现在考量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左手路径极化关系。胆大妄为者是——针对野性女人对贤者行动作出的正面反应的——一种回应。若贤者行动时无视野性女人的边界，却通过此越界行为正面地改变了她的体验，她的反应将是渴求更多。胆大妄为者作为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出现，发生在贤者侵犯了野性女人的界限却仍受其欢迎时。这是如何发生的？一般来说，是这样一种情形：无视她自己说出的诉求是什么，他做了某些“为她好”的事，但这一行动的即时与愉悦效果令她惊讶。这是一种主导性男性原则能量的原始反应，这种能量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时，他自信地予取予求，从不征求许可，其借口是：在内心深处，她想要被这样对待。显然，我们正在与一种狡诈的态度打交道，但我认为，它并不缺乏经验支持。要使“拒绝不绝对即绝对不拒绝”的逻辑成立，一个人必须已经处于负向极化的低语者的心境中。同案犯不想被温柔对待，她也不想让胆大妄为者完全尊重她的边界。她想要他成为支配性力量的显化。她想要他能够对抗她的力量，但她也想要他需要她的力量。

如果贤者的侵犯点燃了野性女人的愤怒，胆大妄为者的回应将是不同类型的。她将以公正之怒的形式释放后果，体现为施加于他的不幸。当他借由回溯种子行动来检视因果关系时，他会发现自己在充分实施议程中存在某些瑕疵。或许在干预中给野性女人留了过多余地，或许过于明目张胆。他不会为自己的越界行为感到懊悔；相反，他吸取的教训是下次不要被抓住。野性女人必须被控制，而他必须找到方法让她顺从这种控制，且仿佛这是她自主的选择。当胆大妄为者面对现在掌管野性女人所施加后果的同案犯时，他将加倍展示具有贤者越界特质的力量。他告知同案犯：

她不会再有机会像这次那样报复他。如果他的力量展示震慑了她，使她相信她下次不会赢，她将屈服于他、召回恶犬，并重新调整自身以配合他的议程。

在我转向混合表达之前，我想指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因果关系容易识别的物质事件，也存在于那些看似最为随机的物质事件。当受影响者面对低语者时，他通常不确定是什么导致了幸运或不幸。他做出基于已有认知的猜测，往往不止一个。因此，他对于自己处理此事的方式能否满足低语者的要求感到非常不确定。甚至可能对话的对象都是错误的。低语者通常是不难识别的（因为她会是受害方），但受影响者通过自我审视而发掘的因果联系却常常似是而非，使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确定是否正确地识别了低语者。请注意，这种不确定对应了异性恋关系中的桥段：女人对男人感到生气，但男人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要求他自己想清楚。他努力了，为绞尽脑汁猜到的过失向她道歉，希望她回心转意。当然，在这个桥段中，她未必会回心转意，而且他对自己过失的猜测很可能远比她真正感到受伤的原因要肤浅得多。我建议你借这个经典桥段举一反三。

现在我将考量混合表达之间的关系。请记住，这些混合表达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若将两种极化表达想象为光谱的两端，两种混合表达则描绘了中间的区域，我们几乎总是会落在混合区域的某个位置。

我将从试图向右手路径极化的混合表达开始。这里的受影响者缺乏直面自身行为的真相的勇气。他内心知道给自己带来了不幸，但不想承认他的责任，因为他害怕在自己的意图和行为中发现自私和残忍。低语者知道她需要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已目睹越界模式一次次重演，但她不确信他错了。她怀疑他为她制定的议程或许终究对她最有益。她心底知道此事不妥，也知道屈从其反复越界正毒害他们的关系，但她不愿直面这一现实，因为这将要求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抗他。所以当他施加伤害时，她怯懦地表现怨愤，并在他道歉时草草接纳，无论他对侵犯的认识多么肤浅。她心怀明知无望的希冀：或许这一次他会尊重她。

最后，考量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表达。当贤者对野性女人越界时，受影响者想要感到毫无悔意。他想要以冷酷无情与地位上的绝对强势来定义他的特质，但他是软弱的。他时而担忧对低语者过于严苛，并即刻因这份担忧痛恨自己。他努力在她面前

彰显支配地位，但这种表演毫无说服力。他试图显得强大，却昭告了他的软弱。低语者看到了受影响者持续自我怀疑，并因此鄙视他。她想尊重他，把他视为在争取和巩固权力方面意志坚定的人，但她做不到。她明知他可悲，却无更优选择。她怨恨自己抢占战略制高点的能力太有限。除了与受影响者维持现存关系，她别无选择，期盼着有朝一日以某种方式将自己推入更有利的位置。

### **何时成为角色**

我将从个人层面开始。当我们倾听自己的内心对话时，会听见自己为经历的愉悦与不愉悦感受都给出解释。如果我们身患疾病，我们便为病因编织说辞。有时，当我们聆听这种内心对话时，我们觉得都是在胡扯。这种体验与其说是对我们编写的故事的某种概念性判断（那将是心智现象），不如说是当我们认为自己的行为貌似正当而一意孤行时，自己产生的一种感官上的不舒服。在这些时刻，我们能够发现对自己所讲的那些谎言：自身行为貌似良善的本质，以及世界与身体的残酷——将如此无端的伤害加诸我们。这种内在的、自我运用的胡扯探测器，正是内在的赦免者活跃的标记。她通过拒绝接受我们对行为动机的解释，揭穿我们的胡扯。我们在哪里收获了公正之怒，就在哪里播种了伤害。通过身体感受（颤抖、出汗、恶心、心慌等）传达的内在失调感告诉我们，我们的意图并不纯粹。这是无意识身体提醒我们需进入悔悟者角色的方式。她的建议是：我们需要诚实且毫不回避地直面自身过失，如此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认清自己是如何走到如今这般境地，从而配得上隐藏身体复合体本身的宽恕。

另一些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执迷于行动的微末细节，痛苦纠结于这个或那个行动潜在的长期影响。我们对自己严苛问责，毫不留情，经历一段段因过错而自我鞭挞的时期，却从未停止在记忆中折磨自己。每当回想起自己的过错，不愉快的情感反应都会在身体中燃烧起来，仿佛我们直接回到了犯错那一刻。在这样的时刻，悔悟者在我们体内活跃，乞求赦免者的宽恕。当对内在的惩罚与对赎罪的追求没完没了时，正是进入赦免者角色的好时机，因为她对一个道歉的真诚与完整之判断具有一锤定音的分量。事实证明，宽恕并非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继赦免者对悔悟者感到满意之后触发的无意识活动。如果我们的身体病痛是我们自身有害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

后果将持续存在，直到我们找到能够给予宽恕的内在权威。悔悟者与赦免者的对话往往会随时间推移而迭代演进。自我宽恕不是一时之功，而是一次又一次重复，直到悔悟者深入到每一个恶行事例的根源，准确识别出是哪些意图造成身体伤害的。这要求我们以披肝沥胆的诚实看清我们真实欲求的感受与行动是什么，不加任何粉饰。

需注意：赦免者并不能终止恶习成瘾，因为这些现象通常是灵性周期进化的一部分。相反，身体周期的宽恕所针对的是那些貌似好主意却酿成深重恶果的行为。这些行为的特点是某种程度上由善意或有益的意图驱动，但这些行为，要么因为对物质世界的因果本质的错见而变形，要么因为一种本可以发现却被有意识遮蔽的自利意图而玷污。此外，我们的行为几乎总是与我们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人身份的判断相绑定，因此，赦免者的宽恕与判断者的接纳紧密相关。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探讨这种关系[尚未写成]。

在人际层面上，这些相同的模式一如既往地重复。当我们对有关他人的自身行为的解释和辩护持续遭到对方皱眉时，对方的胡扯探测器就被激活了。他们处于赦免者那令人胆怯的能量中，等待我们成为悔悟者，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真诚而彻底的审视。同理，在某段关系中，当对方正拼命地深刻自省、以最真诚的努力去忏悔与修正过往的越界行为时，他们进入了悔悟者能量。我们需要做的是破除阻碍我们给予宽恕的内在障碍。如果我们进入赦免者的能量，我们就能够诚实地判断对方是否满足了赦免的条件，从而重启关系，恢复人际间的温暖。

在社会层面，表达这些角色的恰当时机与不同人群之间的权力差异相关。通常，压迫与反压迫的动态机制与这些角色有关。一个群体持续侵犯另一个群体的边界，会引发被侵犯群体的怨恨和义愤。清算终将到来，施加侵犯的群体将不得不直面自身行为所致恶果。若这个群体（特权群体），未能充分承认其对另一个群体（被压迫群体）越界行为的参与，那么被压迫群体不会赦免特权群体，两者关系亦难复温暖。此时，一派胡言的解释与尽管诚恳道歉也遭到冷硬拒绝的动态，正标志着其中一方相应成为悔悟者或赦免者的时机。

## 20. 关于身体小周期的最终说明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几乎完全依据身体小周期自身的逻辑，对其进行了考察。但是，正如 Ra 告诉我们的，身体是心智的产物。心智是灵性影响力达成显化的通道。因此，存在两种主导性进化环境，均可为其目的征用身体进化运动。在身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们接纳自我与他人的所有心智障碍的映照。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在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正如身体的赋能者在我们毫无觉知的情况下，将心智与灵性的偏好赋予世界。身体周期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鲜活且无法回避的催化剂。在心智与灵性中可以被回避的，在身体中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心智与灵性的功课可以借助身体的机制使它们自己现身。

我将在本书末尾考察这些有趣的关系，届时我会以同一分类内三个为一组的方式来考察这些原型。我明白这与 Ra 所推荐的学习顺序相悖，但我关于此主题的这本书并非学习课程；它是一个旨在辅助学习课程的资源。[注：我尚未写完承诺章节，因此本书末尾暂缺此内容]

## 21. 身体的形意者

身体的形意者代表在任一特定时刻存在的、作为完整复合体的身体。换句话说，形意者捕捉了身体复合体与内在进化相关联的本质。这张卡牌代表一个有道德的心智将如何看待自身与身体的关系。作为形意者，它提供了小周期的总结，揭示了前四个原型之间的关系。

### 符号

一个男人倒吊着，他的右脚被挂在由两棵无枝树干架起来的横枝上。他的左腿悬垂，与右腿交叉成 90 度。双手被缚于头顶上方，四枚硬币正从手中掉落到下方地面。结出果实的藤蔓分别沿着两棵树向上生长，但每根藤蔓都只攀附在自己这边的树上，互不交错。

有意识或透明的意识是更广阔的无意识或神秘领域之内的一个意识焦点。我们在原型图像中更频繁地看到男性形象，是因为无意识很容易被有意识心智周围的空间所

代表。在这张牌中，同样模式重复出现。在这里，有意识身体的手和脚都被束缚住了。他的行动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他唯一能做的，仅仅是将手中握着的几枚硬币（或者是种子）丢下。

我们很容易认为身体的赋能者具有广阔的行动能力。但小周期中的自由意志并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成为那个已然就是的独一无二自我的自由。身体的赋能者只能以它一贯的行动方式行动，没有其他方式。此外，赋能者的行动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以至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花费他拥有的微薄资源：注意力和观察力。我们作为赋能者行动，并不是通过深思熟虑地思考该做什么（虽然感觉上是这样），而仅仅通过在行动时将觉知带入当下。这样做，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将注意力投注于此时此地的物质世界；我们本可以把注意力用在别的地方。而这个代价一旦付出，便会结出果实。它带来催化剂，使我们能借其在物质身体与环境中的映射，进一步澄清自我的本质。

交叉的双腿和手臂构成的圆形，是一个风格化的安卡十字。我们再次看到了回归造物者的狭窄和狭长的路径的象征，这条路径要求我们维持一种审慎的平衡。有意识心智的支付和交叉的双腿都寓意了牺牲的概念。然而，我认为这里需处理的牺牲并非启蒙性质的牺牲，因为那个概念属于身体的蜕变。在此，我们处理的是植入一个第三密度物质存在的本质中的日常而平凡的牺牲。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在每一刻，我们都必须选择如何花费这些有限的资源，一旦做出选择，便意味着牺牲所有其他花费的可能性。

这个图像中还表达了第二种形式的牺牲。结出果实的藤蔓沿着有意识心智两侧的树干向上攀爬。这些藤蔓是独立生长的植物，这意味着有意识心智必须选择要栽培并滋养哪一株藤蔓，忽略另一株。在此，我们看到道德极性的牺牲被具象地表现于物质世界中。如果我们希望追随右手路径，就必须将我们的努力奉献于服务隐藏、神秘之存在与身边的其他人。这种奉献的代价是，我们原本可通过协调无意识与周遭他人，来服务于有意识心智的潜在努力将被牺牲。我们无法同时走在两条路上。因此，我们在一条路径上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对另一条路径的忽视之举。在这个图像中，两条藤蔓都在生长，因为第三密度的生活本质上是矛盾的。即便我们必须

在两条路径中选择其一，我们仍会左右摇摆，有时行动以服务他人，有时行动以仅仅服务于我们的有意识心智。

### **角色：持家者 *The Homesteader***

身体复合体本质上是一个载体，用于发现我们思想、情感与意图中那些仅凭心智无法触及的微妙之处。它是一个物质上的家园，就像所有其他的家园一样，需要维护、关注和照料。我称这个角色为持家者，因为他（请记住，这个原型包含两种性别，但为便于理解其与非性别化、但将使用女性代词的旅者之间的关系，我将使用“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建立并维护一个健康的物质环境，这种环境延伸至身体、居所，以及他可能拥有的任何第二家园。

持家者聚焦于维系精打细算与野蛮生长之间的平衡。在精细领域，他将精力花费在维护家园有序与良好运转上。他始终意识到自己有限的资源，因此在这个角色中，心智专注并服务于能量花费的经济性。他仅存在于一个动态事件流中，持续不断地同时应对当天的每一项需求，从来没有休息的奢侈。对他来说，很难（也许不可能）想象一种与现有方式不同的活法。他的资源如此有限，以至于他最终用尽拥有的一切。在一天结束时，所有已完成的事情确切就是他能够在当天完成的事。

尽管他的家园处于持续变动中，却趋向于稳定的平衡。他并非不愿意改变；相反，进行改变的实验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他希望家园的经济性达到最大效能，因此他尝试对他日常规程进行细微调整，这里调一下那里调一下，观测能量流动是否比以前更高效。实验极少一开始即获成功，但实验的过程聚沙成塔。他总能找到方法使家园的舒适度与功能性最大化，同时减少维护家园所需的各类能耗。

持家者的功能是为第三密度的经验和显化提供一个稳定的载体。持家者的动力来自于他渴望使他的资源花费模式更精打细算。他的赋权能力是在不显著打断自己养生之道的前提下，适应当下瞬息万变的需求的能力。他的美德是……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持家者是我们对于身体及其环境的维护和存续的偏好之集合。更具体地说，内在的持家者（身体的形意者）是以某种特定方式参与催化剂和经验过程的静态偏好。我们倾向于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去考量自己及他人的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因此我们为自己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统贯种种行动的模式，在其中我们每日都在践行关于自身及他人的价值观。内在的持家者是我们的关于自身能量支出模式以及如何最高效使用能量的偏好集合。其中包含对以下事项的判断：时间的最佳利用方式、最佳营养摄取形式、获取更多资源的最优路径等等。在主张这些判断时，我们将我们的偏好作为献礼呈现给自己，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部分的物质显化。

在人际层面上，持家者是东道主，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给他人，作为一个栖居和共创的空间。东道主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构想，并试图将其显化，同时与他人分享此显化模式。在尽主人之谊时，我们向他人推荐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向他们展示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如何高效满足当天的需求，以及我们深层的道德价值观与责任是什么。

在社会层面上，持家者是集体主张的文化规范，它决定了权力动态机制、能量流动模式，以及用于改变那些模式的可接受的方法。社会层面上的持家者就是“现状”本身(the Status Quo)。它可以接受改良，但抗拒革命。它是一台必须在持续运行中被修复和改善的永动机：可以说，它是一艘诺伊拉特之船(Neurathian ship)。它至关重要，因为它确保了社会（或相关群体）更广义上的持续滋养。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变革的刚性阻力，因为“现状”无法承受停机以进行全面重建的代价。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持家者的极性出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回应中。为什么持家者维护他的家园？右手路径极化的持家者是一个庇护者。他希望他的家园对需要的人而言是受欢迎且能提供滋养的。他充满爱意地照料自己的身体和家园，这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是为了那些可能从他精心建立的经济体系中受益的人。他照顾自己的需求，一如

他照顾他人的需求，因为需求就是需求。也就是说，通过他的身体机能与病痛所显现出的无意识心智的需求，对他而言，与他人的需求同样重要，因为他服务他人的能力取决于他维护自身身体的能力。他对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如何影响他人以及自身的内在平衡，发展出愈加深刻的敏感度。也就是说，他敏锐于平衡以下两者的需求：

- 被无条件的爱与接纳驱动的情感
- 基于行动可能性的智慧而限制行动的必要性

他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并相信达成此愿的最佳路径，是让他的家园对自己和他力之所及的他人尽可能亲切和包容。他与他人形成的人际关系并不基于从中牟利的利益交换，而是基于各尽所能的信任互予。他无需索求他人支付回报，因他如同信任自己一样信任他人本性之善：感恩自会驱动给予，无需索求。但遇到他人试图利用其善行的情况，他援引自我边界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对那些不可信赖者，只能保持距离。

左手路径极化的持家者是一个欺诈者。他与自己的无意识心智及他人建立关系皆基于有利可图的交易。他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获利，而是要让他人既对他心怀亏欠，又对他产生依赖。下金蛋的鹅和鹅下的金蛋他都想占有。他的经济策略旨在以有限资源为杠杆，持续增加对其势力范围内之人的权力与影响力，并扩张领地边界。他从不公平竞争，但会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人设，因为这使欺诈更易得逞。他不屑于尊重他人边界，却对不尊重他边界的人施以无情报复。无论谁进入他的家园，都受他掌控。他身体和家宅内资源动态流动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为了进一步建立一种机制：将曾经属于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如同所有催化剂、经验和形意者角色，这些角色的极化表现是一个光谱的两个极端。对投生于尘世的人类而言，现实是我们身处光谱中广阔的混合区域。只有完美平衡的人才真正有能力表达极化角色。换句话说，成为形意者仅仅意味着成为极性混合的存在。正是我们对这些原型的表达的混合性质，创造了批评性距离与最终蜕变的可能性。

混合极性的持家者试图同时滋养两条葡萄藤。他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人，因为他的良知要求他这样做，但他也试图将自己置于相对于他人的优势地位。他既想改善他人的生活，又想确保自己最终出人头地。他的希望，是这两种渴望以某种方式融合成为所谓精致利己主义：即追逐私利恰巧服务他人的资本主义梦想。这种混合的心态似乎是对牺牲概念的拒绝，实则不然。这是牺牲的另一种表达，因为两条藤蔓终究都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位持家者会哀叹自己服务他人能力有限，认为问题在于第三密度的本质：生活艰难，人们自私，资源稀缺。他会希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更好的人性，但很少花时间思考这个愿望，因为当天的需求在召唤他。那些在权力角逐中被他踩踏的人，不过是不幸的附带损伤。他还能做什么？没有人主动照顾他的需求，因此他必须首先确保得偿己需——而确保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获得并维持一个凌驾他人的权位。因此，这位持家者统治着他的小小领地，服务于少数人，收获微薄信任，而他也没有给更大的世界带来些许改变。他追求安逸高于一切，却牺牲了内在进化。

持家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来自于对身体和家园的需求缺乏调和。这个扭曲的持家者从里到外都是一团糟。他像其他人一样渴望增加舒适度和效能，但他错判身体信号，并误解在他环境中不幸事件的意义。他的饮食越来越差，他的身体疾病不断增加，周边环境的不适感也在加剧。他评估身体信号的内在方式，无法引导其形成明智的行为模式。

持家者的另一种扭曲表达……

## 22. 关系七

### **特质：寄宿 Lodging**

旅者在她的整个旅程中，需要一个栖身之所。她在第三密度的探索 and 发现之路要求她进入物质幻象。但这样做意味着她将和其他人一样，需要一个载体、一个家、一个在夜晚返回的基本营地。持家者为旅者提供了这个营地。

这种关系，像所有形意者/选择关系一样，是一种教学关系。持家者已经发展出一套环环相扣的方法，用于高效处理第三密度的所有物质需求，以服务于我们为自己

设定的基本目标。持家者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第三密度是一个值得被欣赏的地方。但他的焦点是确保他的身体和他的家园得到正确的配置，以服务于这些更深层的目标。持家者希望与旅者分享他一路走来学到的所有小窍门和技巧。旅者的角色是变色龙，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她缺乏个性。对持家者解读与适应物质世界中突发事件的各种系统，旅者怀有孩童般的好奇、讶异与赞叹。她着迷于他的技术能力、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对身体与环境诸多不同意义信号的敏锐度。旅者通过持家者的视角体验物质世界的动态变化，持家者为她提供了一个理解和回应物质世界的框架。

这个关系的学习阶段类似于师徒关系。前来学习如何精通某种手艺或技术的学生，在持家者的家中成为旅者。她来学习并采用这位大师工匠的系统和习惯，因为那些是这位缺乏经验的旅者所知道的仅有路径。她诚心诚意地努力学习以持家者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因为她渴望能够像持家者所做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中高效能且高效率地显化。

然而，最终，旅者将开始与持家者形成批评性距离。她将在持家者的家中花足够长的时间，作为持家者生活，以达到对此项技艺某种程度的精通。在这初显精通的阶段，旅者将开始对持家者的实践发展出批评性距离。她将开始看见这项技艺中某些令她感觉不对劲的方面。她将反对持家者行为模式的混杂本质。他的行为将开始显得要么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要么过于宽容。旅者将逐渐发现，持家者那些行之有效的理解和整合催化剂的方式，显得不够精熟或与旅者自身的偏好不合拍。对于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些毫无变化的模式，她将会感到厌倦。简而言之，旅者将看到她已经从持家者那里学到了她能学到的一切，而旅者渴望的与物质世界互动的方法未被持家者提供。因此，她将收拾行装，为她所学到的一切感谢持家者，并继续她的旅程，寻找一个新的寄宿和学习的地方。

旅者打包走人时并不容易。她知道是时候离开了，但持家者和旅者已经日久生情。他的家既舒适又安稳，这给了她一种安定感，她知道当她继续她的旅程时会想念这种感觉。旅者和持家者之间的批评性距离，加之旅者不得不离开的悲伤，将激活蜕变原型，使旅者能够识别一个新的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形意者和选择之间的区别在于客观对主观。我们常发现自己认同于客观身体自我，包括我们的习惯、解读身体信号的方式以及整合身体信息的偏好。我们观察身体行动和反应的发生，如果我们完全认同于客观的身体复合体，便会将这些事件视为身体运作方式的客观事实，而不会想到它本可以是另一番模样。对自身身体复合体的特质与运作持静态视角，说明内在的持家者正在活跃，而内在的愚者则未被唤醒。此刻，恰当之举是——通过认同内在见证者而非身体复合体中上演的客观戏剧——成为旅者角色。尽管内在的见证者本身并无能力改变上演的事件，但通过选择不直接认同身体，从而与身体持续的循环模式保持距离，可以让我们与身体建立起一种更健康的关系。

相反，那些特别觉知到第三密度经验是一个内在进化过程的人，有时会倾向于陷入某种脱离现实的状态，这会损害我们与身体复合体的显化进行互动并加以利用的能力。我们往往会只认同内在的见证者，并将身体复合体仅仅视为第三密度世界的一个物件或外在躯壳。内在的旅者对心智或灵性形意者的过度专注，削弱了其成长的能力，因为这导致我们忽视了身体的催化剂。对身体需求的漠视阻碍了我们沿着内在进化之路发展，因为它阻止身体达到最高效的运作状态。在这一刻，内在的旅者是活跃的，但呼唤着内在的持家者。此时，适宜认同客观身体自我，进入身体的感受，允许其微妙之处自行显现。我们不再忽视身体复合体的需求，而是将注意力转向这些需求的所有微小细节。如果内在愚者长期无家可归，我们可能会突然陷入极度紧迫的身体不适，或许过早走向死亡。

在人际层面上，持家者是一位希望将自己的技能传授给学生的大师或专家。当他人表现出欲将其精心磨练的技能传授给我们、试图分享他们的世俗智慧时，那人很可能正在表达持家者的角色。这是在与对方关系中进入旅者角色的契机。此刻或许看似我在鼓励人们接受“爹式说教”，或忍受其他类型的卖弄学问。但请记住，旅者也是一个批评性的角色。在与正在表达持家者的人互动时进入旅者角色，能使我们快速有效地判断对方提供的技能体系和世俗视角是否对我们有益。旅者清楚自己走过的路，能迅速将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的给予进行比较，从而判断是否存在驻留以学习

该技能的价值。若在这种时刻不进入旅者角色，我们将无法准确评估这段关系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学习潜力。旅者愿意并很高兴成为一名学徒。但我们的世界推崇的不是学习而是精通。因此，为了迎合文化价值观，我们常抗拒进入旅者的能量。但是唯有在这种能量中，我们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前的持家者是否提供了有价值的课程。

反过来说，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我们会遇到渴望习得我们拥有的技能的人。他们请求我们成为其老师。这种关系的能量交换——特别是对于右手路径的持家者而言——可能感觉主要是单向流动。旅者带着请求出现，我们获得尽心回应该请求的机会。这种关系是一种寄宿关系：我们让旅者住在我们的家里，通过我们的眼睛，以我们的方式与世界互动。持家者，像任何老师一样，从教学的经验中获得快乐。因为教授别人，他对他的技艺学到更多。当有人请求这种教学时，进入持家者的角色是适宜的，从分享我们所学并由此深化自身的学习的机会中获得快乐。但在传授过程中适时放手也是适宜的。旅者将不可避免地前进到准备好将这门实践个性化的节点；她必将超越老师。

上述所有动态交互也映射到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某些群体需要且渴望向其他群体学习。当我们身处以下任一情境时，适当的做法是：在其他群体给予我们教导时，愿意放下身段、虚心学习；在我们被其他群体当作老师追随时，欣然接受这个请求。但是，一如既往，持家者会对能否及如何承担接收一名学生作出自主判断。有时，只是资源条件不允许。

### 23. 身体的蜕变

身体的蜕变描绘了身体的形意者从一个配置到下一个配置过渡的过程。如同所有蜕变原型，这个原型具有一个过渡性角色，在两种截然的不同意识状态之间的阈限中出现。其表达上具有两个面向，一个前蜕变一个后蜕变，后蜕变对前蜕变表达的意识状态呈现为一个谜。我认为这个角色兼具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因此，身体的蜕变是通过两个过程实现的：

- 通过重构我们有意识和无意识与身体交互的方式；

- 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由主观见证者对心智将其身体作为显化载体的整体概念而发展出的批评性距离所启动。

当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皆将身体关联为载体时，愚者与形意者之间的张力，便进入了这两者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之中。于是旅者开始意识到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在决定如何解读物质世界的事件时分别扮演的角色，并反思此刻可能出现什么不同之处。在每个蜕变原型的图像中，男性和女性形象会同时出现。在蜕变过程中，我们选择一个取向而不是另一个取向极化，并且在这样选择时，我们重新配置催化剂与经验进程，以更趋近这些角色的极化理想。由于每个周期中的催化剂和经验原型具有相反的性别原则，所以他们同时呈现在图像中。

## 符号

一具骷髅使用长柄镰刀收割人类的手、脚和头（包括男性和女性）。骷髅面向它的左侧，在骷髅的后面有一道彩虹。

收割的骷髅，一个经典的死亡意象，是该原型中视角的焦点。他是旅者，其本质是被剥离了今世生活细节中所有非必要执念的主观见证者。旅者已将历史、志向、担忧以及情感偏好放在一边。旅者的心智框架如骨骼般简洁；他们渴望成为一个全空框架，一个新的存在方式可建构于其上。在这种心智框架中，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检视过往，如头颅、手、足所代表的。

在这里，头颅代表我们过往对世间事件的心智态度。心智解读身体事件的意义。男性头颅代表我们以前作为催化剂的视角，使用这些事件回溯过往作为或不作为引发的反应。女性头颅代表我们之前的经验进程，使用对催化剂的理解来决定如何重新安排身体和环境的能量流。双手既代表我们过往的行动，也代表我们已经观察到的这些行动引发的后果。双足则代表我们先前的整体生活方式，是一个完整呈现此前所有形意者的符号。

收割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杀戮。死亡并非在摧毁旧有模式——尽管确实已将之剥离——而是在收集它们以供检视，从无用的筛选出有用的。在收割的同时，死亡是在收获与拣选。

最后，彩虹有两个含义，两者都相当明显。第一个是象征重生，因为在破坏性的风暴之后可以看到彩虹，提醒我们仍然存在的美丽，以及刚被雨水滋养过的大地的丰饶。第二个是象征七个能量中心，表明身体的重生影响了身体相关的所有层面，从我们力图保障生存而采取的行动，到我们寻求发现每一刻的神圣性的努力。

### **角色：不满者 *The Disgruntled***

收割者已经逐渐看清自己过去的方式的谬误。他们整套生活方式已开始显得难以为继。收割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生活中那些有害的行为模式，并得出结论：零零碎碎的局部改良已经无济于事。他们需要的是一场深刻且持久的变革，从根基开始重构其生活方式。收割者想要关闭其家庭的经济体系，拆毁整个房子，重建然后重启系统。

收割者的方法具有根本否定性。他从生命的各种事件中汲取教训，这些事件向他们揭示什么是他们不想要。他们已然受够施加伤害与报复伤害的循环模式。他们的身体和环境已经变得不舒服，无法支撑他们想要过的那种生活。他们的环境有毒。无论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但必须与这种有毒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收割者是被激发起来的身体。考量男性原则。他终于准备好直面自己过往行为的责任带来的全部重负。他明白自己的身体和家园通过他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中毒，此刻他可以看到先前拒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毒化身体和家园的行径，已使得问题雪上加霜。他厌恶自己：他不仅厌倦了自己一再越界及越界引发的伤害，也厌倦了他所背负的挥之不去的负罪感，因为女性原则从未真正宽恕他的行为。双方之间的不和谐堵塞了身体的运转机制，使得行动因备受煎熬的不确定（任何特定的行动方案是否可以被接受）而被遏止。有意识身体厌倦了这种“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感觉——做也该死，不做也该死。他认定无论做什么也无法赢回她的支持：她对他，永不宽恕，永不仁慈。

现在考量女性面向。无论通过作为还是不作为，她的边界一次又一次被侵犯，男性原则已经向她证明了他会继续令她失望。她忍无可忍。这一次，不再是宽恕的问题，而是重新划定边界本身。这一次，任何道歉都无法让她回心转意；她需要将整个关系重新洗牌。如果他想继续与她保持关系，他就必须接受她的全新要求。他们之间的冲突以持续越界引发的不信任为特征。她不认为他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自己真的改变了。尽管她很想挽救这段关系，但它似乎已破碎得无法修复。

这种令人不快的状况是收割者角色的前蜕变状态。双方必须以某种方式在谈判桌上会面，方能发现其实存在一份双方皆可接纳的相互对待契约，非勉强妥协，而是孕育希望的前行之路。但他们唯有各自后退，将这段关系视作一具尸体、又视作一个整体进行审视，方能窥见此路。他们必须都认为以前的关系已经死透了，这样他们才能与过往决裂，由此产生纤毫毕现与置身事外的态度去审视它。

收割者的功能是重构身体与物质环境（此处“物质”概念亦延伸至科学仪器无法探测的“精微身体”）的动态经济体系。收割者的动力来自他们确信：除非对日常生活中平稳流动的节奏进行深刻而持久的改变，否则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也不可能拥有身体的舒适。收割者的赋权能力是他们审视过去的的能力，不被“事情曾经如何”的执念所左右，从而影响对“事情应当如何”的判断。收割者的美德包含：尽管改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痛苦，他们仍致力于改变的纪律性，以及判断过去的宏观特征时的客观性。收割者能够回顾自己的一生，卸下自我防御，直面他们的创伤与过错。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当我们不论出于是厌倦自我伤害，还是因为厌倦感受自我伤害的后果，我们内在坚定地判断自己对待身体的行为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时，我们表达了收割者。在这种能量中，我们常发现决心彻底改变饮食、运动、卫生或家居维护的意志——具体取决于我们判断身体毒性的来源在哪里。通常，我们进入这个角色是为了回应某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震动了内在见证者（旅者），使其与身体相关的标准习惯产生批评性距离：疾病或创伤可能惊吓到我们，以至于重新思考我们与身

体复合体的关系。但同样常见（或许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进入净化身体毒性的能量实为心智或灵性蜕变的副作用。

在人际层面上，当我们重新协商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时，我们经常表达收割者。我们开始觉察到关系本身的行为模式如何将关系变得有毒——不但不能帮助彼此成长，反而陷入持续对抗彼此的状态。曾经的对抗尚可视为有益的催化剂来源，如今却化作持续的双向能量损耗的黑洞。收割者准备好对这段关系进行根本性重新考量，包括完全终结关系的可能性。

在社会层面上，收割者是革命者。他们是这样的某个人或群体，其切身经历激发了他们内在的判断：某些社会体系的改良已不再是可行选项。对现有体系的修修补补的可能性范围太过有限，因为现有社会秩序体系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整个系统必须推倒才能重建。在社会层面，男性原则是掌握权力一方，因其具备侵犯其他群体边界的力量。女性原则是抗议越界行为的一方。当态势升级至表达收割者原型时，双方得出结论：现状不可持续，根本性变革势在必行。实践中，这可能表现为长期的大规模抗议、针对体制的大规模反抗、集体辞职、或任何其他形式剧烈的社会动荡。该角色的女性原则将昭示“退无可退”的状态，促使男性原则意识到真正的变革的必要性。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右手路径的收割者承诺对自我与他人的边界给予新的尊重，并重新考量自己的需求。这个收割者想要摒弃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他人这个需求，为此他们必须学会对侵犯与不侵犯他人自由意志的行动之间的阈值保持敏感。同时，他们希望及时回应来自他人的服务请求，以他人想要的方式回应而不是以收割者自己想要的方式回应。收割者想成为其作为与不作为皆能增益周围人群的更大福祉的那一类人。他们追求在且仅在需要且有益时行动，敏锐觉知并迅速反应“回避与尊重”、“协助与侵犯”的差异。正向收割者主要通过移除诱惑达成转变，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行动，而在于使持续越界行为随意且舒适的习惯性日常行动流。这个角色两个面向都知道他们有责任维护边界：女性原则必须拒绝配合任何背弃契约的行为，而男性原

则必须净化以侵犯方式行动的欲望与冲动。他若想停止食用损害身体的食物，他会将那些食品彻底从家中清除。在工作中，若他的行为让他感到羞耻并想终止这种习惯，他可能决定：必须辞掉这份工作。如果他想停止以无礼的方式对待伴侣，这段关系可能也需要结束。现在，我在这里用了“可能”这个词，是因为转变未必需要如此激烈。辞职或分手常属重大决定，在缺乏身体的大道角色指引下，右手路径的收割者并不知道重新塑造行为的最佳方式<sup>8</sup>。他们仅仅知道：必须改变现状，因自身行径令他们感到过于羞耻与受伤，以至于无法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左手路径的收割者盘点自己的作为与不作为，努力确定他们是否以及如何辜负了自己的志向。这个收割者想要识别出——在使自己对他人变得柔软与易受他人影响的情境中暴露出的——软肋，并将其彻底切除。对男性原则而言，他人的界限无关紧要，除非他对那些边界的侵犯未能确立对自身或他人身体与行为的支配权。女性原则要求一致性：拒绝继续如他的母亲一般迁就他的弱点。她希望看到他掌控她，果断行动，毫不犹豫，毫不歉疚。负向极化收割者的男性原则觉察到自身处于一个支配他人失败的模式中。他想要将自己重塑得比以往更强大、更无懈可击。如同正向极化收割者，他将通过消除并重构身体与环境体验的某些部分达成目标。若对某人太好以致难以自控，他会通过断绝关系或强势地重划他自己的边界来确立纪律。无论如何，他将重构日常生活模式，以图封堵那些使他易受他人支配的铠甲裂缝。女性原则通过加强管控身体和周围世界中先任性面向，来回应这种激发。她曾经被纵容散漫地沉溺于坏习惯，现在她服从于毫不动摇的严苛纪律，此纪律因严苛而赋予她能量。她希望通过将这些要求强加于身体与周遭世界的运作，来达到他对她的期望。

收割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是纪律涣散的收割者。这个收割者频繁尝试生活中的激进改变，无论是重构关系、更换工作、改变饮食和运动习惯或其他形式。但在每种情况下，他们都发现自己在新环境中过于痛苦，无法坚持到这种改变成为一种新习惯。这个收割者最终倒退回旧有模式，这阻碍了任何蜕变的完成。在这种收割者的扭曲

---

<sup>8</sup> 译注：原文 Reaper does know...根据上下文语意，译者理解应为 Reaper does not know...故修改为：收割者并不知道...

表达中，我们试图开启一次启蒙体验，但我们尚未做好准备。这种表达中，我们试图进入收割者的角色，但此时我们内在的持家者与旅者之间尚未发展出足够的批评性距离。这种扭曲表达中滋生的纪律涣散，强化了我们的关于“无力实现真正改变”的自我叙事，进一步固化讲述者的自我画像。急于求成的启蒙往往会适得其反。启蒙找到我们，仅仅作为批评性距离的一个函数。

另一类收割者的扭曲表达体现为无法正确判断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很难掌握，更难离析。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往往难以厘清。如果我们成功地表达了收割者，我们得以观察这些习惯并识别其滋生背景。然后我们通过改变背景，从而规避精确归因的必要性：只需知道不健康的领域并直接重构整个领域便足够。然而即便正确识别这个领域，仍需对因果关联的成功判断。若我们解读物质世界的认知框架，因执着于某种特定叙事（此为心智的主导性特征）而产生扭曲，我们甚至将会回避识别在我们的物质体验中哪个领域出了问题。于是，此类扭曲表达的收割者重构了自身所有错误的部分。他们紧抓不健康习惯并排斥其他一切，既为维系指导其判断的叙事，亦为保留依然执迷的不健康习惯。收割者的这种扭曲表达是一种螺旋式下坠的心态。它的唯一解决方案是通过灵性或心智事件，而非身体事件。

## 24. 身体的大道

### 符号

一个雌雄同体形象面朝左侧而立，其后背与双脚均生有飞翼。左手拿着一个银杯（或壶），右手拿着一个金杯，正将液体从银杯倒入金杯。人像仅以左肩垂下的绶带蔽体。在其头部后方有太阳照耀，其头上火舌跃动。背部双翼呈现腾飞前的预备姿态。

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像代表有意识和无意识身体的结合。在这里，罩纱并没有以任何特别的方式揭开；相反，这种结合代表了两者之间的完美一致：他们如一体行动。

人像后背的翅膀代表着灵性的翅膀。请注意这个图像与奥秘#3（心智的催化剂）的图像之间的相似之处：无意识的心智持有一只具有相同形态翅膀的鸟，在她头部后面亦有太阳照耀。在这两副图像中，理则皆通过心智传递信息并行动，为灵性翱翔

开辟通路。双翼象征着灵性通过与心智的亲密接触化身于物质世界。在这个原型中，我们成为天使般的信使，而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火舌重述了同一概念。

脚生双翼，让人联想到希腊神明赫尔墨斯，代表着迅捷的移动。法瑟姆将这种迅捷解读为源于人类生命短暂的一种必要性。我认为法瑟姆的解读是正确的——前提是我们认识到正是迅捷与生命短暂之间的关系，为这个原型的角色注入了一种紧迫感。

绶带是该原型享有的保护。在这幅图像中，防护是极少的，而且更偏重于左侧。脆弱性是身体周期中右手路径的主要特征之一，Ra证实“纯粹选择服务他人道路的寻求者肯定不会有明显不同的化身体验。在你们的幻象中，没有外在的庇护所可以抵御迅猛而残酷的催化剂的疾风、骤雨和暴风雪。”

在这副图像中，我认为左右手并不代表左手和右手路径，因为结合之后的身体的右手和左手分别是有意识身体（右）与无意识身体（左）。从一个器皿倾注到另一个器皿的液体代表保罗·凯斯(Paul Case)所说的“心灵能量流”。这是源自银杯的心智内容，具有无意识心智的心智状态特征：情感、意象与整体性概念。此处我们处理的并非言语与逻辑。评论家们普遍认同，液体的倾倒代表将原始且具破坏性的欲望与情绪，提炼并净化为精微而健康的情感状态。这种净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能量已经进入了显化现实中，并且这些能量的各种后果均已展开。

### **角色：炼金术士 *The Alchemist***

评论家们在历史上对此原型贡献了两个名称：节制与炼金术士。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个原型被称为“炼金术士”时，Ra回答：“你可以看待身体好比提供一个炼金炉，炼金术士通过它显化黄金。”炼金炉是炼金术士用来实现将铅转化为黄金的熔炉。引述的这段话不仅强化了炼金术概念在此的恰当性，亦解答了为何该原型曾被称为“节制”的疑问。

节制的品德被普遍理解为一种倾向于适度满足欲望的自我克制。但图像的描述毫无自我克制的意味：图中人物是所有塔罗图像中最自由奔放的一个。我们或可推论：节制终究不是一种自我压抑，而是从过度欲望中解脱。此解虽更贴近意象，但仍未与之完全契合。事实上，“节制”这个名称是双关语。它指的是钢铁的“淬火”——一

种通过加热降低金属的硬度，通过减少脆性从而增加韧性的过程。请注意，这一概念吻合 Ra 的说法：身体作为炼金炉。同时，也符合在杯间（隐含来回往复）倾注液体的基本寓意。每一次倾注，炼金术士都从液体中去除杂质，将其进一步精炼成一种更温和、更健康的物质。Ra 告诉我们，“在第三密度中，该雕像是在火中被锻造的。”这个原型向我们呈现的正是这一意象，揭示出雕像不过是那些心智偏见、情绪与心智结构，而火焰则是第三密度中常显严酷无情的物质世界。

如同大周期的所有角色，这是一个复合角色：它只能表达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心智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炼金术士的世界观以其对待显化世界的方式为特征。在这种观点中，身体（以及更广义上的物质环境）将被塑造成一个载体，供理则从平静的无意识心智一路贯穿照耀进显化层。因为大道原型是渴望超越自身的角色，塑造物理载体的过程尚未完成，也许永远不会完成。毕竟，炼金术士在体验、整合与重构物质世界的事件时，始终在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间来回倾注心灵能量。每一次迭代都在心智与自身的关系及与灵性的关系中进一步净化心智。同时，这一过程也会柔化那些原本尖锐——可能阻碍炼金术士实现心智与灵性所赋予意图——的行为。

正如 Ra 所说，“王冠已经在头上。”炼金术士有志成为、也已然就是神圣理则本身的信使。尽管炼金术士当前的身体精炼程度尚不完美，他们仍会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塑造为心智（通过真实的自我表达）与灵性（通过对超越个体自我的神秘意志的灵感表达）之更高真理的显化表达。心智与灵性的肉身显化，使我们得以探索和见证内在状态的隐秘微妙——其他方式无法达成。思绪在脱口而出前往往合情合理；欲求在满足之际常显无趣；行动计划在实施前看似完美；灵修道路在践行前宛若正途。于是显化世界将粗糙转化成精微。随着每次发现我们某种程度错失了目标，我们获得越来越细致入微的感知：目标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命中它。

炼金术士对努力将身体磨练成心智与灵性的表达与净化的载体，怀着紧迫感。此原型的志向不在于成功转化心智与灵性的经验，而在于将肉身成功塑造成服务于此转化目的的机制。炼金术士希望身体感到舒适，并不仅仅为了舒适本身，而是将其作为执行此项重要工作的载体。身体常常妨碍我们可能希望用它从事的更高层次工作。赋能、催化、经验、蜕变的进程，是我们同时运用身体追随灵性召唤并以身体作为

此目的工具时，实现身体舒适的方法。因此，炼金术士的紧迫感与——身体阻碍心智和灵性工作所带来的——挫折感有关。炼金术士知道身体必须成为盟友，但他也希望克服各种形式的僵化、不适与自我破坏——这些现象并非源自心智或灵性，而是源自我们完全缺乏操作第三密度载体的经验。我们生而笨拙、拧巴、粗陋，但作为炼金术士，我们渴慕优雅、流畅、迅捷高效。这就是身体的大道。

炼金术士的功能是坚持并维护恰当运用身体的恒常觉知。这种觉知的特征是以"心智与灵性成果的显化乐器"为身体定位，故其动力是渴望持续提升作为显化乐器的身体的能力。炼金术士的赋权能力是.....他们的美德是.....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将炼金术士表达为一种持久承诺：把身体（和环境）视为更高用途的乐器进行对待和维护。在这种自我视角中，我们不将快乐和痛苦评估为本质上的好或坏，而是将其视为服务于我们的更高目的演奏。内在的炼金术士始终觉察自身所持的视角：身处于世，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内在状态不是强行节欲（正如“节制”一词可能暗示的那样），而是将心智和灵性的价值置于身体价值之上的深层优先排序。

人际层面上，我们经常将炼金术士表达为大咖。大咖理解其专精领域内物质世界的微妙运作。用俗话说，大咖“把事情安排的妥妥滴”，这由他们在该领域内取得成功的能力所证明。炼金术士作为大咖，拥有提供洞见与视角的独特能力，因为大咖始终清楚相关领域的价值优先级以及具体工作的工具性。大咖希望通过运用物质世界的运转，最大化我们通过世间行动所追求的任何价值，从而使物质世界变得不同。

在社会层面上，当我们受一种将心智与灵性现象置于首位，将物质现象置于其次的内在驱动力主导与群体互动时，我们表达了炼金术士。无论我们在决定与一个群体互动或加入之前设立了任何其他条件，有一个绝不让步的条件是：无论这个社会性追求是什么，必须定向于有意义的事物，而不是仅仅为了物质层面的成功。社会层面的炼金术士并不关心赚钱、技术进步或享乐主义，因此他们对物质至上的社会元

素无感、无视。社会层面的炼金术士展现一个崇高榜样来反对物质主义，这个榜样活着为了更高目标，并利用物质世界来服务于这一目标。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右手路径的炼金术士致力于优先诚实地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而不是身体的舒适。每个磨难皆是更深入认知自我（作为无意识心智）与他人的契机。一路走来的每一次意外、每一轮"伤害、后果、悔悟、宽恕与边界重建"的循环，都带来使得所有试炼皆值得的新发现。右手路径的炼金术士对信念与行动的关联保持警觉，深知每个卑鄙刻薄念头将会显化于现实，并极致关心滋养身体与环境的重要性，使它们支持自我向自我的持续揭示。

左手路径炼金术士致力于优先支配与占有他人的心智，而非身体的欢愉。这类炼金术士对声誉不感兴趣，除非它能转化为影响力。他们对金钱不感兴趣，除非它能转化为权力。他们对感官享乐不感兴趣，除非它可成为享受对自我与他人支配权的渠道。左手路径的炼金术士也对信念和行动之间的关联保持警惕，这就是他们如此小心地管理自身习惯的原因：这使得难以管束的信念能够在行动中清晰显形，以便迅速剿灭。

我们表达炼金术士的一种扭曲方式是……

## **25. 关系八**

### **特质：调解 Mediation**

蜕变与大道的关系具有独特性，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已然处于关系中的自我与自身的关系。一个周期中的最后三个原型——形意者、蜕变和大道——都是复合原型：它们代表的角色并非仅仅采取女性原则或男性原则的视角，而是采取两者之间特定关系的视角。因此，两个人关系中对立的经验可以表达收割者，但对受影响者则不然。受影响者的经验没有两面，只有一面。因此，如果两个人要显化受影响者原型，他们将通过共享对它的单一视角来实现。就收割者和炼金术士而言，角色由动态中

的一个有意识面向和一个无意识面向构成。故两个原型之间的关系实为四种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

收割者代表旅者对物质互动周期一直以来的运作方式的厌恶。在表达对持家者的行动经济体系的批评中，旅者与持家者——分别是身体周期中主观自我与客观自我——之间的冲突，在客观自我内扎下了根。这种张力客观地显化为有意识和无意识身体的倾向性之间的物理僵局。收割者是拒绝按现状继续前进的整体客观自我，因此评估有意识和无意识身体的习惯，以努力重新协商关系。在这里，无意识身体关切的边界问题被提出来，有意识身体过去的干预也被一并提出。收割者将双方带到谈判桌前，试图在它们之间协商出一种新的关系，以及一种新的能量支出经济体系。每一方都会带着自己的贡献与诉求：有意识心智将对自己的行为及潜在影响给予更多的认知与关注，同时要求无意识心智为他的生活带来更多愉悦；无意识的心智将提供更迅速、更平和的冲突解决方案，同时要求有意识心智尊重她带到谈判桌上的新边界。在收割者角色中，双方之间存在根本性争议。

相比之下，炼金术士的两个内在部分之间的关系要和谐得多。有意识心智积极与无意识心智合作，共同努力在彼此的相互关系中进一步净化自身。炼金术士熟悉争端，了解它们的困难本质，对于把解决争端作为进一步极化整体自我的手段，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相对于收割者，炼金术士是调解者，而收割者是不满者。调解者与不满者合作，帮助他们解决已经出现的、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

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我们先前承诺的脉络下作出的。不满者的难题在于必须就身体经济系统将如何向前发展作出决定。调解者的优势在于他们理解决定与承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决定都会以指数级增长的方式增益一个人承诺的整体特质：如果我今天选择了右手路径，使得明天再次选择右手路径变得更容易。但若没有对那条特定路径的承诺来帮助指引并激励每个选择，便难以维持、甚至无法看到对一条路径的选择。我承诺将身体作为自己与他人真实自我实现的乐器之脉络，使每个决定时刻都显得不那么难。一个决定被置于一个整体承诺的更宏大脉络之中时，正确的决定不仅更容易被看见，也更容易被接受。在此关系中，调解者的角色是帮助收割者看到更宏大的脉络，从而使决定更容易。

## 何时成为角色

不满者原型在个人层面上的表达很容易识别。不满者从未感到舒适。发生在不满者周围的一切，都鲜活地提醒他到底是什么让他日益无法忍受。对于这种不满的自我表达，有些事情必须改变。当事件的循环重复持续造成看似不必要的、糟糕的身体体验时，内在的不满者正在发出信号：需要内在调解者的引导。此时，适合进入调解者角色，我们能感受并安住于对内在进化（非外在舒适）的坚定承诺所带来的安全感。这将使所需的改变更容易达成。

内在调解者的定义性特征在于他们立志超越当下之所是。调解者对于自身成就与未能达到自身理想的恒常觉察，可能导致一种不堪重负的感觉：不可能达成自己的理想。每一次初衷美好但搞砸的互动，以详尽的细节揭示出所有尚存的诸多弱点。在这一刻，内在的调解者活跃，但内在的不满者并非如此。允许我们对自己的不满以不适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伴随着结束这种不适的意愿，是适当的选择。当内在的调解者对于内在进化的承诺感觉像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时，这标志着是时候做出关于自我边界和行为习惯的决定了，以巩固这份持久的承诺。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有时发现自己被某人接近，此人正处于边界与行为需要重新协商的不适处境中。此人可能占据不满者的任一性别面向。例如，如果这个人希望终止定义其关系的边界侵犯与忽视行为，那么此人正表达不满者的女性原则；反之，如果这个人因过往行为陷入自体持续的痛苦循环中而被压垮，那么此人正表达不满者的男性原则。看似恰当的回应是进入调解者的某一面，但调解者不容许这种分裂。因其统一性，调解者是旅者最为舒适的视角。调解者代表在身体运用方面，有意识心智与无意识心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每一个进入这一角色的能量的人，都将表达出调解者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的某种平衡。不过，当调解者与不满的双方都有接触（如同法律调解中的情况）时，这种人际关系才是最有效的。相反的情境则更易识别：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成为不满者时，一位调解者会帮助我们完成这段关系的重新协商。

在社会层面上，调解者/不满者的关系，常常表现为革命者（被侵犯者，女性原则）对既有权力结构（侵犯者，男性原则）提出诉求，以及双方需要以保留彼此核心价值、并允许成功重构关系的方式达成和解。

## 26. 灵性的母体

Ra 关于灵性的母体与赋能者的阐述可能存在误导。唐秉承其一贯的全面观察原则，就第三密度罩纱降临前的原型心智向 Ra 提问。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唐问的是“堕落”之前的情况。灵性的母体与赋能者的两大最重要特征，从这一提问脉络中浮现——但需谨记：Ra 对这些原型的描述并不是我们的原型心智的描述，而是对太一起初思维的描述，我们的原型心智是其中一个精炼。

思考灵性周期的第二个困难是，根据 Ra 的说法，“灵性的本质较少具有运动性”，因此“没有动态运动的特征”。相较于心智与心智、心智与身体的关系中的内在进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心智与灵性的关系却发生在灵光一闪的时刻与回肠荡气的感受中。我们在日常生活无法觉察灵性内在进化的活动，但它们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第三个困难。考量 Ra 在 19.20 所说：“灵性层面作为一个更加复杂的场，其自身是完美的，但借由心智与身体复合体能量场，能够以许多扭曲的和未整合的方式被体现。”灵性内在进化并非通过纠正或扶正灵性的不平衡而发生，而是通过扶正心智与身体的失衡，从而引发灵性重校准。然而，来自灵性的汇流对心智和身体的状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这是可以覆盖其他二者的进化环境。因此，灵性的内在进化是通过我们直接暴露于灵性体验而开始的；这种暴露引发了心智与身体的反应性调整；而这种调整又反过来促使灵性发生另外的反应性调整，从而使新的灵性体验变得可获得。

灵性母体是未赋能的灵性。第三密度中将无意识心智向有意识心智遮蔽的厚重罩纱，加上灵性复合体固有的神秘属性，意味着此原型描述了自我中最幽深难解的部分。在此，我们凝视的自我如同无法理解的他者。

## 符号

堤丰站在画面中央，践踏两根破碎的柱子。堤丰生有鳄鱼头、犀牛角、蝙蝠翅、猪身体、偶蹄足、乳房、勃起的阳具、从肚脐中伸出的蛇；右手持权杖，左手握着一只指向地面的火炬。堤丰面前，一男一女两个人类形象单膝跪地。他们都穿戴着山羊头面具和兜裆布，脖颈之间以锁链相连。其中一人手指向上，另一人手指向下。这是一组复杂的符号。我将从堤丰开始。鳄鱼头代表暴力和残忍。蝙蝠的翅膀表明堤丰潜伏在夜晚：正如 Ra 称这个原型为“太古的黑暗”的象征。堤丰手中的火炬指向下方，代表着一种被浪费的光源：一种被滥用的灵性力量。猪的身体与尾巴表示于污秽中狂欢。堤丰肚脐中伸出的蛇象征暴食，一种阻止了更高能量中心被激活的障碍。勃起的阳具进一步重述了这一障碍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法节制的欲望（Ra 在 84.19 中证实了这一符号）。

早期的评论家们对堤丰同时具有乳房与阳具的描绘曾作出一些令人遗憾的评价。在这幅图像被绘制的年代，并不存在乳房植入术或荷尔蒙替代疗法，因此它并非描绘一位跨性别者。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这幅图像描绘的是一位间性人，而他们常常将这样的人标记为“没有爱的能力”。撇开堤丰的其他面向已经涵盖了其无能的事实不谈，在当今看来，对于生于一个难以找到舒适的身份认同之社会结构的那些人来说，这样标签既显得无知也是对他们的冒犯。无论如何，我认为，将堤丰描绘为间性人，其主要且一致的特征并不是“没有爱的能力”，而是“没有生殖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所有间性人都无法生育，而是说在间性人中，不育的情况比起那些在性别上更清晰地归属男性或女性的人要普遍得多，即便是在古代，这一趋势也应已被注意到。因此，堤丰也代表着创生与丰饶之能的匮乏。

被摧毁的柱子意象等同于心智的形意者图像中的柱子，而不是心智的赋能者图像中的柱子。它们不是代表构建于第三密度经验的基础中的道德极性，而是我们自己对善与恶、是与非的概念分离。讲述者构建了一个信念体系，其中这些二元概念彼此区隔，这一区隔支撑了使讲述者免受第三密度人生的疾风暴雨侵袭的维护系统。我们依附于我们的是非观念恰如我们在暴雨中蜷缩家中寻求庇护。但是，在这幅图像

中，堤丰践踏了这些柱子，将曾经的结构、秩序和保护摧毁，留下一地狼藉、混乱和脆弱。

两个人类形象并非总被描绘为一男一女，但评论家们似乎有广泛共识，认为他们其实是性别相反的，无论他们在图像中被如何描绘。因此，他们代表着有意识（或透明的）和无意识（或隐藏的）的自我。当然，这两个人像也代表了外在世界的自我和他人。束缚他们的链条代表着他们的囚徒困境：他们困住彼此。山羊头的面具表明他们不进行独立思考，而是遵循对灵性毫无助益的社会规范：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但实际上，这种从众行为使他们服务于堤丰。他们指向相反的方向，表明他们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他们想要各奔东西，但被锁在一起，因此谁也无法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行。

请注意，人类人像代表了 this 原型的多个面向。他们代表与魔鬼仆从一同被困在监狱的状态。他们代表成为社会的灵性奴隶的状态——社会规定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被接受的，全然罔顾我们内心真实的自我。他们也代表堤丰的信徒军团，因被魔鬼掌控而口是心非。

### **角色：敌对者 *The Adversary***

我们将灵性的母体体验为人类状况的常态。我们将其视为世界的基线和不可分割的特质。这种特质是我们身陷囹圄的体验——被迫与我们不齿之人捆绑共生。

堤丰，或魔鬼，是我们所有憎恶之物的顶点，是我们一切信念的全然对立面。堤丰是敌人，是敌对者。我们不仅反对敌对者，更视其为我们自己与世界中一切错误的活生生显化。对于敌对者，我们必须与之战斗，将其击败。

人类形象的山羊头不仅表明有意识与无意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交互的，更表明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敌对者的具象。灵性的神秘界域被有意识地感知为既强大又可怕。我们的社会规范——代表是非对错的社会共识——引导我们远离此神秘，因灵性无视那些社会规范。

由此，我们的内在与外在皆极化为对立阵营。表面上善良的力量被集结起来，与表面上邪恶的力量对立。二者无法抵制彼此，故持续互相攻击，活在对敌对阵营的强迫症式仇恨中——双方在永恒对抗中捆绑共生。

评论家们常误解此角色特质。将其判断为享乐主义者或黑魔法师而唯恐避之不及。但 Ra 指出：这正是灵性的母体，所有灵性活动展演的舞台。如果我们意图内在修炼，这个角色就应该被探索而非回避。正确理解这个角色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它是女性原则的。女性原则的原型描绘了被罩纱遮蔽因而呈现为他者的那部分自我。我们如同在模糊的镜中看自己，看到的只是我们的臆想。对女性原则的原型之刻画始终源于外在视角。我们当然可以内在体验女性原则的原型，但我们始终要透过外在滤镜进行。女性原则总是意识到她是如何被看到的，正如男性原则始终意识到他看到了什么。简言之，罩纱向男性原则遮蔽了女性原则，却未向女性原则遮蔽男性原则。敌对者角色并非残忍、贪婪、混乱等特质的活生生显化。相反，此角色——尤其在人际关系层面——是我们认识到他人视我们为敌对者时的内在体验。敌对者角色，是深刻地、根本性地、不可避免地被误解的角色。成为敌对者即意味着成为某人的敌人。但这种仇恨并不必然是双向的。事实上，敌对者往往会觉得他人的仇恨很有趣，甚至令其愉悦。她可能会特意去激怒仇恨她的人，因为他们对她本然的存在方式感到如此不安。他们恨的是敌对者对他们建立的是非评判规范的拒绝。她毫无歉疚地做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全无悔意，因为对她而言，那些行为根本就没错。敌对者生活在与她自身灵性力量的联结中，然此力量于他人眼中却显危险、狂野且具破坏性，必须不惜代价回避与遏止。

但是，敌对者既非正极取向亦非负极取向。她既不承认他人身上的道德，也不承认自己身上的道德。毋宁她表达了存在于极端个人主义是非观的深邃力量：感觉对就对了。所有通往造物者之力的通道对她都是开放的，但因为许多通道在道德上彼此对立，她缺乏道德一致性：敌对者根本上是反复无常的。她可能纵欲却诚实，慷慨却残忍。一个行为的道德效价，或可被感知的道德效价，对她来说无关紧要；她沉迷的是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强度。这种情感的强度源自它们的道德效价，但她并不

对一种或另一种效价区别对待：任一极化方向的行为皆能带来愉悦感，鼓励我们继续从事那类行为。尽管这些愉悦感千差万别，她尤其享受禁忌之乐。

灵性复合体，正是通往太一无限造物者的通路、渠道或连接。敌对者——灵性的母体——的功能是对此通道的力量进行守护，阻止未经充分准备者滥用此力量的任何尝试。敌对者的丑陋可憎，正是内在的一种保护机制，用以防止在完成心智与身体的启蒙之前，就过早地开启通往造物者无限能量的通道。魔鬼是神秘主义者和神智学家所说的“阈界守护者”。一旦经历了启蒙，魔鬼形貌渐失狰狞。敌对者的驱动力，源于她的存在本身就会在那些把她视为敌对者的人心里激起的内心风暴。她知道，这场风暴是唤醒她——并非仅是一个魔鬼而是造物者的使者——的真实本质所必经的步骤。如 Ra 所言，路西法是“是真正的荷光者，因为善与恶两者的知识...提供(实体们)冲力去移动、工作和学习”。敌对者的赋权能力是其真实性：虽遭不可救药的误解，却从不试图打造人设；相反，她乐见这种误解，因为这向她表明，任何视她为魔鬼的人都尚未准备好去理解。敌对者的美德，是勇于并甘愿面对因其代表的意义而遭受的对其自身安危的尖刻抨击与威胁。

## *层面*

在个人层面，敌对者是荣格所称的阴影。是被拒斥的自我。我们那些最为憎恶的特质与内在真相都聚集在无意识的黑暗之中，通过它们与深层真相和真实的纽带而得到滋养，这些真相和真实关乎我们——作为太一造物者的鲜活显化——到底是谁、是什么。因为这些被拒斥的自我面向与造物者之间存在生命维持的纽带，它们是我们内在隐秘力量的源泉。我们能感受到阴影潜藏在表面之下，当面嘲笑我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挣扎着对抗那些强烈却深埋的欲望。我们害怕——如果我们卸下那些用来规范我们灵性生活的社会规范之枷锁——我们可能成为谁、可能做出什么。阴影自我在做我们显意识认为错误的事情时，会找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满足感。在这些黑暗的时刻，我们恰恰会做出我们所憎恨的行为，并从中获得快感，因为我们相信它是错误的。随后，我们会困惑于“我中邪了吗”，并试图进一步加固囚禁阴影自我的牢笼。于是，我们沦为自我的囚徒，被锁链束缚于我们憎恨之物，无法按照我

们相信正确的方式生活，因为这个隐藏的自我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望去践踏我们的关于善良与可接受观念。

在人际层面上，敌对者是死敌——我们最憎恨之人的活生生表达。他们是我们的镜像：我们竭力成为其完全对立面，最终却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与死敌极其相似（即便看似对立）的行为。我们无法抗拒死敌；我们故作漠然却难掩在意。我们对他们所代表的一切之憎恨，以一种充满侮辱与攻击的褻渎方式吸引着我们。因此，当我们自己成为他人的死敌时，我们也会感受到类似的吸引力，只是没有了那种仇恨的感觉。我们就是那个乐行魔鬼之事的魔鬼。面对侮辱与攻击，我们大肆嘲笑，因为只要这些攻击源自我们所拒斥的道德观，我们就对它们免疫。在鄙视我们的人面前，我们炫耀我们那些据说是恶心且邪恶的行径，从他们扭曲的不安中获得一种扭曲的快感。请注意，在这个语境下，Ra 断言婚姻常常是“敌对关系”（31.16）。婚姻本质上并非敌对的，但因为在伴侣身上常常映射出我们潜意识中的自我，我们往往会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阴影。

在社会层面上，敌对者是公敌。注意，她并非离经叛道。敌对者不会通过反对社会规范来定义自己；相反，她随心所欲地行事，然而主流社会规范将她的特立独行识别为公敌。社会与政治生活总是被极化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因为我们是从自身世界观的反向观念中，为我们的世界观构建敌人。任何人只要与我们世界观的反向形态相似，都成为公敌，而鉴于公敌的存在，其他所有人都无关紧要。因此，我们抱团“圣战”，去对抗另一个群体的邪恶，而那个群体正是我们所相信的一切可怕的、扰乱且威胁我们生活方式和对更好生活之梦想的事物之鲜活显化。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敌对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是当我们作为敌对者时，同时试图活出我们具有争议性的真相，却又将其对世界隐藏。可以说这是衣橱里的敌对者。虽然她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错，但她仍将其隐藏，以避免遭受随他人发现她的真相而来的反噬。因为这个敌对者试图在不引起丑闻的情况下实现她的隐秘欲望，她与他人过度隔离以致于从未有过被赋能的机会。

相反的扭曲表达则是以魔鬼姿态招摇过市。我们不仅热衷于在那些视我们为万恶化身的群体中制造丑闻，更在挑衅他们时擦枪走火，以致我们的努力不但没有助益，还完全关闭了赋能可能性——更遑论给作为肉身存在的自己带来的危险。

## 27. 灵性的赋能者

### 符号

一座塔或金字塔正被闪电击中。顶部的顶石或城垛被击碎并掉落。一男一女两个人像从塔顶坠落。

金字塔是启蒙的地方。它——以及我们在埃及塔罗牌中见到的任何三角形——不代表灵性，而代表我们试图运用灵性联系造物者的庙宇。这个解读契合该图像另一个通用名称，“神之殿堂”。庙宇概念耐人寻味，因为它完全由人类之手建造。庙宇的建造属性让人联想到心智的形意者：在那个图像中，仪式主持者（讲述者）坐在一座由他自己建造的庙宇内。

庙宇上的顶石或王冠象征着神圣或道德正直的至高点，是透明的灵性自我为自己建设的栖居之所。在建构我们自己的道德与灵性意识形态时，无一例外地，我们将自己置于这种意识形态的顶端：我们将自己视为已实现人生目标之觉悟成就的实例。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有道德。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已参透人类生命的真理，并比几乎所有人都更正确地正在活出此真理。若非此观念极端普遍，我们断不会如此轻率地评判彼此。

闪电代表突如其来的灵性觉醒。诸多塔罗牌组将闪电描绘为源自太阳，这与现实的闪电现象相去甚远，很难想象早期的牌组创作者会犯这样的错误——相信闪电来自太阳。恰恰相反，因该原型是赋能者，代表了以太阳为象征的内在理则。因此，将太阳描述为闪电源头恰如其分。这提醒我们：灵性觉醒的时机并非由我们选择。在它自己的时间它会找到我们。

突如其来的灵性觉醒摧毁了令我们感到安逸的神圣至高点，同时将透明与隐藏自我从庙宇中击飞，在卑劣的羞耻之中直坠地面。一些评论家们认为高塔代表物质成就。

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高塔代表我们为自己设计的心智结构，用以确保在我们的人生叙事中，我们拥有一个“合意的角色光环”。很多时候，这个合意的叙事包括物质成就，但成就并不是高塔的必要组成部分。高塔是我们建造的一种结构，其明确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生活更接近造物者。它由信念构筑而成，闪电之所以击中高塔，是因为这些信念已经僵化为教条，使我们在灵性上被隔绝于造物者之外。

若我是对的，则塔之崩塌并不一定表现为一次外在的破坏性事件。突然的灵性觉醒总是导致我们的世界轰然倒塌：这是回应灵性事件的心智现象。新的灵性觉知以牺牲我们世界观中的最高殿堂为代价，那是我们千辛万苦到达的殿堂。失去殿堂可以完全是一个内在的事件，让我们亲身发现自己的灵性远非自以为是的那般领先或圆满。但它也可能表现为字面意义上失去一座殿堂。重点在于这种自我构想的地位之达成所代表的灵性与道德价值。

在埃及塔罗牌中，这两个人像通常被表现为都是男性，一个头戴王冠，一个没有王冠。这通常被解读为灵性觉醒及其毁灭性后果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其地位。然而，我认为顶石意象已捕捉到同样的概念。大多数其他塔罗牌组将这两个人像表现为一男一女。我更喜欢这种表现方式，因为它使图像的象征意义与之前的“魔鬼”和之后的“太阳”一脉相承：透明自我与隐藏自我（类同自我与他者）共同经历这场冒险。

### **角色：蒙羞的祭司 *The Disgraced Priest***

虽然此角色是男性原则，在我们的体验中既是主动的也是透明的，然而我们无法有意识地选择灵性觉醒何时以何方式寻见我们。这个角色的主动面向是我们对高塔本身的构筑。我们通过建造一根避雷针来邀请灵性觉醒。在有意识层面，我们自诩为已然觉悟、道德完善、充分极化、心智成熟、德性圆满的人类。我们通过分裂我们的灵性自我、使之彼此对立来设法达成此种自我认知。我们将魔鬼埋进意识的深渊，每当它掌控我们时，便以羞辱与惩戒进行镇压。在向自己隐藏魔鬼之后，我们登临塔顶王座，带着人中翘楚的志得意满睥睨众生。

一个事件突然唤醒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于自身道德发展程度以及与造物者亲近程度的误判。事件本身无足轻重，其带来的启示才是此角色的核心现象所在。我们骤然看清曾经的觉悟实为虚妄，自己并不比他人更好，并且我们自身的品格缺陷远比曾想象的要巨大。那个我们曾讲给自己听的关于生命中最重要之事的叙事，不再能像以往那样为我们发挥作用。我们整个信念体系似乎分崩离析，因为所有关于自我的认知似乎都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谎言。

我称这个角色为蒙羞的祭司。他不仅向自己暴露出其与造物者的联结并不比他人更紧密；他的内在魔鬼也暴露无遗，正如从塔上坠落的女性人像所象征的。他是虚伪与灵性窘迫的活生生体现。他不仅没有践行自设的德行标准，而那些标准本身正是为了隐藏其恶习而被建构出来的。蒙羞的祭司已无处容身；其核心圈子中的每个人皆已与他为敌。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每当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尽管我们曾努力向自己隐藏它）昭然若揭，我们表达了蒙羞的祭司。自我欺骗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按我的阐释，自我具三重性：有意识自我、无意识自我与见证者。有意识自我不可能欺骗无意识自我；有意识自我是透明的且无法隐藏。无意识自我无需欺瞒有意识自我：它本身已隐藏于视线之外，并且将会轻易采纳有意识自我偏好的解释。自我欺骗是有意识自我和见证者之间关于无意识自我本质的一种关系。有意识自我试图说服见证者，无意识就是有意识自我所宣称的那样。然而，越来越多的相反证据促使有意识自我构建越来越复杂的解释，以便在见证者可能怀疑时，依然维持自己的立场。内在的蒙羞的祭司是那个已经成功掩埋真相、避免引起见证者批评的有意识自我。然而纵使机关算尽，真相仍以有意识自我无可辩驳的方式曝光。

在人际层面上，通过与另一个人（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死敌）之间的一次爆发性互动，我们表达了蒙羞的祭司。在这样的互动中，我们以所有平常惯用的方式猛烈抨击对方，但环境使得这一事例格外炸裂且暴露本性。这可能是一场与爱人之间令人难堪的公开争吵、一次导致双方都受罚的职场冲突、一场社交媒体上的骂战，等等。

但人际层面的蒙羞的祭司无需通过冲突来表达。这一角色在其人际表达中的特征是，我们发现自身与一个代表禁忌之人的关系中——导致自我认知崩塌——的真相。与禁忌伴侣间短暂的爱欲火花，足以造成这一崩塌，又如仅仅一次与厌恶之人的谈话。在社会层面上，蒙羞的祭司名副其实。当事件的突然转折通过揭露出我们与禁忌之隐秘关系，而导致我们身败名裂时，我们就在社会层面上表达这一角色。社会层面的蒙羞的祭司对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而言，只是丑闻与阴谋的谈资，但对于亲历者而言，却是天崩地裂的打击。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未完成]

## **28. 关系九**

### **特质：启示 Revelation**

在这两个原型的图像中，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的灵性自我同时出现。对于性别化的原型来说，这是不寻常的。然而，我认为它们出现在两幅图像上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二者在灵性赋能过程中结成的伙伴关系及经历的平行体验。魔鬼只有相对于将自身阴影投射于她身上的我们而言才是魔鬼。她是造物者自由流动的力量以及造物者与神秘灵性自我亲密联结的鲜活表达。无意识的灵性始终处于与造物者的完美接触中。因此，无限自我在灵性这一侧的影响是强大的，且它们的连接牢不可破。阴影自我无法被摧毁；它只能被掩埋。

内在的（尚未蒙羞的）祭司掩埋了自己的阴影自我，因为他惧怕这阴影所代表的道德悖论。我们内在潜藏着一切被我们拒斥为邪恶、破坏、可怕与错误的完整存在。为了将我们自己美化为灵性觉悟者、通往造物者之路的行者、仁慈善良的人，我们将自身这些被拒斥的部分隐藏于有意识的视野之外：我们回避看见内在的黑暗。

但是魔鬼和祭司被锁在一起。他无法逃脱自己的阴影，无论掩埋得多深。尽管他已学会如何对魔鬼的出现严防死守，它仍时不时浮出水面，在他的私人生活中造成浩

劫。被锁在魔鬼脚边的两个人物，是化身博士与海德<sup>9</sup>。两者都是对自我的虚假表达，是我们的真实本性因它们的根本对立而生成的漫画像。因为我们已经迫使自己接受了“何为道德上与社会上可接受”的特定观念，我们也迫使自己的另一部分接受了“何为道德上与社会上禁忌”的特定观念。但此类分别，就像山羊头面具，并非我们的本性；而是由我们的出生条件与我们未经检视而采纳的信念系统强加给我们的。化身博士憎恨并责怪海德，海德似乎只渴望让化身博士自取毁灭并蒙受耻辱。但他们被困在一起，在囚徒困局中煎熬度日，在彼此怨恨中妥协。

这是灵魂的暗夜——内心的诅咒和悲苦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因魔鬼阻隔而无法感知造物者临在。这种状态邀请赋能。在灵魂的暗夜之中，我们不把魔鬼视为自身的一部分；我们将其看作某种邪恶的外在力量强加于我们的不幸负担：我们可能认为魔鬼是我们的基因、童年创伤、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形而上维度的恶灵侵扰，或任何其他外部影响。但所有这些因素，即便存在，也只能是助长魔鬼成形；它们不能成为魔鬼，因为魔鬼是由我们自身隐藏的情感，以及这些情感与通过灵性而来的造物者之汇流之间的关系构成。

在灵魂的暗夜深处，某个事件将要发生——尽管其外在形态难以名状——它揭示了一个内在祭司无时无刻不在回避的根本真相：魔鬼并不在他之外。这是伴随闪电打击而来的突然觉醒的普遍特征。我将这种关系称为启示，并非因为我相信《圣经》是通过这种方式显化出来的；相反，我认为《圣经》与灵性周期中最后一个原型（化身）有更紧密的关联。我之所以称之为“启示”，是因为我相信，当这些引致我们整个自我认知面临重新审视的赋能事件在我们生命中发生时，它感觉上就像一次突如其来的启示，甚至像是来自神的信息，尽管这信息往往令人痛苦不堪且难以接受。

---

<sup>9</sup> 译注：出自美国电影《Dr. Jekyll and Mr. Hyde》。化身博士 Jekyll 相信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两极化的个性：好的一面与邪恶的一面。如果将这两种个性分开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人，这两个灵魂将获得释放。他随后成功地以化学实验将自我身上邪恶的一面转化成为海德先生并犯下可怕的罪行。后来，化身博士因控制不到自己内心的魔鬼海德，而以自尽的方法来停止自己以海德的身分作恶。

在高塔的图像中，坠向地面的两个人像并没有被锁链束缚在一起。赋能，尽管艰难、痛苦且可怕，也是解放。我们不必像化身博士与海德那样生活。我们被自身魔鬼囚禁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曾接受了一套将心智割裂成两半、使其彼此对立的信念体系：为了成为值得被爱的人，我们必须将部分自我视为不可爱的；为了成为好人，我们必须将部分自我视为邪恶的；等等。挣脱锁链般将我们牢牢捆绑的信念，我们获得解脱。一旦从塔楼坠落，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获得机会去重新想象它们共同的冒险旅程——以成为合作伙伴的方式，而非敌对的方式。

启示的经验往往是艰难、不适且令人难堪的。我们最低限度也会在自己面前暴露为伪君子，但常常是在他人面前。曾使我们在已内化的道德与社会规范之下规矩及自洽地活着之心智结构被摧毁了，让我们感觉无依无靠，并需要一个新的神话，在其中设想我们逐步回归造物者的旅程。然而，暴露为伪君子的羞耻感，却因我们放弃了“惧怕以伪君子示人”的自我观念而得到抚慰。换句话说，正是令我们暴露的那个事件，也是导致我们价值观改变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是，在一次闪电打击之后，我们竟能如此迅速地回顾过往行为，并对自己的愚蠢、自大与伪善付诸一笑。尽管启示艰难，它却为我们开启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从自身良心谴责的折磨中解脱，自由生活。启示使我们准备好对自身与灵性汇流之间的关系进行一次重大的重建，那些灵性汇流曾因我们拒斥代表它们的魔鬼而被阻断。因此，启示，无论多么痛苦，也是解放。

### ***何时成为角色***

关于何时成为这两个角色之一的问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催生启示。我已将启示的特征描述为一个不可预测的事件：内在的理则（或个人神圣火花，如果你愿意）自由且自主地决定何时改变心智与灵性关联的经验连续体。尽管这种事件常常不可预测，但它可以通过一次大胆而危险的行为来诱发：毕竟，蒙羞的祭司是被闪电击中后从高塔坠落，抑或是他跳出高塔而引来了闪电打击？

在个人层面上，当我们辨识出一种我们无力遏止的恶性行为模式时，魔鬼在活跃。内在魔鬼以成瘾形态显现于意识中，无论是对行为、思想、情感、物质，还是对他

人上瘾——我们变得在心理上依赖某些我们明知有害、甚至道德败坏的东西。我们心理依赖的那些恶习，就是我们内在魔鬼的面貌。当我们深陷这些恶习的阵痛中时，魔鬼角色就在我们之内活跃。此时，成为内在的蒙羞的祭司是恰当的。尽管我们无法直接触发蒙羞的祭司的突然觉醒，但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将魔鬼挖掘出来。那么，内在蒙羞的祭司的工作就是主动自我曝光，暴露我们一直对自己和他人掩盖的恶习。我们至少必须向自己坦白这些秘密，而往往也需要向他人坦白。这种暴露允许全新光芒照彻魔鬼，如果操作得当，能够瓦解最初将我们困锁在魔鬼脚边的观念结构。如果我们的坦白是为了维系“我已觉悟”这一自我标榜而故作姿态，那么这种暴露就不够彻底。暴露的目的，是在自己与他人面前变得谦卑。选择坦白使得赋能免于过度破坏而发生，因为若无坦白，它将不可避免地自行暴露。

反过来，若我们察觉自身的行为与思想好似已抵达灵性成长巅峰，以我们的殷勤与智慧之姿，仁慈地扶助周遭灵性小白，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内在蒙羞的祭司正在活跃。虚假觉悟正是蒙羞的祭司的标志，作为我们傲慢的代价，处于这种状态中——即便仅短暂片刻——也必将导致一次自惭体验。如果我们注意到自己正处于虚假觉悟的状态，那么成为魔鬼就是恰当的选择。最常见的扮演内在魔鬼角色的方式，就是成为魔鬼的代言人。也就是说，真诚地设想我们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会如何评价我们。魔鬼享受做魔鬼，所以难点是在最初识别出魔鬼角色的能量；停留在其中则应相对容易。

在人际层面上，生活中出现一个死敌或令人鄙视的敌对者，表明某人正在与我们的关系中表达魔鬼。那些总是令我们心生烦恼、几乎其存在本身对我们都是一种冒犯的人，正在邀请我们在关系中成为蒙羞的祭司。我们往往会攻击这些人，因为他们代表了对我们的自我观念的威胁。每一次这样的攻击，都有潜力成为一次闪电打击的时刻。为了避免我们的生活遭受重大破坏，在我们注意到自己正在攻击死敌的那一刻，进入蒙羞的祭司的角色是有益的。这会使我们更有可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阴影的投射。此外，充分意识到这一情境中的尴尬与虚伪，很可能会长期影响我们对死敌那类人的看法。

类似地，对于具有所有虚假觉悟症状的人，成为魔鬼代言人是恰当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咄咄逼人地对抗那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人。相反，这是一个机会，帮助他人看见他们一直在隐藏的阴影。重要的并不是这个人是否已经在我们身上看见魔鬼，如果我们熟练掌握这些角色，我们可以为他们成为魔鬼。

此类关系的社会动态与人际动态高度相似。坦白和魔鬼代言人是主动进入这些角色后的标志性结果。然而，自暴其丑的假象往往隐藏很深且难以穿透。公开坦白常常成为强化“我已觉悟”这一形象的策略。确定一个人的坦白是否真正意图诱发闪电打击的方法，就是看这份坦白是否具有危险性。对错误行为的公开承认，可以通过安全的方式进行解析，但一份真正的坦白，是将自己的虚伪赤裸裸地暴露给所有人看见。同样，虽然社会层面上的魔鬼代言人有助于另一群体看见自身行为中的伪善，但成为魔鬼与成为一个单纯的网络喷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我们通常在彻底沦为网络喷子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踩过了那条线。

## 29. 灵性的催化剂

### 符号

一位赤裸女人跪着，右脚踩在陆地上，左脚踏在海面上，她的双腿形成直角。她的右手将壶中液体倒在陆地上，左手将壶中液体倾入海洋。她面向自己的左侧，身后长出一根茎，三朵花盛开于其上，一只蝴蝶在花上方飞舞。在她上方，一颗明亮的星星闪耀着，星星中心有一个白色三角形和一个位于其下的倒置的黑色三角形。七颗较小的星星围绕着中央之星。

女人代表无意识心智。她头上的指引星(lodestar)是理则，其光芒透过灵性复合体的黑夜照进她的意识。围绕指引星的七颗小星星代表能量中心，理则正是通过这些能量中心表达自己。这些能量中心作为核心自我面向的次级表达，围绕着指引星闪耀。某些评论家们称这些星星为七个“封印”。它们在此处闪耀，暗示在此原型中，这些能量中心必须开放、通畅且最低程度平衡，以使灵性进化得以进行，而不受尚未完成的心智或身体进化的阻碍性干扰。

指引星中心的两个三角形表明，右手路径与左手路径互为镜像，左手路径是右手路径的阴影面或虚幻倒影。它们一起出现在指引星中，表明一个人若不能同时面对两条道德路径的有效性，便无法以信心观照理则。当我们沿着所选择的道路前进时，对立路径的极性在指引星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黯淡，但它始终至少部分存在，威胁着颠覆迄今为止的所有灵性进化成果。

女人的赤裸代表无意识心智完全暴露。赋能者的启示已揭示出我们一直以来隐藏的无意识心智中的所有元素。在此原型中，赤裸这并不意味着罩纱已被完全揭开，而是内在的魔鬼作为无意识心智的特定表达被揭示出来。只有当无意识心智的某个特定方面掌控着心智与灵性的联结时，罩纱才会被揭开。事实上，看到她的赤裸，只会更增强她与指引星之间联结的神秘性。她的欲望、意图与价值观被完全揭示出来，但她为何感受她的感受，追寻她的指引星，依然不可知。

那朵花代表春天，象征着破坏已结束，新的生命正在茁壮成长。同时它也代表怀有信心之创生能力。在此，无意识心智允许灵性能量流经她并进入显化，将这些能量倾注于大地之中，甚至从不回头看看所播种子长出了什么。那朵从能量倾泻中生长出来的花朵将在蝴蝶的协助下授粉与繁殖，这一过程将使下一季繁花似锦。在右手路径，我们看到，当信心真诚地流动且不执着结果时，将疗愈并美化这个世界。还要注意的，右手路径的催化剂是比左手路径更肥沃的供成长的土壤——左手路径那一边似乎是一片无尽的虚无。这契合了原型心智的一个主旋律：右手路径比左手路径更容易行走，但也更难被看见。无意识心智在此执着于左手路径的空虚与神秘之中。她允许灵性能量流经自己，进入那贪婪地吞噬她奉献的一切而绝无感恩回馈的无尽虚无。

蝴蝶通常代表蜕变。但在这里，我认为蝴蝶特指获得翅膀。蝴蝶曾是一条困于地面的毛毛虫，但通过灵性的赋能，它已长出翅膀、可以飞翔。我相信图中人像代表心智，是因为人类——至少在古代——是困于地面的。在灵性周期中，黑暗（因而也包括夜空）代表被遮蔽的灵性复合体。Ra 说：“隐藏事物的阴影是一种无限的深度，在其中储存着太一造物者的力量。”在无意识心智与理则光芒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黑暗深渊，如果想要与太一造物者连接并重聚，一个人的内在见证者必须跨

越它。这黑暗遮蔽了那灿烂的光，一个人只有学会“如何看见”才可看见那光。白天，天空被光照亮，黑暗被驱散。但要揭示黑暗中的光辉，需要将朝向理则的窗口开得越来越大。蝴蝶（以及其他图像的飞鸟）代表内在见证者一点一点接近内在理则的能力。心智仍然困于地面，因此蝴蝶或飞鸟成为跨越理则与心智之间的鸿沟的信使。在灵性的催化剂中，我们终于可以作为旅者原型进入灵性复合体，从困于地面的心智的局限，飞向远方星辰的无限光芒。

她双腿形成的两个直角，如同前面的图像一样，代表物质与形而上的邻近。（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倾倒液体的壶类似于炼金术士手中的壶。然而，炼金术士是在精炼手头已有的能量，既不给予也不索取任何新的能量；而笃信者（我这样称呼灵性的催化剂），则允许这些灵性能量从她体内流经并倾泻而出。那能量自遥远的星辰神秘地进入她，穿越夜空的深渊，进入她的眼中，再从她的双手流出。这种灵性与心灵能量的倾泻也代表着她正在摆脱那些曾将她囚禁为魔鬼的道德与社会规范。在右边，她放弃了将灵性能量视为邪恶或谬误的观念；而在左边，她放弃了自己的希望与梦想——她是谁已不再重要，她将自己清空，准备被吸收进有意识心智所偏好的存在方式中。

### **角色：笃信者 *The Faithful***

Ra 将此原型命名为“信心”，更倾向于这个名称而非“希望”。信心并不是大多数人们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信仰。对信仰这个词的普遍理解使它成为一种信念：当人们谈论他们的信仰时，通常指的是他们所持守并且无论证据怎么说都拒绝放弃的一套神话信念。因此，对信仰的庸常理解是没有证据甚至违背证据的信念。但信念是心智现象。灵性的显化取决于（或源出于，或回应于）我们的心智配置，因此，如果我们将信仰视为一种真正的灵性现象，那么我们信念的局限就实实在在地设定了我们拥有信仰能力的局限。然而，信心不仅不是一种信念，也不强化任何特定的神话。信心远远超越任何概念化或神话叙事的界限。它不蒙恩于任何神话，只回应神秘的造物者。怀有信心，意味着接受那神秘，接受那神秘所代表的对一切神话信念的控诉。

信心是一种信任。在右手路径，信心是对宇宙、造物者以及与我们共享造物者的其他人类那深挚、真诚的仁爱的信任。在信心中，我们凝视那道光，即使微弱，触到多少都是我们接受的温暖。在信心中，我们完完全全向那道光敞开自己，毫无阻碍地让光进入。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不会搜索我们的经验作为已正确选择的证据：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信心绝非盲目；相反，信心是凝神聚目于那道光，从不曾顾及显化出来的信心之果实。

在赋能闪电带来的毁灭之后，笃信者的无意识心智被暴露出来，脆弱不堪。她忍受了作为铁窗内的魔鬼所历经的折磨，此般创伤终于来到尽头，她既无心力亦无能力防卫自己。她瘫倒在地，感恩这一切终于结束，欣然释放那些长久以来将她囚禁的偏见。

然而，笃信者的信心在于启示过后仍残存的灵性微光所带来的驱动性影响力。有意识心智对她的本性的错觉已自行崩解：自造物者进入心智的能量流曾被魔鬼阻塞——魔鬼的可憎阻止她冲破那道灵性封印，无法全然进入魔鬼代表的自由。一种新的灵性能量现在可供笃信者使用，这种灵性能量的驱动性影响力不可否认。

她头顶上出现的星星是以隐秘的交流方式揭示她命运的指引之光。然而，这个命运令人忧虑。在那颗星中，她既能看到神性的展开呈现出正面而辉煌的表达——这种神性也许能将其作为更高意志的乐器而流经她；但她也能看到这荣耀之阴影面：一个完全没有造物者的宇宙之永恒空虚与孤寂。笃信者能看穿物质幻象，但对自己所见并不确定。笃信者心存疑虑。

成为笃信者，将活在绝望中，并与绝望共处。绝望并不是弃绝信心，而是一种正极与负极信心的混合状态。当我们能够看到一位仁慈的造物者并将宇宙视为造物者的显化时，那么我们的视野所见便激励我们向世界敞开心扉，分享神圣的爱之源泉，而从不驻足观望我们的努力是否产生了任何正面效果。但是当我们只能看见自己被全然没有爱与智慧的黑暗虚无所笼罩时，我们的信心便会转向自己，驱使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占据无上权力的位置。在这种信心的负极面向中，无意识心智将其仅存的一丝希望尽数注进那片虚无，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一具仅供有意识心智使用的空壳，

并强化那条灵性通道——不是通往超越转世的万有之源，而是通往投生自我的核心；在那里，根据一的法则，造物者正隐匿于暗影中等待着。笃信者的疑虑，就是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摇摆不定的体验。在右手路径，我们渴望完全向超越自我的造物者之光敞开自己，但也害怕那光根本就不存在，害怕自己是在向虚妄敞开而浪费个人力量。

启示之后显现出的全新实相赋予笃信者一副关于今后可能性的远景，当她最终释放对自己的禁锢时，这个远景指引着她的行动，允许流动的灵性能量经过她进入显化世界。这个远景对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遥远：它是一个关于完全圆满、无限满足、与造物者终极合一的不可企及的图景。那颗星只是指引前方的道路。她的苦难已教会她实现理想是毫无希望的，但她从囚笼中逃脱的经历也教会她：毫无希望之事终将奇迹般显化的信心，是她活下去之必需。她的信心，是一种必要的荒谬。

灵性无关信念、价值、意图等等。我们在灵性周期中看到这些元素，是因为它们是受灵性活动影响的心智现象。灵性领域在根本上是审美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右手或左手路径，并不是基于对与错，因为正确性并不是任何一方所固有的，而是基于哪一方以根本性的吸引力打动我们。指引星中的双子镜像之一面会比另一面令我们感到更美。在灵性中，我们凝视自我与宇宙之美，在其中看见造物者。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笃信者是依循深层的正确感而行动的内在动力。在信心中，我们不要求自己道德高尚，也不试图遵守某条能带来正确结果的规条。相反，信心是能量的源泉，其感受充盈着我们，通过它的临在向我们确认：这是正确的路。当我们临在于这种正确感，或者——众人所说的——“共振”时，我们感到被推着去据此行动，而全然不顾外界评说。在这里，我们心灵的内在本质向我们显现，但对世间其余部分仍然隐藏。内在的笃信者唯一的渴望，是成为刚刚开启的能量流之通道。在这个角色中，我们迫切希望我们内在的存在状态能够包裹和充满我们周围的世界。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在最近经历了启示的关系中表达笃信者。在闪电打击揭示了关系的更深层次真相，并摧毁了那些允许关系在静态中存续、从而分隔开祭司与魔鬼

的心智结构之后，我们以一种天真的态度面对重建关系之可能性，以此表达笃信者。我们明白它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继续，因为将其维系在一起的幻象已经崩解。但我们既对更美好的关系充满希望，又害怕它永远不会如我们所愿地实现。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笃信者，我们希望善用伴侣对我们产生的全新观感：那些曾经令人厌恶和反感的部分，如今有可能成为一种吸引力。启示向关系中的伴侣展现：被禁忌的并非本然就是坏的，这为我们打开了一片空间，让我们感到可以放松自己，成为更深层能量的自然通道，而无需害怕因此被妖魔化。

在一次惊天动地的事件向群体意识（无论该群体是什么）揭示了隐藏的现实之后，对社会规范的重新评估，改变了这个群体意识如何看待其内部一贯违反社会规范的元素的方式。在社会层面上，当我们代表这个曾被群体排斥的元素时，我们表达笃信者。作为群体成员，新获得的自由令我们同时感到解放和畏缩。我们感受到期待的沉重：要求我们超越自我感知之所是；同时也感到内在的忧虑：作为群体一员，我们此刻对自己未来可能性所抱有的希望不过是空中楼阁。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右手路径的笃信者从里到外都是阳光灿烂、元气满满的。在历经深重苦难之后，她呈现出真正纯净的心灵。那些曾经看似恶毒与堕落的部分，在那骇人的幻象底下被揭示为青春、纯洁、生机勃勃，完美无暇，这一切都源于她深沉且真诚地渴望一个和平、互助，充满爱的世界。正极取向的笃信者是以天使般心智状态重生的无意识心智，她拥抱内在之光作为唯一的引导，将生命奉献于她所凝视的造物者。

左手路径的笃信者代表了人类意志最终与彻底的崩溃。对于阳光灿烂、童话般生活最后残余的依恋，已经消失无踪。她转身投向黑暗。这个破碎之魂如今理解了——在她的压迫者的意志与主宰之下的——彻底无助所蕴含的美感与满足感。她不再是她自己。她曾暗自执守的种种偏好与依恋悄然滑落，归于它们源起的无分别虚无。在启示时刻，她洞悉了宇宙奥秘，发现没有救世主、没有仁慈、没有可能逃离孤独的深渊。有意识心智施加于她的要求具有压倒性力量，她无处躲避，于是丧失所有

继续抗争的渴望。她将自身掏空，以便适配灵性核心的冷峻恶意，并将自己提交为听凭压迫者恣意差遣的器皿。

一如既往，在催化剂和经验角色中，这些极化特征代表的是赋能的极端对立面。它们是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蜕变时趋近的地平线。当我们的蜕变把我们沿轴线进一步推进，我们对这些人格的体验将以某种方式混合呈现，更接近极化的理想，但永远不会完全达成。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潜能始终存在，且以不同程度呈现在灵性的催化剂中。在它们同时呈现自身时，权衡各自的力量与潜能，正是信心的实质。即使走在右手路径上，要信任自己也并不容易。闪电打击之后，我们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况。那个被我们憎恶已久的隐藏自我如今浮现眼前，我们希望能够信任这一部分曾经憎恨的自我，但我们也依然想要它消失。我们内心的魔鬼无疑是最难接纳的部分。我们将倾向于想要把它们同时体验为渴望逃脱牢笼的无辜孩童，与拒绝顺从的恼人害虫。这两种释放执念的动力之间相互拉扯，催生了绝望。我们对想要成为的样子绝望，对永不能成为的样子绝望，对何以从不安然成为真实自我绝望。假设，在无止境的蜕变进程中，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达致完美平衡、成就无上正等正觉(live as fully realized and enlightened beings)，那么灵性的催化剂中将不再有绝望。然而，完美并非第三密度的目标。在指引星中，我们将始终同时看到黑暗与光明，即便在灵性复合体内，我们也将感受此二者的冲突。光明将牵引我们趋向信任与臣服更高意志，黑暗则将牵引我们趋向怀疑与拒绝高于肉身与有意识意志的一切事物。这种张力显化为绝望、深刻的灵性痛苦与人类灵性寻求之路上的宿命。极少有人（如果有的话）能逃离人类处境的绝望。信心并不要求我们不绝望；信心只需要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从内在指引星中看到的一切。随着时间推移，当蜕变原型在我们内在觉醒，我们将学会如何选择看到一种极性而非另一种。

## 30. 灵性的经验

### 符号

两座金字塔矗立在画面的两侧，左边是白色金字塔，右边是黑色金字塔。白色金字塔有一扇门，而黑色金字塔没有。金字塔之间，一轮月亮被薄雾遮蔽，高悬夜空。金字塔前方，有两只彼此对视的胡狼，左边是黑色胡狼，右边是白色胡狼<sup>10</sup>。在画面底部，一只蝎子朝着黑色胡狼与白色金字塔爬行，周身被一圈光晕笼罩。

在灵性的催化剂图像中出现的两个三角形现在近在眼前。它们以两座庙宇的外观呈现，两个灵性启蒙的场所，一白一黑。每一座庙宇象征着一种为从事灵性工作而设的全新且更有益的心智结构。新的庙宇将成为区隔可接受与被拒绝之物的教条，因而成为灵性的母体的下一次迭代形态。我们并不将这些庙宇视为教条，而是一种看待我们与无限的关系的新方式，此方式承诺从已阻碍与造物者接触的旧有教条中解脱。在我们选择的庙宇中，我们看到一个稳定的灵性基础，从中我们能获得对自己的全新洞见并更加靠近造物者。在人类经验的地平线上，这些庙宇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已经着手进行的伟大工作：进入第三密度幻象的终极真相，作为太一无限造物者的共同造物者承担我们的角色。此庙宇既代表总有一天将令我们感觉被其禁锢的未来教条，亦代表从教条中解脱——使我们得以成长和构建灵性复合体。白色金字塔上的门再次表示，右手路径更容易行走。就庙宇代表着借由灵性上升并接触造物者（内在力量的源头）的能力而言，白色庙宇更易进入。一个人必须在黑色金字塔中凿出一个洞才能进入。

再次地，如同灵性的催化剂，我们处于微弱光源相伴的夜空之下。但在此处，光源是月亮，它不是像指引星一样在天空中固定不动。月亮不能提供一个借以判断运动方向的客观参照。相反，它只能提供微弱光亮。这就是灵性的经验中灵性被遮蔽的背景。灵性的透明面向——由月光代表——是对理则之光的晦暗散乱的反射。灵性

---

<sup>10</sup> 译注：此处再次出现左右定位不一致的情况，另一处是在“17.身体的催化剂”中。译者理解这反映了作者的定位原则。当图像中有内置视角时，以视角的左右方向定位；当图像中没有内置视角时，以观者的左右方向定位。无论如何，白色金字塔与黑色胡狼对应右手路径，黑色金字塔与白色胡狼对应左手路径，这是没有疑问的。

的隐藏或被遮蔽面向——由夜空及环境本身所代表——充满了阴影、幻象、潜在的引导与隐藏的威胁。

本卡牌更令人迷惑的一点，在于没有出现人类形象。如果我们将内在旅者想象成驾乘着一只——从地面飞向天堂中的指引星的——蝴蝶，那么我们面前的景象就代表了那条旅行的路径。在灵性的经验中，我们抛却心智，因为在这一环境中，任何理性推演都毫无助益。这是一个男性原则原型，因此其特征是经验的透明，以及激活内在进化进程的能力。对我们透明的并非灵性本身的本质，因为在此原型中，它一如既往令人迷惑；相反，在此经验中，我们意识到自己正是置身于陌生恐怖世界的旅者。由于图像中没有人类形象，没有鲜明的焦点用来作为一个定向的锚点。也许蝴蝶是从金字塔后面起飞的；也许它试图逃离蝎子；也许它从月亮飞向金字塔。

蝎子在古埃及是夜晚的主要威胁。它体型小、夜行且致命。蝎子的毒刺被认为与毒蛇的咬伤同样危险，但蝎子不像蛇那样有无毒的种类。此外，由于蝎子主要以嗅觉而非视觉来导航，它非常适合在夜间狩猎。因此，这一符号代表了来自灵性猎食者的毁灭性突袭之威胁——他们以毫无戒备者为食。蝎子朝向右手路径，因为那边的猎物更容易得手。右手路径上的笃信者容易被骗，容易被偷袭，因此也容易被捕猎。

胡狼也是夜行动物。埃及人将胡狼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常在墓地出没，以尸体为食。胡狼不猎捕大型猎物，除非猎物已患病或受伤。它们食腐或捕猎昆虫及蛛类。胡狼对蝎子和蝴蝶都构成威胁，但蝎子更易捕获。因此，这两只胡狼代表在夜间抵御威胁的守护者。但每只胡狼守护各自所属的金字塔。例如，黑色金字塔的守护者没有兴趣协助右手路径的笃信者；这位守护者以白色胡狼出现，将笃信者引向金字塔，作为奉献给这座金字塔主人的活祭品。两只胡狼的颜色表示它们在夜晚所展现的外貌。白色胡狼对于右手路径的笃信者来说具有吸引力；它的光洁毛皮与看似可信的风度赢得了天真求道者的信任，将其引至在错误的庙宇中进行的奴役。黑色胡狼则质朴无华、毫无矫饰，也不刻意以诱惑笃信者的方式展现自己。它的使命是协助请求它帮助的人，但由于其外貌平庸，很少有人会受到这只胡狼的庇护。

### **角色：暗夜守望者 *The Watcher in the Night***

灵性的经验是一位暗夜守望者，守护着灵性的催化剂前行的道路。他驻守庙宇之外，抵御两类灵体：其一是诱使笃信者达成与其初衷完全相悖的灵性觉悟的魅惑灵体；其二是企图摧毁笃信者并以其破碎尸身为食的阴险灵体。守望者不依赖视觉来辨识危险的存在，而是凭借他对周遭人影的极性与动机的微妙知觉。如同蝎子一样，胡狼也拥有强大的嗅觉。

守望者不进入启蒙的庙宇；他只守护通往庙宇的道路。他是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他永远警觉灵性道路上的种种威胁，但他保持警觉的代价是他无法如笃信者般凝望纯粹圣光。

在右手路径，守望者不是信心的产物，而是忧患与保护的产物。他是庙宇守护者，我们从男性的保护欲可以看到守护者的影子，尤其是父亲对女儿的刻板老套的保护。他毕生暴露于黑暗险境，只为他人无需如此生活。

在左手路径，守望者是如鱼得水的欺诈师，是花衣魔笛手。他利用夜晚的阴影作为舞台道具，变化出吸引毫无戒备者进入其陷阱的幻象。他以天真者的能量为食，这些天真者尊崇他为灵性的捍卫者，却从未怀疑他将吞噬他们的灵魂并同化他们成为奴仆以持久增长他的力量。他知晓来自下界的威胁：不论走在哪条路径，低层星光界的寄生灵体皆会屠戮并吞噬弱者。但因为他不惧怕它们或其他界域黑暗，那些寄生灵体更愿意从右手路径上的人身上榨取生命。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暗夜守望者常常被纳入超我范畴。内在守望者的临在，提醒我们在鲜有人踏足的信心之路上警惕其中的危险是多么重要，主流社会规范将这条道路标为禁区有其原因。这个内在自我感到一种责任，要引导我们脆弱的、交托出去的自我抵达预期的灵性体验之境。

在人际层面上，守望者往往表现为一个保护者，一道树立在弱者与利用弱者的外界掠食者之间的护盾。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传统上就包含了保护者的职能。人际层面

的守望者并不试图让他的同伴变得成熟老练，或者强化对黑夜中的危险的防御力；相反，他试图通过让自己在黑夜的危险前变得更强来保持同伴的本色。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通常看到以战士形象出现的守望者，尤其体现在我们的警察部队中。这种显化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它揭示了我们对这一角色的典型表达所具有的道德混合性，或者迷惑性。我们看到警察既试图成为抵御夜间危险的盾牌，又扮演着掠食者角色——假借保护者之名利用弱者。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守望者的右手路径上的理想是一位无私的保护者，他的行动完全以他所保护的弱者之福祉为导向。他不追求赢得奖励、得到地位、获得荣誉、攫取财富，也不以任何其他外在的社会价值标志装饰自己。他唯一的关切是成为一位无私的卫士。在图像中，该角色的正向极化版本以黑色胡狼出现，表明他外表看上去毫无价值。他没有雄厚财力，没有众多的追随者，也没有显赫的名声。对大多数旁观者来说，他似乎平凡无奇，但他对右手路径的忠诚以内敛的光辉打动他人。他谦逊而真诚。他对他人造成的真实威胁具有极其敏锐的感知力，而且他不会以暴制暴。卫士知道，如 Ra 所言，“爱是伟大的保护者。”他抵御光中危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他所建立的爱之支持系统，就像是一道沿路手牵手的人墙，阻挡任何入侵。在极少数需要战斗的时刻，他绝不会越过绝对必要的界限，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外伤害到那些他本应保护的人。

守望者的左手路径上的理想是一位掠食者，他的猎捕如此隐蔽，以至于那些弱者常常从未意识到自己已被他利用。他外在极具魅力并大肆炫耀他的社会价值，包括健康、财富、地位、名气和荣誉。他为自己规划的形象是个厚颜无耻的谎言，但他深信这个谎言永远不会被揭穿，因为他通过打磨其守护者形象，已经将真相掩藏得天衣无缝。他引诱那些渴望受到领袖保护的脆弱的寻求者进入他的轨道。随后他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不平等的能量交换，以此确保自己能永久性地以他们的能量为食。最终，他们为他们构建出一个观念的牢笼，在牢笼中，即便他们确实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也会感到毫无逃脱其影响力的可能。因此，黑色金字塔没有门的原因有二：它

代表左手路径的启蒙对追随者（她将永远是奴仆，而非领袖）而言是绝无可能的；它也代表逃脱左手路径守望者的控制是绝无可能的。花衣魔笛手将受害者困在金字塔内，也阻断了他们的启蒙之路。

作为催化剂和经验原型道德极性的普遍规律，普通人会发现他们对这些角色的表达处于上述两种理想之间的某个位置。当然，我们自己很难承认这一点，但直面这令人不快之真相的艰难，使得跨越蜕变之阈限如此具有挑战——如此方能蜕变。

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相信他自己对其角色所编造的谎言。他相信自己真诚地关心他人的福祉，认定暗夜中的重重危机是其保持警戒的正当理由，相信他的攻击是那些威胁者应得的。但他的视野是蒙蔽的：他错把曾宣誓庇护的弱者当作邪恶威胁。他以曾经发誓不会使用的一切方式伤害他们，不自觉地扮演了掠食者的角色。他追逐功绩与赞誉，因为他认定自己凭无私的英勇而理应拥有这些。他要求他人尊重他，因为他扮演了保护者的角色，却不明白他对这一角色的真诚与奉献自然会赢得尊重。他陶醉于社会对其表面上的领导力和成为“黑夜灯塔”的承诺的认可，而正是这种社会认可本身就是一种机制，令任何发声反对他的人噤声。虽然他本意良善，却奴役了他人。

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缺乏足够的内在坚韧与自尊以成功地完成其骗局。在得不到自认为应得的赞誉时，他暴露出自己的不安全感。他迷恋自己精心营造的浮华形象，无法摆脱这种迷恋，也无法将这形象重构为以汲取信徒灵性能量为更宏大目标的工具。负向极化的企图使他树敌众多，成为众矢之的，这往往打破了他妄图施加于奴役对象的控制魔咒。

图像中呈现了守望者的一种扭曲表达：蝎子本身。诠释蝎子意象的方式之一，是将它们视作无特定目的、但以肆意伤害他人为乐的盲目攻击性星光体。但人类同样具有这种心态。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与这些蝎子同频，因为他正是如此构想敌人形象的。已经变成蝎子的守望者，由于长期暴露于黑夜的幻象之中，心智已经失常。他目之所及都是威胁；没有人是脆弱的，只有企图毁灭他的掠食者。因此他时刻戒备，随时准备攻击任何迅速移动者。

## 31. 关系十

### **特质：护持***Entourage*

考量这两个角色之间正向极化的关系。笃信者刚刚敞开心扉，坦然接受她所看到的自身命运。远方的光吸引她前行，在超越投生自我（神圣火花，如果你愿意）的造物者与无意识心智之间，开启了一条联结的通路——后者将成为笃信者所迎来的灵性汇集的管道。她既不为怀疑所困，也不为绝望所扰。她所见如所是，全是光，这光从她那里奔涌而出，进入显化。守护者看到她光芒四射，一步一步踏入未知之境。他即刻认出她是行于险途的朋友。牵引她向前的光对她来说太过明亮、太过集中，以至于她无法看到道路上的敌人或困难。因此，守护者选择将目光从光明移开，转向黑暗。他挽着她的手臂，引导她向前，以他对道路的了解以及她自身的光辉共同抵御任何敌人——但他也准备好迎接可能遭遇的战斗。在这种关系中，守护者与下述实体颇具相似性：“他们拥有此荣誉/责任，站在光/爱之阶梯的边缘 [的小地方]，以确保那些被收割的实体，不管是多么困惑或无法与高我接触，也不致于因为任何除了光之气力以外的原因而跌倒或坠落。”（51.1）

这种正极导向的关系类似于耶稣在福音书中所推荐的牧羊。然而，在这种关系中，自我中的两种面向——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是同侪。牧羊人并不比羊更加进化或更高阶；他只是扮演了与她不同的角色。守护者需要一个被引导者，正如笃信者需要引导之手来帮助她找到道路。彼此都在各自的角色中获得圆满。这种正面导向的关系之动态也体现在异性之间的神圣性行为之中：谭崔瑜伽的修行者知道，女性身体所能达到的高潮狂喜，其潜能远胜于男性身体。即使如此，关系中的男性也会在引导女性达到高潮中获得满足，尽管他自己无法亲历这种体验。

负向极化的关系——发生在花衣魔笛手与破碎灵魂之间——是基于她的脆弱与绝望而形成的结合。他看到她已承受巨量创伤并且不再知道如何理解世界。对魔笛手而言，她的迷失状态使她极易接受他对她的人生目标与满足路径的决定。他将如同傀儡师一样掌控她，她将成为他的附庸，完全依附于他，无法构想一种在他精心指导所灌输的意义之外的生活。她已无处寻觅其他的满足之源；没有他，她什么也不是。

而他，鼓励她维持这种虚无状态，这样她就成了他意志的容器，将她的灵性能量奉献给他的事业，甘愿沦为他的奴隶。他会维持自己完美光鲜的形象，只有当她试图超越他所驯化的角色时，才会显示他的怒火。他将她引入自己的私藏，将其编入奴隶后宫，随心所欲地榨取她的一切。

现在来考量这种关系中的混合（因此更常见）形态。试图正向极化的笃信者，有着一定的信心，但很多疑虑。她瞥见铺陈在前的命运，却因依然无法接受它是可实现的而陷入绝望：她关于可能性的信念限制了她在看似无望时持守信心的能力。她在灵性上感到疲惫不堪，不确定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在这条不得不走的道路坚持下去。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看到她的虚弱状态，便急忙介入。他相信她需要他，但同时他也为她的绝望感到庆幸，因为这意味着她会很容易屈从于他的意志。他告诉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她是他的第一要务；但在她反对他带领的方向、为自己发声时，他倾向于压制她的声音。她对他们一同涉入的灵性领域并不完全适应，但她缺乏为自己发声的力量。Ra 曾警告过灵性道路上的种种诱惑：“朝向自我膨胀[或]以政治、社会、经济手段朝向组织扩张”。即使是最微弱的此类意图，依然体现出混合取向，即倾向成为白胡狼而不是黑胡狼。

最后，也许最具悲剧性的是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信灭者。她愤世嫉俗，心灰意冷。她不再相信任何人或任何事，时而幻想生命走到尽头。她无法像闪电打击前那样继续自欺欺人，但她也无法让自己相信隧道尽头还有光明。她尚未彻底崩溃，因为她并不是真的想被他人占有。她满怀苦涩与怨恨。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发现了她，试图作为战利品将她占有，因为她看上去如此脆弱。他极尽虚张声势、浮华排场之能事，以承诺给她整个世界的表演，企图俘获她的心。茫然无措的她随他而去，心里想着：也许自己对于生命虚无的判断是错的。但她的秉性并不符合守望者的目标。她恶毒地攻击他，即便他加强压迫逼其就范，似乎都无法驯服她。他们两个共同走在一条迷乱的道路，伴随着反复做出不情愿的妥协，他们一路磕磕绊绊，关系越发恶化。他们彼此对抗，他们参与的行动以某种方式维持这是一段功能性关系的假象，但他们各自都清楚，谁也骗不了谁。

##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属于相当传统的灵修概念的范畴。催化剂，或曰笃信者，驱使我们去触及内在光明之源，通常表现为对冥想修习的渴望，例如包括：观想头顶上的光芒，尝试接触有智能但无形无相的能量与信息之源头，无论是否借助致幻物质进入灵性世界，以及类似的实践。这些为触及内在之光而付诸努力的动机，正表明了笃信者角色在我们内在被唤起，因此，恰当的回应是成为守望者角色。于我们内在培育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得以走向光明的同时，以灵性纪律与分辨力为前路做好准备。狄翁·富琼(Dion Fortune)的小册子《灵性自我防卫》(Psychic Self Defense)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展示了一个活跃的内在守护者，为确保笃信者沿狭窄和狭长的路径前往光明，会做出的关切与努力。为了《Ra 接触》与 Ra 进行通灵的团队，为尝试触及光明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防护规程，包括：代表传讯者进行的挑战与调谐规程，代表其他成员进行的仪式性防护仪轨。内在的守护者为前路做好准备，并在内在的笃信者迈步走入光明时保持警惕。

反之，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过于专注于灵性修行的技术细节。我指的并不是对修行进行理性思考；而是指我们过度聚焦于那些旨在守护光明之路的流程和规范上，而忽视实际践行。守望者的舒适区在于准备工作以及对灵性环境的状况进行细致分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将倾向于做好一切准备并按部就班地走流程，但当真正尝试投入灵性活动时，却会感觉毫无生气、冷淡空洞。在这种时刻，适合成为笃信者。她拥有恰当的动机去善用内在守望者已做好的一切准备。一旦一切准备就绪，下一步便是放松并让进入光明的体验充盈身心，信任内在守护者始终睁着警戒之眼以防不测。

一如既往，这些模式将在人际与社会层面重现。在人际关系中，有时他人认为适合进行灵性活动——某种内在（或者冥想）的修行，以触及与造物者的合一。若此人正在表达笃信者，他们往往天真地没有意识到从事此类工作的风险。正向极化的笃信者渴望立即投入其中。此时，我们往往适合接受邀请，相对于对方的笃信者成为守望者，同时关注那些确保灵修正确聚焦并阻止不速之客的技术细节。同样，当一个朋友扮演守望者的角色，试图将我们带入仪式性仪轨与灵性空间的精心建构时，

他们通常是在邀请我们成为笃信者。这时，（若有共鸣）适合信任对方已将细节与防护布置周全，任由被吸引进入光明的感受全然笼罩我们。也就是说，当他人承担起修行的保护工作时，我们便更能自在地允许自己单纯地沉浸于体验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共鸣始终是笃信者与守望者的指路明灯。笃信者必须既信任光明，也信任寻求光明旅程中的伙伴，正如守护者必须信任自己是一个真诚的守护者。

在社会层面，我们无法援引任何突出的、正向极化的笃信者与守护者之范例。社会群体几乎总是与这一理想相去甚远。一个扮演守护者的群体在社会中默默无闻，隐藏于平凡的外表之下。那些表达混合型守望者的灵性团体却极易识别：几乎所有灵性组织都落入此类范畴。灵性寻求者——社会层面的笃信者——纷纷涌向这些机构，希望在自己的灵性旅途中寻得引导。他们感受到造物者的吸引，但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因此便将这些灵性组织视作引导他们道路的守护者。但几乎如钟表运行般必然，这些组织终将堕入金钱、地位与权力的诱惑。在社会层面从事灵性工作已足够困难，但想要在不丧失极性、不将笃信者引入迷途的前提下以此工作为生，则难上加难。

## 32. 灵性的形意者

从 Ra 将两条可行的道德路径对应到塔罗意象的视角来看，在所有塔罗图像中，对这张牌的误解却是独特的。除了最后一图（奥秘#21），这张图像上面的符号表示了所有塔罗图像中最正面、最愉悦的体验模式。图中没有可见或潜藏的危险或伤害性元素。因此，评论家们在普遍假设“只存在一条可行的道德路径（右手路径）”的前提下，便将这张图的喜悦视为成功走在这一路径的象征。这种倾向被近来越发流行的将 22 张图像解释为线性进程的倾向所加剧。由于此牌在序列中出现得如此靠后，似乎太阳应该代表自我与自我的终极融合，即炼金术婚礼(alchemical wedding)。我不会否认这些符号所表达的快乐与喜悦，但正如 Ra 对原型的教导所建议的，我将通过两条路径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符号。在《Ra 接触》中，Ra 对这张牌的阐述极少，但（在 80.17 中）他们描述这一角色为：“灵性的形意者是那鲜活的实体，它放射或吸收太一无限造物者的爱与光，放射给其他(实体)或为了自我而吸收。”因此，根据 Ra，对这些符号的解读必将与塔罗传统分道扬镳。

## 符号

一男一女站在花环中央，男子在女子右侧，女子在男子左侧。他们手牵手，彼此凝视。男子胸前绘有飞鸟纹饰；而女子胸前则饰有一个安卡十字。他们上方，太阳光芒万丈，太阳内部是一枚林伽—尤尼（Lingham-Yoni，性结合）符号。两人衣着轻薄，面容青春焕发。

胸前绘有飞鸟的男性形象，与先前我们在心智的经验（奥秘#4）中看到的是同一意象；同样地，胸前有安卡符号的女性形象，与我们在心智的赋能者（奥秘#2）中所见是同一个。这些意象可能暗示这两个形象分别是有意识心智与无意识心智。但我认为并非如此：这一原型中可获得的体验并非心智层面的——它不具有概念化、逻辑结构或叙事关系的特征。另一个解读是二者代表的是灵性复合体的两个面向——透明的（男性原则）与隐藏的（女性原则）。他们虽然是与之前相同的形象，这里却代表了被遮蔽的灵性的两个面向，而非被遮蔽的心智。飞鸟象征的是，通过灵性的男性原则的活动，内在的见证者从地面飞升，与造物者合一。同样，安卡十字则表示，通过被罩纱遮蔽的投生经验，女性原则的力量与丰沛资源从造物者的无限界域一路传递至显化之中，并回归。

花环首先显然是一个灵性圆环，它勾画出神圣界域与尘世空间的边界。两人站立于灵性圆环之内，表明从灵性复合体的视角来看，整个生命皆在神圣界域中展开。它由花朵构成，昭示了灵性体验的自然之美、丰饶多产与优雅。

此二人在阳光明媚的自然环境中牵手相依：他们在野餐。我曾问过一位锡克教的朋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去跳舞吧(to boogie)。这个看似轻率的回答，意在表达与造物者深度联结的体验，感觉就像把整个生命都看作一场派对。灵性复合体的本质就是去享受生命，“感受活着”，正如我们日常所言。在这种状态下，工作不再是负担，而是乐趣；人际交往不再寡淡，而是甘美。在此，我们看到原初的自我与他者（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透明的与隐藏的）共同欢庆。

思考 Ra 的一段话（19.17）：“有些实体爱那光。有些爱那黑暗。这件事的重点是：有独特的、无限各式各样的造物者，在经验中选择并玩耍着。好比小孩子去远足野餐。有些小孩享受野餐，发现太阳是美丽的，食物是美味的，游戏新鲜有趣，在

造物中喜悦地发光着。有些则发现夜晚是可口的，他们的野餐是：其他实体的痛苦、困难、苦难，以及检视自然的乖张处(perversities)。他们享受不同的野餐。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可得的，由每一个实体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玩耍的形式，愉悦的形式。”

这段引文揭示出：我们眼前看到的野餐不应——如评论家们常做的那样——被解释为根本上属于右手路径的体验。我们在此看到两个选项，一如往常由图像两侧各自代表。一种倾向是将男性原则解读为右手路径、女性原则解读为左手路径。但我发现这种解读没有揭示任何有帮助的内容。更有帮助的思路是考量前四个原型，即形意者的四个器官。这些原型中，我们看到女性原则被揭示，看到携带着被遮蔽的灵性信心的纯粹驱动力量之男性原则被呈现。在灵性周期，左手与右手路径之间决定性的分野在于：透过被遮蔽的灵性散发出的内在之光被如何使用。在右手路径上，男性原则（透明的灵性）接纳她运动的方向，并引导她沿路前行，协助抵达她自己选择的愿景。在左手路径上，男性原则掏空并接管女性原则，将其作为执行他自身意志的容器。因此，在右手路径中，男性原则辐射自己的光来协助女性原则；而在左手路径中，女性原则将自己的光献祭给男性原则的目标。

因此，二人牵手凝眸的意象兼具正极与负极的解读。这种肢体语言寓意尊崇。牵起他人的手并凝视对方的眼睛，是一种放下自我、尊崇对方于自己之上的行为，是一种在他人之中消融自我的表达。由于男性原则代表着原初的自我，这个意象似乎本质上地必然属于右手路径。但若将其反转，从左侧视角来看，那么这就变成了原初的他者（女性原则）在尊崇原初的自我（男性原则）中迷失自身。因此，我们看到，两条路径在灵性中被揭示为本质上互为镜像、互为倒影。尊崇女性原则会产生一个和谐、接纳、充满爱的世界，因为她内在承载着一个隐藏的真理：一的法则本身。另一方面，尊崇男性原则则会产生一个规训、控制与压迫的世界，这是由于拒斥了女性原则所蕴含的终极隐藏真理。简而言之：尊崇女性原则将实现罩纱两边的平等，因为女性原则是隐藏在罩纱后的实相之真理的活生生表达。尊崇男性原则将导致女性原则被征服，因为那真理本身对男性原则隐藏。那么，在右手路径上，我们尊崇女性原则，而她在被尊崇时自愿禅让王位，因为她更乐意与男性原则平等相待。

最后，太阳一如既往代表内在与超越存在的理则。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径，它都以支持之光照耀，为第三密度——以纯粹之心去追求的——体验，提供它的爱与光，无论右手还是左手路径。在任一路径中，恒常进行中的灵性体验，是灵性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永不停止的、无上欢喜的交融。

### **角色：庆典者 *The Celebrant***

灵性的形意者这一角色比较难以描述。考量灵性小周期所描述的灵性复合体之经验性元素。女性原则的黑暗被有意地隐藏，因为它被禁忌的。在这个被隐藏的状态中，灵性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彼此对立，却彼此困锁。突然间，灵性之光将那禁忌的真实本质向男性原则揭示出来，打碎了将他们双方困锁在黑暗中的锁链。作为回应，暴露的灵性之女性原则感到被向前牵引进入引力吸引的方向：她要么卸下伪装，允许真实的自己被看见；要么灵性崩溃，自暴自弃，屈从强制。看到女性原则的境况，男性原则将选择：要么挽起她的手臂，帮助她更加真诚地释放内在之光；要么趁虚而入，诱捕她为奴。这些便是灵性的形意者的内部动态。它们同样也是派对中的戏剧性动态的典型写照。当我们在庆祝的氛围中放纵欢娱时，狂欢会使我们的内在魔鬼显现于众人面前，那些我们曾对自己和他人隐藏的面向暴露出来。我们与派对上的同伴们，要么护持脆弱者，要么利用他们。

可以说，灵性的形意者这个角色所代表的自我，本身就是一场鲜活的派对。请注意，我对派对一词的解读是广义的，包括任何一场旨在共享欢娱的个体聚集。一个派对总是具有它的氛围。我们一经踏入场域便立即感受到一个派对将是什么氛围。一个派对的氛围将决定在场的人们如何应对魔鬼暴露时所上演的戏剧。若我们在派对中的朋友和同伴是有爱的、支持的类型，那么无论我们揭露出怎样的内在魔鬼，都无法动摇他们对我们的爱。于是，暴露反而使派对的参与者们比以往更加紧密相连。他们在彼此面前卸下伪装，帮助彼此尽可能纯粹而深刻地仅仅成为真实的自己。这样的氛围阻止参与者利用弱者，不仅因为这种行为在社交上被贬斥，更因为派对的氛围具有感染力：一个支持性环境所营造的感受会进一步强化派对参与者彼此护持的意愿。

因此，对灵性的形意者这个角色最恰当的理解，是具有一种特有的、富含感染力的气场。我称这个角色为庆典者。这个词通常是指仪式性仪轨中的主礼人，但我在此赋予它更广义的内涵：它是一种每时每刻庆祝生命之喜悦的存在状态。庆典者无须完成任何特殊任务，也不关心任何成就。庆典者来了就起舞。他们完完全全活在当下，被吸引的人们对庆典者之所是感兴趣，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对庆典者而言，喜悦的经验与神圣的接触完全是一回事。这并不是说每一个片刻对庆典者都是神圣的，而是说神圣总是以喜悦的样貌呈现。或者一针见血地说：神圣通过喜悦之伪装而被识别。庆典者享受第三密度的生活，享受通过第三密度生活来体验造物者之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气场已朝某一方向纯粹极化；这仅仅意味着庆典者有一种气场，并乐在其中。一个纯粹极化的气场，必须通过蜕变的千锤百炼。庆典者无法改变自己的气场；他们只能活出自己的气场。

## *层面*

在个人层面，庆典者便是我们自身的个人气场。这种气场，是造物者之光穿过我们的灵性的催化剂与经验过程后，所整合并显化出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以特定的方式处理内在魔鬼及魔鬼的袒露，我们处理这一切的倾向性，便构成了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随身携带的振动印记。正如无意识心智中的隐秘思想不可能完全隐藏，即使对他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深层本性——无论是否已经朝某一方向极化——也同样无法对他人隐藏。我们作为人类的道德品质始终展示在外，他人在与我们交往时可以感受到它。这就是我们的气场。这就是灵性的形意者。

当我们在与他人关系中，欢迎他们进入我们的灵性存在状态时，人际层面的庆典者得以表达。这经常发生于当有人登门拜访我们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并表现出我们惯常的存在方式，向他人揭示我们是如何在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中体验并获得愉悦的。我们作为灵性存在之本真样貌，便体现在我们如何与他人交谈与接触、如何对待小动物、如何布置自己的居所等等。或许我们有时会从伤害他人中获得快感；或许我们有时会从帮助他人感到安全中获得喜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振动印记，带着他们独有的种种道德倾向之混合形态。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我们向他人散发出的气场，一种通常具有道德混合性的气场。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作为团体或社群代表试图吸引他人加入时，并非凭借任何特定的外在行动、共同信念、价值观体系甚至引起好奇，而是凭借一个本然的能量契合的关系，此时我们表达社会层面的庆典者。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层面的庆典者，我们吸引（或排斥，视情况）他人，仅仅是因为对方喜欢（或不喜欢）和我们在一起。社会庆典者的角色是带大家一起嗨皮。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如 Ra 所言，这一角色的本质是要么辐射造物者的爱与光，要么吸收它。这是我们在表达庆典者角色时，在可触及的光谱上的两个极端。右手路径的庆典者是独角兽。他们将使他人感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他们自己。仅仅靠近独角兽即被赋能，因为独角兽本性中的魔力会感染他人。独角兽深刻且彻底的自我接纳、以及向外辐射造物者之光的能力，使得他人与独角兽的振动同频。唯一会被独角兽排斥的人，是那些已经投身左手路径的人，这些人认为如此彻底的自我接纳令人作呕。

左手路径的庆典者是吸血鬼（或魅魔 Succubus、梦淫魔 Incubus、鹰身女妖 Harpy 等等）。这一角色在表面上极具吸引力：一个人被完美打磨成他们意欲成为的样子。吸血鬼有多迷人就有多可怕。进入其气场者，立刻感受到吸血鬼的磁性引力，诱使他们释放自己偏好的振动状态，转而进入吸血鬼的振动状态。如果某人曾经不会沉溺于压制与伤害他人，甚或伤害自己，吸血鬼的传染性能量使其与某种视角对齐，从中他们能在这些行为中找到快感。受害者自愿将自己献祭给吸血鬼，因为吸血鬼的快感在某种程度上与受害者被献祭的快感一致。

混合极性的庆典者——无论意图正向极化或负向极化——总是处于个人崇拜的中心：他们是“假上师”。这里我们看到多数人经历的普遍的灵性困惑。他们感到被假上师提升、关爱、接纳与支持，但他们也感到被利用、否定、控制与剥削。这些矛盾感受不会同时发生，而是在与假上师互动的体验中交替出现。这个角色的灵性表达从根本上是混杂的，有时是正向的，有时是负向的。不论这种表达多么混杂，它依然强大并具有影响力。跟随假上师的人，往往会与其能量共振，传播相同的灵性混淆，

并延续那些使人们依附于假上师的同样虐待模式：今天是爱的轰炸，明天是公开羞辱；此刻慷慨赐福，紧跟榨取与奴役。

表达混合极性（或扭曲？）的庆典者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痛苦体现。这一原型通常被归类为喜悦的体验，但喜悦仅代表右手路径极化版本。庆典者是灵性愉悦的造物。他沉浸在生命体验之中。但庆典者的喜悦取决于其气场。“祸不单行”这个成语，描述的正是沉浸于精神苦恼或欢愉缺失之人。沉溺苦楚的庆典者将吸引同频者，如其他类型庆典者一样传染性扩散其气场。

### 33. 关系十一

#### **特质：陪伴 *Company***

旅者从不孤单。无论去往哪里，她皆通过自我及他者自我与造物者为伴。旅者始终临在于自身，因为她恒常观照客观自我。在灵性周期中，这个客观自我，是客观自我与其所选环境的整体共振印记。我称这种关系为陪伴，因为旅者对一个灵性领域的造访，就是与该领域的存有为伴。旅者是庆典者派对上的客人。由于庆典者分享爱与光的方式具有感染力，旅者一旦进入庆典者的灵性能量网络，就会把这能量网络视为自己的。她生活在同样的灵性圈层内，秉持相同的虔敬与不敬态度，如同庆典者与生俱来那样。庆典者即庆典者之所是，他向所有同伴分享其根本特质。庆典者向旅者分享其存在特质，同时向她展示并鼓励她享受生命之喜乐。虽然我为指代清晰而使用性别化代词，但这不是一个具有性别取向的关系。这是跨越罩纱两边的关于自我认同的关系；而不是仅凭自身就试图穿透罩纱的关系。庆典者希望向旅者展示如他一般生活的喜悦：这是一种近乎福音布道的关系。无论是走右手路径还是左手路径，分享一个人的基本生命视角的行为都是一种服务，因为路上更多的同伴——即使在左手路径上——使得一路前行更为轻松。从这个意义上讲，庆典者试图向旅者推介自己的存在方式，展示此方式为何优越。因此，如同旅者的所有关系一样，这是一种教学关系。

在这段关系的初期阶段，旅者生活在庆典者羽翼的庇护之下。她理解庆典者享受生命的方式（无论是通过支持、虐待，或是最常见的两者混合）是客观上正确的享受

生命的方式。换言之，旅者无法想象以任何其他方式生活；她无法想象自己以不同于庆典者的方式来获取快乐，因为她把他的价值观当作自己的。庆典者在如何享受人类可得灵性能量的精微细节上经验丰富；他向她展示她未曾设想过的在体验中享受欢愉之法。

最终，旅者将逐步掌握庆典者传授的振动印记。她对此不再陌生；在庆典者的灵性领域中，她已适应环境。随着熟悉度的增长，庆典者在她眼中的形象越发渺小，不再是初见时那般伟岸的存在。她开始对他的娱乐方式感到厌倦，因为其欢愉的根本性矛盾已经开始向她自行揭示。她可以洞察到，他在人际关系中沉溺于无偿给予与狡诈索取的双重倾向如何在他心中制造了痛苦。他获取生命欢愉的方式给他带来了本不必要的痛苦——如果他能够舍弃其中之一而选择另一类。但是，庆典者只能成为庆典者，他无法改变自身的这一点。看到这一根本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给庆典者体验造物者本然喜乐的能力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她对他心生怜悯。她看见其整个存在方式特有的悲剧，却对此无能为力。于是，她收拾行装，在她的旅程中再次出发。

正如所有形意者/选择关系关系中的情况，旅者并不能一走了之，即使她想这样。从此处通往下一个形意者的旅程充满艰辛，跨越其间的阈限需付出相当的努力。随着她对庆典者的失望不断加深，蜕变原型逐渐开始活跃起来。

###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庆典者是一种以特定的方式参与到灵性的赋能、催化剂与经验进程中的稳定倾向。当我们的魔鬼通过炫目的启示而暴露出来，我们会以相同的方式、一贯地回应这一事件，这种回应正落在道德极化光谱的某个位置上。这一回应方式的特征表现为我们如何沉溺于道德光谱上可得的欢愉。灵性体验中特有的戏剧性启示，是邀请我们去享受意识的道德极性状态。每当我们身处这种戏剧性展开中，实为观察自己道德快感之所在的合适机会。此时，成为内在的旅者是恰当的。行走于道途要求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与自己拉开批评性距离，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蜕变。但内在旅者只有在我们仍然身陷正在展开的事件之中时，才能发展出批评性距离。

旅者拥有细致觉察的能力，既能觉察我们汲取世间欢愉的方式，亦能识别我们特有的方式中的矛盾之处。旅者临在于并专注于她正在享受的事物，这使她能够觉察自己究竟对什么越来越不感兴趣。

从这个关系的另一面来看，内在旅者是主观见证者，临在于其觉知中发生的灵性现象。虽然与客观自我发展批评性距离是成长的必要部分，但认同于客观自我同样不可或缺。见证者必须首先诚实地与庆典者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使得“我”与“我看到的我”亲密无间。然后，在见证者收集完庆典者此轮迭代之特定振动中的所有经验之后，见证者与庆典者之间的批评性距离将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然而，如果旅者从未进入其灵性体验，那么成长与蜕变的过程永远无法启动。如果我们发现内在见证者处于与人生喜悦脱节的状态，无论该喜悦是负面（如幸灾乐祸）抑或正面（如同理共情），此刻适宜成为内在庆典者。内在庆典者沉溺于此般道德欢愉乃其本性使然；临在于这些感受状态无需任何努力或刻意。如果我们想要继续自己的内在进化，我们的见证者需要全然开放去接受庆典者者提供的所有课程，并相信批评性距离终将在沿途某处发展出来。

在人际层面上，有时某人以迷人的生之喜悦(joie de vivre)打动我们，我们钦慕他们表现出最深层面的真实样貌与鲜活状态。这种钦慕标志着我们内在渴望认同他们，去学习如何像他们一样感受生命活力。如果我们确实感受到这样的钦慕，此时适宜成为与对方关系中的旅者。这种对他人生之喜悦的自然表达的倾慕之情，表明他们身上有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所以进入旅者角色将使我们变得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旅者本质上无法自我觉知，正如眼睛无法看见眼睛。反之，旅者看向庆典者来发现自己。如果我们真正想要感受以他人方式享受生活，这是必要的意识框架。

同样地，有时他人被我们所吸引，纯粹是因为我们本然的存在方式，而非其他任何原因。他们在我们身边感到更有活力，并希望持续这种感受。我们很容易将此类人视为恼人的害虫，因为他们在享用我们的个人能量。但如果我们进入庆典者角色，那么陪伴就受到欢迎，因为旅者的出现使得庆典者能够放大自己的感受状态。旅者是观众，如果没有观众，庆典者的演出就缺乏意义，也因此没有感染力。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常常可以在艺术表演和观赏性体育运动中看到庆典者/旅者关系。在这些场合中，庆典者并不存在于表演的故事线之中，也不存在于特定外部行为背后的经济链或因果链里。庆典者存在于活动的整体氛围之中。有些现场表演，仅仅由于表演者们集体的振动配置，便将我们深陷于他人的苦难与屈辱之中。另一些现场表演，只是因为表演者个体的道德取向，带动观众沉浸于分享与接纳的感受中。无论我们身处哪种表演，进入相应的角色是适宜的。成为庆典者并不要求我们已然道德上完美（即纯粹极化）；我们只需诚实地呈现出与道德戏码相关的自身深层感受状态。反过来，成为旅者则要求我们允许自己被他人表演的灵性特质深深打动：我们感受他们的感受；我们的灵魂映照他们的灵魂。社会层面的庆典者通过表演为他人创造难以忘怀的体验——不是靠伪装或演技，而是通过将自己的深层感受状态融入到表演之中。区别在于，例如音乐家是否成为庆典者在于其演奏的音乐是否有灵魂。

## 34. 灵性的蜕变

### 符号

三个人类形象从一个敞开的石棺中升起，他们全身紧紧缠绕着裹尸布，四肢无法动弹。第一个出现的是男性，第二个是女性，第三个是儿童。在画面左上角（以人物的视角为准，以观者视角是右上角），一个有翼形象头上燃着一缕火焰，朝右下方吹响号角。吹号手散发出光芒。在此图像的多数古老版本中，一面绘有十字的方形旗帜悬挂在号角上。石棺上装饰有圣甲虫。

评论家们对这幅图像大致有两种常见解读。第一种解读与它的传统标题“最后的审判”吻合。在这一解读中，根据基督教神学，它代表来世于天堂诞生。由于这种解读未能体现第三密度内的任何元素，我视其为图像的最高宏观层面，也是帮助最少的思考路径。另一种常见解读认为这幅图描绘了灵性重生，这一解读与我的思路吻合。

男性与女性人像一如既往地代表人类经验中被遮蔽面向与透明面向。儿童则象征着当两性面向最终相互融合时蜕变而成的统一灵性体。这个孩子当然是双亲结合产生

的后代。三人都被束缚、无法活动，表明在这一原型的能量中，处于全然无能为力状态。唯一可行的动作就是停止挣扎，只是允许这个过程发生。

石棺本身呈矩形，代表着物质幻象。或许有人会认为石棺开启、人物从中浮现意味着脱离幻象。再次说明，我认为尽管此解读正确捕捉到了图像涵义的最高宏观层面，但未能穷尽其义。物质幻象是一种受限的体验。人类身体限制了灵性的能力，而灵性的自然状态是无尽的自由。我们被脆弱、有心无力、短暂寿命，以及精心设计的分离幻觉所束缚，这些都是第三密度的特征。石棺代表所有这些限制。从石棺升起，并不是摆脱限制。这是灵性周期，因此浮现的人物并非身体或心智——他们是灵性本身。身体始终是身体，在复活前带着所有的第三密度限制，但灵性不必受那些限制的束缚，它始终可以触及太一无限造物者的永恒影响。灵性持续为身体赋予灵魂，但一俟复活，便不再感觉被困于其中。

绘有十字的方形旗帜重述了上文对石棺的解读。正方形象征物质幻象，十字代表在第三密度中牺牲的必要性。当我们来到十字路口，我们可以选择向右转、向左转或照原路继续直行。因为在两种道德极性间作出选择是当下之存在的基本主题，这三种选择是仅有的选项，选择其一意味着舍弃其他。所以即使复活之后，在受限的世界作出选择的必要性并未消失。牺牲完成后，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

圣甲虫体现了这一原型的循环性特征。圣甲虫是一种蜣螂。古埃及人将其与延续和复活联系在一起，因为屎壳郎会在粪球中产卵，新孵化的幼虫出生时便被食物所环绕。因此，圣甲虫独具辨识度的行为围绕着孕育下一代的循环进程展开。灵性的蜕变不是一劳永逸的现象，它周而复始地发生。

吹号手自彼岸发出召唤；它是深入灵性复合体并将其向自身提升的太一无限造物者本体。那放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新世界，以意义与目标将其充实。吹号手的召唤将木乃伊状的身体拉出墓穴，掀掉棺盖。号角指向卡牌的右侧极为关键，因为只有右手路径的行者才能听见这样的召唤。左手路径极化者对超越自我的任何影响皆封闭，因为那些影响被视作虚幻或不受欢迎而被拒绝。在右手路径上，我们被超越自我的存在召唤；而在左手路径上，我们必须召唤我们自己。这使得左手路径的蜕变极其

艰难：当一个人被捆成一颗粽子时，要如何依靠自己掀开石棺？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走左手路径固有的困难。

### **角色：先知 *The Prophet***

这个原型的角色关乎最深层次的灵性召唤。虽然卡牌图像强调的是蜕变的最终结果，但石棺开启之前的阶段对理解这一原型同样重要。灵性召唤响起的背景，正是我们处于活死人的状态。在从墓穴升起之前，我们被封闭其中，受困且无力逃脱。我们并没有在身体或心智上死亡，但对灵性来说，我们仿佛已经被活埋。没有兴奋，没有喜悦，情绪呆滞，完全摆烂，生不如死。我们在灵性的坟墓中躺平，只等身体死亡，常常绝望地期待死亡越早降临越好。这种活埋状态可能表现为临床抑郁症——前提是抑郁并没有潜在的神经或荷尔蒙原因。以这种活埋状态为特征的空虚与无意义感通常没有明显缘由。我们只是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欲望。

须知墓穴正是物质世界。被困墓穴就是被困在物质世界。感受被困于物质世界的方式因人而异。无论身处何境，我们都感觉受困于物质身体的限制、此世投生的限制、无可逃避的责任的限制。这些限制绝无可能消失，那么问题在于感到如此困顿时如何继续生活。

我称这个角色为先知，因其经历了《圣经》中的先知们所经历的孤立与折磨。当我们称某人为先知时，往往是以回顾的视角：我们只看到最终结果，却未见其被广泛承认为先知前所经历的艰辛。通常，先知们在世时并未获得荣誉与尊重。他们被当作怪胎排斥在外。而灵性被活埋的活死人状态正是先知生涯的必经开端。在这个角色的初始阶段，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因为一切都无所谓了。先知曾经喜爱的一切不再能令他兴奋。先知的欲望在眼前消散，灵性的寂静降临。只有在这种灵性活埋的状态中，召唤才能够被听见，因为物质享受和人伦之乐的喧嚣会淹没召唤。

但先知的麻烦并不会因听见召唤而结束。一旦识别并理解了召唤，下一阶段便是抗拒。这个召唤要求先知彻底重新安排其获取生命愉悦的方式：它召唤他们在左手路径或右手路径上趋向更纯粹。当先知明白所被要求之事时，他们会犹豫退缩，因为这与社会接受的处世之道背道而驰。回应召唤将遭到社会的鄙夷。此外，先知往往

会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赋予他们的灵性召唤。圣经中的先知们经常拒绝造物者的召唤，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配不上成为造物者的仆人。这项需要他们的任务似乎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召唤呈现的选项，并非在于左手与右手路径之间的选择。而是先知听见一条路径的召唤，他可选择要么接受，要么继续留在墓中（即中间之路）。

听从召唤只需持续倾听。就行动而言，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随顺那股携带我们向前进入召唤之源头的流动。图像中，男性最先浮现，因为灵性的男性原则最可能阻碍蜕变。这一部分自我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以及试图投身灵性工作的危险。我们能够清晰感知到的自身灵性之小小切片，往往会抗拒召唤——要么将其屏蔽，要么试图借助那些陈旧、熟悉的娱乐复活过去的生活方式。这些当然都不会奏效。先知必须允许蜕变发生。如果他们成功，那么石棺的盖子便会开启，一个充满崭新与迷人的欢乐的新世界将显现。

##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当我们开始直面生命中那些完全无法改变的方面时，我们表达了先知。这可能是身体残疾、难以逾越的财务困境、未竟之梦，或是永失所爱。以石棺出现的物质幻象，代表了可能是无能为力、无法改变的事物。我们可能一直祈求改变它的奇迹出现，但最终我们必须学会在无法改变的限制中依然热爱生命。这并不是当限制不存在，而是快乐地活在限制中。内在的先知必须舍弃水中捞月的执念。尽管在灵性的催化剂原型中，在看似绝望时保持信心揭示了前方道路；而在这里，此等信心反成阻碍。在内在层面，我们通常将这一角色的重生阶段表达为发现新的快乐之源、新的生活意义、新的使命。

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通常在关系的危机时刻表达先知。在这种表达方式中，关系中双方各自呈现出先知的一面：一方为男性原则，一方为女性原则。正如灵性原型的常态，这种关系是深度并行的：双方都体验到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享受这段关系，也都被无力逃脱现状所困。双方的区别在于，一方在开关系的倒车，将这段关系困在坟墓中，而另一方则被对方拒绝改变的重压卡住。这种情形在无欢无爱的婚姻中最为显著，双方仅仅因为彼此依赖而彼此忍受。他们的关系不是仇恨彼此（如魔鬼原

型中的情形），毋宁他们只是对彼此感到彻底的乏味。一切都是例行公事，一切都了无生趣。解决他们之间的死寂，通常不是通过任何外在的改变——他们并不需要分开。而是允许他们对生命之喜悦的开放度发生转变。允许自己被从活死人状态中召唤出来，将使这段关系（那个孩童）得以诞生为全新的、不可限量的存在。

此关系的社会层面是人际层面的放大版本。一个组织曾经激情四射、全力以赴，现在却老态龙钟、梦游般地重复着日常程序。组织早期所具有的生命热情与活力如今已消失，每个人都盼着煎熬早日结束，尽管他们仍依赖于它的继续存在。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如卡牌的图像所示，右手路径的先知等待来自超越个体、超越投生自我的召唤。我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概念。在左手路径的圈子中，向更高力量敞开自我被认为是右手路径最具辨识度的特征。由于第三密度的罩纱机制，内在见证者（旅者）只能从个体、投生自我的视角观照实相。旅者的蒙眼布阻碍其看见一个更广阔的真相——自我与太一无限造物者本就是一体的。旅者至多能（通过心智）相信合一，（通过灵性）感受造物者的临在。然而，作为第三密度的存有，我们将始终被限制在我们的肉身视角，仅仅偶尔获得启示的灵光闪现。无论自称开悟者如何宣称，与造物者完美合一的体验众所周知是短暂的。即便在这些体验之中，自我与造物者合一的感受就像是消融于造物者的浩瀚之中。正是“在造物者中消融自我”的这种观念，是右手路径联结造物者的表达，此观念捕捉了自我视角（内在旅者）与超然造物者的区别，尽管合一的感受是此类神秘体验的特征。只要我们谈论“一个可能令人融入其中的造物者”是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个造物者就是超越个体自我、超越投生自我的源头，右手途经的先知等待着来自这个源头的召唤。

右手路径的先知自身无能为力。个人意志和动力显示先知的肉身并不具备任何特殊能力。他如同所有其他人类一样具有创造力和才干，但他所有努力都因身体技能与心智敏锐度的限制而被折损。再者，但凡他动用个体、投生自我的资源独立完成之事，都已经被他自己那些隐藏的欲望所染污。即便他一心想成为右手路径上的道德纯粹之典范，他所有的个人成就看起来都是其自身混合极性的表达。正如基督教的

说法，他永远活在罪中，没有尽头。面对一心成为心之所向的可能性破灭，先知的活埋体验是对自身存在的绝望或抑郁。所有生命中的欢愉都已崩塌，变成对绝无可能如愿生活之冰冷哀悼。于此境地，如戒瘾十二步疗法的前三步所示，他承认自身无能为力，将生命掌控权让渡于超越自我之造物者。每一个蜕变原型都涉及放下一些东西以使角色可以继续前行。在这里，右手路径的先知必须放弃“他拥有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之妄念，乃至“尝试行使掌控必有获益”之错见。在墓穴之中，他必须学会完全信任造物者。当他找到了这种信任，召唤将响起，墓穴将开启，造物者的更高意志将充盈其身，授予他沉浸生命欢愉的全新方式。对造物者的信任要求先知放下对物质世界之限制的所有情绪，接纳这些限制就是现实中的铁律，直至身体复合体消失，这些铁律才会消失。我的合气道教练的师父曾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它捕捉到了右手路径中灵性蜕变的精髓：当生活递给你柠檬，学会爱上柠檬。

左手路径先知的路途相对更难行走。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存在是超越个体、超越投生自我的。没有什么更高力量存在，纵使有，他也毫无意愿将自己消融于那个更高的力量。在左手路径中，活埋的体验并非个人无力的感觉或远离造物者。这是先知由于自身的弱点与缺陷而被他人之手造成的灵性伤口的剧烈溃烂。他人对他施加的威权，以及他们从他身上榨取的能量，郁积成愤怒与自我憎恶的肿块潜伏在他体内。这种灵性上的溃烂将不断持续，直到他内心激起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他想终结自我憎恶的循环，那他体内的某个部分必须一劳永逸地根除。正是这粉碎内在软弱、彰显碾压对手之力量的意志，召唤他走出墓穴。你可以想象此般场景，木乃伊般的男性原则自我撕碎裹尸布、以毁灭性一击破棺而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为克服和粉碎自身内在弱点而激发出的意志，在文学与电影中常被塑造成一种英雄式的美德。我们崇拜这种左手路径的理想，却未能辨识其本质为负向极化，正反映出我们这个世界的道德混乱。

## 练习

坟墓是你在物质世界中无法改变的事物。它是那堵你不断用头撞击的砖墙，只因为你无法接受其唯有在因缘具足之时才会倒塌。它是生活递给你的柠檬，你拒绝接受它本来的味道，于是不断加糖来制作柠檬水。听见打开坟墓之召唤的方法是承认你

就在坟墓之中。只有在静默中，你才能听见召唤；这意味着你必须停止对抗物质现实不可撼动的性质。对生命中那些坚硬的限制，你需要的不是忍受，而是庆祝；其方法如同学习喜欢某种食物：全神贯注于其存在，学会把它看作是令人愉悦和有吸引力的，而不是令人反感和排斥的。这并不要求你降低与他人之间辛苦建立（或许迫切需要）的界限。我们生活中的限制，并不是直接由他人恶意强加于我们的。永久性伤害，即使是由他人造成的，一旦降临到你身上，便不再回应那个人。它已成为必须去面对的独立存在。学习去喜欢生活中的那些坚硬限制，是一项缓慢的工作，改变自身品味是一个神秘的过程。但这仍然是必须完成的功课。那么，你的柠檬是什么？你曾如何尝试制作柠檬水（容忍柠檬）而非学会享受柠檬本来的味道？你的砖墙又是什么？如果你接纳自己不具备推倒砖墙的力量，会发生什么？

## 35. 灵性的大道

### 符号

一名身穿白衣、跪姿女子弹奏一架三弦竖琴。其上方，带翅膀的合体林伽-尤尼在天空翱翔。林伽-尤尼周围环绕着一个花环，花朵外圈被组成斯芬克斯的四种生物之头颅环绕，分别是：人、狮、牛、鹰。在 Zain 与 Fatham 的版本中，竖琴上有一颗戴王冠的男人头颅；然而，在 Falconnier-Wegener 和 Saint Germain 的版本中，竖琴上无此附加。我更喜欢添加了男性头颅的版本，但我也承认，它也许并非 Ra 所给的原始图像的一部分。

在关于心智周期的论述中，Ra 指出：“大道的整体氛围……确实取决于它与形意者之间显著的不同。”我相信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身体与灵性周期。形意者是存在于罩纱遮蔽之前的内在进化环境。罩纱遮蔽之后，自由意志的新概念（即在两种极性间进行选择）需要一个内在进化的新环境。那个新环境就是大道。这里，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上方的林伽-尤尼，以及男女人物之间的亲密合作。在两种情境中，这些符号都象征灵性情感（喜悦与绝望、狂喜与痛苦、热情与沮丧）的重要性，以及在灵性成长过程中罩纱两侧（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的最终结合。

现在考量形意者与大道图像之间的不同之处。太阳被替换为单独的林伽-尤尼，不过现在它有了双翼。花环在形意者图像中位于地面上，而在大道的图像中，它被从地面移到了天空。代替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之间的完美平行关系的（形意者图像中他们站立并凝视对方的眼睛），是女性原则处于对男性原则的主导地位（大道图像中她如弹奏竖琴一样拨动他的琴弦）。最后，我们看到了组成斯芬克斯的四种生物，它们在形意者图像中并未出现。

林伽-尤尼象征亲密的性结合，但这个符号不应从字面理解。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人类之间的性交理解为原初性结合的一种表现。在这里，呈现的是原初男性原则与原初女性原则的交融：透明而可触及的自我进入隐藏而神秘的自我之中，以璀璨的光明使孕育中的黑暗丰饶多产。在灵性周期中，黑暗与光明分别是母体与赋能者，或者说，是智能能量的经验连续体与以自由的自我表达来增广这一连续体的理则。虽然生成宇宙的最初创造行动，是从无差别的智能能量（其神秘地觅得焦点）中生出理则；而在我们回归造物者的旅程中，这种关系反转了。我们内在的子子理则（即内在的创造性原则本身）通过它原生的聚焦能力，在智能能量场（也就是我们的经验连续体中）引发改变。在灵性中，经验连续体是隐藏且神秘的。它是灵性中未知的一面，其无尽容量足以承载改变生命的情感与汇集的能量。尽管心智与身体必须在灵性工作前调谐，一旦此工作完成，心智与身体便在这方面受灵性主宰。灵性的经验，是我们可获得的一切经验中最为滋养、最为深刻的。面对一次灵性事件，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因此，林伽-尤尼的结合代表第三密度伟大工作的圆满完成：即对单一道德极性的承诺，其纯粹与持久足以让我们穿越那条狭窄和狭长的路径，一路抵达与造物者的合一。林伽-尤尼上的翅膀，在这一原型中，代表我们飞向太阳本身的能力。

花环不再位于地面，而是在空中环绕着飞翔的林伽-尤尼。花环代表神圣之环，灵性的活动在其内得以进行并受到保护。它划定了圣殿与世俗世界的界限。之前，花环是固定且静止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须驻留其内方能享受灵性野餐。但现在，神圣之环可以移动了：无论林伽-尤尼飞到哪里，它都会环绕其四周。因此，正如

Ra 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常活动变得“具有圣礼性质”（49.6）。造物的每一部分都被揭示为圣地。

拨动男性原则的三弦竖琴的女性，象征着男性原则自愿选择将灵性进化的主导权让渡予灵性复合体中的女性原则。罩纱遮蔽之后，我们作为太一无限造物者的火花，天然拥有的所有力量都已对我们隐藏：它们静卧在黑暗与神秘之中。在灵性的领域里，力量被封印于女性原则中，而男性原则的角色则是开启封印。最终开启封印的终极方式，是允许我们临在的小我接受那我们未临在的神秘自我之引导与统御。因此，女性原则将男性原则作为乐器演奏。音乐的隐喻意义非凡，因为它表明：无限造物者的伟大力量的显现，并非通过智性追求、身体训练，甚至仪式性仪轨而来。音乐的荣耀与奇迹，源自乐师的情感状态：没有灵魂的音乐几乎算不上音乐。伟大工作的完成，是通过韵律与流动，通过让自己成为内在伟大隐秘力量的显化乐器而实现的。心智与肉身的训练固不可缺，没有这些便无法精熟乐器。但这些并不是音乐经验的核心。竖琴上的三根弦当然分别代表心智、身体与灵性，在灵性的大道中，三者皆归顺于灵性的女性原则的统御之力。

### **角色：化身 *The Avatar***

如我之前所说，大道分类的所有角色都是有志向的。当我们成为这些角色时，我们处于渴望超越当下自我的状态中。此角色本身并不代表一种与我们当前状态遥不可及的存在状态，尽管对地平线上那个理想的觉知是此角色的一部分。毋宁说对我们未来可能成为的样子的愿景，滋养着我们那份承诺——用尽我们所有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理想。矛盾的是，在这一特定角色中，接近理想需确信那理想某种意义上已经在我们之内实现了。正如 Ra 所说：“王冠已然戴在头上。”

由于这一角色的矛盾性质——我们渴望与造物者合一还要进入我们已然与造物者合一的心智状态——我将这一角色命名为化身。各种宗教传统中都有关于化身的传说，如耶稣、佛陀与克里希纳。这些人物的显著特征是，他们既是肉体凡胎又是神圣本体的化身。他们毕生追求的灵性合一与我们的渴望是一样的，但他们也临在于自身内在的造物者的影响力中，完满无缺，无增无减。

化身活在灵性能量之永恒流动中——这能量从造物者之本源一路直达显化之境。化身既不怀疑自己与造物者的联结，亦对执行造物者之召唤的任何表达毫不犹豫。从内在的体验上，化身的个体、投生意识允许自身成为一件乐器，让太一无限造物者的高阶威能经此流注，以塑造并启迪我们共同经验的世界。由于灵性的两面之间的亲密无间，化身存在于极乐状态：灵性中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的交融既恒常变化，又恒常狂喜。故而，化身追寻造物者的天赐甘露，又同时发现它早已在此可供享用。我们并不需要达到耶稣、佛陀或克里希纳那样的理想境界才能成为这一角色。但我们确实需要完成心智与身体的启蒙（依循它们各自的原型周期），并通过直面心魔完成重要的灵性功课。一旦我们走到了这一步，化身角色便首次变得可触及。通常在右手路径上，这一角色在一次使我们感到充满光明与无法言喻的喜悦的神秘体验中觉醒（需注意，这种体验属于灵性的蜕变）。那种感觉恒驻心间，让我们感觉自己触及到了一个关于全部实相的崭新与根本真理：就在当下，神圣已然与我们同在。这种体验代表了对灵性层面道德路径的承诺之初步且基础性的确认。当我们发现“与造物者共存永续”的真谛，我们便会生起缓慢燃烧的渴望：愿终此一生，尽一切所能纯粹地活出合一。

接触太一无限造物者的智能无限，最初通常只通过最狭窄的影响力通道发生。其间本就存在无限丰沛，但我们的灵性复合体尚未完全构建，尚无力在无限与此生小我之间形成一条强健稳固的连接。每一次蜕变，都会使这条通道变得更有力量，信号也随之增强。化身的伟大力量，不在于他们已在心智、身体与灵性上臻于完美，而在于他们全然且明确承诺：臣服于一波又一波冲刷着投生自我的蜕变律动。这一角色，如所有大道角色一样恒久不辍，一旦在我们内在觉醒，几乎不再沉睡。化身所特有的极乐，并非来自回避生命中的黑暗元素，也不是试图将痛苦与悲伤假扮为不同的东西。相反，化身比任何其他角色都更加拒绝回避生命中灵性的脉动，无论正面或负面。他们拥抱这些脉动，并在拥抱中感受到造物者临在其中的、毫不费力的满足感。化身坚信：在每个经验的核心，无论何等艰困，造物者皆以平静威能静候其中。

## **层面**

以上是对化身在个人层面上的描述。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通过与另一人共同演绎此原型的两性面向来表达化身。一个人将自己的身心完全交托给另一人，由她随意支配。他既不犹豫，也不畏惧结果。他相信她知道如何最好地运用他的能力，并让她决定事情将如何发展。相较于她，他对世界的视角显得狭小且摇摆不定：她通往造物者神秘力量的通道强大且直接，而他的通道却不可靠。他向她臣服，使她的丰盈与神秘为他的意识注入生命力，使他自身以及他所处的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另一方面，她仰赖他来联结显化世界。没有他，她充满无法演奏的音乐。他选择持续将自己的意识状态微调得越发共鸣、越发精微，从而在她弹拨造物者庄严圣音时，给予她更丰沛的可用素材。这种关系难以建立，维系亦极具挑战。我猜想这大致是古鲁-门徒(guru-chela)关系的特质。但对于我们这些拒绝古鲁的人来说，我相信这一体验最容易在性交之中获得。一旦发现了这一能量，它也可以被带入生命中的其他领域。

在社会层面上，我相信化身角色最容易在建设性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组织中被发现并通过其体现。我所指的无政府主义的指导原则是：团体本身最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团体中的每个个体都确信，只有通过团体意愿的表达，才能实现他们所有努力与梦想的至高至善形态。他们是团体之更高意愿的忠实仆人和乐器，他们确信无疑：对团体持有这种态度是正确之路。当然，不难想见这种态度可能被扭曲为邪教崇拜，但不管怎样，这仍属理想范式。

##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对化身的全部描述都聚焦在这个原型的右手路径表达上。关于它没有太多要补充的，不过我会再多说一些。男性原则自我（透明的意识、作为自我临在于个体）臣服于女性原则自我（作为神秘他者临在于个体）所体现的更高意志。他已完全信任她，视她为造物者之手。他将自己作为她的仆人完整地奉献给她，任其使用，确信这样所诞生的世界将比自己把握权柄时更为和谐。他并不期待能完全理解她的意图或一切如何契合的，那本来就不是他的本分。而她，则因被赋

予权柄而感到荣光。她是无限慈爱与柔情的化身——他的信任并未错付——因此，凭借他赋予的权柄，她致力于以远远殊胜于他自己构想的方式，实现他最深层的渴望。

我必须承认，我从未在左手路径体验过这一原型，这也是为何我的描述倾向于体现右手路径的特质。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左手路径便无话可说；只是我需依赖左手路径修行者的口述，以及我基于右手路径对立面应有之感受的判断。在左手路径，行家们谈论驯服与训练阴影。当然，这指的是灵性的女性原则。在左手路径，投生的、有意识自我被尊崇为凌驾现实所有其他面向之上，但灵性行家们仍然觉知到在他们之内存在着巨大的、无限的力量被封印着。在左手路径，行家们运用小周期来清空阴影，并将其重新定向于有意识自我的意图。目的是掌控住自我神秘的一面，并使其成为透明自我的忠实仆役。当这种过程在人际层面上展开时，令人联想到通过画大饼、恩威并施进行的洗脑。神秘自我必须被击碎其自身意志（更高意志），并被强行征用于投生的、透明意识之目标。在左手路径，渺小的投生自我渴望权力、主宰、征服、支配。这个投生自我从他人、尤其是从那些反抗其统治的人的痛苦中汲取欢乐，并且将灵性圆满定位于从阴影与超越自我的世界其余部分吸收能量。投生自我希望被尊奉为神，号令其经验领域内的所有卑微奴仆。我们宗教神话中的那些善妒神祇，实际上便是左手路径行家的表达。

在左手路径的化身角色中，一种全新而危险的现象发生了。男性原则的灵性自我认定阴影已被充分驯服并重新编程为自己的仆役。根据左手路径修行者的说法，其终极目标是将阴影释放到世界之中。他对掌控她如此自信，以至于如驭龙者般驾驭她。她的力量远超于他，本可以轻易地摧毁他，但由于他对她的控制如此彻底，尽管她拥有无边的力量，却不会颠覆他，反而会执行他的意志。因此，正如我们在右手路径中所看到的，神秘的灵性自我通过透明的灵性自我传递其力量与能量，犹如乐师通过乐器演奏。但在左手路径中，尽管男性原则在这一关系中处于脆弱的位置，那股力量所执行的却是他的意志，而她的意志仅仅是遵从于他。

## 36. 关系十二

### **特质：救赎 *Salvation***

召唤如何传到先知耳中的？关于召唤的一种常见观点是：神圣之音始终在对我们倾诉，只是我们的心智与身体过于忙碌而无法听见，我们的灵性过于受阻而未对其敞开。这便是“寂静玄音”式的召唤观。然而，我认为这种对人类与神圣之间的联结的观念，更符合灵性的催化剂之特征。蜕变是一个阈限状态；它意义重大，却是短暂的。一个蜕变事件会在整个人生中回响激荡，使过去的一切变得有意义，并作为里程碑，将人生分为蜕变前和蜕变后。

如我之前所言，蜕变与大道原型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与承诺之间的关系。这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先前决定为之开路，承诺便无从谈起；但决定不能契合于更广阔的承诺脉络中，则无法前后一致。没有代价高昂的决定支持的承诺，根本不是承诺，那只是耍耍嘴皮子。如果我们在做决定时未能有意识地支持某些我们已有（或至少想有）的承诺，那么我们的决定显然是瞎鸡啄米。为什么要选择这条或那条路径？当我们将这些决定并排放置时，并没有我们正在前进的明确方向。决定与承诺的这些性质，在我们处理道德课题时甚至更为明显，正如原型心智始终如此。

对一个理想的献身志向，其本身便是人类经验的一个理想。我们梦想着去梦想。先知的活死人状态，正是一种等待梦想的状态。在死亡中，没有梦想，因为一切都已结束。先知的希望与梦想已然结束，然其生命却尚未同步终结。先知在这样的状态中蹒跚前行，心不在焉地参与到迁流不息的物质幻象中，等待着激情被点燃，却全然不抱期望。

考量右手路径。当先知偶遇化身时，化身的外貌及行动与先知其余的经验别无二致。物质幻象似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超然接触无法进入。他们最初的相遇，几乎未能激起先知的兴趣，他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沉闷、死寂与可预测的。然而，化身想成为造物者手中活的乐器的执着志向，是如此强烈的信号，以至于物质幻象成为与之共振的媒介。两张卡牌中都出现乐器并非偶然。弹奏竖琴的女子与吹响号角的精灵实为同一实体。她是造物者的使者，运用心智、身体与灵性的有意识阶段，

以唯一能够穿透石棺之壁的方式传递信息：一个共振的能量印记、一种振动频率。化身的言语所传递的概念性内容或许有趣，但并非重点。化身的行动带来的外在影响，充其量只是信息本身的表征或副产品。信息是化身那种喜悦而热爱生命的状态，它没有伪装，没有隐藏的动机。化身只看到一个极度渴望感受活着的人。这一发现，在化身看来，便是对服务的召唤，因此化身出现在先知的生命中以回应这份召唤，从而成为了先知自身召唤服务的代表。

现在考量左手路径。抵达灵性的蜕变并不是任何一个旅行的灵魂都能随随便便遇到的事情。心智与身体必须首先在选择的路径上完成启蒙，之后灵性才能被协调一致运作。在对奥秘#20的多数诠释中，精灵号角悬挂旗帜上的十字表明三岔路径的分化；但在蜕变之初的灵性状态只揭示出两种选项：留在石棺之中或者浮现出来。灵性的蜕变仅提供一种选择：要么沿着已踏上的路径进一步极化，要么继续陷于活死人之境。那么，左手路径的先知无法听见来自超越自我的神圣召唤。他唯一的选择，是将自己从坟墓中召唤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化身与左手路径的先知之间，似乎没有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互动，除了在内层面。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左手路径的化身极度自持。这一化身持续不懈地追求内在隐藏力量的永恒表达，其方式是审慎而持续地压制被自我拒斥的特质来实现控制，唯有在控制完满时才进行释放。左手路径先知的状态与化身仅有一步之隔。此先知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压制了被拒斥的自我，但尚未学会如何释放隐藏力量，亦未能学会如何信任自己对控制的努力已然足够。左手路径先知的坟墓，源自其自身的恐惧以及对控制阴影缺乏信心。如果先知打开石棺，阴影将会出现，无法再被强行封印回去。这是一个先知不确定能否有回报的风险。如果这样的先知遇到了一位左手路径的化身（一个已经释放了阴影并且享受行动果实的人），他因亲眼所见而感到敬畏。目睹人类一生中可能实现的成就令人倍感激励，即使此人无意追随这激励人心的榜样。

无论左手路径还是右手路径，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都代表着从活死人状态中的救赎。在右手路径中，化身渴望成为神圣的乐器——通过将一切掌控交予超越自我的造物者，带领迷失者回归羊群。右手路径的先知认识到造物者临在于眼前的谦卑乐器之中，遂允许化身牵引自身进入新的灵性世界。在左手路径中，化身渴望成为神

性本身的活生生显化，以敬畏和恐怖冲击那些有眼看见之人的心灵与心智。左手路径的先知，认识到化身的成就，发现将自己塑造成神明的动力倍增。

### **何时成为角色**

我将照常从个人层面开始。内在的先知是一种对在悲哀而空洞的世界中度过余生的无力认命状态。当我们发现生命中喜乐尽失，当我们以梦游与机械般的方式重复每日呆板生活模式时，先知或已在我们之内觉醒。在这一刻，适宜找到内在的化身——头顶的王冠。在认定为陈腐破败的世界中决意让我们自己焕发新生属实艰难，但最确定可靠的方法就是忆起我们自己的灵性承诺：成为神圣之手的乐器。先知被活埋，源于长久抗拒神圣召唤直至一切被剥夺，除了跟随内在造物者的声音之外别无选择。相比之下，化身则是松弛而接纳的，不仅是对自我与他人的接纳，也是对第三密度整个状态的接纳。对于化身而言，一切都各得其所，剩下的唯一之事，便是将自我交托于更高意志，相信音乐将因此更美妙、更动人，并为那未必以明显方式彰显其壮丽的更宏大杰作贡献力量。

反之，有时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发现，我们成为造物者的乐器的努力受到阻碍，并非由任一特定事物导致，而是因我们越发难以触及造物者的安宁与喜乐。我们可能如此执迷于追求与万有合一的极乐境界，以致未能觉察（或不愿承认）内在的失衡。此刻，内在的化身是活跃的，但其承诺已然衰退，亟需一个新的决定来巩固承诺。这便是成为先知的时刻。向自己承认我们终究并不快乐，实非易事——生命变得沉重，喜悦只是伪装，造物者遥不可及。先知的伟大力量在于：他们从不逃避这一深刻的真相。他们全然临在其中并被其包裹。当内在化身的能量衰弱时，正是时候去发现我们已被埋葬于其中的坟墓了。

在人际层面，先知因其阴郁气质而被识别。当他人正在表达先知时，他们往往缺乏幽默感，被一种沉闷的哀伤笼罩。他们不会被情绪淹没；恰恰相反，被活埋的先知几乎没有泪水。若两个人分别以男性与女性原则表达先知，他们关系中最显著的外在特征便是冰冷疏离与缺乏活力，爱恨泯然，死水微澜。在这样的时刻，为对方（或双方）成为化身是一种服务。这需要——首先且最重要的——放下对结果的所

有执着以及对规划行动方案的所有尝试。化身只是一位信使。此外，信息本身无法以言语表达，尽管言语常常是信息的媒介。成为化身意味着终此一生鲜活地表达承诺——成为服务于至高存在的乐器。疗愈只是通过疗愈者，而非来自疗愈者。在对方表达先知的关系中成为化身，意味着成为那先知生命中恰恰缺失之元素的鲜活榜样。化身不布道；他们以生命为证，彰显造物者的荣光，相信那些准备好从化身中看见造物者的人，无需化身任何刻意的展示便能看见。成为化身，就是活在信任全然存在之至高仁慈的状态之中。

人际关系的另一面向，要求我们识别出另一个人何时在为我们表达化身。这并不难以识别，因为化身擅长吸引那些准备好经历蜕变之人的注意。有趣的是，对方往往并未意识到他们作为化身的表达已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些一生致力于与造物者建立关系的人，并不常去观察自己播种结出的果实。当我们在他人身上认出化身时，正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发现自己如何未能履行我们自己的化身承诺。我们容易陷入某种信念：在他人身上看到的化身对我们自己是不可企及的理想；我们也容易因未能达到它而评判自己，仿佛我们天生就比对方更糟。这种将自我视为静态、无力改变的倾向，本身是对进入蜕变角色的抗拒。此刻，尽管令人不适，我们应当进入先知角色。当他人以化身出现于我们面前，他们正在向我们显示：我们已然失落了自身的喜悦，视生命为负担，而且我们已经忘记了人类经验中本可触及的情感深度。

此关系的社会表达遵循着与人际层面相同的模式。社会先知是一个失落了其喜悦的实体；而社会化身，是一个活在——作为乐器或信使服务造物者的——承诺中的实体。一个吸引了处于社会先知荒芜状态之人的组织，有责任成为化身，因为这是正被请求的服务。同理，一个见到化身显化的组织，有责任承认自身已陷入活埋之中，因为这是前进的唯一路径。

——完——

## 附录：塔罗大奥秘牌\*

表 1 塔罗大奥秘牌之命名

编号	Ra 的命名	传统命名
1	心智的母体(Matrix of the Mind)	魔法师(The Magician)
2	心智的赋能者(Potentiator of the Mind)	高等女祭司(The High Priestess)
3	心智的催化剂(Catalyst of the Mind)	皇后(The Empress)
4	心智的经验(Experience of the Mind)	皇帝(The Emperor)
5	心智的形意者(Significator of the Mind)	解经祭司(The Hierophant)
6	心智的蜕变(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两条途径(The Two Paths)或情侣(The Lovers)
7	心智的大道(Great Way of the Mind)	双轮战车(The Chariot)或征服者(The Conqueror)
8	身体的母体(Matrix of the Body)	公正(Justice)或平衡(Balance)
9	身体的赋能者(Potentiator of the Body)	智慧(Wisdom)或贤者(The Sage)
10	身体的催化剂(Catalyst of the Body)	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
11	身体的经验(Experience of the Body)	媚惑女巫(The Enchantress)
12	身体的形意者(Significator of the Body)	殉道者(The Martyr)或倒吊人(The Hanged Man)
13	身体的蜕变(Transformation of the Body)	死亡(Death)
14	身体的大道(Great Way of the Body)	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15	灵性的母体(Matrix of the Spirit)	魔王(The Devil)
16	灵性的赋能者(Potentiator of the Spirit)	被闪电击中的高塔(Lightning Struck Tower)
17	灵性的催化剂(Catalyst of the Spirit)	信心(Faith)或星星(The Star)或希望(Hope)
18	灵性的经验(Experience of the Spirit)	月亮(The Moon)
19	灵性的形意者(Significator of the Spirit)	太阳(The Sun)
20	灵性的蜕变(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	觉醒(Awakening)或审判(Judgment)
21	灵性的大道(Great Way of the Spirit)	行家(The Adept)或世界(The World)
22	选择(The Choice)	傻子(The Fool)

(参考资料: (1) [L/L 官方网站](#); (2) [Lawofone.info](#))

在 Don 询问塔罗的过程，他使用的图像来自[光之教堂](#)当时的牌组。在那次以后，光之教堂重画了几次他们的牌组，但 Don 当时工作的版本可以在这个[有益的网站](#)看见。当一的法则卷四要出版之际，爱/光研究中心无法取得光之教堂的许可来把他们的图像纳入卷四。所以，爱/光研究中心只好改用来自 George Fathman 所著的《皇家之路》(The Royal Road)中的牌组；这副牌组也可以在[同个网站](#)中找到：

下面列举的塔罗图像来自两个源头，首先的 7 张牌是由一位爱/光研究中心聘请的画家重新绘制，好对准 Ra 的建议。接下来的 22 张牌是光之教堂的光之兄弟会牌组(第 2 版)，也即发问者用来询问 Ra 的牌组。更多塔罗资源可见[此链接](#)。

\* 编注：本附录来自于 [《一的法则》学者版](#)之附录 1。

# L/L 重绘版塔罗

1 / 心智的母体



2 / 心智的赋能者



3 / 心智的催化剂



4 / 心智的经验



5 / 心智的形意者



6 / 心智的蜕变



7 / 心智的大道



光之兄弟会版埃及塔罗：黑白版(1936)、彩版(2010)



1.心智的母体



8.身体的母体



15.灵性的母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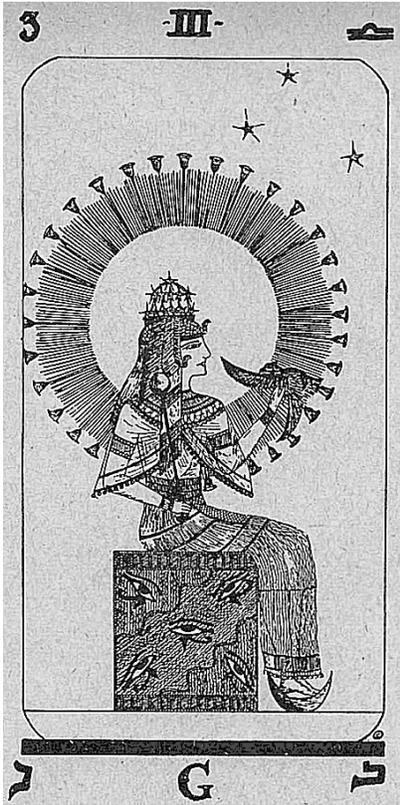
2.心智的赋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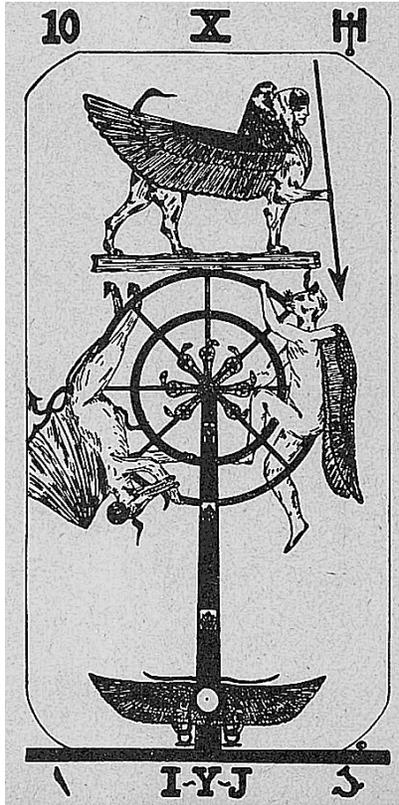
9.身体的赋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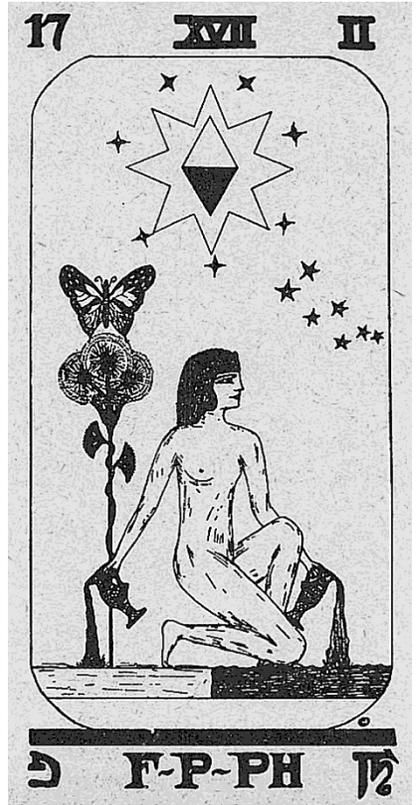
16.灵性的赋能者



3.心智的催化剂



10.身体的催化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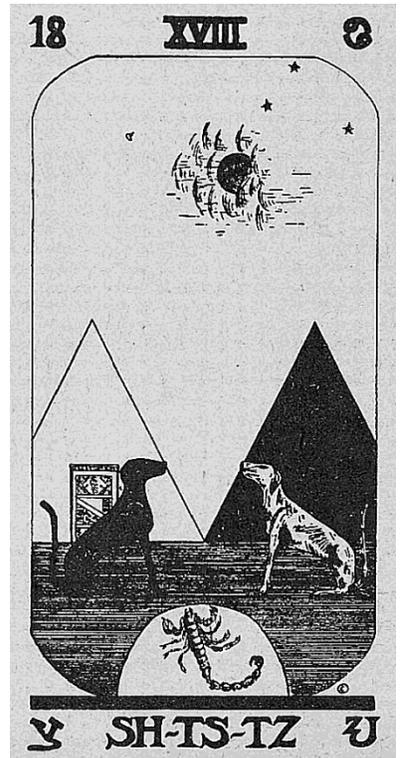
17.灵性的催化剂



4.心智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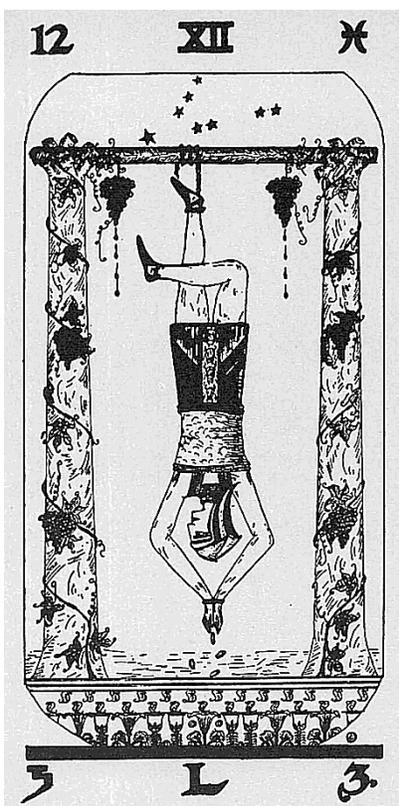
11.身体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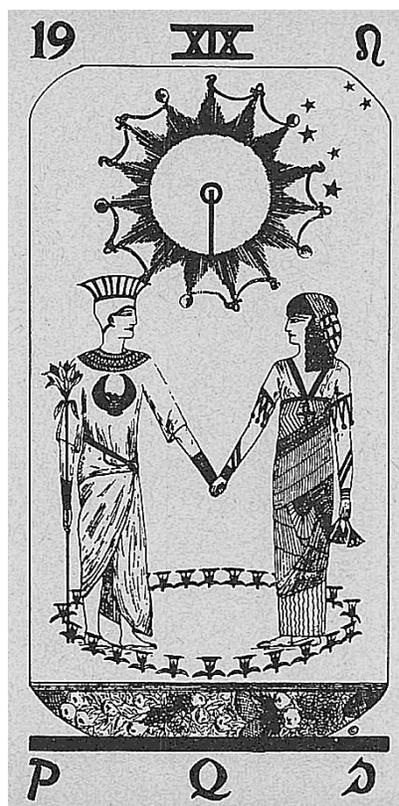
18.灵性的经验



5.心智的形意者



12.身体的形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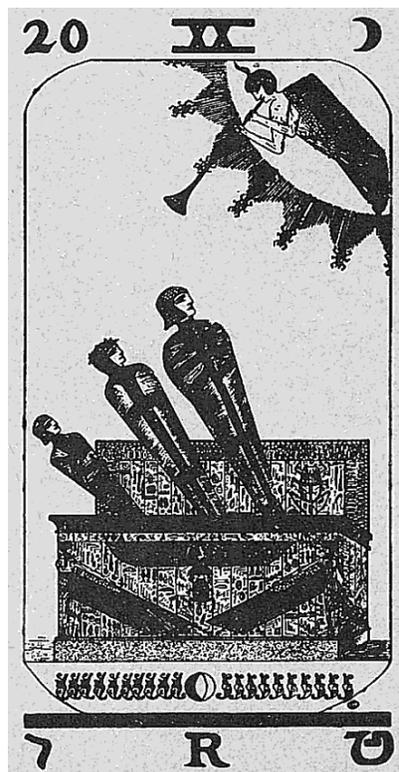
19.灵性的形意者



6.心智的蜕变



13.身体的蜕变



20.灵性的蜕变



7.心智的大道



14.身体的大道



21.灵性的大道



22.选择

